INTO
THE WATER

水面之下

原来，人曾经做过的，
说不定哪天来清算你，防不胜防。

［英］宝拉·霍金斯／著
（PAULA HAWKINS）
苏莹文／译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水面之下

作者:[英]宝拉·霍金斯

译者:苏莹文

ISBN:9787508686097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献给所有惹祸上身的人

我迸裂时还很年轻。

有些事情你该放手，

有些则不。

巧妙各有不同。

《数字游戏》，诗人埃米莉·贝里

如今，我们知道记忆并非一成不变，

犹如普鲁斯特储存在收藏柜里的罐罐珍藏。

记忆会转变、解构和重组，

每回忆一次，都会重新分类。

《幻觉》，奥利弗·萨克斯

｛《恶水潭》_莉比｝

“再来！再来一次！”

几个男人又捆住她。这次不同了，他们把她的左手拇指和右脚大脚趾绑在一起，右手拇指绑在左脚大脚趾上；腰上同样系着绳索。这次，他们抬着她，直接走进水潭。

“不要啊，求求你们。”她苦苦哀求，因为她怀疑自己是否能再度面对随之而来的黑暗和冰冷。她想回到早已不存在的家，回到从前和阿姨坐在炉火前轮流说故事的时光。她想回她们的小屋，躺在自己的床上；她想回到童年，想呼吸炭火和玫瑰的香味，想贴近阿姨温暖的皮肤。

“求求你们。”

她往下沉。他们第二次拉起莉比时，她的唇色宛如瘀伤般青紫，气息再也不可能回来。



PART 1 第一部

{ 二〇一五年，朱尔斯 }

你一直想告诉我什么事，是不是？你究竟要说什么？应该在很久以前吧，我心就已经不在这段对话上了。我心神涣散，想着其他事，忙东忙西，没仔细听，而且没了头绪。嗯，这会儿，我把全副注意力都放在你身上了。只是我没办法不这么想：我错过了最关键的重点。

他们来找我，告知你的事，我立刻就火冒三丈。其实我最初是松了一口气，因为在我忙着找火车票，急着要出门上班时看到两名警察上门，心里一定会做最坏的打算。我担心我在乎的人出事——比方说我的朋友、前男友或同事。但警察表明不是我预想的人，而是你。这让我放下心里的大石头，但也只是一瞬间，接着他们说了你的事，说有人发现你在水潭里，那时我才开始生气。不只是愤怒，还有害怕。

我心想，等我到场时该怎么描述你，说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激怒我，为了让我难过，让我害怕，为了扰乱我的生活。你要吸引我的注意，把我拉回你要我去的地方。这下好了，内尔，你如愿了：我来到这个我打定主意不再踏入的地方，回来照顾你的女儿，为你善后。

{ 八月十日，星期一，乔希 }

不知什么吵醒了我。我下床上厕所，看到爸妈的卧室门没关，瞄了一眼却发现我妈不在床上。我爸和平常一样打呼，收音机的电子钟显示四点零八分。我以为妈妈在楼下。她本来就睡得不好。他们两人现在都是这样，但爸爸会吃安眠药，而且药效超强，就算你站在床边对着他的耳朵大吼大叫，他照样呼呼大睡。

我尽可能小声下楼，因为妈妈通常会开电视看那些无聊到极点的购物广告，不是减肥机、扫地机，就是用稀奇古怪方式剁菜的料理机，然后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可是电视没开，她不在沙发上，所以我猜她大概出门了。

这种事不是没发生过，至少就我所知是这样。我没办法随时掌握每个人的行踪。第一次，她说她不过是出去散个步，清醒一下；但有天早上我醒来时她不在，我从窗子往外看，她的车也不在平常停放的位置。

我猜她不是去河边散步，就是去凯蒂的墓旁。我有时也会去，但不会在半夜。我不敢三更半夜走近墓园，何况凯蒂当时就是那么做：大半夜跑到河边，然后再也没有回来。想到这里我心里更毛。但我能理解妈妈为什么要去，因为，除了坐在凯蒂的房间里，那是目前她唯一能与凯蒂建立联结的方法。我之所以知道她坐在里头，是因为凯蒂的房间就在我隔壁，我听得到我妈的哭声。

我坐在沙发上等她，但后来应该是睡着了，因为我听到开门声时，外头已经亮了。我抬头看壁炉上的钟，时间是七点十五分。我听到妈妈进来后关上门，直接跑上楼。

我跟了上去，站在主卧室外，透过门缝往里看。她跪在爸爸睡觉的那侧床边，满脸通红，好像刚刚跑过。她重重地喘气，说："亚历克，你醒醒，醒醒。"接着又动手摇他。"内尔·阿博特死了，"她说，"他们在河里找到她。她跳崖了。"

我不记得自己说了话，但我一定发出了什么声音，因为她抬头看着我，挣扎着站起来。"哦，乔希。"她边说边朝我走过来。"哦，乔希。"她淌着泪，用力抱紧我。我挣开时她还在哭，但同时也在微笑。"哦，宝贝。"她说。

爸爸在床上坐了起来，揉揉眼睛，花了好久好久才真正醒来。

"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的事……你是说昨天晚上吗？你怎么会知道？"

"我出去买牛奶，"她说，"大家……店里的人都在说这件事。他们是今天早上找到她的。"妈妈在床边坐下，又开始哭。爸爸搂住她抱了抱，但眼睛看着我，表情很奇怪。

"你到哪里去了？"我问她，"你到哪里去了？"

"去买东西，乔希。我刚刚说了。"

你说谎，我想大声讲出来。你出去好几个小时，才不只是去买牛奶。我想说却不能说，因为我的父母坐在床上对望，看起来很快乐。

{ 八月十一日，星期二，朱尔斯 }

我记得。从前我们开车到贝克佛德过暑假，露营车后座的中央有一座枕头堆起的小山，划分我们两人的地盘，你兴奋雀跃，急着想到目的地，我则因为晕车而脸色发青，得强忍着才不至于呕吐。

我不只记得，还感觉得到。那天下午，相同的反胃感再次出现，我像个手握方向盘的老女人，车开得飞快，但技术欠佳。我转弯时车身会越过中线，老是紧急刹车，闪避对面来车时角度又切太大。在某条窄路上，一辆白色厢型车朝我高速驶来，同样的感觉再次涌现，我心想：我转弯又要跨越车道了，又来了，我马上会把自己甩到白色厢型车的前面，我真的情非所愿。那就像，我在最后一刻失去所有自主能力。那就像站在悬崖或站台边的感觉，你会觉得有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推。如果真是那样呢？如果我往前踏一步会怎么样？如果我转动方向盘会怎么样？

（你和我之间的差异，毕竟还是太大。）

我也讶异自己的记忆如此清晰。为什么我能完完整整记住自己八岁的遭遇，却记不得有没有请同事把客户评估时间改到下星期？想记的记不住，努力遗忘的却老是不请自来。距离贝克佛德越近，那地方便越不可能闪躲，过往的一切像是从灌木丛飞扑而来的麻雀，令人恐惧却无法逃避。

沿途繁茂的景象，难以置信的翠绿，山丘上艳黄的金雀花，全都灼烧着我的脑袋，唤出了像是新闻影片的记忆：

爸爸抱起四岁或五岁的我走进水中，我兴奋地又扭又叫；你从岩石上跳进河里，每次跳水都要爬到更高的位置；还有水潭沙岸的野餐，防晒乳液的味道；过了磨坊居，河流下游水色浑浊，我们在河里抓到褐色的肥鱼。你曾经错估跳水位置，脚上淌着血回家，在爸爸帮你清理伤口时咬着擦杯盘的毛巾，只因为你不想哭出声。应该说，你不愿意在我面前哭。妈妈穿着无袖浅蓝色的裙子，光脚在厨房准备麦片粥当早餐，她的脚底板颜色是深棕色。爸爸坐在河边画素描。接下来是我们大了一点的年代，你穿着牛仔短裤，比基尼外面套了件T恤，准备溜出门和一个男孩偷偷见面。不是随便哪个男孩，是那个男孩。当时妈妈比较瘦，也虚弱些，她在客厅的扶手椅上睡觉，爸爸和丰满、白皙、戴着遮阳帽的牧师太太出去散步后，就没了人影。我记得一场足球游戏。炽热阳光照着河面，所有人的眼光都落在我身上；我眨眨眼，逼回泪水，我的大腿内侧有血迹，耳朵里全是笑声。直到现在，我仍然听得见。而一切的背景都是流动的河水。

我的思绪完全浸润在河水中，没发现自己到了目的地。我已经进入小镇的闹市区，这一幕来得突然，仿佛我闭着眼，由某种神秘力量传送过来，回神之前，便已缓缓驶经两侧停放着四轮驱动车的狭窄巷道，模糊的远方有一块玫瑰石，我往教堂，往旧桥开过去。要小心了。我紧盯前方的柏油路面，尽可能不去看树、看河。我尽了力，但就是管不住自己。

我靠边停车，关掉引擎，抬起头看到树木和石阶。雨后的石阶长了青苔，又湿又滑。我全身起了鸡皮疙瘩。我记得冰冷的雨水打在柏油路面，手电筒的蓝色光束和闪电竞相照亮水面和天空，惊恐的脸呼出云雾般的热气，有个小男孩脸色苍白得吓人，全身发着抖，一名女警带他爬上阶梯来到马路上。她握着他的手，自己也是双眼圆睁，神色慌乱，边喊人边左右张望。我依然能感受到那晚的惊骇和迷乱。同样的，我也能听到你的声音：那是什么感觉？你想想，看着自己母亲死去会有什么感觉？

我别开头，发动车子，上路穿过旧桥，开向窄路的转弯处。我仔细看，怕错过转弯处，是左边的第一条路吗？不，不是那里，是第二个转角。果然没错，老旧的棕石磨坊居就在那里。我突然觉得皮肤刺痛，又冷又湿，心脏快速跳动。我驶过打开的栅门，开上车道。

有个男人站着看手机，是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员。他脚步敏捷地来到车边，我放下车窗。

“我是朱尔斯，”我说：“朱尔斯·阿博特，是……她的妹妹。”

“哦。”他显得有些尴尬。“嗯，对。那当然，听着，”他回头瞥了房子一眼，说，“里头现在没人。那个女孩……你的外甥女……出门了。我不太确定她去哪里了……”他拿起腰带上的无线对讲机。

我开门下车。“我可以进屋去吗？”我问道。敞开的窗户里是我从前的卧室，我还能看到你怡然自得地坐在窗台上，双脚挂在窗外荡呀荡。我开始头晕。

警员看来有点犹豫。他转过头，小声地朝对讲机说了几句话，才又转头看我。“好，可以。你可以进去。”

我踏上台阶，对一切视而不见，但我听得到水声，闻得到屋子阴影下和树下暗处的泥土。腐烂叶片散发着刺鼻臭气，把我送入了时光隧道。

推开门后，我有那么一点期待，希望能听到母亲在厨房里叫我，而且本能地在门卡住前先用臀部挡住。进到走廊随手关上门后，我努力让双眼适应昏暗的光线，屋里突如其来的寒意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厨房里的旧橡木桌被放到了窗下。是同一张桌子吗？看起来很像，但不可能是，都过了这么多年，这地方转手太多次。当然，我只

要爬到桌下寻找当年你我留下的痕迹就能确定，但光是想，就让我心跳加速。

我记得晨光洒落在桌面的景象，若你面对炉具坐在桌子左侧，便能欣赏窗户完美框起的旧桥景观。美极了，所有人都那么赞叹，然而，他们并没有真正去看。他们从未打开窗户伸出头，整个身子往外探，没有低头看依然坚守岗位却逐渐朽坏的水车，没看到阳光在水面上嬉戏，更没注意到河水其实是墨绿色，而且载满了或生或死的生物。

走廊与厨房相连，经过了楼梯口，才直通房子内部。我毫无心理准备，猛然看到那张大木椅。木椅摆在正对河面的大窗边，与其说正对河面，不如说这几扇大窗就在河边，仿佛一开窗，河水便会淹过大木椅往下流。

我依然记得。那几年，每逢暑假，妈妈会和我坐在堆满枕头的窗前大木椅上，我们盘起脚，两脚的脚趾几乎相碰，把书搁在膝上看。尽管放着零食的盘子就在一旁，她却从来没伸手拿。我无法直视木椅，再次看到那张椅子，我既痛苦又绝望。

墙上灰泥斑驳脱落，露出里层光秃秃的砖头，室内摆设是你的标准风格：地上的东方地毯，沉重的黑檀木家具，大型沙发搭配皮革扶手椅，还有过多的蜡烛。每个角落里都有证据，足以证实你所迷恋的主题：裱框的大复制品有米莱斯[注]的名作《奥菲莉亚》，美丽的主人翁面容安详，眼睛和双唇张开，一手握着几朵花。另外还有布莱克[注]笔下掌管天地及冥界的女神《黑卡蒂》，以及戈雅[注]的《女巫的安息日》与《溺犬》。我最讨厌那幅《溺犬》，可怜的小家伙拼了命，把头抬在上涨的潮水之上。

这时电话铃响了，声音似乎来自房子下方。我循着声音穿过客厅，往下走了几级楼梯。从前这里应该是堆废物的储藏室，某一年曾

经淹水，里头所有东西都裹了一层淤泥，整栋房子仿佛和河床融为一体。

如今，这个空间成了你的工作室，里头满是摄影器材，有屏幕、摄影灯、柔光箱和一部打印机，地上搁着一堆堆的纸张、书籍和档案，墙边有一排档案柜。当然了，工作室里有你所有的照片。照片贴满了壁面。从表面看，你应该是桥梁迷：金山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爱德华王子高架桥。但是仔细看看就知道重点不在桥，不是对这些工程杰作的热爱。再多看一眼，会看出这些照片拍的不只是桥，还有英吉利云崖、青木原森林和圣坛岩；是那些走投无路的人会去了断一切的地点，是绝望的圣殿。

正对门口的，是几张恶水潭的影像。你从想得到的各种角度和切入地点反复拍摄：冬日潭水灰白冰冷，峭壁黑暗光秃；到了夏天，恶水潭和绿洲一样青翠；在乌云罩顶的日子，水面反射出燧石般的灰暗色调。你一次又一次地拍。看到最后，所有影像全模糊成一体，成了让人目眩的攻击。我觉得自己好像在那里，在那个地方，就像站在悬崖上俯身看着水面。我也体会到紧扣情绪的刺激感，领受到遗忘一切的诱惑。

---

1. 米莱斯（1829—1896），全名约翰·埃弗里特·米莱斯，英国画家，拉斐尔前派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2. 布莱克（1757—1827），全名威廉·布莱克，英国诗人、画家，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译者注
3. 戈雅（1746—1828），全名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西班牙浪漫主义派画家。——译者注

{ 妮基 }

那些女人有的是心甘情愿，有些是被迫下水。如果去问妮基，你就会知道内尔·阿博特落水前经过一番挣扎。但并没有人会问她，就算问了也没人会听。警察更不必说。就算她之前和警察没有过节，她也没办法把这件事告诉警方。太冒险了。

妮基的公寓在杂货店楼上，说是这么说，但所谓“公寓”也只是一个房间，厨房占个角落，浴室小到几乎要辜负“浴室”的美名。她这辈子没什么值得一提，没得炫耀，但她有张舒适的扶手椅，就放在窗边，往下看，整个小镇一览无遗。那张椅子是她坐着、进餐，甚或偶尔睡觉的地方，因为这些日子以来她几乎无法成眠，上床已经没有太大意义。

她坐在扶手椅上看着往来人车，就算她看不见，也能感应。在桥上的光束还没投射出闪烁的蓝光之前，她就感应到了。她不知道那是内尔·阿博特，至少一开始不知道。大家都以为影像很清晰，但事情没那么简单。她只知道又有人下水了。她没开灯坐着看：有个男人带着几只狗跑上阶梯，随后有辆车开过来；不是那种正规警车，是深蓝色的普通车。她心想：是肖恩·汤森探长，而她果然没猜错。探长和带狗的男人一起先下阶梯，接着整队人马都到了，他们带了手电筒，但没响警笛。反正没必要，不急。

昨天太阳升起时，她下楼拿牛奶和报纸，听到大家都在谈那件事。他们说，又一个，这是今年第二个了，接着他们才说起名字，一听是内尔·阿博特，妮基马上知道这和上一个不同。

当下，她有点想去找肖恩·汤森，把事情告诉他。这年轻人虽然有礼貌，人也不错，但再怎么样还是警察，不能信任。妮基若不是对肖恩还有些心软，根本连想都不会去想。他的经历太惨痛，天晓得在那件事过后又有什么遭遇，而且他对她很宽容——在她被逮捕时，他是唯一和善待她的人。

如果她够诚实，应该要说，那次是她二度遭警方逮捕。事情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也有六七年了。首次欺诈定罪后，除了对几个老客人和偶尔来向莉比、梅和那些向被送进水中的女人致意的女巫迷重操旧业以外，她几乎完全放弃了本行。她会在夏天办几场塔罗牌聚会，偶尔也会有人请她联系亲人或落水者，但很久没人问起她的本行。

结果她的福利金又一次缩减，她只得脱离半退休状态。在图书馆一名义工少年的协助下，她设立自己的网站，提供算命服务，半小时收费十五英镑。这个价格相对合算——电视上那个苏西·摩根每二十分钟收二十九点九英镑，而她在妮基眼里根本称不上灵媒，况且花了那笔钱还没法和本人接上线，最多只能和她“灵媒团队”的某个成员说话。

网站经营不到几周，公平交易机构的人便向警方举报她“不能提供《消费者保护法》规范内不可或缺的免责声明”。《消费者保护法》！妮基说，她不知道自己得提供免责声明，警方表示法令早就修改过了。她说，她怎么可能知道？这话当然引来大家讪笑。还以为你早知道这回事！这么说，你只能看见未来，看不到过去？

只有当年还是个小警官的肖恩·汤森探长没笑。他和气地解释那跟欧盟的新规定有关。欧盟的规定！保护消费者！在《巫术法案》和《灵媒欺诈法案》的规范下，像妮基这样的女人受到起诉（和迫害）。她们在欧洲的官僚体制中得不到支持，地位一落千丈。

于是妮基关闭网站，下定决心放弃高科技，回归旧有方式，只是这些日子甚少有生意上门。

让她不舒服的是，这次下水的竟是内尔。她觉得难过。这称不上愧疚，因为错不在妮基。然而，她还是担心自己可能说太多，泄露太多玄机。但这事的源头不在她。内尔·阿博特早就在玩火了：这条河流和蕴藏其中的秘密早已让她痴迷，而着了这种魔从来就没有好下场。没有的，妮基从来没要内尔去找麻烦，她不过是指点内尔方向。况且，她又不是没警告过内尔，对吧？问题是从来没人愿意听。妮基说过，城里有些人只要看到你，就会毁了你，一直都是这样。尽管如此，大伙儿还是视而不见，不是吗？没有人正视这个事实，河里有那些受迫害的痛苦女人的血泪，而他们依然每天都在喝河里的水。

{ 朱尔斯 }

我手忙脚乱地站起来，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因为我知道，我就知道他们错了，我知道你没有真的离开。你果然站在门口，要求我他妈的滚出你房间。你十六或十七岁，伸手抱住我的腰，涂了指甲油的指尖嵌到我的肉里。我要你出去，朱莉娅，你这头肥牛。

我的微笑褪下，那当然不是你，而是长得和你少女时期几乎一模一样的女儿。她站在门口，一手搁在臀边。“你干吗？”她又问了。

“对不起，”我说，“我是朱尔斯。我们没见过面，我是你阿姨。”

“我没问你是谁，”她看着我，像是把我当成笨蛋，“我问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在找什么？”她原来盯着我的目光转开，朝浴室瞥过去。我还来不及回答，她又说：“警察在楼下。”接着便迈开长腿，懒懒地拖着脚步踩在瓷砖地上，穿过走廊离开。

我连忙跟上去。

“莉娜。”我搭着她的手臂喊她名字。她像烫着似的甩开我，猛然转过头瞪着我。“对不起。”

她低下头，手指按摩着我碰过的位置。她的指甲上有斑驳的蓝色指甲油，指尖看起来像是死人的手。她点点头，没有直视我的目光。“警察要和你说话。”她说。

她和我想象的不同。在我想象中，她应该是个心乱如麻，急着寻求慰藉的孩子。然而她完全不是，当然了，她不是小孩，莉娜十五

岁，几乎是成人。至于寻求慰藉这件事——她似乎不需要，或者说，她至少不需要我带来的慰藉。毕竟她是你的女儿。

警探在厨房等我，他们站在桌边，看着窗外的桥。一名高大的男人脸上布着灰白相间的凌乱胡茬，身边站着一名大约比他矮三十厘米的女人。

男人往前走了一步，朝我伸出手，浅灰色的双眼专注地看着我，说："我是肖恩·汤森探长。"伸手与他相握时，我发现他略微发抖。他的皮肤很冷，像又干又薄的纸一样贴着我的手，这只手感觉像是属于另一个年长许多的男人。"我对你姐姐的过世感到遗憾。"

这句话听来好怪。他们昨天告诉我时，也说了同样的话。我自己差点也对莉娜这么说，但现在听到感觉又不同了。你姐姐的过世。我想告诉他们：她没有过世，她不可能过世。你们不认识内尔，不知道她是怎样的人。

汤森探长直视我的脸，想等我回应。他远高过我，身材瘦长，看起来犀利干练，仿佛若是太靠近，有可能会被他割伤。我盯着他看时，发现那名女警正看着我，脸上有满满的同情。

"我是艾琳·摩根警探，"她说，"我真的很遗憾。"她有一身橄榄色的皮肤，深色眼眸，蓝黑色的头发和乌鸦翅膀的毛色相同。她把头发往后梳，但鬈发从两侧太阳穴和耳朵后面探出来，显得有些凌乱。

"摩根警探是你和警局的联络窗口，"汤森探长说，"她会把我们的调查进度告诉你。"

"警方要调查？"我惊讶地问。

女警点点头，面带微笑示意我到厨房桌边坐下，我照着做。两名警探和我面对面也坐了下来。汤森探长的视线低垂，右手掌又急又快

地揉自己的左腕；我数了数，一次，两次，三次。

摩根警探开口说话，语气镇定又让人放心，和她嘴里讲出来的字句极不协调。

“昨天清早，一名外出遛狗的男人在河里发现你姐姐的尸体，”她说话带着伦敦腔，语气和烟雾一样柔和，“初步证据显示，她泡在水里不超过几小时。”她瞄了探长一眼又回头看我。“她衣着完整，伤口吻合从悬崖落水的状况。”

“你们认为她跌下悬崖？”我问道。我的视线从两名警探转到莉娜身上，她和我一起下楼，正靠在厨房另一侧的台面。她穿着黑色紧身裤但光着脚，上身是灰色汗衫，可以看出突显的锁骨和发育中的小乳房。她没理会我们，似乎这一切都很正常，很寻常，是每天都发生的状况。她右手拿着手机，用拇指滑屏幕，左手环抱自己消瘦的身子，胳膊大概只有我的手腕粗；她的嘴宽，显得整个人很严肃，眉毛颜色偏深，深浅夹杂的金发垂到了脸上。

她一定察觉到了我的视线，因为她抬起眼睛看着我，刻意圆睁了一会儿，好让我避开目光。这时她说话了。“你认为她不是坠崖，对吧？”她扭曲着双唇，说，“你很清楚她不会坠崖。”

{ 莉娜 }

光是他们几个人瞪着我看，我就想对他们吼叫，要他们滚出我们家。我家。这是我家，是我们的，永远不会变成她家。朱莉娅阿姨。她还没和我打照面，就先让我发现她在我房里东翻西找，然后还想假装好心，告诉我她有多难过，说得好像我应该要相信她真的在乎。

我两天没睡了，而且也不想和她或任何人说话。我不要她帮忙也不需要她等同废话的致哀。我不想听完全不认识我妈的人说些没根据的话。

我尽全力闭嘴不说话，可是听他们说她可能是坠崖，我脾气就上来了，因为她当然不会坠崖。她没有坠崖。那些人不懂。这不是什么随机发生的意外，是她自己做的。我想这现在也不重要了，可是我觉得至少每个人都得承认事实。

我告诉他们："她不是坠崖，是跳崖。"

那名女警探开始提蠢问题，问我为什么会这么说，问她是不是抑郁，以前有没有试图自杀的记录，而这时候朱莉娅阿姨只顾用那双棕色眼睛瞪着我，好像我是某种怪物。

我告诉他们："你们都知道她对那个水潭，对那地方发生过的事、死在那里的人很着迷。你们很清楚。连她都知道。"我看着朱莉娅说。

她张开嘴又闭了起来，就像一条鱼。我有点想把一切都告诉他们，有点想解释给他们听，但是那有什么用？我不认为他们有能力了解。

肖恩——汤森探长，碰到公事我大概得这样称呼他——开口问朱莉娅：她上次和我妈说话是什么时候，我妈当时心理状况怎么样，有没有为什么事烦心。结果朱莉娅阿姨坐在厨房里说谎。

“我好几年没和她说话了。”她说这话时，整张脸涨得通红。“我们很疏远。”

她看得到我盯着她，知道我看出她满嘴谎言，所以她的脸越来越红，想通过和我说话，转移大家放在她身上的注意力。“为什么，莉娜，你为什么说她跳崖？”

我久久看着她，接着才回答。我想让她知道我看透她这个人。“你会这样问我才意外，”我说，“不就是你跟她说她潜意识里想寻死吗？”

她边摇头边说：“不，没有，我没有，不是那样……”

骗子。

另一个女警探又说警方“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这是她自己造成的”，还说他们没找到遗书。

这时我忍不住大笑了。“你们以为她会留下遗书？我妈才不会留下什么该死的遗书，那太无聊了。”

朱莉娅点点头。“这……这是真话。我能想象内尔想要一切都让人惊叹……她喜欢悬疑吊诡，而且会很喜欢成为事件的焦点。”

听到这话，我很想赏她耳光。愚蠢的烂女人，我想说，这也是你的错。

女警探开始没事找事，帮大家倒水，还想把水杯塞到我手里，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知道我马上会哭出来，但我不愿意在他们面前掉眼

泪。

我回到自己房里锁上门，躲在里头哭。我用围巾裹着自己，尽可能压住哭声。这两天我拼命忍耐不想屈服，不让自己崩溃，因为我觉得只要有了开始，以后绝对停不住。

我一直不愿意让那些字眼出现，但那些话就是在我脑子里打转：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的错。

我瞪着卧室门看，一再回想星期天晚上妈妈进来道晚安的那一刻。她说："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知道我爱你，对吧，莉娜？"我翻身戴上耳机，但是我知道她站在那里，也感觉得到她的哀伤；而我很高兴，因为我觉得她活该。我愿意做任何事，无论做什么都好，让当时的我起床拥抱她，告诉她我也爱她，告诉她错不在她，我从头到尾就不该说那是她的错。如果她觉得对什么事有所愧疚，那我也一样。

{ 马克 }

那天，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而既然恶水潭是禁区——原因太明显——于是马克决定到上游去游泳。沃德家的小屋前面有一片地，河面在这里变宽，清凉快速的水流覆盖着岸边红锈色卵石，但河水中央很深，而且冻到足以夺取你肺部的空气、刺痛你的皮肤，碰到那种冷，你会因为惊吓而大声笑出来。

他也不例外，放声大笑，这是他几个月以来首次有笑意；也是这几个月第一次下水。对他而言，河流早已从欢乐的源泉转变成恐怖之境，但今天情况逆转了。今天的感觉就是对。从他一觉醒来脑袋轻松一点、清楚一点，肢体也比较放松，就能知道今天是游泳的好日子。昨天，他们发现内尔·阿博特死在水里。但今天是好日子。虽然还不到放下身上重担的程度，但至少可以说是类似某个钳子松了开来。这股力量压迫他的双鬓，危及他的神智，威胁到他的性命。

一名女警到过家里，她非常年轻，甜美又稚气未脱的特质让他差点说出他真的不该说的话。她叫作考利，不知姓什么。他邀她进家门，对她实话实说。他说，星期六傍晚，他看到内尔·阿博特走出酒吧。他没提自己会去酒吧，就是想故意遇见她，那不重要。他说，他们简单聊了两句，因为内尔急着走。

“你们聊了什么？”警员问他。

“聊她女儿，莉娜是我的学生。上学期，我和她之间有点不愉快，是纪律方面的问题。九月她要再上我的英文课，今年很重要，她要参加高中会考，所以我希望日后不要再和她有什么问题。”

这的确是实话。

“她说她没时间，还有其他事要办。”

这也是实情，虽说并不是全盘真相；不是完完全全的真相。

“她没时间和你讨论她女儿在学校的状况？”警员问道。

马克耸耸肩，无奈地微笑，说：“有些家长会表现得更关心。”

“她离开酒吧后是不是还要去哪里？是不是自己开车？”

马克摇摇头。“不是，我猜她要回家。她往她家的方向去了。”

警员点点头。“之后你就没看到她了？”她问道。马克摇头回应。

就这样了，部分事实部分谎言，但不管怎么说，警员似乎很满意；她留给他一张有电话号码的名片，要他若有所补充时打电话联络。

“我会的。”他露出招牌笑容回答，但她却瑟缩了一下。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表演过度。

马克潜入水中下探河床，手指钻入柔软的淤泥。他先紧紧蜷起身子，接着猛力舒展，把自己缩成球形的躯体推向水面，大口大口把空气吸入肺里。

他好想念这条河流，但此时此刻，他已经准备好离开了。他得开始找新工作，也许北上苏格兰，说不定还要离得更远，比如法国或意大利之类没人知道他打哪里来，或是不知道他这一路上遇过什么事的异乡。他梦想拥有清白的记录，如白纸般毫无瑕疵的过去。

游向岸边时，他觉得钳子再次收紧了一点。他还没完全脱身。还没有。他得处理那个女孩，虽说她瞒这么久都没说，现在应该也不会打破沉默才对，但她仍然有可能惹事。随你怎么说莉娜·阿博特都好，但是她的确忠诚，说话算话。况且，现在少了她母亲的负面影响，她说不定还可能成为一个正直的人。

他在河岸坐了一会儿，低头聆听河流之歌，享受照在双肩的阳光，兴奋之情随着背上的河水蒸发，但另一种感觉取而代之，虽然还称不上希望，却也是希望终究可能来临的微弱预感。

听到声音，他抬起头看。有人过来了。他认出她的身形和缓慢的步伐，心跳越来越猛烈。露易丝。

｛露易丝｝

有个男人坐在河岸。一开始，她以为他没穿衣服，到了他站起来时，她才看到他穿着又短又紧又贴身的游泳裤。她感觉到自己打量他、注意他的躯体，于是涨红了脸。那是亨德森先生。

她走到他面前时，他已经在腰上系了毛巾，套上了T恤。他朝她走过去，伸手要相握。

“你好吗，惠特克太太？”

“叫我露易丝就好。”她说。

他似笑非笑地低下头。“露易丝，你好吗？”

她想要还以微笑。“你知道的，”他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他们要我听话。对，他们。那些创伤辅导员说，日子有好有坏，人必须自己调适。”

马克点点头，但是他闪躲她的目光，她看到他的双颊浮起红晕。他觉得尴尬。

每个人都觉得尴尬。在人生四分五裂之前，她根本不知道，悲伤会让任何和哀悼者有所接触的人都感到尴尬和为难。起初，大家会承认，会尊重和任由哀伤存在。但过了一阵子，哀伤成了阻碍，干扰了交谈、笑声和正常生活。每个人都想把哀伤抛在脑后，继续往前走，结果你却挡在路中间，身后拖拉着你死去孩子的尸体。

“河水怎么样？”她问道，结果他的脸更红了。水，水，河水……在这小镇上不可能避开。“很冷吧，”她说，“我能想象。”

他像打湿身体的小狗般甩头。他说：“呼！”然后害羞地大笑。

两个人都装作若无其事，但她觉得有必要说清楚。

“你有没有听说莉娜母亲的事？”她当他不知情地问，像是住在镇上的人有可能不知道一样。

“听说了，可怕，天哪，太可怕了。真是让人震惊。”他没继续说，但发现露易丝没有响应，他又接着说：“嗯……我是说，我知道你和她……”他没把话说完，回头看自己的车。马克急着脱身，可怜的家伙。

“意见不太合吗？”露易丝提示，试着帮他完成句子。她把玩自己脖子上的链子，来回拉着蓝鸟链坠。“的确，我们合不来。但即使是这样……”

她最多也只能说“即使是这样”了。“意见不合”是可笑的保守说法，但没必要说得太清楚。马克·亨德森很清楚两个女人间的嫌隙，如果她站在岸边为内尔·阿博特死在河里装难过，那她就太过分了。她非但做不到，也不想那么做。

她知道自己在听创伤辅导员说话时，很清楚他们说的都是废话，这辈子她永远、绝对不可能再拥有一天好日子。然而，在过去二十四小时里，她发现自己好几次难以压抑脸上得意的表情。

“听来可怕，但我想，”这些话是亨德森先生说的，“这是个诡异的巧合，对吧？她用那种方式……”

露易丝冷冷地点头。“也许她本来就打算那么做，说不定她就真的做了。”

马克皱起眉头。“你觉得她……你认为她是故意的？”

露易丝摇头。“我真的没概念。”

“不，不，你当然不知道。”他顿了一下，才说：“至少……至少这下子她写的东西不会出版了，对不对？她那本有关恶水潭的书还没写完，是吧？所以日后不可能出版……”

露易丝锐利的眼光射向他。“你这么认为？依我看，她的死法会让书更有机会出版。一个以恶水潭死者为写作题材的女人自己溺死在里头？我说啊，一定会有人想出版。”

马克露出惊骇的神色。“可是莉娜……莉娜当然……她不可能希望那样……”

露易丝耸耸肩。“谁知道？”她说，“我猜，到时候领版税的人应该就是她。”她叹了一口气。“我得回去了，亨德森先生。”她拍拍马克的手臂，他把手盖在她的手上。

“我很难过，惠特克太太。”他说。露易丝感动地看着这个眼眶含泪的可怜家伙。

“露易丝，”她说，“叫我露易丝吧。我知道。我知道你是真心的。”

露易丝迈开步子走回家。她花了好几个小时，在河边步道来回走。炎热的天气让她花了比平时更长的时间，但是她想不出别的方法来填补空虚的日子。她不是没事做，她得联络房地产经纪人，要找学校资料，要整理床铺，有一整柜衣服得打包，还有一个需要她照顾的

孩子。明天吧，这些事可以等明天再处理，今天她就是要沿着河走，思念她的女儿。

这天，和其他日子一样，她在无用的记忆里寻找自己错过的迹象，因为自己漫不经心而忽略的警示；寻找在她孩子快乐的生命中，任何有关痛苦的蛛丝马迹。因为他们从来不必担心凯蒂。凯蒂开朗、能干、沉稳，意志坚定。她从容踏入青少年时期，没有什么波折，一切顺顺利利。非要挑毛病的话，露易丝唯一难过的一点，是凯蒂似乎不怎么需要父母。任何事都难不倒她，无论是学校课业、黏人的闺密，还是快速绽放出属于女人的惊人美貌。露易丝清楚记得自己十来岁时，发现男人注视她身体而产生的那种强烈的、受到冒犯的羞辱感，但凯蒂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困扰。时代不同了，露易丝告诉自己，现在的女孩不同了。

露易丝和丈夫亚历克完全不必为凯蒂操心，他们烦恼的是乔希。今年，这个一向敏感焦虑的孩子有点转变，他心里有事，日渐退缩内向。他们担心孩子受到霸凌，担心他下滑的成绩，担心他早上起床时的黑眼圈。

事实一定是这样，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小儿子身上，准备在乔希跌倒时伸出手，没想到女儿却绊了一跤，而且他们竟然没发现，没有在孩子身边拉住她。愧疚宛如露易丝喉头的大石，她等着自己被石头噎死，然而她没有，也不会，于是她只能继续呼吸；继续呼吸、回忆。

事发的前一晚，凯蒂很安静。家里只有他们三人一起用晚餐，因为乔希到他朋友雨果家过夜。通常，他们不许孩子在非周末夜晚到朋友家过夜，但他们太担心他，所以那天破了例。惠特克夫妇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和凯蒂谈谈弟弟的状况。他们问她觉不觉得乔希最近非常焦躁。

“他可能在烦恼明年要进新的学校吧。”凯蒂这么说，但她没有直视父母，目光停留在餐盘上，声音还有些发抖。

“但他不会有问题的，”亚历克说，“他班上一半的同学都会过去。而且你也在。”

露易丝记得，当亚历克这么说时，女儿握着水杯的手收紧了些。她记得她大力吞咽，眼睛闭了几秒钟。

饭后，母女俩一起收拾碗盘，露易丝洗，凯蒂负责擦干，因为家里的洗碗机出故障了。露易丝也记得自己说没关系，如果凯蒂有功课，她一个人来就好，而凯蒂的回答是“都做完了”。露易丝还记得，每次凯蒂从她手上拿走盘子擦干时，似乎刻意让指头在母亲皮肤上多作停留。

只不过，现在露易丝无法确定自己的记忆是否正确。凯蒂真的垂下眼睛看自己的盘子吗？真的把水杯握得更紧，真的刻意让指头停留？到了这时候，是真是假已经难以分辨，她的回忆充满了疑问和错误的诠释。露易丝没把握，不知道原因在于她震惊地领悟到自己没法确定过去对一切的认知，抑或是因为她在凯蒂过世后那些时日吞下的药物，已经永远模糊了她的心智。露易丝服用大量药物，每一把药都能带给她得以喘息的几个小时，让她睡眠充足地醒来，再次跳入自己的梦魇。一段时间过后，她终于理解，短短几小时的遗忘，相较于一次次重新面对女儿已经不在的事实，只能说微不足道。

她能确定的一件事，是当凯蒂道晚安时，和往常一样带着微笑亲吻母亲。她的拥抱没有更紧也没有更久，之后，她说：“祝你好梦。”

如果她知道女儿要做什么事，她怎么可能睡个好觉？

露易丝眼前的步道模糊了，她的眼泪遮蔽了视线，因此到了封锁线前方，她才注意到。警方封锁线。禁止通行。她已经到了半山腰，正要沿山脊前进；如此一来，她得回转走左边，免得打扰内尔·阿博特生前踏过的最后一片土地。

她费力地越过山丘顶端，顺着山侧往下走。她双脚疼痛，汗湿的头发贴在头上，最后终于走到舒适的阴影下。这段步道正好穿过恶水潭边缘浓密的树林。继续走了约一公里半，她到了桥边，然后爬上通往马路的阶梯。一群年轻女孩从露易丝的左边走过来，她和以往一样盯着找女儿，想分辨出她浅褐色的头发和阵阵笑声。露易丝的心又碎了一次。

她看着那几个女孩，她们凑在一起互相搭着肩膀，柔软的身子交错，露易丝发现在她们中央的女孩，竟是莉娜·阿博特。莉娜在过去几个月一直像个独行侠，这时正在享受被众人围绕的时刻。她也会面对相同的命运，先是瞩目和怜悯，不多久又成为众人回避的对象。

露易丝转过身，准备上山回家。她垂着双肩低着头，希望能在大家看到她之前拖着脚步离开，因为看着莉娜·阿博特太可怕，会召唤出露易丝心里的恐怖影像。但那女孩先瞥见她，大喊着："露易丝！惠特克太太！请你等一下。"

露易丝努力加快脚步，然而她双腿沉重，心脏好比泄了气的旧气球，相反，莉娜年轻又强壮。

"惠特克太太，我想和你谈谈。"

"现在不行，莉娜，很抱歉。"

莉娜把手放在露易丝的手臂上，但她抽开身子，就是没办法直视莉娜。"真的很抱歉，我现在没办法和你说话。"

露易丝成了怪物，一个内心空洞的生物，不愿安慰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而更糟更严重的是，她只要看到那孩子，心里就会想：为什么不是你？在水里的为什么不是你，莉娜？为什么不是你，偏要是我的凯蒂？是温柔体贴、善良努力、纯真无邪，在任何方面都强过你的凯蒂？她从头到尾就不该跳水，应该是你才对。

｛《恶水潭》（未出版，丹妮尔㊟·阿博特著）_序曲｝

我十七岁时，救起了溺水的妹妹。

信不信由你，但那次事件并非开端。

有些人和水特别有感应，对流水的所在位置保有某种残余、原始的感受。我相信自己也是其中一人。在水边，在这片水潭旁，是我感觉最有活力的时候。这是我学会游泳，学会与大自然相处的地方，也是我的身体最愉快自在的场所。

2008年搬到贝克佛德后，不分冬天夏天，我几乎天天在河里游泳，有时，我会带女儿过来，有时独自一人。慢慢地，我开始有种执迷，觉得这个地方，这个让我感觉到无上喜乐的地方，可能是其他人畏惧的恐怖之地。

十七岁时，我救起了溺水的妹妹，但在那之前，贝克佛德的水潭早已让我深深着迷。我父母擅长说故事，特别是我母亲。我第一次听到莉比的惨剧、沃德家小屋骇人的杀人案，以及男孩目睹母亲跳崖的可怕故事，就是出自我母亲的口。我要她一再地重复这些故事。我记得我父亲的反对（“这些不是小孩子该听的故事”）和母亲的坚持（“当然是！这都是历史”）。

母亲在我心里播下种子。在我妹妹溺水、在我拿起相机或提笔书写的许久以前，我早已会花好几个小时做白日梦，想象

故事中的情况和身临其境时的感受，想象在莉比出事那天，河水有多冷。

长大成人后，能消耗我心神的谜团，当然是我自己家庭的谜。本来不该有的秘密确确实实地存在，尽管我努力搭建桥梁，我妹妹仍然有好几年没和我说话。在她深沉的静默中，我努力去想象，深更半夜，是什么因素吸引她到河边去，但即使是想象力丰富如我，仍然没有找出答案。我妹妹从来就不是家里戏剧性格最强烈的成员，从来没有鲁莽的行径。她可能和河水一样难以捉摸，报复心强，但我仍然觉得困惑。我怀疑自己可能永远也无法了解她。

在这个对自我、家庭和彼此传述故事的追寻过程中，我会努力厘清贝克佛德的所有故事，以便写下我想象中，所有溺死在恶水潭的女人的最后一刻。

“恶水潭”这个名字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然而，这个意义究竟是什么？不就是河流的转弯处吗？迂回曲折。如果你去研究河流的所有转折、洪水涨退，以及它赋予和取走的性命，你也会明白。河流的冰冷和干净、停滞和污染会交替出现，弯曲地穿过森林，像钢铁般切割柔软的切维厄特丘陵，接着，就在贝克佛德的北边慢了下来，在恶水潭短暂停歇。

这个位置田园风光明媚，步道两侧橡树成荫，山毛榉和悬铃木点缀着丘陵地，河流左岸还有一片沙滩斜坡，是划船、带小孩出游的理想地点，也是晴朗时日的完美野餐地。

然而表象足以欺骗人，实际这是个致命地。阴暗光滑的水面下藏着会缠住你、将你往下拖的水草，还有会割伤皮肉、凹

凸不平的大石。水面上方有片灰色的高耸板岩峭壁，这个悬崖无疑是种挑衅。

几个世纪以来，这地方夺走了莉比·西顿、玛丽·马什、安妮·沃德、金尼·汤姆斯、劳伦·斯莱特、凯蒂·惠特克和其他人的性命，那是数不尽的没有名字、没有脸孔的人。我想要问，她们的生死是为什么，又是如何把有关我们自身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些人宁可不要发问，宁愿噤声、压抑、沉默。但我从来就不是缄默不语的人。

在这本书当中——亦即我对贝克佛德恶水潭的回忆录，我不要以溺毙开场，而要先谈游泳。因为游泳才是开端：女巫之泳，水边的折磨。离我现在坐的位置不到一公里半的贝克佛德水泽，这个美丽宁静的地方，就是她们被带过来捆绑后扔进水里、被看着是沉是浮的地点。

有人说，那些女人在水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某些东西，有些人说潭水保留了她们的部分法力，因为从那之后，恶水潭将不幸、绝望、不快乐和迷失的人召至岸边。她们来这里，和姐妹一起游泳。

---

1. “丹妮尔”是前文提及的“内尔”的全名。——编者注

{ 艾琳 }

贝克佛德这地方真他妈的怪。这里很漂亮，有几处景致美得让人赞叹，但就是怪；仿佛与世隔绝，和四周的一切都没有关联。当然了，这里距离最近的城镇十分遥远——得开好几小时车，才能到达下一个文明据点。这还是假设你觉得纽卡索称得上文明，不过我不确定我能认同。贝克佛德这个怪地方有一堆怪人和一段离奇的怪历史。蜿蜒穿过小镇中央的河流最是诡异，无论你往哪里转，往哪个方向走，似乎一定会来到河边。

探长也有点怪。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男孩，所以理所当然，他也应该是怪人。昨天早上，他们从河里拉出内尔·阿博特的尸体，我才第一次看到他，但当场我就有这种感觉。他站在河岸，双手搁在臀上，低垂着头。他正在和某人说话，后来我才知道谈话对象是验尸官，但远远看去，他似乎在祷告。我联想到牧师。这个瘦高男人穿着深色衣服，深色的河面像是背景，在他后方是一面石板岩悬崖，躺在他脚边的女人苍白又安详。

当然了，她不是安详，而是死了。但她面容平静，而且很完整。如果不去看她身体的其余部分，例如折断的四肢、扭曲的脊椎，你会以为她单纯只是溺水。

我上前自我介绍，立刻觉得他有古怪之处，他双眼水汪汪的，而为了压抑双手的些微颤抖，还用手掌搓揉手腕。这让我想到我父亲早晨的宿醉，碰到那种时候，你最好是压低声音说话，低下头别多管闲事。

以我手上这个案子来看，安安分分、别多管闲事似乎是个好方法。我从伦敦转调到北部还不满三星期，这次匆促的调职，全要怪有欠考虑的办公室恋情。老实说，我只想认真办案，把乱七八糟的恋情抛在脑后。起初我以为自己会被指派去处理无聊的琐事，所以，得知他们要调查一桩可疑的死亡案件，我还挺惊讶的。一名男人出门遛狗，没想到在河里发现一具女尸。她衣着完整，所以不是去游泳。督察开门见山告诉我："几乎可以确定是跳崖自杀，因为尸体在贝克佛德恶水潭里。"

这也是我最早对汤森探长提出的几个问题之一。"你觉得她是不是跳崖自杀？"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应该说，他在评估我。随后，他指着悬崖顶端说："我们上去找法医，看他们有什么发现，例如挣扎的痕迹、血迹或武器。我们可以先查她的手机，因为她没带在身上。"

"你说得对。"离开时，我瞥了那名女子一眼，心里觉得她看起来很哀伤，相貌平凡又没打扮。

"她叫丹妮尔·阿博特，"汤森探长说话的音调略有上扬，"住在本地，是作家兼摄影师，事业相当成功。她有个十五岁的女儿。所以，不。针对你刚刚的问题，我认为她不太可能跳崖。"

我们一起到悬崖上方，顺着与潭边沙岸相连的步道走，右转穿过一丛树林，接着沿着陡坡往上爬到山脊。我在沿路几处泥泞地发现靴子踩滑的新痕迹覆盖在旧脚印上。到了悬崖上方，步道向左转了个弯，穿过树林直接通往悬崖边。我的胃抽搐了一下。

"天哪。"

汤森探长回过头，露出几乎像是被我逗乐的笑容。"你恐高？"

“我对于踩空掉下去摔死有完全合理的恐惧。”我说，“你不觉得这里该加个护栏之类的吗？看来不怎么安全吧？”

探长没有回答，自顾自地迈开脚步，坚定地走向悬崖边缘。我跟了上去，一手扶着金雀花丛，不想毫无阻拦地直接看着下方的水面。

法医脸色苍白头发浓密，似乎所有的法医都长这个样，虽然他并没有太多好消息可以提供。

“没有血迹或武器，也没有明显的打斗迹象，”他耸耸肩，说，“我们甚至没找到最近丢的垃圾。但她的相机坏了。还有，相机里没有存储卡。”

“她的相机？”

法医转头看我。“你相信吗？她为了自己的写作计划，在悬崖边安装了动态感应相机。”

“为什么？”

他耸耸肩。“拍摄上这里来的人，看他们上来做什么。这里偶尔会有些怪人上来，你知道的，全为了这里的历史。或者，她说不定想偷拍跳崖的人……”他扮个鬼脸。

“老天，然后有人损坏她的相机？嗯，这……还真不巧。”

他点点头。

汤森叹了一口气，双手交叠抱在胸前。“的确。虽然说，不见得一定拍到了什么。她的器材以前也曾经被人破坏。她的写作计划惹恼了不少本地人。其实，”他朝悬崖边缘又靠近了几步，我的头开始昏，“我甚至不确定她在上次相机坏了之后，有没有换过新的。”他朝

悬崖下方看。“那里还有一台，是不是？固定在下面一点的位置。下面那台有没有拍到什么影像？”

“是啊，那台看起来很完整，我们会带回警局，可是……”

“我们什么也找不到。”

法医又耸耸肩。“可能会找到她落水的影像，但没办法厘清悬崖上面的实际状况。”

从事发到现在已超过二十四小时，但我们对悬崖上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仍然毫无头绪。内尔·阿博特的手机一直没有出现，这或许称不上怪异，但其中必有蹊跷。如果是跳崖，她可能先把手机放在某处。若她是失足，那么手机可能还在潭水中，说不定沉到泥底或是被冲走。如果她被人推下去，当然了，无论是谁下的手，都可能先拿走手机，但既然悬崖上没发现打斗挣扎的证据，那么有人抢下她手机的推论也不太站得住脚。

带朱尔斯（大家显然不喊她朱莉娅）到医院指认尸体后，我迷路了。我先载她到磨坊居后门放下，以为自己走路可以回到警局，但结果不然；我过桥后不知怎么又绕了回来，又回到河边。正如我说过的，无论你怎么转都会回到河边。总之，我拿出手机想搜寻接下来该怎么走，结果看见一群女孩走上那座桥。比其他人高一个头的莉娜从当中蹿出来。

我停下车子，步行跟在她身后。我有些话想问她，关于她阿姨说过的话，但在我追上她之前，她已经和一个大约四十多岁的女人起了争执。我看到莉娜握着女人的手臂，但女人不但抽回手，还把双手护在脸边，像是担心被打。接着，这两个人突然分开，莉娜朝左，女人则直接上山。我跟着莉娜走。她拒绝为我解释她阿姨的话，坚持她刚

才和那个女人没起冲突，不过那反正不干我的事。她在虚张声势，但脸上挂着泪痕。我提议送她回家，可她要我滚蛋。

于是我照她的话做。我开车回警局，把朱尔斯·阿博特指认尸体的过程告诉汤森。

探长没有打破这个地方的基调，表现依然诡异。“她没哭。”我告诉上司，他不停点头，似乎在说，嗯，正常得很。“这不正常，”我坚持看法，“这不是普通的打击，这真的很奇怪。”

他调整一下坐姿。探长坐在警局后侧的小办公桌旁，整个人在这狭小的空间显得过于巨大，似乎一站起来，头就会撞到天花板。“怎么个奇怪法？”

“说不上来，但是她好像无声地在说话。我不是指那种默默啜泣，反正就是怪。她嘴唇在动，像是要说些什么……不对，不光是在说些什么而已，而是真的对某个人说话，在互相对话。”

“可是你什么都没听到？”

“没有。”

他先看了面前的电脑屏幕一眼，才又看向我。“就这样？她有没有告诉你什么事？对案情有所帮助的任何信息？”

“她问起手镯。内尔显然有一个原本属于两姐妹母亲的手镯，一直都戴在手上。或至少几年前，在朱尔斯上次和她见面时都还随时戴着。”

汤森点点头，搔搔自己的手腕。

“我检查过，她的衣物中没这件东西。她戴了一枚戒指，没有其他饰物。”

他沉默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以为我们的交谈可以结束，正要离开时，他突然说：“有关手镯的事，你应该问问莉娜。”

“我打算要问，”我告诉他，“但是她没什么兴致理我。”我把桥上巧遇的事也告诉他。

“那个女人，”他说，“形容她的样子让我听。”

我回忆着：四十出头，略显丰满，深色头发，这么热的天气仍穿着红色开衫。

汤森久久地打量我。

“没印象吗？”我问道。

“哦，有的，”他看我的样子，好像把我当成头脑特别简单的小孩，“是露易丝·惠特克。”

“她又是谁？”

他沉下脸，说：“你没事先研究这件案子的背景？”

“其实没有。”我说。我想强调的是，告知案件相关背景应该是他的职责，因为他是本地探长。

他叹了一口气，开始敲打电脑键盘。“你该加把劲做功课，应该早点拿到档案。”他用力敲下貌似特别邪恶的输入键，像是在敲打打字机，而不是昂贵的苹果电脑。“还有，你得读内尔·阿博特的初稿。”他抬起头，皱着眉头说，“就是她正在进行的写作计划，记得吧？我想，那应该会是一本精美的书，收录贝克佛德的照片和故事。”

“也就是本地的历史书？”

他大声呼气。“差不多吧，是内尔·阿博特对一些事件的观点。对某些特定事件。她……会绕着某些事打转。我之前也说过了，不少本地人对那些事并不热衷。不管怎么说，我们留存了她初稿的副本。我们的警员会拿一份副本给你。去找考利·巴肯，她就在前面。重点是，内尔笔下的事件当中，正好有凯蒂·惠特克的故事。凯蒂在六月自杀，她也是莉娜·阿博特的密友，而凯蒂的母亲露易丝和内尔本来相当友好，后来显然是因为内尔的写作焦点而闹翻，然后，当凯蒂死后……”

“露易丝怪罪内尔，”我说，“认为她该负责。”

他点点头。“是的，没错。”

“所以我应该去找这位露易丝谈谈？”

“不必。”他回答时双眼仍然盯着屏幕。“我会去。我认识她，她女儿过世，是我负责调查的。”

他又久久没说话。他没有要我离开，所以，我最后还是说了：“有关凯蒂的案子，在调查过程中，你有没有怀疑过另外有人涉案？”

他摇头。“没有。凯蒂自杀看来没有明显的原因，但你也知道，这种事通常都是这样。对活着的人而言，一切都不合理。不过，她倒是留下了道别的纸条。”他用手盖住双眼。“那纯粹是悲剧。”

“这么说，今年就有两名女性死在河里？”我说，“而且两人彼此熟识，有关联……”探长没说话也没看着我，我连他是否听了进去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条河里送命？我是说，总共加起来？”

“从什么时候开始算？”他问道，又摇摇头。“你打算回溯到什么时候？”

我不是说了吗？真他妈的怪。

{ 朱尔斯 }

我一直有点怕你。你不但知道，还享受我的恐惧，享受我纵容你加诸我身上的权力。所以我想，假如能撇开现在的状况，这个下午一定带给你很多乐趣。

他们要我去指认你——莉娜自愿做这件事，但他们拒绝她，所以我不得不答应。现场没别的人。尽管我不想看到你，但我知道势在必行，因为亲眼看到比想象好；心灵唤起的恐惧，一向比现实可怕太多。再说，我必须看到你，在亲眼见证以前，我们都知道我不会也没办法相信你就这样离开。

你躺在冰冷房间中央的推床上，身上盖着浅绿色被单。房里有个身穿手术衣的年轻男人，他朝我和警探点个头，她也点头回应。男人伸手拉开被单时，我屏住了呼吸。过了孩提年代后，我不记得自己曾经如此害怕。

我等着你朝我扑过来。

你没有那么做。你静静躺着，看起来很美。你的脸部表情总是那么丰富，充满喜悦或怨恨的诸多表情。这些表情还在，还留着残迹。你仍然是你，那么完美，接着我才惊讶地想道：你跳下悬崖?

你会跳崖?

你会跳崖?

“跳”这个字出自我口中，听起来完全不对。你不可能跳崖。绝对不会，因为那不是正确的方式。这话是你告诉我的。你说过，那处悬

崖不够高，距离水面只有五十五米，跳下悬崖也死不了。所以你说，若你当真，真的有意，就得确保能成功。要头先落水。如果你真想那么做，你不会是跳下去，而是头朝下地坠入。

而且你还说，如果不当真又何必那么做？别当个观光客，没有人喜欢观光客。

跳崖可能存活，但这不表示跳崖的人一定能活。毕竟你就躺在这里，问题是你并非头朝下地跳。你的双腿先落水，看看你，双腿和背部骨折，你的骨头都断了。这代表什么呢，内尔？是表示你胆小？（这一点也不像你。）还是说，你承受不了头先落水的念头，怕毁了你漂亮的脸蛋？（你一向虚荣。）我觉得太没道理。你不会做些自己说不可能做的事，也不会违背自我，你不是那种人。

（莉娜说这事没有可疑之处，但她哪里懂？）

我捧起你的手，感觉好陌生，原因不是你的手太冰冷，而是因为我认不出你手的形状和感觉。我上次握你的手是什么时候？我记得自己从你身边离开，转身去找爸爸。我记得你的表情。（你以为呢？）我胸腔里的心脏像是石化，跳动逐渐减速，成了哀鸣的鼓声。

有人说："对不起，你不能碰她。"

我头上的灯嗡嗡作响，你身下的金属让你的皮肤显得苍白灰败。我把拇指贴在你额头上，用指头轻抚你脸孔的轮廓。

"麻烦你不要碰她。"摩根警探站在我背后，我听到她呼吸，缓慢均匀的呼吸声大过灯的声响。

"她的随身物品呢？"我问道，"她当时穿的衣服和饰品。"

"东西会归还给你，"摩根警探说，"但是要让法医先检查。"

“有没有一个手镯？”我问她。

她摇头了。“我不知道，但她当时穿戴的所有衣饰都会归还给你。”

“当中应该有个手镯，”我轻声说，低头看着内尔，“一只银手镯，扣头镶了黑玛瑙。手镯是我妈妈的，刻有她名字的缩写，SJA，萨拉·简。她一直戴着。先是妈妈，然后是你戴。”警探瞪着我看。“我是说，她戴。内尔戴在手上。”

我收回目光，继续看着你，看你纤细的手腕，看黑玛瑙扣头应该靠着的蓝色血管。我想再碰触你，再去感受你的皮肤。我觉得一定能叫醒你。我轻呼你的名字，等你打个战，张开眼睛，然后跟着我在房间里走动。我想，也许我该亲吻你，像《睡美人》故事里解开魔咒那样，一想到你会恨死这个念头，我不禁开始微笑。你从来不是公主，从来不像被动的美人那样等待王子，你不一样。你偏爱黑暗、邪恶的继母、黑色童话和女巫。

我能感觉到警探的眼光落在我身上，于是我抿着嘴，压下笑意。我的双眼干涩，喉咙虚软无力，在我对着你低语时，似乎完全没发出声音。

“你想告诉我什么？”

{ 莉娜 }

本来应该是我。我是血亲，是她的家人，爱她的人。本来应该是我，但是他们不让我去。我被独自留了下来，无事可做地坐在空无一人的房子里拼命抽烟，把库存抽个精光。我到镇上的小店去补货，店里的胖女人有时会查证件，但我知道今天不会。走出小店，正好看到学校那些婊子——塔尼娅、埃莉那票贱货朝我走过来。

我觉得快吐了，低下头转过身，迈开大步以最快速度走开，但她们早已看到我，不但大声喊，还跑过来追上我。我不知道她们本来要去哪儿。她们追上以后都要抱我，说她们有多难过，埃莉甚至厚脸皮硬挤出几滴他妈的鳄鱼眼泪。我容忍她们围在我身边，让她们揽着我，轻抚我后脑的头发。说实话，有人轻抚的感觉真好。

我们步行过桥，她们说要上沃德家的小屋去嗑药游泳，塔尼娅说："有点像守灵，像是庆祝。"他妈的白痴。难道她真以为我今天有心情去嗨，去那条河里游泳？我拼命想该怎么说，结果刚好看到露易丝，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我可以什么都不解释直接离开，而且让她们无计可施，只能眼睁睁看我走。

起初我以为她没听到我喊她，等我追上后，才发现露易丝在哭，而且不想接近我。我一把抓住她。不知为什么，我就是不想让她把我丢下来，让那群秃鹰般的婊子围着我继续装难过。露易丝哭着抽身，一次扳开我一根指头，嘴里不停地说："抱歉，莉娜，我现在没法和你说话，我没法和你说话。"

我想告诉她一些话，比如：你失去了女儿，我失去了母亲，难道这样还不能扯平？你现在就不能原谅我吗？

但是我没说，后来那个什么都搞不懂的女警也走过来，想知道我们在吵什么，我就告诉她该上哪里去，再一个人走回来。

我以为等我回到家，朱莉娅也该到了。说真的，去停尸间看他们掀开被单然后说句“没错，是她”，是要花多长时间？朱莉娅又不想坐着陪她，握着她的手安慰她，要是我就会那么做。

应该是我去才对，但他们偏不让。

我静静躺在床上，连音乐都没开，因为我觉得每件事都有我从前没看出来的另一层意思，要现在去面对他妈的太痛苦。我不想哭个不停，那会害我胸痛喉咙痛，最惨的是没人来帮我。再也没别人可以帮我了。于是我躺在床上，抽着一根又一根的烟，最后才听到前门的声响。

她没出声喊我或打招呼，但我听到她走进厨房，拉开橱柜门又关上，咣咣当当地找锅子。我等她来找我，但最后等烦了，而且抽太多烟想吐，加上我真的、真的饿了，只好下楼去。

她站在炉子前面不知搅拌什么东西，转过身看到我，差点跳起来。可是这不是那种被作弄后大笑的惊吓，她恐惧的神情一直没有退去。

“莉娜，”她说，“你还好吗？”

“你看到她了没有？”我问道。

她点点头，眼睛垂向地板。“她看起来……就像她自己。”

“那好，”我说，“我很高兴，我不喜欢把她想成……”

“没有，她没有……残缺。”她的注意力又回到炉台上。“你喜欢波隆那肉酱意大利面吗？”她问，“我正在做，正在准备肉酱面。”

我喜欢，可是我不想告诉她，所以没有回答问题，而是反过来问她：“你为什么对警察说谎？”

她飞快地转身，红色酱汁从手上的勺喷到地板上。

“你在说什么，莉娜？我没说谎……”

“噢，你有。你告诉他们你和我妈没说话，有好几年没联络了……”

“是没有。”她的脸和脖子都涨红了，还像小丑一样撇着嘴，我看到了，看到妈妈说过的“丑陋”。“我和内尔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联络，自从……”

“她一直都会打电话给你。”

“不是一直，是偶尔。还有，我们无论如何都没说上话。”

“没错，她告诉我你拒绝和她说话，无论她怎么努力都是白费工夫。”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莉娜。”

“怎么个不简单法？”我怒气冲冲地回嘴，“说啊？”她避开了我的视线。“这是你的错，你知道。”

她放下勺，朝我走了一两步，双手叉腰，露出关切的表情，像个准备说你上课态度有多让人失望的老师。

“这是什么意思？”她问，“什么是我的错？”

“她想和你联络，想和你说话，她需要……”

“她不需要我。内尔从来不需要我。”

“她不快乐！”我说，“妈的，你难道从来不关心？”

她后退一步抬手擦脸，像是我对着她的脸吐了口水。“她为什么不快乐？我不……她从来没说过她不快乐，从来没告诉过我。”

“如果她说了，你会怎么做？什么都不做！你什么都不会做，你一向都是那样。就像你们的母亲过世后你对她态度恶劣，或是我们搬过来时她邀你来帮我过生日，然后你连个回复都没有一样！你把她当空气，当她不存在。尽管你知道她身边没别的人，虽然……”

“她有你，”朱莉娅说，“而且我从来没想过她不快乐，我……”

“那我告诉你，她的确不快乐。她甚至连游泳都不去了。”

朱莉娅站得直挺挺的，转头看向窗户，似乎在听什么声音。“什么？”她嘴上问着，但眼睛没看我，感觉像是她正在看另一个人，或是她的倒影。“你说什么？”

“她不游泳了。我一辈子都记得她每天到水潭或河里游泳，连这地方冷得要死还得敲破冰面的冬天也不例外。但有天她突然就停了，完全没有留恋。她不快乐到那种程度。”

她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站在原地直直看着窗外，像是想找什么人。“你知不知道……莉娜，你觉得她会不会得罪了什么人？或是有人惹她心烦，或……”

我摇摇头。“不知道。如果有，她会告诉我。她一定会告诉我的。”

“会吗？”朱莉娅说，“因为，你知道的，内尔……你妈妈……做事有自己的方式，对吧？我是说，她知道怎么去亲近了解一个人，怎么去惹恼别人……”

“不，她才不是那样！”我大声反驳，但她说得没错，我妈有时的确会，只不过那是针对愚笨、不了解她的人。“你根本不认识她，你不懂她。你只是嫉妒她的烂女人，你年轻时就嫉妒她，现在也一样。我懒得和你讲话。”

我冲出家门，完全不顾我饿得要命。但饿死也比坐下来和她一起吃饭好，否则就像背叛。我不停回想起妈妈坐在那里讲电话，但对方一句话也不说。冷血的贱女人。有一次我看烦了，问我妈为什么不放弃，不干脆把她忘了？她显然不想和我们有任何牵连。我妈说，她是我妹妹，我唯一的家人。我说，那我呢？我也是家人。她笑了出来，然后说：你不是家人，你更胜于家人，你是我的一部分。

我的“一部分”走了，而我竟然不能去看她，不能握着她的手亲吻道别，或告诉她我有多么抱歉。

｛朱尔斯｝

我没跟上去。事实上，我不想去追莉娜。于是我站在前门阶梯上，双手搓揉胳膊，双眼慢慢适应逐渐黯淡的夜色。

我知道自己不要什么：我不想和她对质，不想继续听她说话。我的错？这怎么可能是我的错？就算你真的不快乐，你也没有告诉我。如果你说出来，我一定会听。我听到你在笑。好吧，内尔，但如果你说你不再游泳，那么我便会知道情况不对。对你健全的心智而言，游泳不可或缺，这话是你自己告诉我的，一旦不游泳，你就会崩溃。任何事都不能阻止你下水，就像没有任何事能拉我入水一样。

只不过，真的有事发生了。一定有什么事情让你不再游泳。

这时我忽然饥肠辘辘，不知为何急着想得到满足。我回到屋里，为自己盛了一大盘波隆那肉酱面，接着又吃下第二、第三盘。吃着吃着，我开始作呕，于是上楼去。

我跪在没有开灯的浴室里。这个很久没回来的习惯熟悉到几乎能带来慰藉，我在黑暗中弓着背，脸上的血管紧绷到几乎爆裂，呕吐时，双眼泪水流个不停。一直到胃里再也没东西可吐，我才站起来冲掉秽物，泼水洗脸时我没有直视镜中自己的双眼，只敢瞥向身后浴缸的倒影。

我有超过二十年时间没坐进浴缸泡澡。在差点溺死的几星期过后，我甚至连澡都没好好洗，一直到身上开始有味道，母亲才押着我站到莲蓬头下，不让我逃避。

我闭上双眼，继续掬水泼脸。我听到外头巷弄传来汽车减速的声音，心跳却随之变快，在车开走时又慢下来。“没有人会来，”我大声说，“没什么好害怕的。”

莉娜没有回来，在这个曾经熟悉，但如今陌生的镇上，我完全不晓得该到什么地方去找她。我上床但没睡着，每次闭上眼睛都会看到你的脸，泛青、毫无血色，你的唇色像薰衣草，在我想象中，尽管你的嘴里都是血，但双唇仍然往上翘，你在微笑。

“够了，内尔。”我大声说话的行径像个疯女人。“真是够了！”

我竖起耳朵想听你回应，却什么也没听到。水声、河流急急经过房子，震动的嘎吱声打破了这片宁静，我摸索放在床头桌的手机，拨号听我的语音信箱留言。你没有新留言，计算机录制的声音告诉我，有七条旧留言。

朱莉娅，是我。你得回我电话，拜托，朱莉娅，很重要。你有空一定要回电，好吗？我……嗯……有重要的事。好，再见。

我按下数字“1”重听留言，一听再听，听你沙哑、带着美国腔的口音，我在听。你想告诉我什么？

我在凌晨听到你半夜的留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看着手机上遮不住的白色闪光。朱莉娅，是我，我一听到你前几个字就挂掉。我累了，心情低落，不想听你的声音，留言的其他部分可以稍晚再听。当时我不觉得奇怪，也不特别感兴趣。你就是会做这种事，用神秘兮兮的留言来吊我胃口。这种事你做了好几年，等你过一两个月再次来电，我才知道根本没有紧急、神秘事件，也没什么大事。你只是想吸引我注意。那是一种游戏。

是不是这样？

我重复地听，这时我听出来了。怎么会？我之前怎么会没注意到你说话时有点喘不过气，还有你语气中不寻常的柔和、犹豫和颤抖？

你害怕。

你怕什么？谁让你害怕？是镇上那些驻足观看，但没有表达丝毫哀悼之意，没带食物没送花的人？内尔，看来大家并不想念你。或者，也许你怕的是你那奇特、冷漠又充满愤怒的女儿，她没为你落泪，即使没有证据或理由，仍然坚称你是自杀。

我下了床，蹑手蹑脚走到隔壁你的房间。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孩子气。从前就是这样，在爸妈睡了以后，我因为害怕黑夜，在听了你那些故事后做噩梦，就会溜到隔壁。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房里又闷又热，一看到你那张没有整理的床，我的眼泪瞬间流下来。

我窝在床边，拿起你套着镶血红边灰色麻布枕套的枕头，靠在自己身上。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两姐妹在妈妈生日那天走进主卧房，带来为她准备的早餐。当时她病了，我们尽了全力配合。那样的休战时刻一向短暂，你受够了我跟在身边，到最后总是忽略我。我会回到妈妈身边，而你总是眯着眼，既轻蔑又受伤。

我不了解你，如果说我当时觉得你奇怪，如今的你更是完全陌生。这会儿，我坐在你家里，身边都是你的东西，但我熟悉的是房子而不是你。十来岁时我就不了解你，当年你十七，我十三。那个夜晚，像是有把斧头落下劈开了木柴，此后，情势让我们的嫌隙更宽、更深。

然而，一直要到六年后，你才再次砍下斧头，真正分开了我们两个人。那是在守灵期。我们的母亲才刚下葬，一个寒冷的十一月夜

晚，你和我在花园里抽烟。我哀伤过度，整个人都傻了，而你用过早餐后一直在为自己疗伤，想要说话。你说想去挪威旅行，前往峡湾水平面六百米上方的圣坛岩。我努力不听，因为我知道圣坛岩是什么地方，我不想听进去。爸爸的一位朋友出来喊我们，“你们两姐妹在外头还好吗？”他的话有些模糊。“还沉溺在哀伤当中？”

“沉溺，沉溺，沉溺……”你重复地说。你也喝醉了。你从浮肿的眼皮下看着我，眼眸闪着奇特的光芒。“朱——莉娅，”你慢慢说，把我的名字拉得长长的，“你有没有想过呢？”

你搭着我的手臂，我用力挣脱。“想什么？”我准备站起来，不想和你继续待在一起，想要独处。

“想到那天晚上的事。你……你有没有和任何人提过？”

我迈开脚步，离开你身边，但是你抓住我的手用力捏。“好啦，朱莉娅……老实告诉我，你心里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喜欢？”

在那晚以后，我没再和你说过话。而根据你女儿的说法，是我对你的态度太恶劣。你和我，我们说故事的角度显然不同，对吧？

我不再和你说话，但这不妨碍你打电话给我。你尽留些奇奇怪怪的话，讲你的工作、你女儿——她是你赢来的大奖，是你获得的赞誉。你从来不说你人在何地、和谁在一起，但有时我能听到背景噪声，可能是音乐、车流，或是人声。有时我会删掉留言，有时会留下，然后反复听，次数多到过了这么多年，我一字一句都还记得。

你有的留言神神秘秘，有时怒气冲冲，不知反复说过多少次的羞辱，或重提尘封已久的争执，抱怨不愉快的过节。求死的心愿！曾经，听多了你病态的唠叨，我在气头上指责你想寻死，噢，那些话让你唠叨个没完！

你也有感情丰富的一面，会提起母亲和我们的童年，以及快乐和失落。其他时候你则是精力充沛，快乐又激动。来磨坊居！你恳求我。请你过来吧！你会喜欢的。拜托，朱莉娅，我们该把往事抛在脑后了。不要那么固执，是时候了。我听到这种话就生气，是时候了！你凭什么有权决定我们两人的问题什么时候该结束?

我只求不受你打扰，能忘了贝克佛德、忘了你。我为自己架构了新生活，当然了，规模比你的小，这是肯定的。但这是我的生活。我有好朋友，有感情生活，在伦敦北部迷人的郊区有个小公寓。社工这个工作为我带来人生目标，尽管薪资不高工时又长，但在消耗精力之外也充实了我。

我求的是不受打扰，你偏不让我如愿。你有时一年两次，或一个月两次来电，打扰我，让我忐忑不宁。正如同你一贯的做法，只不过是从前把戏的成熟版。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等，等一通真正可以让我回答的电话，等你解释你在我们年轻时为什么会有那种态度，怎么可以那样伤害我，在我受到伤害时袖手旁观。我不是不想和你说话，但那要在你向我道歉，求我原谅之后。问题是你的道歉一直没出现，我仍在等待。

我拉开床头桌的抽屉，里头除了明信片——空白明信片，可能是你去过的地方，还有安全套、润滑剂，以及侧边刻了LS缩写字母的老式银质打火机。LS。是情人吗？我再次环顾四周，讶异地发现这栋屋子里没有任何男人的照片。不只楼上，楼下也没有，连图片里都是女人。你的留言中曾经提到工作、房子和莉娜，但从来没说起男人。对你来说，男人似乎从来不是那么重要。

尽管如此，还是有那么一个男人，对吧？很久以前，曾经有个重要的男孩。当时你才十多岁，会在晚上溜出去，从洗衣间窗户滑到河岸，踩着深及足踝的泥浆悄悄绕过屋子，想办法爬上岸到马路上，他会在那里等你。罗比。

想到罗比，或者我该说是“你的罗比”，就像快速通过拱桥一样让人头晕。高大健壮的罗比有一头金发，嘴角永远上扬，像个不变的嘲笑。他凝视女孩的目光足以让对方神魂颠倒。罗比·坎南。他是风云人物，是人生赢家，总是散发着山猫和性的气味，粗野又残忍。你说过你爱他，但在我看来，那实在不像是爱情。你和他不是黏着对方的身体不放就是互相咒骂，从来就只有极端。和平不曾存在。我不记得这段关系中有多少欢笑声，倒是清楚记得你们躺在恶水潭的岸边，肢体紧紧纠缠，脚浸在水中，他滚到你身上，压得你的肩膀陷进沙里。

这个画面隐藏着某种不和谐，许久没出现的感觉又浮了上来。羞耻。除了偷窥带来的肮脏和暗地里的羞耻，还有别的情绪，某种无以名状，而我也不想形容的感觉。我想挥去这影像，但我又想起来：那并非我看着他和你在一起的唯一一次。

我突然又反胃了，于是从你床边站起来，在房里踱步，一边看照片。到处都是照片。那当然。五斗柜上几个相框里都是你的照片，晒出健康肤色，面带笑容，在东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滑雪假期或在海滩，双手抱着你女儿。墙上相框里有你为杂志拍的封面，有《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还有你得到的奖项。全在这里了，足以证明你的成功，证明你事事比我强；包括工作、美貌、子女和生命。现在你再次胜过我。连这事都赢在我之前。

有张照片让我停下脚步。照片上是你和莉娜，她已经从婴儿长成了小女孩，也许四五岁，说不定更大一点，我看不出小孩的年纪。她面带微笑，露出洁白的小牙齿，但照片显得诡异，看得我汗毛直立：问题在莉娜的眼睛，那张脸孔上五官的排列，让孩子看起来像个掠食者。

我感觉到脖子上的脉搏跳动，由来已久的恐惧又爬了回来。我仰躺在床上，努力不去听流水声，尽管窗户全都关上而且我在屋子的二

楼，仍然躲不过水声。我能感觉到河水冲刷墙面，渗入砖头的裂缝往上涨。我尝得到满嘴泥巴和脏污的味道，皮肤也依然潮湿。

我听到屋里某处有人在笑，听起来就和你的笑声一样。

{ 一九九三年八月，朱尔斯 }

妈妈买了新泳衣给我，老派的蓝白条纹连身泳衣还附了罩杯。这件泳衣是20世纪50年代的风格，玛丽莲·梦露有可能穿过的那种。我既胖又苍白，完全不适合这种风格，但我仍然穿上了它，因为这是母亲费尽心思帮我买来的。要帮我这样的女孩买泳衣可不容易。

我在泳衣外面套上蓝色短裤和超长版白T恤。内尔穿着剪短的牛仔裤和绕颈比基尼下来吃午餐，她看了我一眼，说："你下午要到河边吗？"语气明显听得出她不希望我去，接着她看到妈妈的目光，又说："我可不带她去哦，我要去河边和朋友碰面。"

妈妈说："对你妹妹友善一点，内尔。"

当时，妈妈正值大病后的恢复期，虚弱到一阵微风都可能击倒她，原来橄榄色的皮肤泛黄，像老旧的壁纸，而内尔和我在爸爸的严格指示下，必须"和睦相处"。

"和睦相处"其中一项规定是"参与融入"，于是，没错，我需要去河边。大家都想到河边。不过说真的，这里也只有河边可去。贝克佛德和海边不同，没有露天游乐场或游戏机，更别说迷你高尔夫球场；这里除了水还是水。

夏季头几个星期，建立日常规律后，大家摸清了自己属于哪个群体或该与谁为伴，外来人口和本地人有了交流，敌我清楚界定，接着人群沿着河岸形成一个个小团体。年轻一点的孩子多半在磨坊居南侧游泳，南侧水流较慢，而且有鱼可抓。沃德家的小屋外头是痞子混混的地盘，他们在那里吸毒、性交，玩通灵板以召唤恶灵。（内尔告诉

过我，如果你认真看，仍然看得到罗勃·沃德留在墙上的血迹。）但绝大多数人都聚在恶水潭边。男孩爬到岩石上跳水，女孩晒太阳，处处有音乐和烤肉，也总有人带啤酒过来。

我宁可待在家里，或躲在没阳光的室内。我宁愿躺在床上看书，或和妈妈打扑克牌。但是我不愿让她操心，比起我，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得烦恼。我想让她看到我也能出门交际，可以交朋友，可以融入人群。

我知道内尔不会希望我去。依她看，我躲在家里的时间越长越好，如此一来，她的朋友看到我，又丑又怯懦的丢脸胖妹朱莉娅的机会才相对变少。有我在身边她会局促不安，不是走在我前面，就是落在十步之后；这种扭捏的态度太明显，反而引来更多注意。有一次，我们两个一起到镇上小店，我听到有个本地男孩说："她一定是收养的。那个恐龙妹不可能是内尔·阿博特的亲妹妹。"男孩全笑了，我望向内尔想寻求安慰，但我只看到羞辱。

那天，我独自走到河边，手上的袋子里有一条毛巾和一本书，还有一罐健怡可乐和两条士力架巧克力，以免午、晚餐之间肚子饿。可是我不但胃痛连背也痛，好想转身回家，回到我那阴凉又能独处的小房间。在那里，没人会看到我。

我才刚到，内尔的几个朋友也到了，一群人占领了离恶水潭最近的弧形沙岸。那是最适合久坐的地方，坡度往下延伸，躺下时正好可以把脚趾泡在水中。那三个女孩当中有两个本地人，另一个是来自爱丁堡的珍妮，她有一身迷人的象牙白肌肤、深色头发和浑圆的胸部。珍妮虽是苏格兰人，但说得一口标准英语，所有男孩都渴望和她私下相会，原因是，根据谣传，珍妮还是处女。

男孩中，唯一的例外当然是对内尔情有独钟的罗比。他们在两年前认识，当时他十七岁，内尔十五，两人成了固定的夏日伴侣，但在

其他时候，他们仍然可以自由和其他人约会，因为寄望罗比在没有内尔为伴的日子仍然忠诚，未免是痴心妄想。罗比身高一八五，英俊又受欢迎，是英式橄榄球好手，家里又有钱。

内尔和罗比交往期间，有时回到家，手腕或胳膊会有瘀青。我只要问起，她便大笑回我：“你说呢？”每次看到罗比，我的胃都有种怪感觉，但只要他在场，我还是忍不住盯着他看。当时他已经发现了，也会回看我。他和内尔拿这件事当笑话，偶尔还会一边看我，一边舔他自己的嘴唇，然后大笑。

当天，那些男孩也都在，可是他们在河对岸游泳，或爬到岸上把同伴推下岩石，嬉笑叫嚣，以同性恋彼此嘲讽。双方的互动似乎一向如此，女生坐着等，男生则闹到最后无聊了才会过来逗女生，而女生有时会抗拒，有时则不会。所有女孩当中，只有内尔不担心潜入水中弄湿头发，她很清楚这种游戏的拉扯，也明白界线在哪里。她不但融入男孩团体，也让自己成为男孩渴望的对象。

我没有和内尔的朋友坐在一起，那是当然。我把毛巾铺在树荫下，自己一个人坐。岸边有另外几个年龄小一些，和我约莫同龄的女孩，她们坐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其中有个我去年认识的朋友。她对我微笑，我也以微笑响应；接着我朝她轻轻挥手，但是她转头看向别的地方。

那天很热，我好想下水。我可以想象柔和干净的河水轻抚皮肤，想象一脚踩下，湿暖的沙从脚趾间挤出来，甚至可以看到仰漂时照在眼皮上的橘色光线。我脱掉T恤，但不觉得凉爽。我注意到珍妮在看我，她鼻子一皱，接着又低头看地面，因为她知道我能够看出她脸上的厌恶。

我转身背对她们，朝右侧躺下翻开书。我正在看《校园秘史》，希望能有一群同样喜欢这本书，而且自成小团体的出色朋友。我想跟

随某个人，某个能够保护我，某个思考能力出色而不是只有一双长腿的女孩。然而，我还是懂的，就算这地方或伦敦某间学校里有这种人，他们也不会想和我做朋友。我不笨，但也不引人注目。

内尔就光芒四射。

她在午后才到河边。我听到她喊朋友，坐在悬崖边摆荡双腿边抽烟的几个男孩也回应她。我回过头，看到她脱下外衣后慢慢踏入水中，掬水泼洒身子，享受大家的目光。

悬崖上的男孩们穿过树林，下来到河边。我翻身趴着，仍然低头专心看书，但上头的字已经一片模糊。我希望自己没来，想不引起注意偷偷溜走，然而无论怎么做都会引来别人的目光，这是真的。我毫无线条可言的白色庞大身躯怎么都逃不了。

那些男孩开始踢他们带来的足球。我听到他们边喊边传球，球拍打过水面，被溅到水的女孩尖叫笑闹。接着球打中我，我的大腿感到一阵刺痛。大家都在笑。罗比举起手，朝我跑过来捡球。

“对不起，对不起，”他咧嘴笑道，“对不起，朱莉娅，不是故意要踢中你的。”他拿起球。球在我苍白僵硬的皮肉上留下带着泥巴的红色印记，我看到他盯着我的腿看。不知什么人说目标太大，就是嘛，你或许瞄不准谷仓门，但绝对不可能错过那个大屁股。

我回头看书。球又打中离我一两米远的树，有人喊着：“对不起。”我没有理会。同样的事一再发生。我翻身仰躺，他们还是瞄准我。射门练习。女孩都忍不住笑弯了腰，内尔欢乐的笑声大过其他人。

我坐直身子，假装若无其事。“是啦，好。很好玩。你们现在可以停了。够了！停下来。”我大声说，但下一颗球还是瞄准我来。我抬起

手臂保护脸，球啪一声重重打在我手上。泪水几乎夺眶而出，我挣扎着站起来。那群年纪小一点的女孩也在看，其中一个伸手捂着嘴。

“够了！”她喊道，“你们打伤她了，她在流血。”

我低下头，看到血水沿着大腿内侧流向膝盖。不是，我立刻明白，不是他们的问题。我的胃痉挛、背痛，而且我那个星期的情绪比平常更低落。我血流得不少，不是斑点，我的短裤都染湿了。他们全看着我，每一个人都瞪着我看。那些女孩不笑了，她们张着嘴彼此互望，神情半是恐慌半是好笑。我看向内尔，但她转开了视线。我几乎能感觉到她的畏缩。她羞辱又困窘，觉得我让她丢脸。我以最快速度穿上T恤，把毛巾围在腰上，笨拙地蹒跚离开，走步道回家。离开时，我听到那群男孩又开始大笑。

那天晚上我又到河里去。时间离白天的事件很久，真的很久，而且我一直在喝酒，那也是我第一次尝到酒精的味道。还发生了一些其他事。罗比来找我，而且真的找到我。他为他们的行为道歉。他告诉我他有多抱歉，用手环住我的肩膀，要我不必觉得丢脸。

但我还是回到了恶水潭，是内尔把我拖了出来。她将我拖到岸边拉我站起来，用力赏我耳光。“你这个笨蛋，傻瓜，你干了什么好事?你打算干什么？”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二日，星期三，帕特里克｝

近百年以来，沃德家的小屋已经不再是沃德家的财产，同样的，帕特里克也不是小屋的所有人，这地方似乎不再属于任何人。帕特里克猜想，小屋应该归属于当地议会，但从来没人出面主张产权。但无论如何，钥匙在帕特里克手上，这让他觉得自己是屋主。小屋金额不高的水电费由他缴，几年前，一群男孩撞坏旧门，也是他重新装锁头。现在，只有他和儿子肖恩有钥匙，而帕特里克还会来小屋清扫。

只不过，门偶尔会没上锁，如果诚实面对这件事，那就是帕特里克已经不太确定自己是否忘了锁门。过去几年来，他开始觉得困惑的时刻越来越多，这让他担心到极点，而且拒绝承认。有时，他会忘了某些字或人名，得花很长的时间回想。过去的生活多彩多姿，五光十色的古老回忆浮了上来，打乱他平静的思绪；他的眼角余光，总会瞥见晃动的阴影。

帕特里克养成每天去上游的习惯：他清早起床，沿河步行近五公里来到小屋，偶尔会在这里钓一两个小时的鱼。不过最近没那么频繁，原因不单是疲倦或脚痛，而是意愿不高。他从前很享受这些活动，如今却无法从中获得乐趣。尽管如此，他仍然喜欢走走瞧瞧，如果双腿状况不错，也还能在两三个小时里来回一趟。然而，他这天早上醒来时左小腿又肿又痛，血管阵阵抽痛，嘀嗒响的时钟一刻不停。

他拖着身子下床，冲个澡穿上衣服，随后恼怒地想到自己的车还在修车厂——前一天下午他忘得一干二净，没到修车厂取车。他嘟嘟囔囔，蹒跚穿过庭院去问儿媳妇是否可把车子借他。

肖恩的妻子海伦在厨房拖地。如果是学校上课期间，她早就出门了——她是校长，每天早上准时在七点三十分进办公室。即使学校放假，她也不会赖床；懒散不是她的天性。

“这么早起床啊。”帕特里克走进厨房说。她微笑以对。海伦眼角皱纹明显，棕色短发夹杂着银丝，看起来不止三十六岁。比三十六岁老多了，帕特里克想，而且看来比那个年纪的人更加疲惫。

“失眠。”她说。

“哦，真遗憾，亲爱的。”

她耸耸肩。“你能怎么办呢？”她将拖把放进桶子里，竖直靠到墙边。“我帮你煮咖啡好吗，爸爸？”她现在都这么称呼他。他起初觉得怪，但如今却很喜欢，她喊他时音调中的感情让他觉得温暖。他告诉儿媳妇，他想用携带式扁酒瓶装点咖啡带走，因为他要去河流上游。“你不会去恶水潭附近吧？我觉得……”

他摇摇头。“当然不会。”他顿了一下，才说，“肖恩那件案子办得怎么样？”

她又耸耸肩。“你知道的，他不怎么说。”

肖恩和海伦住在从前帕特里克夫妇的家。帕特里克在妻子过世后，先是和儿子同住。许久以后，肖恩和海伦结婚，改造好庭院另一头的旧谷仓，帕特里克便搬过去。肖恩抗议，说应该是他和海伦搬出去，但帕特里克置之不理。他要儿子和儿媳妇住在家里，因为他喜欢传承的感觉，也喜欢一家三口自成小社区，既属于小镇又另有天地。

帕特里克一到小屋，立刻看出有人进去过。窗帘拉了下来，前门没关紧。他进屋又看到床铺用过没整理，地上有几个留有葡萄酒渍的空玻璃杯，马桶里有个载浮载沉的保险套；烟灰缸里有烟蒂，是手卷

烟。他拿起一个烟蒂闻，想找大麻的味道，但只闻到冷冷的灰烬味。除了这些，屋子里还有别的东西，衣物、乱七八糟的废物：一只奇怪的蓝色袜子和一串珠子。他捡起所有东西丢进塑料袋里，拆下床单，把杯子拿到水槽洗，将烟蒂丢到垃圾桶，出门后仔细锁好门。他把东西拿到车边，把脏床单丢在后座、垃圾放在后车厢，其他零碎东西放进置物箱。

他锁好车子后往河边走，路上点了支香烟。他脚痛，吸烟时胸腔紧绷，热烟往他的喉咙直呛。帕特里克咳了出来，想象自己还能感觉到那股辛辣刮擦他变黑的衰老肺脏。他忽然觉得哀伤。这些情绪偶尔会来袭，而且强烈到他发现自己希望一切能就此结束。全都结束。他看着水面，抽抽鼻子。他一向不屈服，也没有只想等事情过去的鸵鸟心态。但如果他够诚实，愿意承认，即使是他帕特里克，有时也会瞥见“遗忘”在向他招手。

帕特里克一直到早晨过了大半才回到家，太阳已经高挂在天上。他看到海伦收养的流浪虎斑猫已经吃过东西，正懒洋洋地穿过庭院，走向厨房窗外的迷迭香花床。帕特里克注意到猫的脊背有点弯，肚子也大了。怀孕了。他得处理一下。

{ 八月十三日，星期四，艾琳 }

才凌晨四点，纽卡索短期租赁破烂公寓的低级邻居就开演全套的打骂戏码，于是我决定起床去慢跑。我穿好衣服准备出门时才想道：既然可以到那里，我何必在这里跑？于是我开车到贝克佛德，把车停在教堂外，往上朝河边步道过去。

这条路一开始不好跑。经过恶水潭以后是上坡，接着要从另一侧的斜坡下山，但过了这段，后面的地势平坦许多，整体可算是梦幻路跑：夏日艳阳高挂前颇为凉爽，沿路安静，景色优美，而且没有自行车骑士，和我在伦敦沿着摄政运河路跑，得边躲自行车边闪避行人大相径庭。

沿河往上游跑了几公里，河谷随即开阔，对岸缓缓伸展的绿色山丘点缀着几只羊。我跑在平坦的小圆石路面，这一带除了几片野草和无处不见的金雀花，什么都没有。我一路低头快跑，又过了一公里半来到一处小屋，这屋子离河岸有点距离，后方有一排白桦树。

我放慢速度缓和呼吸，朝小屋跑过去查看环境。这地方蛮偏僻，看来没人居住，但也没有荒废。屋里的窗帘有一部分拉了起来，窗户很干净。我瞥见里头的小起居室放着两张绿色扶手椅，椅子中间有张小桌。我想开门，但门锁上了，于是我坐在前梯，拿起水壶喝了一大口水，等待呼吸和心跳平顺，同时伸长了双腿放松脚踝。有人在门框底座涂写：疯子安妮到此一游，旁边还画了个小骷髅头。

聒噪的乌鸦在我身后的树上争吵，但除了乌鸦和偶尔咩叫的羊，山谷一片宁静，完全没受到破坏。我自认是彻头彻尾的都会女郎，但这个地方尽管怪，偏就打动了我。

汤森探长在九点一过就召开简报会议。我们人不多，只有两三个协助挨家查访的制服警察、小女生警员考利、法医和我。汤森和法医稍早看了验尸报告。他把报告内容告诉我们，和我们料想的相去不远。内尔的死因是坠崖受伤，肺部没有积水，不是溺毙，在她撞击水面之前，一切便结束了。她身上没有任何坠崖无法解释的伤，没有在不当位置出现，或疑有他人介入的刮伤和瘀青。同时，根据她体内验出的酒精含量推测，她大概喝了三四杯酒。

考利报告挨家查访的结果，不过值得一提的不多。我们知道，星期六傍晚，内尔在酒馆短暂逗留，七点左右离开。我们知道她在磨坊居至少停留到十点三十分，这是莉娜上床的时间。此后，便没有人表示再看过她了。另外，没有任何人看到她最近和人起争执，但普遍认为她不是太受欢迎的人物。本地人不喜欢她的态度：外来者自以为有权来到这个镇上，意欲诉说本地的历史。何况这是她住过又离开的地方。

法医检查过内尔的电子邮件。内尔为了她正在进行的写作计划建立了专属账号，广邀众人把故事寄给她。这个账号收到的多半是辱骂。“但我不认为比许多女性平时在网络世界受到的对待更糟。”说完话，他带着歉意对我耸耸肩，似乎要为数字空间里不尊重女性的白痴男性道歉。“我们当然会继续追踪，可是……”

法医接下来的说法相当有趣。他的开场白是：朱尔斯·阿博特是骗子。内尔的电话仍然没找到，但是通话记录显示，尽管她不怎么使用手机，过去三个月内却给妹妹打了十一通电话。大多数通话时间不超过一分钟，有时候是两至三分钟；每一通电话的时间都不特别长，但也没有被挂断。

他还尽力推敲死亡时间。设置在下方岩石那台没受损的照相机录到尚不足称为影像或线索的画面，只是黑暗中模糊移动的影子，接着

是潭水泼溅的声音。根据相机资料，内尔落水的时间是凌晨两点三十一分。

但这家伙把真正的好料放到最后。“我们在另一个机壳，就是那台受损相机的机壳上采到指纹，”他说，“指纹和档案上所有的关系人都不符，但是我们可以开始要镇上的人来局里采集指纹，就说是为了排除他们的嫌疑？”

汤森慢慢地点头。

“我知道相机在事发前就被破坏了。”法医耸耸肩，继续说，“所以我们不见得能得到任何决定性的线索，可是……”

“还是值得一试。看看能有什么发现。这件事就交给你。”汤森看着我说，“我会去找朱莉娅·阿博特，看她怎么解释那几通电话。”他站起来，双手环抱在胸前，低着头说，“有件事要让你们知道，”他的声音低沉，几乎带着歉意，“早上处里来过电话。”他重重叹口气，会议室的几个人面面相觑。我们知道接下来要面对什么状况。“根据验尸报告，再加上悬崖上没找到曾经发生争执的实质证据，我们受到压力，不得浪费资源——”说到这几个字，他双手做了个引号的手势，“——在自杀或意外死亡案件上。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事要做，但动作快，要讲效率，因为我们不会有太多时间办案。”

我不意外。那天我接到派令，督察长就跟我说过：几乎可以确定是跳崖自杀。还真会跳，一跳毙命。考虑到本地历史，这也没什么好惊讶。

但是……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没过几个月，这地方就有两个女人跳水，而且她们互相认识。无论就地点或人而言，她们都有关联。莉娜是她们之间的联结。她是其中一人的密友，是另一人的女儿。同时，她还是最后一个看到她母亲在世的人，也是第一个坚持整件事

——不只是她母亲的死，还包括围绕着事件的谜团——都是内尔亲手造成。这话从一个孩子口中说出来，的确诡异。

和探长一起走出警局时，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他。他难过地看着我。“只有老天爷晓得那女孩脑袋里在想什么，”他说，“她一直想把事情合理化。她……”他停了下来。有个女人朝我们走过来，与其说走，不如说是拖着脚移动，而且还一路自言自语。尽管天气热，她仍然身穿黑外套，银白色的头发染了几绺紫色，涂着深色指甲油，看起来就像个崇尚黑暗的哥特文化老信徒。

“早安，妮基。”汤森说。

女人抬起头看他，接着又看我，浓眉下的双眼眯了起来。

“嗯哼，”她喃喃地说，应该是在打招呼，“你们有进展吗？”

“什么事有没有进展，妮基？”

“找到下手的人啊！”她气急败坏地说，“找到推她下去的人。”

“推她下去的人？”我重复她的话。“你是说丹妮尔·阿博特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的信息，呃……要怎么称呼你……”

她怒视我，接着才看向汤森。“这是什么人啊？”她伸出拇指朝我指过来。

“这位是艾琳·摩根警探，”他平心静气地说，“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们吗，妮基？有关那天晚上的事？”

她又哼了一声。“我什么都没看到，”她咕哝着说，“而且就算我看到，你们大概也不会想听，对吧？”

她继续拖拉着脚步，经过我们身边，走到阳光下的马路，边走还边嘀咕。

“你觉得那是怎么一回事？”我问探长，“我们是不是要正式约谈她？”

“我不会太把妮基·赛吉当真，”他摇摇头说，“她可信度不高。”

“哦？”

“她说她是‘灵媒’，可以和亡者沟通。我们过去处理过她的案子，诈骗之类的。她还说，她的祖先在这里遭到猎巫人杀害，”他讽刺地加上一句，“疯女人。”

{ 朱尔斯 }

门铃响起时，我人在厨房。我瞥向窗外，看到那位汤森站在前梯，抬头往窗里看。莉娜早我一步去应门。她帮他开门，说："嗨，肖恩。"

汤森进屋时和细瘦的莉娜擦身而过，注意到（他一定看到了）她剪短的牛仔裤和T恤上滚石合唱团吐舌的图案。他朝我伸手，我和他相握。他手掌干燥，但皮肤蒙着不健康的光泽，而且黑眼圈很深。莉娜垂着眼皮瞄他，把手抬到嘴边，开始啃指甲。

我带他进厨房，莉娜跟了上来。警探和我到桌边坐下，莉娜则斜倚着料理台，先是把脚踝交叉跨在另一只脚上，调整重心后又再次交跨脚踝。

汤森没看她。他咳了咳，揉揉手腕。"验尸报告出来了。"他温和地说，先看看莉娜，才又看向我。"内尔的死因是撞击，没有任何外力介入的迹象。另外，检查显示她血液中含有酒精。"他声音放柔。"浓度足以损害她的判断力，让她脚步失衡。"

莉娜发出一声颤抖的长叹。警探看着自己的双手，这时，他把交握的双手放在桌上。

"可是……内尔在那悬崖上脚步稳健得像山羊，"我说，"而且她的酒量不止几杯葡萄酒，内尔喝一整瓶都没问题……"

他点头。"也许吧，"他说，"但那天晚上，在悬崖上……"

"那不是意外。"莉娜口气尖锐。

“她不会跳崖。”我断然地回答。

莉娜斜眼瞟我，嘴角上扬，问道：“你又知道什么？”接着回头看警探。“你知道她骗你吗？她说谎，说和我妈没有联络。我妈一直打电话给她，次数多到我都记不清了。她从来不接也不回电，从来没有……”她停了下来，又看着我，“她光是……你何必来这里？我不想要你过来。”她大步走了出去，砰一声甩上厨房门。没多久，她卧室房门也砰的一声摔上。

汤森探长和我静静坐着。我等着他问起电话的事，但他什么也没说，自顾自地闭着双眼，脸上毫无表情。

“你难道一点不觉得奇怪吗？”最后，我终于说话，“她怎么能轻描淡写地说出内尔是故意的？”

他转过来面对我，稍微歪着头，仍然没说话。

“警方在调查过程中没找到嫌犯吗？我是说……我怎么觉得这镇上没人在乎内尔死了。”

“但是你在乎？”他语气平和。

“这算什么问题？”我知道自己的脸越来越热，我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阿博特小姐，”他说，“朱莉娅。”

“叫我朱尔斯，朱尔斯就好。”我在拖延，不想立刻面对无法避免的问题。

“朱尔斯。”他清了清喉咙。“如同莉娜刚才说的，虽然你说有好几年没和你姐姐联络了，但根据内尔的手机通话记录，光是过去三个

月，她就打了十一通电话给你。”我羞愧得涨红了脸。我别开视线。“十一通电话。你为什么要骗我们？”

“我没说谎，”我说，“我从来没和她说话。就像莉娜讲的，内尔留言，我没有回应。所以我没说谎。”我重复强调。这些话站不住脚，连我自己听来都像推托。“听我说，你不能要求我解释，因为这种事不足以为外人道。内尔和我的问题已经存在很久了，但我们的问题和此事无关。”

“你怎么知道？”汤森问，“如果你没和她说话，你怎么知道事情和什么有关？”

“我就是……喏，”我把我的手机递给他，说，“拿去，你自己听。”我双手发抖，而他伸过来接下手机的手也在抖。他听了你最后的留言。

“你为什么没回电？”他说，脸上流露出近似失望的表情。“听起来，她的情绪很低落，你说是吧？”

“不，我……我不知道。那些留言就像她独特的说话方式，有时候高兴，有时难过或生气，而且好几次还喝醉了酒……没有特殊意义。你不懂她。”

“其他几通电话呢，”他这时的音调稍微强硬一点了，“你还存着她的留言吗？”

我没有全部留存，但他听了所有还在的留言。探长紧紧抓着我的手机，连指节都泛白了。听完后，他把手机递还给我。

“别删除留言。我们可能需要再听。”他推开椅子站起来，我跟着他到走廊。

到了门口，他转头面对我。“我不得不说，”他说，“你没回电话，没弄清楚她为什么急着找你说话，让我觉得很奇怪。”

“我以为她只是想引起我注意。”我静静地回答，他又转过头去。

等他出去并随手关上门后，我才想起来。我跑着追了出去。

“汤森探长，”我喊他，“应该有只手镯。我母亲的手镯。内尔一向戴在手上。你们有没有找到？”

他摇摇头，再次转过来看着我。“没有，我们什么都没找到。莉娜告诉过摩根警探，内尔虽然常戴着那只手镯，但也不是天天戴。”他低着头继续说，“不过我想你不会知道。”他瞥了磨坊居一眼，坐进车里，慢慢倒车离开车道。

{ 朱尔斯 }

真是莫名其妙，我竟成了这件事的罪人。内尔，你还真有一套。你人走了，说不定遭人杀害，但大家全指向我。问题是当时我人甚至不在这里！我有些愤怒了，像是回到了青少年时期。我想对他们吼叫，这怎么会是我的错?

警探离开后，我气冲冲地大步走回屋里。走着走着，突然在走廊的镜子看到自己的身影，却惊讶地发现你正回看着我（你老了，没那么漂亮，但依旧是你）。我胸口好像有某种东西突然断裂。我走进厨房里哭。如果我让你失望，我必须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我可能不爱你，但是我不能让你这样被抛弃。我想知道是不是有人伤害了你，而且原因何在；我要他们付出代价。我想埋葬这一切，如此一来，也许你会停止在我耳边说你没跳崖，没跳崖，没跳崖。我相信你，好吗?还有（轻轻告诉我吧），我想知道自己安全无虞。我想知道没人会追杀我，想知道我即将以羽翼呵护的孩子是个清白无辜的女孩，没有其他可能，不是危险人物。

我一再想起莉娜看汤森探长的眼光、她喊他名字的音调（直接喊他的名字?），以及他看她的模样。

我怀疑，她对于手镯这件事是否说了真话。我听来像是谎言，因为你当初动作快得很，抢着把手镯据为己有。我猜，你之所以坚持要手镯，只因为你知道我有多想得到。你在妈妈的东西里看到那只手镯，立刻套到自己手腕上，我向爸爸抱怨（没错，又在打小报告）。我问，为什么她可以拿?为什么我不行?你回答，我是老大。爸爸走开后，你带着微笑欣赏手腕上的手镯。很适合我，你说，你不觉得这

手镯很适合我吗？然后你捏起我前臂的一层肥肉。我怀疑手镯套不进你肥滋滋的手臂。

我揉揉眼睛。你经常那样刺伤我，刻薄是你的拿手好戏。有些嘲弄的话，例如我的身材、迟缓的反应和无趣的个性，我可以无动于衷，耸个肩就算了。但至于其他，好吧，朱莉娅，老实告诉我，你心里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喜欢？就像深埋在我血肉里的钩子，除非我想再次撕扯出新伤，否则取不出来。我们母亲下葬那天，最后那句话缓缓滑入我的耳里，哦，为了那句话，我绝对可以用双手掐死你，而且毫不犹豫。如果你能让我有这种感觉，那么，你还点燃了哪个人的杀意？

我来到房子最后面，也就是你的书房，开始翻阅你的文件。我从日常文件着手，在墙边的木制档案柜找到的档案夹里放着你和莉娜的医疗记录，以及莉娜的出生证明。没有父亲的名字。那当然，我早知道一定会这样，这又是你守口如瓶的另一个秘密。但你竟然连莉娜都瞒？（我不得不心胸狭窄地猜想，说不定你自己也不晓得。）

我还看到来自布鲁克林公园坡蒙台梭利幼儿园、贝克佛德本地小学和中学的成绩单。此外，还有这栋房子的房地契、寿险保单（受益人是莉娜）、银行对账单和投资账户资料。这些全是生活过得井然有序的痕迹，没有值得挖掘的秘密，也没有等待聆听的真相。

下层抽屉放着和“写作计划”相关的档案资料，有好几箱装着照片的初稿，和你打字或用潦草字迹写下的笔记。你用了蓝色和绿色墨水，有些地方涂涂抹抹，有的字大写或画线强调，像阴谋策划者的疯狂记录。疯女人。和其他文件不同，与国家机关往来的档案完全没依照顺序摆放，全乱成一团。似乎有人翻阅过这些档案，想找什么东西。我浑身起鸡皮疙瘩，觉得口干舌燥。是警方翻阅过，那当然。他们手上有你的电脑，但他们仍然想看这些数据。也许他们在找你的遗嘱。

我翻看第一个盒子里的照片。照片的主题多半是恶水潭、岩石和那片小沙岸。你在某几张照片的边角做了注记，但我破解不了这些密码。箱子里还有贝克佛德的照片，有镇上的街道和房屋，包括漂亮的石砌房子和丑陋的新屋。其中有一栋两户相连的屋子反复出现，纯朴的爱德华式红砖建筑里，脏窗帘半拉了起来。同样入镜的还有小镇中心、桥、酒吧、教堂和墓园。另外，是莉比·西顿的坟墓。

可怜的莉比。你小时候就迷上了她。我讨厌她那个让人难受的可怕故事，但你偏爱听，一次又一次。你想听的，是莉比小时候遭指控使用巫术，于是被带进了恶水潭。为什么会这样？我问过，我们母亲的回答是：因为小女孩和她的阿姨知道怎么使用药草等植物。她们懂得制作草药。那理由听来愚蠢，但大人的故事里充满了愚蠢的残忍行为：小孩被拦在校门外，因为肤色不对；有些人遭到毒打或杀害，只因为信了错误的神。后来你告诉我，重点不在草药制作，而是因为莉比引诱（你还特地为我解释什么是“引诱”）了一个比她年长的男人，并且怂恿他离开妻子和孩子。这个解释没有削减莉比在你心中的分量：那是她法力的征兆。

你小时候，大概六七岁时，便坚持要穿妈妈的一条旧裙子到恶水潭边去，尽管你把裙腰拉到下巴，裙摆仍然拖地。我在岸边玩，你爬上岩石往下跳。你把自己当成莉比：妈妈，你看！快看！你猜我会沉还是会浮？

我现在还看得见你的动作和你脸上的兴奋之情，能感觉到我握着妈妈柔嫩的手，那时我们看着你，我脚趾踩在温暖的沙地上。不可能的：如果你当时六七岁，那我只有两三岁，怎么可能记得这件事，对吧？

我想起在你抽屉找到的打火机，想起上面刻的缩写：LS。会是纪念莉比吗？不会吧，内尔。一个死了三百年的女孩真能让你这么着

迷，迷到把她的名字缩写刻在自己的东西上？应该不会。也许你不是迷昏了头。也许你只是喜欢这个念头：把她握在你的手中。

我回头去档案里寻找更多有关莉比的数据，翻阅打字记录、照片、旧报纸的复印件、杂志剪下的文章，文件边角到处都是你潦草又难以辨认的字迹。我看到一些名字：莉比、玛丽、安妮、凯蒂、金尼和劳伦。有的我听过，有些则没有。看看，就在那里，在劳伦的名字上面，你用黑墨水写下的粗体字：贝克佛德不是自杀胜地。贝克佛德是处理棘手女人的好地方。

{ 《恶水潭》_莉比，一六七九年 }

昨天他们说“明天”，所以，那就是今天了。她知道，他们再过不久就会来，要把她带到水里，看她会不会浮上来。她想去，一心要去，迫不及待。她受够了肮脏的感觉，受不了皮肤的瘙痒。光是等待不能让溃疡痊愈，如今伤口已化脓发臭。她需要接骨木，或许金盏花也派得上用场，她不确定哪一种植物最有效，也说不定用什么草药都来不及。梅阿姨一定知道，但她走了，八个月前上了绞架。

莉比喜欢潭水也爱那条河流，但是她怕深。现在的水温冷到足以冻死她，但至少可以洗掉她身上的虫。他们一逮到她便剃光她的头发，现在头发长了一点，有些小虫子在她身上到处爬，钻进她的皮肉，她感觉到耳朵里有虫，眼角甚至双腿间都有东西爬动。莉比拼命抓，抓到自己出血。能把一切、把她自己的血水味洗净真好。

他们早上进来带她。来的是两个毛手毛脚又尖酸刻薄的年轻男人，她以前挨过他们的拳头。但现在没有了，他们很小心，因为他们听那个男人说过，那个看到她在森林里的男人说她双腿张开，魔鬼就在她两腿之间。他们听了拍手大笑，但也开始怕她，不过，反正折腾了这么些日子，她也不值得正眼看。

她纳闷地想，他会不会在场看？他会怎么想？她在他眼中一度美丽，但现在呢，她满口蛀牙，皮肤遍布青紫色的杂斑，像个死人。

他们带她到贝克佛德，河流在这个小镇的悬崖大转弯，随后变得和缓也更深。她就是要在这里下水。

时序入秋，冷风呼呼地吹，但阳光仍然灿烂，这让赤身裸体站在男女村民面前的莉比觉得羞辱。曾经甜美但如今不堪的莉比·西顿，在众人的目光下，她仿佛听到了他们惊恐的喘息。

他们用粗绳绑住她，将她的手腕勒出鲜血。不过他们只绑着她的手臂，双脚还能自由活动。接下来，他们又拿绳子绑在她腰上，以便在她沉入水中后，将她拉起来。

他们将她带到河边时，她转头寻找他的身影。这时孩子全放声尖叫，以为她要对他们下咒语，而那些男人立刻将她推进水里。突如其来的冰冷让她无法呼吸。有个男人用竹竿推她的后背，将她往前推到站不住脚。莉比往下滑，滑进了潭水中。

她沉了下去。

在低温的惊吓之下，她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她张嘴想吸气，却喝下了乌黑的河水，她呛得几乎窒息，拼命挣扎，双腿不停地踢，却弄不清方向也踩不到脚底的河床。

绑得紧紧的绳子咬入她的手腕，撕破她的皮肤。

当他们将她拉回河岸时，她开始哭。

“再下去一次！”

有人喊着要求施以第二次折磨。

“她沉下去了！”有个女人喊道，“她不是女巫，她还是个孩子。”

“再来！再来一次！”

几个男人又捆住她。这次不同了，他们把她的左手拇指和右脚大脚趾绑在一起，右手拇指绑住左脚大脚趾；腰上同样系着绳索。这

次，他们抬着她，直接走进水泽。

“不要啊，求求你们。”她苦苦哀求，因为她不知道是否能够再次面对随之而来的黑暗和冰冷。她想回到早已不存在的家，回到从前和阿姨坐在炉火前轮流说故事的时光。她想回她们的小屋，躺在自己的床上；想回到童年，想呼吸炭火和玫瑰的香味，想贴近阿姨温暖的皮肤。

“求求你们。”

她往下沉。他们第二次拉莉比时，她的唇色变成宛如瘀伤的青紫，她的气息再也回不来。

{ 海伦 }

海伦坐在厨房桌边无声啜泣，双肩抽动，双手紧握放在腿上。肖恩完全误判状况。

“你不必去，”他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在她肩上，说，“你没必要去。”

“她要去，”帕特里克说，“海伦要去，你要去，我们全都得去。我们是这个小区的一分子。”

海伦点点头，用掌根抹去眼泪。“当然，”她清了清喉咙说，“我当然会去。”

她不是为了葬礼难过，而是为了帕特里克那天早上把虎斑猫溺死在河里。猫怀孕了，他告诉她，他们不能冒险，不能任一堆猫咪在家里横行，会很麻烦。他说的当然有理，但无济于事。那只小虎斑猫尽管野，但海伦渐渐把它当自己的宠物。她喜欢看虎斑猫每天早上穿过庭院，或看它在前门四处闻、讨点心吃，或懒洋洋地拍打在迷迭香丛四周嗡嗡作响的蜜蜂。一想到这些，她又潸然泪下。

肖恩上楼后，她说：“你没必要淹死那只猫，我可以带它去兽医院，让它安乐死。”

帕特里克摇摇头。“不必，”他生硬地说，“那是最好的方法，很快就结束了。”

海伦看到他前臂深深的爪痕，证明虎斑猫曾经极力挣扎。很好，她心想，我希望它弄痛你。但她立刻后悔，因为他不是想虐猫才那么

做。“我来处理一下。”她指着他手臂上的伤口说。

他摇摇头。“没事的。”

“什么没事，你可能会感染，而且衬衫会染到血。”

她要他在厨房桌边坐下，为他清理伤口，擦了消毒药膏，再用防水胶布贴住几处严重的抓伤。这期间，他一直看着她的脸，她认为他一定有些懊悔，因为在她处理好伤口后，他亲亲她的手，说：“好女孩，你是个好女孩。”

她起身离开老人身边，站到厨房的水槽前，双手放在边缘，看着阳光下的石板台面。海伦咬住嘴唇。

帕特里克叹口气，放低了声音，喃喃地说：“亲爱的，我知道你很为难。我懂。但我们得以一家人的身份出席，对吧？我们要支持肖恩。这不是为她哀悼，是让我们放下过去的事。”

海伦分辨不出究竟是因为他这番话，还是因为他的气息正好吹在她的后颈，让她觉得汗毛竖立。“帕特里克，”她转头看着他，说，“爸爸，我得和你谈谈车子的事，还有……”

肖恩两步并三步地下楼，脚步声响亮。

“还有什么事？”

“算了，”她皱起眉头，摇摇头说，“不重要。”

她上楼洗脸，换上出席学校董事会才穿的深灰色裤装。梳头发时，她尽可能避开自己在镜中的双眼。她不想承认内心的恐惧，即使对她自己也一样：她不想面对她害怕的事物。她在车子置物箱里找到

一些无法解释的东西，但她不确定自己想知道。她把东西全藏了起来，不太聪明又幼稚地藏在自己床下。

“你好了吗？”肖恩在楼下喊她。她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正视镜子里的身影，看着她苍白、干净的脸，以及一如灰色玻璃般清澈的双眼。

“我准备好了。”她这话是说给自己听的。

海伦坐在肖恩车子的后座，帕特里克坐前座，在他儿子身边。三人都没说话，但她从丈夫一直拿手掌揉手腕的动作看得出他的焦虑。他当然难过。河里这些死者，以及这一切唤起了他和他父亲的痛苦回忆。

车子穿过第一道桥时，海伦瞥向下方浊绿的河水，强迫自己别想到它，别想到垂死挣扎的那个生命。那只猫。她想的是猫。

{ 乔希 }

出门参加葬礼前，我和妈妈吵了一架。我下楼看到她站在走廊上，对着镜子涂口红。她穿着一件红上衣。我说，你不能穿成那样参加葬礼，太不敬了。但她只是怪异地笑了一声，就到厨房继续忙，当我什么也没说。但我可没打算放弃，因为我们不需要引来更多目光。警方一定会到场，只要有人死因可疑，他们一定会到。我对警方说谎已经够糟，如果妈妈也穿得像要参加派对似的出席葬礼，他们会怎么想？

我跟进了厨房。她问我要不要喝茶，我说不要。我说，我觉得她根本不该参加葬礼，她说，有何不可？我说，你甚至没喜欢过她。大家都知道你讨厌她。她对我露出惹人厌的微笑，说，大家都知道，对吧？我说，我要去，因为我和莉娜是朋友。她说，不，你才不是。爸爸下楼来，说，别说那种话，露，他当然是。然后他不知对她说了什么，声音微弱到我听不见，但接着她点个头就上楼去了。

爸爸帮我煮了我不想喝的茶，但我还是喝了。

“你觉得警方会到吗？”我虽然知道答案，嘴里仍然这么问。

“应该会。汤森先生认识内尔，不是吗？还有，嗯，我想镇上有些不管认不认识她的人都会想去致意。我知道这对我们而言很复杂，我觉得，我们尽力全家同心协力是正确的，你说呢？”我什么也没说。“而且你会想看看莉娜吧，告诉她你有多难过。你可以试想莉娜现在的心情。”我还是没说话。他伸手要揉我的头发，但我闪开了。

“爸爸，”我说，“你知道警察来问过星期六晚上的事，问我们那天晚上在哪里吧？”

他点点头，但在他点头时，我看到他望向我身后，想确认妈妈没在听。“你说，你没听到任何不寻常的动静，对不对？”他问道。我点点头。“你说了实话。”

我不确定他是在问我，还是引导我说出什么。

我想响应，想大声说出来，想说，如果有呢？如果她干了坏事怎么办？这么一来，他会告诉我说我想太多，他会吼着说：你怎么会有那种念头？

我说：“妈妈去店里买东西。”

他看我的眼光，像是把我当成傻子。“对，我知道。那天早上，她去店里买牛奶。乔希……哦！好了，”他看着我背后说话，“她来了，这样好多了，对吧？”

她把红衣服换成黑衬衫。

是好多了，但我仍然担心，不晓得将会发生什么事。我怕她不知会说出什么话，或是在仪式中途放声大笑，等等。当时她脸上的表情确实让我很烦恼，那表情不像快乐那类情绪，而是像……像她吵架赢了后看爸爸的眼光，像在说，我就说走A60公路比较快吧。每次事实证明她有理，她就没办法不挂上那种得意扬扬的表情。

我们抵达时，教堂已经来了不少人，这让我稍微松了一口气。我看到汤森先生，我想他也看到了我，但是他没过来打招呼。他自顾自地站着四处张望，看到莉娜和她阿姨过桥时才停下来。莉娜似乎真的长大了，和她平常的样子不同。但还是很漂亮。她经过我们面前时看

到了我，对我哀伤地一笑。我想过去拥抱她，但妈妈拉得我好紧，我抽不开手。

我不必担心妈妈会笑出声音。我们一进教堂，她就开始哭，啜泣的声音大到大家都转头看。我不知道这会让情况变好还是相反。

{ 莉娜 }

这天早上我很高兴。我踢开被子躺在床上，感觉到白日的热度逐渐累积，我知道这天会是个好天，而且也听到妈妈唱歌。然后，我醒了。

我已经把这天要穿的衣服挂在卧室门后了。妈妈这条裙子来自法国高级时装老店浪凡。她再过一百万年也不会让我穿，但今天应该不会介意。她上次穿过还没送洗，衣服仍留有她的气味。我穿上身，就像和她的皮肤相触。

我洗过澡，把吹干的头发绑成马尾。我通常把头发放下，但妈妈喜欢我绑起来。超有气质，她想惹我翻白眼时，就会那么说。我想到她房里去找她的手镯——我知道那东西一定在某个地方——可惜我不能。

她走了以后，我还一直没办法走进她房间。上次我进去，是上星期天下午。我太无聊，又为了凯蒂的事难过，所以才到她房里去找大麻。我在床头桌没找到，于是去翻衣橱里的大衣口袋，一件件找，因为她有时会把东西藏在里面。我没想到她会回家。妈妈逮到我的时候，她不像生气，反而有点难过。

“你不能检举我，”我说，“我是在你的房里找到的。而且你也不能发脾气，否则就证明你太虚伪。”

“错，”她说，“这会证明我是大人。”

“一样。”听我这么说，她笑了出来。

“是啊，大概吧，但事实上，我能抽大麻喝酒可是你不能。再说，你好端端的，怎么会想在星期天下午让自己堕落？而且还是一个人？这有点悲哀，不是吗？”她继续说，“你为何不去游泳或做点别的事？要不就打电话找朋友？”

听到这里，我火气全上来了，因为她这些话听来就像塔尼娅、埃莉那群婊子对我的评语，说我可悲，是失败者，不但没朋友，而且唯一喜欢过我的人如今又自杀。我开始吼叫：“什么他妈的朋友？我一个朋友也没有，你忘了吗？你不记得我最好的朋友出了什么事？”

她马上静了下来，还高举双手，她不想吵架就会那样。应该说，她还在世时就会那样。但我没放弃，我就是不愿喊停。我骂她从来不在家、老是丢下我一个人；我骂她那么疏远，像根本不想要我在她身边。她一直摇头：“不是那样，不是那样。”她说，“如果你觉得我没把心思放你身上，那我道歉，但最近有些状况我没办法解释。有件事我一定得做，而且我说不出那有多困难。”

我冷冷地说：“你什么也不必做，妈妈。你亲口答应过，说你会闭上嘴巴的。你什么都不必做。天哪，你做的还不够多吗？”

“莉娜，”她说，“莉娜，你不见得什么都知道。我是这个家的家长，你必须相信我。”

我又说了一些恶劣又伤人的话，说她根本不是尽责的家长，有哪种家长会在家里放大麻，会在半夜带不同的男人回家，还让我听到声响？我告诉她，如果情况相反，如果换成我惹上和凯蒂一样的麻烦，露易丝会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她一直是个好家长，不但有所行动，也真的帮上了忙。当然，这全是胡言乱语，因为不想让妈妈说话的是我，她指出了这个事实，还表示无论怎么说，她都尽了力。但那时我又开始对她发飙，说一切都是她的错，如果她告诉任何人，我会马上离开，而且再也不和她说话。我一次又一次地说：你造成的伤害已经

够大了。我妈妈在世时，我对她说的最后一些话，是指责她必须为凯蒂的死负责。

{ 朱尔斯 }

你葬礼那天很热，河面蒙着一层闪闪发光的热气。光线太强，空气湿度过高而显得黏滞。莉娜和我步行到教堂。她一开始就领先几步，接着我们的距离越拉越大，我不会穿高跟鞋，她是天生好手。莉娜的薄纱连衣裙胸前有个小开口，十五岁的她穿起来高雅又漂亮，比实际年龄成熟许多。我们静静走着，身边蜿蜒流过的污浊河水同样安静。暖湿的空气带着腐朽的气味。

转弯向桥前进时，我开始害怕，担心教堂里会有哪些人。我也怕根本没人出席，莉娜和我不得不孤独地坐在里面，只有你在我们之间。

我一直低头看路，专心把一只脚踏到另一只脚前面，努力不被高低不平的柏油碎石路绊倒。我的衬衫（黑色合成纤维衬衫的领口打了蝴蝶结，在这种天气是个错误选择）紧紧贴着后腰，我甚至连眼眶都开始出汗。没关系，我心想，如果睫毛膏晕开，大家会以为我一直在哭。

莉娜还是没哭，至少没在我面前哭。有时我以为听到她在夜里啜泣，但第二天早上，她又会双眼清澈地下楼吃早餐，表现出毫不在乎的模样。无论出门或回家，她从来不报备。我听到她在她房里低声说话，但她完全无视我的存在，只要我靠近，她就退缩，而且恶声恶气地回答我的问题，回避我的关心。她不想和我有任何瓜葛。（我记得妈妈过世后，你进我房间找我说话，但我要你走开。这是同样的情况吗？这种表现是不是和那时的我一样？我没办法分辨。）

离教堂墓园不远处，我注意到有个女人坐在路边的长凳上，她露出一口烂牙对我微笑。我好像听到有人在笑，但那不过是你罢了，我脑中的你。

有几个你在文章中提过的女人就埋在那个墓园，那几个麻烦的女人。你们全都那么难缠吗？莉比当然是。她十四岁时勾引了一名三十四岁的男人，唆使他离开深爱他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孩子。在她那个又老又丑的梅·西顿阿姨，以及应她们召唤而来的恶魔协助下，莉比诱惑了可怜又无辜的马修，两人做了违反自然法则的行为。这的确棘手。至于玛丽·马什，加诸她身上的说法，是帮人堕胎。安妮·沃德则是杀人凶手。那你呢，内尔？你做了什么？你妨碍到了谁？

莉比葬在教堂墓园。你知道她长眠在哪里，不只她，你也知道其他几个女人的墓地，你带我看过那些墓碑，那一片片青苔。你溜进我房间把一些青苔放在枕头下，然后说是莉比放的。你还说，一到晚上，莉比就会到河岸散步，如果你够认真，会听到她喊她的阿姨，要梅阿姨来拯救她。但梅一直没出现，她来不了。她没葬在墓园。他们强迫她认罪后，在小镇的广场上绞死她，将尸体埋在教堂墓园墙外的树林，还用钉子钉穿她的双腿，让她再也无法起身。

来到拱桥顶端时，莉娜转头看我，但也就那么一瞬间。她的表情写满不耐烦，也许还有一丝怜悯，太像你，我不禁打个冷战。我握紧双拳，咬着嘴唇：我不能怕她！她不过是个孩子。

我的脚好痛，汗水沿着发际线往下流，我想撕破衬衫，撕下自己的皮肤。我看到一小群人聚在教堂前方的停车场，现在他们转头了，转头面对我们，看着我们走向教堂。不知道翻越石墙往下跳会是什么感觉？惊吓是一定，但也就那么一眨眼的时间。我可能滑进泥浆里，让河水盖过头；能清凉还能让别人看不见我，那真是解脱。

进了教堂，莉娜和我并肩（但仍然间隔三十厘米）坐在第一排长椅上。教堂全满，我们后面某处有个女人在啜泣，哭个不停，像是心都碎了。教区牧师讲述你的一生，列出你的成就，称赞你对女儿的付出。此外，他也轻描淡写提起了我。这些信息是我提供的，所以我大概没资格抱怨他的致辞过于敷衍。我本来也可以上台说话的，或许我应该要，但是我只要提起你，肯定会泄露有关你、我自己，或真相的蛛丝马迹。

仪式结束得突然，我还来不及反应，莉娜已经站了起来。我跟着她走在通道上，不知何故，投注在我们身上的注意力不是鼓舞，反而像是威胁。我努力不去看身边的脸孔，但又控制不了自己；那名哭泣女人涨红着满是皱纹的脸，肖恩·汤森直视我的双眼，有个年轻人低下头，一名少年举起拳头捂住笑容。有个男人看起来有点凶残。我突然停下脚步，身后的女人踩到我的脚跟。“对不起，对不起。”她喃喃地说，设法越过我。我不能移动，无法呼吸或吞咽，肠胃全化成了水。是他。

没错，他老了、丑了，身材没以前强壮，但我绝对不会认错。凶残的男人。我等着他看向我。我想，他若看过来，那么我不是哭叫，就是会扑上去。我一等再等，但是他看的不是我。他在看莉娜，聚精会神地看。我融成水的肠胃冻成了冰。

我茫然地跟上，推开挡路的人。他站到一旁去了，但双眼仍然盯着莉娜。他看着她脱掉鞋子。男人以各种方式凝视莉娜这样的女孩，欲望、饥渴，或厌恶。我看不到他的眼睛，但没必要。我知道那双眼睛会有什么表情。

我朝他走去，有个声音卡在喉头。大家或是怜悯，或是困惑地看着我，但我不在乎。我必须去找他……没想到他突然转身离开。他沿着小径快步走进停车场，我就那么站着，空气突然灌入我的肺，增多的肾上腺素让我头晕目眩。他爬上一辆绿色大型车，扬长而去。

“朱尔斯？你还好吗？”摩根警探来到我身边，伸手扶住我。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男人？”我问她，“有没有看到他？”

“哪个男人？”她环顾四周，问道，“谁？”，

“他是凶残的人。”我说。

她露出警觉的表情。“哪里，朱尔斯？是不是有人对你做了什么……告诉你什么话？”

“没有，我……没有。”

“朱尔斯，哪个男人？你说的是谁？”

我的舌头像是被芦苇打了结，嘴里满是泥巴。我想告诉她，想说：我记得他。我知道他有办法做出什么事。

“你看到了谁？”她问我。

“罗比，”我终于说出他的名字，“罗比·坎南。”

{ 一九九三年八月，朱尔斯 }

我本来都已经忘了。其实，大家开始踢足球前，还发生了另一件事。我坐在毛巾上看书，附近没有别人，然后你来了。你和罗比。我在树下，你没看到我。你跑进河里，他跟在后面，你们又是游泳玩水又是亲吻。他拉起你的手，把你带到浅岸，趴在你身上把你的肩膀往下压，接着他拱背往上看，发现我的目光后，露出了微笑。

那天下午稍晚，我一个人回到家。我脱下条纹泳衣和蓝短裤，把衣服泡在水槽的冷水中，然后放好洗澡水爬进浴缸，整个人浸在水里，心想，我永远不可能摆脱这一身肉。

厚片人。恐龙妹。航空母舰。她可以披上战袍，担任英格兰橄榄球代表队的前锋。

体型大过任何场所，走到哪就塞到哪。我占据了太多空间。我躺进浴缸，水位会上升。哈，这真是天大的发现。

我回房爬进被子里躺下，用痛苦和自怜让自己窒息，这其中还夹杂着愧疚，因为罹患乳腺癌且来日无多的母亲就躺在隔壁房间的床上，而我却只能想到我有多么不想继续，不想这样活下去。

想着想着，我睡着了。

父亲喊醒我。他要带母亲去医院做些检查，那天会在镇上过夜，因为排定隔天一大早检查。炉子上有晚餐，他说。我可以自己准备。

内尔在家，我知道，因为我听到隔壁她房里传来音乐。过了一会儿，音乐停了，我听到由弱转强的声音，接着还有其他声音，呻吟、

咕哝、猛烈吸气的声音。我下床穿上衣服，来到走廊。走廊亮着灯，内尔的房门没关紧。房里虽暗，但我能听到她的声音，她在说话，说的是他的名字。

我憋着不敢呼吸，往前走了一步，透过门缝看到两人的身影在黑暗中移动。我就是没办法要自己挪开视线，最后我听到他发出像动物似的声响。接着他放声大笑，我知道他们完事了。

楼下所有的灯都亮着。我下去一一关上，然后到厨房打开冰箱。我看着冰箱里的东西，眼角瞥见台面上有瓶喝了一半的伏特加。我看过内尔调酒，于是学她的做法：倒半杯柳橙汁再加满伏特加，接着做好准备，迎接呛辣的酒精。我啜了一口，发现这饮料很甜而且完全不苦，和我从前尝过的葡萄酒和啤酒不同。

我喝完一杯，又帮自己准备了另一杯，享受身体的变化，阵阵暖意由胃部扩展到胸腔，血液加了温，全身放松，那天下午的伤痛逐渐褪去。

我走到客厅，看着外面的河流，丝缎般的黑水像滑溜的黑蛇，蜿蜒流过屋脚。我惊讶地顿悟从前不懂的事：我的问题并非无法解决。我有瞬间的清明：我不必固守成见，可以流畅应变。就像河流。毕竟这不会太困难。难道我不能让自己挨饿、多运动（当然是趁没人看见时偷偷运动）？也许我有可能蜕变，一如蝶蛹羽化，改头换面，让大家都忘了那个丑陋、流血的女孩？我可以用崭新的面貌出现。

我回到厨房调制另一杯饮料。

我听到楼上传来声响，脚步声沿着楼梯转角平台来到楼下。我溜回客厅，关掉电灯，在黑暗中窝在窗前的椅子上，盘起双腿。

我看着他走进厨房，听到他打开冰箱，我甚至听到他敲下制冰盒里的冰块。他咕嘟咕嘟喝下好几口饮料，从我面前走过。没想到他停下脚步，往后退了一步。

“朱莉娅？是你吗？”

我没说话也没呼吸。我不想和任何人打照面，当然也不愿意看到他，但是他到处摸着找开关，接着灯亮了，他站在前面，身上除了四角短裤没别的衣服。他的皮肤晒成健康的古铜色，宽阔的双肩往下收窄到紧实的腰际，腹部的细毛延伸到裤子下。他对我微笑。

“你还好吗？”他靠近时，我看到他的目光有些呆滞，笑容比平常更傻气，更慵懒。

“你为什么不开灯坐在这里？”他瞥见我的杯子，笑意更深了。“我还在想，伏特加怎么变少了……”他朝我走过来，拿手上的杯子和我的相碰，接着在我身边坐下，大腿贴在我脚边。我挪开身子，把双脚放到地上准备起身，但他拉住我的手臂。

“嘿，等等，”他说，“别跑。我想和你聊聊，想为下午的事向你道歉。”

“没事了。”我说。我知道自己涨红了脸，说话没看着他。

“不行，对不起。那几个家伙太恶劣了。我真的很抱歉，好吗？”

我点点头。

“那没什么好丢脸的。”

我畏缩了，全身因为羞耻而滚烫。我本来还愚蠢地期望他们没看到，或没看懂那是怎么一回事。

他轻握我的手臂，眯着眼睛看我。“你有张美丽的脸，朱莉娅，你知道吗？”他笑了。“我是认真的，你的脸真的很漂亮。”他放开我的手，伸长手臂揽住我的肩膀。

“内尔在哪里？”我问道。

“在睡觉。”他说。他啜口酒，咂咂嘴。“我大概把她累坏了。”他把我的身体拉向他。“朱莉娅，你和男生接过吻吗？”他问我，“你想和我接吻吗？”他捧起我的脸面对他，双唇凑近我嘴边，我感觉到他湿滑的舌头钻进我嘴里。我以为自己就要窒息了，但是我任凭他吻，因为我想知道接吻是什么感觉。我抽开身时，他看着我微笑。“还喜欢吗？”他问道，热乎乎的气息，污浊的烟味和酒气吹到我脸上。他第二次吻我，我也回吻他，努力想体会我该有的感觉。他的手滑到我睡衣的裤腰下。我扭着躲开，当他手指压着我肥胖的肚子滑进内裤时，我尴尬极了。

“不要！”我以为自己是大喊，但其实更像低语。

“没关系，”他说，“别担心，我不在乎那点经血。”

事后他对我大发脾气，因为我哭个不停。

“哦，拜托，又没那么痛！别哭了。好了，朱莉娅，你别再哭了。难道你不觉得享受吗？感觉还不错嘛，对不对？你自己也湿了的，别再哭了！我还以为你会感激。”

｛二〇一五年，肖恩｝

我开车送海伦和父亲回家，到了家门，我还没跨进去就开始迟疑。我偶尔会有奇特的感应，但我总是努力摆脱。我站在屋外，我的妻子和父亲已经在里面，露出等待的表情回头看我。我要他们别等我，先用餐。我说自己得回警局。

我是个懦夫，我这样做太对不起父亲。我今天应该陪着他，特别是今天。海伦当然会帮他，但就算是她，也不了解他有什么感觉，不知道他受的苦有多深。但问题是我不能陪他坐，没办法直视他的双眼。我也不懂为什么，但每当我们都想着我母亲时，就是没法直视对方。

我开了车就走，但不是到警局，而是回到教堂的墓园。我母亲是火葬，没葬在这里。父亲把她的骨灰带到一个“特别的地方”。他从没告诉我确切的地点，但他答应过，总有一天会说出来。我们从来没去过。以前我会问，但他听了难过，所以过了一阵子后，我也就放下了这件事。

教堂里和墓地都没人，只看到老女人妮基·赛吉拖着脚在外面慢慢走。我停好车，走向围绕在石墙外，通向教堂后面树林的那条小路。我追上妮基，她一手扶墙站着，呼吸时胸腔咻咻作响。她突然转过头，整张脸红通通的，而且满身大汗。

“你要做什么？”她喘着气说，“为什么跟踪我？”

我带着微笑，说：“我不是在跟踪你。我在车上看到你，只是想过来打招呼而已。你还好吗？”

“我很好，很好。”她看起来不像太好。她靠在墙上，仰头看天空。“晚一点会有暴风雨。”

我点点头。“这味道闻起来，应该没错。”

她拉回视线。“那么，都结束了吧？内尔·阿博特的事？结案了吗？把她交给历史？”

“还没结案。”我说。

“早晚的事。但不会太久吧？”她压低声音，喃喃不知说了什么。

“你说什么？”

“全绕在一起了，对吧？”她转头和我面对面，用肥胖的食指直戳我的胸口。“你知道这和上一个不同，对不对？这和凯蒂·惠特克不同。这次和你妈妈的一样。”

我后退一步。“这话什么意思？”我问她，“如果你知道什么事，就该告诉我。你知道什么吗？你知道任何和内尔·阿博特死亡有关的事？”

她转头又喃喃念了几句，我听不出她在说什么。

我呼吸加快，全身发热。“不要用那种方式在我面前提起我母亲。特别是今天。天哪！哪有人会做这种事？”

她对着我挥挥手。“噢，你没听，你们这些人就是不肯听。”说完，她蹒跚地顺着小径走，边走边说话，不时伸手扶墙壁保持平衡。

我生她的气，但也不过如此而已，我像是在毫无防备下受到攻击，有近乎受伤的感觉。我们彼此认识许多年了，我一向以礼相待。

没错，她曾经误入歧途，但我不曾当她是坏人，更没料到她这么刻薄。

我疲惫地走向车子，但临时变了主意，朝镇上商店走过去。我买了一瓶泰斯卡纯麦威士忌——父亲喜欢，但喝得不多。我在想，稍晚，我们可以倒一杯两个人喝，补偿刚才我那样匆匆离开。我试着想象我们面对面坐在厨房，酒瓶放中间，父子举杯对饮。但我不晓得我们该为什么事或什么人举杯。我光想就害怕，手又开始发抖。我打开酒瓶。

威士忌的香味和酒精暖和了我的胸口，让我想起童年的高烧和随之而来的梦境，我醒来时，母亲坐在床边，拨开贴在我额头上的湿发，在我胸口抹薄荷膏。生命中的某些时刻，我几乎完全没想到她，但最近她越来越常出现在我的思绪中，过去几天更是频繁。我会看到她的脸孔，有时微笑有时没有。有时候，她会朝我伸出手。

夏季暴风雨在我没注意时降临。也许我睡着了吧。我只晓得醒来时，面前的道路成了河流，车身随着雷声晃动。我转动钥匙发动汽车，惊讶地看到腿上的酒瓶空了三分之一，于是又关掉引擎。在暴雨声中，我听到自己的呼吸，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还有另一个人在呼吸；仿佛只要我转头，便会看到后座有人。这荒谬的念头吓到了我。当下我真的确信还有别人，简直怕得不敢动弹。

最后我决定到雨中步行，这有助于清醒。我拉开车门时，忍不住先往后座看一眼才下车。大雨让我瞬间湿透，什么都看不见。一道闪电从天而降，在那一秒钟，我看到同样湿答答的朱莉娅半走半跑地要上桥。我滑坐进车里，对着她闪大灯。她停下脚步。我又闪了一次，她才犹豫地朝我走来。她在几米之外停下来。我按下车窗喊她。

朱莉娅拉开车门坐进来。她还穿着参加葬礼的那身衣服，不过衣服全湿了，紧紧贴着她娇小的骨架。但是她换过鞋子。我注意到她的

丝袜抽了纱，露出膝盖一小块白皙肌肤。这让我有点惊讶，因为无论我什么时候看到她，她都全身上下包得紧紧的，长袖衣服加上高领，没露出半点皮肤，一副高不可攀的样子。

“你在外面做什么？”我问道。她垂下眼睛看看我腿上的酒瓶，没有置评。不但如此，她竟然伸手拉近我的脸，开始吻我。这吻来得怪，但快得令人晕眩。我尝到她舌头上带着血，在短暂的屈服过后，我猛力抽开身子。

“对不起，”她擦擦嘴唇，双眼仍然低垂，“我很抱歉，我实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

“不，”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们不合时宜地开始笑，一开始是紧张，接着毫不保留地大笑，仿佛把亲吻当成全世界最荒唐的笑话。笑声停下，我们才擦掉脸上的泪水。

“你在外头做什么，朱莉娅？”

“叫我朱尔斯，”她说，“我在找莉娜。我不确定她在哪里……”她在我眼中有了新面貌，态度不再封闭。“我吓死了，”她说，随后又笑了出来，像是觉得尴尬，“我真的好害怕。”

“怕什么？”

她清了清喉咙，把脸上湿漉漉的头发往后拨。

“你怕什么？”

她深吸了一口气。“我不……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是葬礼上有个我认得的男人。他以前和内尔是男女朋友。”

“哦？”

“我是说……不是最近的事，已经过了太久，当时我们都只有十多岁。我不晓得内尔后来还有没有见过他。”她双颊发红，“她在语音留言中从来没提到那个人。可是他出席了葬礼，我想……我说不上来，但我觉得他可能对她做了什么事。”

“做了什么事？你是说，他可能和内尔的死有关？”

她面露恳求地看着我。“我当然不能那么讲，但是你得去调查这个人，查明她死时他人在哪里。”

我头皮发麻，肾上腺素压过了酒精。“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你说的是谁？”

“罗比·坎南。”

短暂茫然过后，我随即想起来。“坎南？本地人？家族做汽车生意，很有钱。是他吗？”

“对，是他。你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但我记得他。”

“记得？”

“在学校里见过他。他高我一届，运动健将，受女生欢迎但头脑不太好。”

她低着头，低到下巴几乎要碰到胸口。朱尔斯说：“我不知道你在这里念书。”

“是啊，”我说，“我一直住在这里。你不记得我，但是我记得你。当然了，记得你和你姐姐。”

“哦。”她整张脸又封闭起来，像用力拉上的百叶窗。她伸手握门把，像是要下车。

“等等，”我说，“你怎么会认为坎南对你姐姐做了什么事？他说了什么，还是做了什么？他从前对她动过手吗？”

朱尔斯摇头，别开了视线。“我只知道他很危险，不是好人。而且，我看到他……盯着莉娜看。”

“盯着莉娜看？”

“对，盯着看。”她终于回头看着我的眼睛，“我不喜欢他看她的样子。”

“好，”我说，“我会，嗯……我会查查看。”

“谢谢你。”

她又准备开车门，但是我拉住她。“我送你回去。”我说。

她又看了酒瓶一眼，但是没多说什么。“好。”

* * *

开车到磨坊居只花了几分钟，在朱尔斯开车门之前，我们两人都没说话。我什么都不该说的，但是我想告诉她。

“知道吗，你和她很像。”

她似乎很惊讶，像打嗝似的短笑。

“我们完全不像。”她抹去脸上的一滴泪，“我是内尔的反面。”

“我觉得不是。”我说，但她已经下车离开。

我不记得自己怎么开车回家的。

｛《恶水潭》_劳伦，一九八三年｝

再过一星期，他们要到喀拉斯特去过劳伦的三十二岁生日。只有她和肖恩去，因为帕特里克要工作。“那里是我全世界最喜欢的地方，”她告诉儿子，“当地有座城堡，有漂亮的海滩，有时还能看到躺在岩石上的海豹。等我们去过了沙滩和城堡，可以到熏鱼店吃搭配黑面包的熏鱼。简直像天堂。”

肖恩皱起鼻子。“我宁愿去伦敦。”他说，“去看伦敦塔，还要吃冰激凌。”

他母亲笑了出来，说：“那好，也许我们可以改去伦敦。”

到最后，他们哪里都没去。

十一月的白昼短，天气冷得刺骨，而且劳伦心烦意乱。她知道自己举止有异，但就是停不下来。她发现自己会坐在餐桌和家人共进早餐，但皮肤突然通红，脸孔灼热，让她不得不转过头去掩饰。丈夫过来亲吻她时，她也会转头，头部近乎反射性的转动让劳伦无法控制，于是，丈夫的嘴只会擦过她的脸颊，或者落在嘴角。

她生日的三天前有场暴风雨，声势蓄积了一整天，狂风由上往下扫过山谷，整片水泽都扬起白浪。到了晚上，风雨终于爆发，河水拍打河岸，树木连根拔起，大雨泼洒出一片帘幕，整个世界都浸在水中。

劳伦的丈夫和儿子睡得香甜，但她很清醒。她下楼到书房，坐在丈夫的书桌前，最喜欢的苏格兰威士忌就摆在手肘边。她喝下一杯，

撕下笔记本的一张纸。

她一杯又一杯地喝，但撕下来的纸依然空白。她连称呼都难以决定，“亲爱的”似乎太随便，“最亲爱的”是谎言。瓶里的酒几乎光了，但纸上还是没写字，她走进风雨当中。

她的血液中有浓浓的酒精、哀伤和愤怒，劳伦朝恶水潭走去。小镇上没人，正好省了麻烦。在没有人看见、没有人阻挠的情况下，她手脚并用，滑着穿过泥浆，来到悬崖。她在等待。等待某个人过来，她祈祷自己爱上的那个男人能奇迹般地知道、察觉到她的绝望，来这里将她从她自己手中拯救出来。惊慌的绝望呼唤传入她耳中，但那不是她想听到的声音。

她不顾一切爬上悬崖，张大着双眼往下跳。

她不可能看到，也不可能知道她儿子在下面的树林里。

她不可能知道儿子被父亲的叫声和关门声吵醒后，下床光着脚跑进风雨中，瘦弱的肢体只有纤薄的棉布覆盖。

肖恩看到父亲上车，哭着要找母亲。帕特里克回头大吼，要儿子回屋里去。他跑过去，粗暴地抓住儿子的手臂，差点把孩子整个提起来，想强迫儿子回家。但男孩恳求：“拜托，不要留下我。”

帕特里克犹豫了，于是抱起男孩将他带入车里，放入后座坐好。坐在后座的肖恩又怕又惊，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好紧紧闭上双眼。他的父亲把车停在桥上，告诉他：“你在这里等。”但外面好黑，打在车顶的水珠听起来像是子弹，有人和他同坐在车里的感觉挥之不去，他听得到粗哑的呼吸。于是他下车开始跑，跌跌撞撞地下了石阶，摔在步道的泥塘中，在黑暗中蹒跚地朝水泽摸索过去。

事后，学校里流传着一个故事，说他就是那个亲眼看着母亲跳崖的男孩。那不是事实。他什么也没看见。他来到潭边时，父亲已经下水往外游。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回头坐在树下，后背抵着粗壮的树干，这么一来，没有人能溜到他背后偷袭。

他似乎在树下坐了非常非常久。现在回想，他怀疑自己说不定睡着了，但当时又暗又吵，再加上内心的恐惧，那似乎不太可能。他只记得有个女人走过来，是警局的琼。她带着毯子和手电筒，带他回桥边，拿加了糖的热茶给他喝，陪着他等他父亲。

后来琼开车带他到她家，做了芝士面包给他吃。

但劳伦不可能知道后来的这些事。

{ 艾琳 }

离开葬礼时，我注意到出席仪式的人当中，有不少走过去和肖恩·汤森的父亲打招呼。稍早，肖恩·汤森用短到不可思议的时间为我介绍过他父亲帕特里克·汤森。大家不是和他握手就是脱帽致意，而帕特里克·汤森只是直挺挺地站着，像阅兵典礼上的将军。

“好个老家伙，对吧？”我对身旁的制服警察说。他转头看我的样子，好像我刚从石头里迸出来。

“放尊重一点。”他恶狠狠地说，接着转身背对我。

“你说什么？”我对着他的后颈说。

“他是受勋无数的警官，”制服警察说，“还是鳏夫。他的妻子在这地方、这条河里过世。”他再次转头面对我，以丝毫不尊重我职位的口气，嗤之以鼻地说：“所以你最好放尊重一点。”

我觉得自己像个蠢蛋。但说真的，我怎么会知道内尔·阿博特笔下的肖恩就是警局的肖恩？我又不晓得他父母叫什么名字。妈的，又没有人告诉我，况且在读内尔·阿博特的作品时，我根本不可能那么注意三十多年前一桩自杀案的细节。以目前状况来说，那些细节似乎没那么重要。

我要怎么追踪记录这地方的所有尸体？这简直像电视剧里的乡下警探办案，只不过把跌入泥浆和互殴脑袋的情节换成意外、自杀，以及从前淹死女人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

下班后，我开车回城里。有些同事要去酒吧，但多亏我对帕特里克·汤森的冒犯，让我这个外地人比从前更碍眼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都结案了，不是吗？没必要在此逗留。

我松了一口气，那种感觉，像是你终于搞清楚曾在哪部电影里看过同一个演员，像你心中挂念的某团阴影终于对焦。汤森探长的奇特之处——例如水汪汪的双眼、发抖的双手和跳跃式反应——现在全有了解释。你知道他的故事就能懂。他家庭的遭遇，和朱尔斯与莉娜现在的状况几乎相同，同样的恐惧，同样的惊吓。同样的不解。

我重新读了内尔·阿博特作品中有关劳伦·汤森的段落。其实她搜集的资料并不齐全。劳伦是个不快乐的妻子，爱着另一个男人。文章里提到她心不在焉，劳伦会不会得了抑郁症？到了最后有谁能知道？这些记录又不是真理，充其量，不过是内尔·阿博特对历史的诠释。我是这么想的，能把别人家这种悲剧当成自己的故事来写，这种人一定以为自己该拥有特殊待遇。

重新读过以后，我不懂的是肖恩怎么还能留在这里。就算没看到母亲坠崖，他仍然在场。那会给你带来什么影响？尽管如此……我猜，他当时应该还小。六七岁？孩子有办法让自己与这类创伤隔绝。可是做父亲的呢？他每天都在河边散步，我看到过他。试想一下，想象你每天经过失去至爱的地点，那是什么感觉？我不能苟同，我办不到。但话说回来，我应该还没有那种体验，又怎么能明白那样的哀伤？



PART 2 第二部

{ 八月十八日，星期二，露易丝 }

露易丝的悲痛就像那条河流，源源不绝，幻化流转。河水会起涟漪，会泛滥，有涨有退，在有些日子冰冷黑暗又深不可测，有时湍急且令人盲目。同样的，她的罪恶也如同流动的液体，即使有心防堵，仍会渗隙而出。她的日子有好，也有坏。

昨天，她到教堂去看他们下葬内尔。其实内尔没有入土，而且露易丝早该知道。尽管如此，她仍然跟过去看内尔火化，所以她可以把昨天归类于好日；甚至连感情宣泄——葬礼上，她无法克制地从头哭到尾——都是一种净化。

但今天会很折腾。她醒来时就感觉到这天不会是礼物，而是失去。最初的兴高采烈和复仇的快意已经消退。这下内尔烧成了灰，露易丝什么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内尔走了，她的苦痛再也无所归咎。她担心到了最后，自己只能把所有折磨带回家。

带回家给丈夫和儿子。所以今天会很难熬，但她必须面对，去想办法逼退。露易丝下定决心，该是前进的时候了。他们必须离开，免得太迟。

几个星期以来，露易丝和丈夫亚历克对于这件事一直没有共识，两人的讨论方式始终是压低声音的无力争执。亚历克觉得最好在乔希新学期开始前搬家。他们应该让乔希在全新的地方开始新的学期，他强调，在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在陌生的地方，他不必每天面对姐姐的缺席。

“好让他以后再也不必谈起她？”露意丝问道。

“他要谈可以找我们。”亚历克回答。

他们站在厨房里，讲话的声音焦虑又压抑。“我们得卖掉房子，重新开始。”亚历克说，“我知道，”露易丝正要抗议，他又高举双手补充，“我知道这里是她的家。”他有些发抖，长年暴晒的双手紧握着台面，似乎要攀住宝贵的性命。“露易丝，为了乔希，我们必须设法重新开始。如果光是你和我……”

如果光是他们俩，她想，他们会跟着凯蒂下水，了结一切。是不是这样？她不确定亚历克怎么想。过去，她以为当了父母才能了解那种足以吞噬自我的爱，但现在，她猜想只有母亲才懂。亚历克当然哀痛，但她不觉得他绝望，或有恨意。

在她原本以为坚不可摧的婚姻中，断层线早已逐渐成形。当然了，她从前并不知道。但现在就很明显了，任何婚姻都挺不过失去子女的打击。他们之间永远会有心结——两人都没能及时阻止她。他们上床睡觉，隔天早上才发现她床上没人，而且完全没想到女儿已经躺在水中。

露易丝没了希望，她认为亚历克就算有，所剩也不多，但乔希不同。乔希未来的每一天都会思念姐姐，可是他仍然有能力快乐，他势必可以。他会把凯蒂放在心上，但他能工作、旅行、恋爱，能活下去。对他最有利的方式，就是离开这里，离开贝克佛德和这条河。露易丝知道丈夫的想法没错。

其实，她内心深处早就明白，只是迟迟不愿面对。直到昨天看见儿子在葬礼后的表现，恐惧才紧紧抓住她。乔希脸色苍白，神情焦虑。随便大一点的噪声都能让他惊吓退缩，怕得像只在人群中夹着尾巴的狗。他仿佛回到孩提时代，不时转头看她。他不像独立自主的十二岁男孩，而是个害怕无助的幼儿。他们必须带他离开。

但是……在这个地方，凯蒂学会走路、说出第一句话、玩捉迷藏、在花园里推手推车、先和小弟争吵再安抚他、唱歌、哭闹笑骂、初潮、每天下课回家拥抱母亲。

然而露易丝下定了决心。她和女儿一样坚定，只不过她必须尽极大的努力。她得从厨房桌边站起来，走上楼梯爬到一楼，把手搁在门把上，推开门，最后一次走进女儿的房间。对她而言，做这些得付出极大的勇气。那个房间到今天为止仍是凯蒂的房间。今天过后，那会是别人的房间。

露易丝的心是木块，不会跳动，只会带来疼痛，而且会刮擦柔软的组织，撕裂血管和肌肉，让她的胸腔积满鲜血。

日子有好有坏。

她不能丢下那房间不收拾。她难以想象该如何整理凯蒂的东西，收起她的衣服，拿下她墙上的照片，清理掉她，把她从眼前抹除，但想象某些陌生人住进来更糟。想象他们去触摸、寻找线索，批评凯蒂相貌平平。她？不会吧？她怎么会是那个溺死的女孩？

于是，露易丝决定这么做：她要清掉书桌上所有学校用的东西，收起女儿曾握住的笔。她要留下凯蒂穿着睡觉的柔软灰T恤，帮她铺好床；要把凯蒂心爱的耳环收进珠宝盒，那是她最喜欢的阿姨送的十四岁生日礼物；要拿下走廊柜子上的黑色大行李箱，把凯蒂的衣服全装进去。

她会的。

露意丝站在凯蒂房间的正中央想这些事，这时，背后传来声音，她转头看到乔希站在门口看着她。

“妈妈？”他和鬼魂同样苍白，声音差点卡在喉咙。“你在做什么？”

“没什么，宝贝，我只是……”她朝他前进一步，他却后退一步。

“你要……你现在要整理她的房间吗？”

露易丝点头。“我要慢慢开始。”她说。

“你要怎么处理她的东西？”他问道，扬起的音调更尖锐了，听起来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要送人吗？”

“不是的，宝贝。”她走向儿子，伸手理顺他前额柔软的发丝。“我们把所有东西全留下来，都不送人。”

他看起来很担心。“可是你不等爸爸吗？他不是也该在家？你不该自己一个人做这件事。”

露易丝对他微笑。“我只是开始整理而已，”她尽可能以轻快的语气说话，“我以为你今天早上去雨果家……”雨果是乔希的朋友，可能是他唯一忠实的朋友。（露易丝每天都感谢主，幸好世界上有雨果一家人，只要乔希需要躲避，他们随时愿意接待。）

“没错，可是我忘了带手机，所以回来拿。”他让母亲看他的手机。

“好，”她说，“你真乖。你会留在雨果家吃午餐吗？”

他点点头，努力挤出微笑后才离开。她等到前门关上才坐到床上，让自己好好地哭出来。

床头桌上有个旧发圈，已经松了，几乎像是一条线，发圈上缠着凯蒂漂亮的深色长发。露易丝挑起女儿的头发把玩，缠在手指上贴向

自己的脸孔。她来到梳妆台前，打开心形的白铁珠宝盒，把头发放进去。头发要和她的手链、耳环一起放在里面，什么都不能丢，全都留下来。不是留在这里，而是别的地方，这些东西会和他们一起旅行。无论是凯蒂的任何一部分或她碰过的东西，都不能死气沉沉地放在慈善商店沾满灰尘的架子上。

露易丝脖子上挂的，是凯蒂过世时戴的项链，银链上挂着小小的青鸟坠子。她不懂凯蒂当时为什么选这件饰品。她不认为那是女儿最喜欢的项链，它不如露易丝和亚历克在她十三岁生日送她的白K金耳环，也不如上次全家到希腊度假，乔希自掏腰包买给她的、象征手足情深的编织手链。露易丝猜不透凯蒂为何选择莉娜送的礼物。那只小青鸟上面刻了“爱”（莉娜的标准风格），可是凯蒂和莉娜似乎没有从前那么亲近。

她身上没其他的饰品，穿着牛仔裤，以及对夏日傍晚而言太厚、口袋还装满石头的夹克。她的背包同样装了重物。他们发现凯蒂时，她身边都是花，她手上也抓着一些花。像莎翁名剧《哈姆雷特》的悲剧女主角奥菲莉亚一样。和内尔·阿博特挂在墙上的画一样。

看她把凯蒂的事怪在内尔·阿博特头上，说好听点是说她的理由站不住脚，说难听点是荒谬或冷血。

他们说，不能因为内尔写了关于恶水潭的书，谈及恶水潭，或因为她在那里拍照、访问、在本地报纸发表文章、在英国国家广播电台上节目提过一次说恶水潭是“自杀胜地”，抑或是把她心爱的、被送进水中测试是浮是沉的女人当作了不起的浪漫英雄、勇敢的女人，选择在这块美丽的土地面对死亡，就要她为凯蒂负责。

但凯蒂并非用卧室门把上吊，不是割腕，也没有吞下大把大把的药。她选择了恶水潭。真正荒谬的是忽视这个事实，忽视其中的含意，忽视某些人耳根软。敏锐的人和年轻人正是如此。善良、聪明又

体贴的青少年，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受某些想法荼毒。露易丝不懂凯蒂为什么会做那种事，永远不可能懂，但是她知道女儿的行为不会刚好是个案。

和她才交谈过两次的创伤辅导员说，她不该寻找原因。她永远不可能知道答案，没有人能够知道；许多自杀案例没有确切原因，生命没那么简单。露易丝尽管心碎，仍然能够指出凯蒂没有抑郁病史，没遭受霸凌（他们问过学校，检查过女儿的电子邮件、脸谱网账号，除了爱，别的什么都没有）。她人漂亮、功课好，上进又努力。凯蒂不是不快乐。她有时愤怒，时常激动，处于情绪起伏明显的十五岁。最重要的是，她不会遮掩。如果她遇到什么麻烦，一定会告诉母亲。她什么话都会对母亲说，一向如此。“她不会瞒我。”露易丝这么告诉辅导员时，看到他挪开了原来直视她的双眼。

“父母亲都这么想，”他静静地说，“恐怕所有家长都错了。”

此后，露易丝再也没去找辅导员，但是伤害已经造成。裂缝已经打开，渗出的愧疚最初只是涓涓细流，后来却泛滥成灾。她不了解自己的女儿。这正是青鸟项链让她如此心烦的原因，不是因为礼物来自莉娜，而是因为项链成了象征，代表女儿生命中不为她所知的一切。她越想越自责，因为她太忙，因为她把注意力全放在乔希身上，因为她完全失职，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愧疚的潮水持续上涨，只有一个方法，才能保持她的头高过水面，不至于溺毙，那就是找个原因，指着原因说：看吧。就是这样。她女儿做出毫无意义的选择，然而装满石头的口袋和抓在双手的花朵，绝对意有所指。而且是内尔·阿博特提供的脉络。

露易丝把黑色行李箱放在床上，打开衣橱，动手拿下凯蒂挂在衣架上的衣服，她的浅色T恤、夏日连衣裙，以及她去年穿了整个冬天的刺眼粉红色帽衫。她泪眼模糊，想找件事来挡下眼泪，找件可以修

补回忆的事，于是她想着内尔·阿博特躺在水中的破损身躯，从中撷取任何一丝能得到的安慰。

｛肖恩｝

远处有女人绝望的喊叫声，我惊醒过来，以为自己在做梦，但不远处一阵吵闹又真实的敲门声让我跳了起来。有人在我家门口。

我迅速穿好衣服跑下楼，经过厨房时看了里头的时钟一眼。才刚过午夜，我没睡多久，不可能超过半小时。敲门声没有间断，有个女人在叫我的名字，我认得这个声音，只是一时说不出是谁。我打开门。

“你看到这个了吗？”露易丝·惠特克涨红脸，怒气冲冲地对着我吼，“肖恩，我告诉过你！我就说一定有什么问题！”她口中的这个，指的是一个装处方药物的橘色塑料小药罐，瓶身标签上有个名字。丹妮尔·阿博特。“我早就说过了！”她又说了一次，随即大哭出来。我急忙走到她身边，可惜太迟了。我关上厨房门之前，看到父亲在二楼的卧室灯亮了。

我花了一点时间，才听懂露易丝要说什么。她陷入歇斯底里，说起话来跳跃又不连贯，一点逻辑也没有。我得诱导她逐步说出信息，一次说一句带着哽咽、喘息又愤怒的话。他们终于决定出售房子。在开放看房前，她必须收拾凯蒂的卧室。她不要让陌生人踏进去碰女儿的东西。那天下午她开始整理房间，打包凯蒂的衣物，发现了这个橘色药瓶。她拿下挂在衣架上的大衣，凯蒂最喜欢的绿色大衣，听到咔嗒咔嗒的声音，没想到从口袋摸出这个药瓶。她当然惊讶，但更让她吃惊的是药瓶上有内尔的名字。露易丝从没听过这个药物——里马托，她上网查才知道是减肥药。英国没有合法渠道能取得这种药。而美国研究显示，这种药物与抑郁及自杀有所关联。

“你没查到！”她喊道，“你说她血液检查什么都没验出来。你说内尔·阿博特和这件事无关。可是你看，”她一拳敲向桌面，桌上的药罐弹了起来，“看看这个！她拿药给我女儿吃，危险的药。你竟让她逃过了。”

说来奇怪，就在她愤怒地指责我时，我竟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下子，凯蒂自杀可说是事出有因。如果内尔拿药给凯蒂吃，那么我们可以指着这件事说，看吧，那就是原因。一个聪明快乐的年轻女孩就是因为这样，才丢了性命。就是这样，才会有两个女人送命。

这让人欣慰，但也是谎言。我知道这是谎言。“她的血检报告没有药物反应，露易丝，”我说，“我不知道这个……里马托会在体内停留多久。我们甚至连里马托是什么都不晓得，可是……”我站起来，从厨房抽屉拿出一个装三明治的塑料袋，递给露易丝。她拿起桌上的药瓶，丢进袋子。我封住封口。“我们会查出来。”

“然后我们就会知道。”她说，再次哽咽。

其实我们不会知道。就算她体内仍有这种药物残留，就算当初真的疏忽没验出来，我们还是没有任何确切线索。

“我知道现在太迟，”露易丝说，“但是我要公之于世，我要大家知道内尔·阿博特做了什么。天哪，她说不定把这东西也给了其他女孩……你得和你太太谈谈，她是校长，必须知道有人在校园卖这种药。你们得检查储物柜，必须……”

“露易丝，”我在她身边坐下，“别急。我们当然会认真处理，一定会的。可是我们没法知道这瓶子是怎么到凯蒂手上。说不定内尔·阿博特买这些药，是自己要用的……”

“所以呢？你要说什么？你要说凯蒂偷了这些东西？肖恩，你怎么敢这样想！你认识她……”

厨房门咯咯作响。这扇门会卡住，特别是在雨后，接着有人用力拉开门。门外是海伦，她身上的运动裤和T恤凌乱，头发也没梳。“出了什么事？露易丝，怎么了？”

露易丝摇摇头，没有说话，用双手遮住脸。

我站起来告诉海伦：“你上楼睡觉，”我压低了声音，“没什么好担心的。”

“可是……”

“我和露易丝继续聊一下就好，没事的，你上楼吧。”

“好。”她小心翼翼，低头瞥了瞥坐在我们家厨房桌边低声啜泣的女人。“如果你确定……”

“我确定。”

海伦静静离开，出门后顺手关上厨房门。露易丝擦擦眼睛。她用怪异、疑问的眼光看着我，应该是想问海伦刚才到哪里去了。我可以解释，海伦睡不好，我父亲也失眠，有时候，他们会一起熬夜玩字谜游戏或听收音机。但是突然间，我觉得为这件事大费唇舌太累，于是我说：“我不认为凯蒂会偷东西，露易丝。我当然不会那么想。但是她可能……不知道，例如无意间拿走吧。说不定是因为好奇。你刚刚说东西在大衣口袋里找到的，是吗？也许她拿了之后就忘记了。”

“我女儿不会拿别人家里的东西。”露易丝语气坚决地说，我点点头。没必要为这件事争辩。

“我会去查，明天优先处理。我会把这些药送去检验，也会重新检查凯蒂的血检报告。如果我有什么疏失，露易丝……”

她摇摇头。“我知道事情不可能改变，她不可能因此回来，”她轻声说，“这只能帮助我，帮助我了解。”

“我懂，我真的懂。要我开车带你回家吗？”我问她，“我可以明天再把你的车子开过去。”

她再次摇头，神色恍惚地微笑。“我没事，”她说，“谢谢你。”

她离开后，方才的道谢在安静的室内回荡，这声谢谢，我没资格也不该接受。我好痛苦，听到海伦下楼梯的声音只觉得感激，庆幸我不是独自一个人。

“出了什么事？”她走进厨房问我。海伦脸色苍白，看起来很疲倦，眼眶黑得像瘀青。她往桌边一坐，伸手握住我的手。“露易丝来这里做什么？”

“她找到一个东西，”我说，“觉得这东西和凯蒂的遭遇有关。”

“天哪，肖恩。是什么东西？”

我鼓起脸颊。“我不该……也许还不该讨论细节。”她点点头，握紧我的手。“告诉我，上次在学校里没收毒品是什么时候？”

她皱起眉头。“嗯，那个浑小子伊恩·沃森学期末带了大麻到学校，但是在那之前……好久没有发生了。有好一阵子了。三月吧，我想，是利亚姆·马卡姆那件事。”

“那次是药物，对吧？”

“对，迷幻药，或者有迷幻效果的药物，还有强效安眠药罗眠乐。他被退学了。”

我依稀记得那件事，但那不是我亲自处理的案子。“后来没再发现什么吗？你有没有见过减肥药物？”

她扬起一边眉毛。“没有。没有非法的减肥药。有些女孩会吃那种蓝色药丸。那种药不需要医师处方，但应该不能卖给未成年人。”她皱着鼻子。

“吃那种药很容易胀气，但对想瘦出大腿缝的女孩来说，性价比显然挺高。”

“付钱瘦哪里？”

她对我翻个白眼。“大腿缝！她们想要瘦到大腿根部互碰不到的程度。老实说，肖恩，有时我觉得你好像住在另一个星球。”她又握握我的手。“有时候，我真希望和你一起住在那里。”

我们一起上楼，我们好久没这么做了，但是我不能碰她。在我做了那种事以后，就是不能。

{ 八月十九日，星期三，艾琳 }

鉴证科的法医花了大约五分钟，从内尔·阿博特的垃圾邮箱里找出她买减肥药的电子收据。据他查看的结果，她只买过一次，但当然了，若她有另一个已经不使用的电邮信箱，那又另当别论。

“是不是很奇怪？”一名制服警察这么说。局里有几个年纪大一点的制服警察，他是其中一人，我没费心去问他的名字。“她已经那么瘦了，怎么还需要吃那种东西？那个妹妹才胖。”

“朱尔斯？”我说，“她不胖。”

“哦，是啦，现在不胖。你真该看看她当年的样子。”他大声笑了出来。“像头小母牛。”

他妈的自以为好笑。

肖恩把减肥药的事告诉我之后，我便开始深入研究凯蒂·惠特克的档案。她的案子相当明确，和其他大多数的案子相同，可是很多问题令人困惑：她的双亲没发现任何迹象，学校老师表示她近来略显得心不在焉，不像平常活跃，但没有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她的血液检查没问题，过去也不曾自残。

值得注意的是，据称她和最好的朋友莉娜·阿博特起了口角。凯蒂有几个同学说她和莉娜对某件事意见不合。凯蒂的母亲露易丝说两个女孩见面没从前频繁，但她并不认为两人有过争吵。她说，如果真的有，凯蒂会告诉她。她们以前吵架时，凯蒂会毫不隐瞒地告诉母亲。

以前她们吵完都会和好如初，甚至某次争执后，莉娜还因为歉疚，送给凯蒂一条项链。

据学校同学塔尼娅、埃莉那几个女孩的说法，确实曾经有事发生，但她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知道在凯蒂过世前一个月左右，她和莉娜起了所谓的“严重口角”，最后还得老师出面排解，拉开两个女孩。莉娜愤慨地驳斥，说塔尼娅和埃莉是冲着她来的，她们只是想陷害她。露易丝确实没听说那场争吵，而出面调停的老师马克·亨德森则表示那根本不算争吵，两个女孩子只是打打闹闹，好玩而已，但因为声音太大，所以他才要她们安静下来。不过如此。

我在凯蒂的档案中读到这些信息，但是我一再重读，感觉其中有些不对。十来岁的少女会打打闹闹？也许我性别歧视内化的程度比我愿意承认的还严重。但是，看看这些女孩的照片，她们个个漂亮又自信，凯蒂尤其会打扮，在我看来不像会打闹那型。

我把车子停在磨坊居外面，听到声音于是抬头看。莉娜从楼上一个窗口探头出来，手上拿根烟。

“嗨，莉娜。”我喊她。她什么话也没说，但是非常刻意地先瞄准，把烟屁股朝我的方向弹过来。接着她缩回房间，砰一声关上窗户。我完全不接受所谓打打闹闹的说法：我可以想象，要是莉娜·阿博特想打架，绝对是真打。

朱尔斯让我进屋，开门时，紧张地看向我背后。

“一切都好吗？”我问她。她的外表糟透了，憔悴灰败，双眼无神，头发也没洗。

“我睡不着，”她轻柔地说，“好像就是没办法入睡。”

她拖着脚步走进厨房，按下电水壶按钮，瘫软地坐在桌边。看到她，我想起我姐姐，她三个月前才刚生下双胞胎，同样累到几乎没力气抬起头。

“你也许该去找医师开点药。”我建议她，但朱尔斯摇摇头。

“我不想睡得太沉。”她圆睁着双眼，整个人看起来很狂乱。“我必须保持警觉。”

我大可说，连我看过的昏迷病患也比她警觉，但我忍住了。

“你上次问的罗比·坎南，”我一说，她立刻紧张地咬起指甲，“我们调查了一下。你说他凶残果然没错，除了几次因家暴定罪，他还有别的案底。但他和你姐姐过世无关。我跑了趟盖茨黑德，他现在住那里，和他聊了一下。内尔过世那晚，他去曼彻斯特看他儿子。他说好几年没和内尔见面了，是在本地报纸上看到她过世的消息，才决定北上致意。看我们去找他问话，还显得非常惊讶。”

“他有没有……”她的声音不比耳语大多少。“有没有提到我？或是莉娜？”

“没有。你为何这么问？他来过磨坊居吗？”我想起她刚才犹豫地开门，随后还望向我背后，似乎在防备什么人。

“没有。我想应该没有吧。我不晓得。”

我本想从她口中继续问点线索，可惜徒劳无功。很明显，朱尔斯因为某种原因而害怕罗比·坎南，但是她不愿说清楚。我虽然不满意但也只能放过，因为我还有更尴尬的事要说。“这有点难开口，”我对她说，“恐怕我们必须再次搜索磨坊居。”

她吓坏了，瞪着我看。“为什么？你们找到什么了吗？发生什么事？”

我说明减肥药的事。

“哦，天哪。”她紧紧闭上双眼，羞愧地低下头。疲惫可能引起这种反应，可是她似乎不惊讶。

“去年十一月十八日，她在美国网络商店买了药。没找到其他的购买记录，可是我们得确定……”

“好，”她说，“当然可以。”她用指尖揉揉眼睛。

“下午会有几个制服警察过来，可以吗？”

她耸耸肩。“嗯，如果警方一定得来，也只好这样。可是我……你刚才说她什么时候买的？”

“十一月十八日。”我查看笔记确认。“怎么了？”

“只是……那是个纪念日，是我们母亲的忌日。这好像……唉，我不知道。”她皱起眉头。“就是有点奇怪，因为内尔通常会在十八号打电话给我，但去年很特殊，她没打来。原来她因急性盲肠炎住了院。而我惊讶的是，她都进手术室了，怎么还有时间买减肥药？”

回到局里，我去找法医再次确认。我没把日期记错。

“她可能用手机上网买，”考利提出她的看法，“医院里真的很无聊。”

但是法医摇摇头。“不是。我查过IP地址，无论谁买的，时间都是下午四点十七分，用电脑通过磨坊居的路由器上网买的。所以，一定是在屋里或是在附近不远的人。你知道她几点进医院的吗？”

我不知道，但这不难查。内尔·阿博特是在十一月十八日凌晨因为急性盲肠炎住院，和她妹妹的说法吻合。内尔一整天都在医院，院方还多留她住院一天。

内尔不可能买那些药。拿她的信用卡在她家里买药的另有他人。

“莉娜，”我告诉肖恩“一定是莉娜。”

他严肃地点头。“我们必须找她谈。”

“你想现在去吗？”我问他，他又点了点头。

“择日不如撞日，”他说，“那孩子才刚失去母亲，还真是个好时机。天哪，真是一团糟。”

没有最糟，只有更糟。我们正要离开警局，就被兴奋过度的考利给拦了下来。

“指纹！”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找到相符的指纹。呃，不是相符，因为和所有出面采集指纹的人都不符，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探长厉声问。

“有个聪明的家伙看了药瓶上的指纹，决定和照相机的指纹比对。你们知道吧，就是那台故障的相机。”

“是，我们记得故障的相机。”肖恩回答。

“好，总之，指纹相符。在你开口之前我先说，不，不是内尔，也不是凯蒂·惠特克。另外还有一个人碰过这两件物品。”

“露易丝，”肖恩说，“一定是她。露易丝·惠特克。”

{ 马克 }

警探来访时，马克正要拉上行李箱的拉链。这次来的是另一名女警探，年纪稍微大一点，没上一个漂亮。

“我是艾琳·摩根警探。”她报上姓名，和他握手。“能跟你谈谈吗？”

他没请她进去。屋子里乱成一团，他也没心情招呼。

“我正在打包，准备去度假，”他说，“傍晚出发，开车去爱丁堡接我未婚妻，一起去西班牙玩几天。”

“我不会花你太多时间。”摩根警探说。她的目光落到他背后，看进屋里。

他拉上前门，两个人站在门梯上说话。

他以为这次又和内尔·阿博特有关。毕竟他在最后几个看到她的人之列。他在酒吧外遇到她，两人简短说了几句话，接着看到她走向磨坊居。他对这段话早有万全准备。但他没预料到接下来的这段。

“我知道你已经陈述过了，但是我们需要厘清一些事，”女警说，“关于导致凯蒂·惠特克死亡的一些事件。”

马克感觉到自己心跳加速。“怎么，呃……怎么样呢？”

“据我了解，在凯蒂过世前一个月左右，你曾经出面排解莉娜·阿博特和凯蒂的争执，对吗？”

马克口干舌燥，他努力吞咽。“不算争执。”他说，边抬起手挡住眼前的阳光。“为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重提这件事？凯蒂的死因判定是自杀，我以为……”

“是的，”警探打断他，“是自杀没错，这点没有改变。但我们得知，有些从前我们不知道的……呃，状况，与凯蒂的死亡有关，必须进一步调查。”

马克突然转身，用力推开前门，由于推得太猛，在他踏进走廊时，反弹的前门还打到他。他脑袋里的钳子越收越紧，心脏疯狂地跳，他必须摆脱阳光的照射。

“亨德森先生？你还好吗？”

“我很好。”他等到双眼适应了走廊昏暗的光线，才转头看她。“很好，只是头有点痛。阳光太刺眼——”

“我陪你去倒杯水喝好吗？”摩根警探带着微笑建议。

“不必，”话说出口，他才发现自己的语气有多愤怒，“不必了，我很好。”

两人都安静了一会儿。“亨德森先生，有关那场争执，莉娜和凯蒂的争执？”

马克摇头。“那不是争执……我当时就告诉警方了。我不必拉开她们。不是……至少不是表面上那样。凯蒂和莉娜感情很好，她们也会和同年龄的女孩一样容易激动，爱吵嘴。”

警探仍然站在前梯的阳光下，但现在只剩下看不见脸孔的轮廓，一个影子。他宁愿她维持这个样子。

“凯蒂的几位老师说，在凯蒂过世前几周，她似乎有些心不在焉，没有平常活跃。你记忆中也是这样吗？”

“不，”马克慢慢眨眼，说，“没有，我没有这种感觉，不觉得她有什么改变，我没发现哪里不同，也没想到会发生那种事。我们没有任何人预见她会那么做。”

警探注意到他的声音低沉又紧绷。“很抱歉再次提起那件事，”她说，“我明白那有多可怕……”

“事实上，我觉得你不会懂。我每天都看到那个女孩。她年轻开朗，而且……她是我的优秀学生。我们都很……喜欢她。”他结结巴巴地讲出“喜欢”两个字。

“很抱歉，我真的很难过。可是因为我们找到一些新的事证，必须查证。”

马克点点头，尽可能不理会耳边血管猛力抽动的声音，努力听她说话。他浑身发冷，像是被人拿汽油淋在身上。

“亨德森先生，根据线索，我们发现凯蒂可能服用一种叫作里马托的药物。你有没有听说过这种药？”

马克凝视着她。现在他想看她的双眼，想判断她的表情。“没有……我……我以为他们说她没有服用任何东西，当时警方是这么告诉我的。里马托？那是什么？是……派对用毒品吗？”

摩根警探摇头。“是减肥药。”她说道。

“凯蒂没有超重，”话一出口，他才察觉听起来有多愚蠢，“但是她们老是那么说，对不对？年轻女生老爱谈体重问题。其实不只是年轻女孩，成年女性也是。我未婚妻就很爱讲这个。”

他说的是实话，但并非全盘事实。因为他的未婚妻已经不再是他的未婚妻，不会继续在他耳边唠叨体重问题，同样的，她也不会等他去接，一起到西班牙马拉加去。几个月前，她传来最后一封电子邮件，祝他倒大霉，并且表示绝对不会原谅他用那种态度对她。

他究竟做了什么严重的事？如果他真的是个可恶、冷血、残酷又没有感情的人，那么光凭她的外貌，他就可以勒死她。毕竟那是他在乎的事。可他不是坏人。只是当他爱着一个人的时候，就要爱得彻底，这究竟哪里有错？

警探离开后，他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又是开抽屉又是翻书，拼命地找。找他知道一定找不到的东西。夏至那天夜里，他生气又害怕，在后花园生了一堆火，把那些卡片信件和一本书丢了进去。其他礼物也一并烧毁。如果他现在从后窗看过去，仍然可以看到那一小块烧焦的土堆，那是他抹除她所有痕迹的地方。

他拉开起居室书桌的抽屉，知道自己会在里面看到什么，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开抽屉了。他反复找过好几次，因为他担心自己在恐惧时或哀伤时会疏漏某些东西。但在头一晚，他就已经做得很彻底了。

他知道，在学校校长室里有几张照片和一份档案。虽然已经结案，但仍然留着。他有行政大楼的钥匙，知道该到哪里找。而他想要也必须要带走某件东西。他觉得那非但不是小事，而且还至关重要，因为他的未来突然变得太不明确。他有种预感，在他转动后门的钥匙锁上房子后，他可能再也没办法这么做。也许他会回来，也许该是他消失的时候了。该重新开始。

他开车到学校，停在空荡荡的停车场。有时海伦·汤森会在学校放假时来工作，但他今天没看到她的车。学校里没别人。他开门进到行政大楼，先经过教职员办公室，再走到海伦的校长室。她的门是关着的，但他转动门把，发现门没锁。

他推开门，闻到地毯化学清洁剂刺鼻的味道。他穿过办公室，走到档案柜拉开最上面的抽屉。这个抽屉已经清空，而下面的抽屉上了锁。马克失望透顶，有人重新整理过档案了，他不知道该找哪里，很可能白跑了一趟。他冲到走廊确认学校里是否仍然只有他，没错，他那辆红色沃克斯豪尔仍是停车场上唯一的车。于是他又回到校长室，小心翼翼不碰到任何东西，一个接一个拉开海伦办公桌的抽屉找档案柜钥匙。他没找到钥匙，却找到别的东西：一件海伦不可能戴的廉价饰品。这东西有点眼熟。这只银色手镯配了黑玛瑙扣头，上面刻了SJA几个字母。

他坐下来，盯着手镯看了很久，怎么也想不出手镯为什么出现在这个地方。这没意义，不可能有任何意义。马克把手镯放回原位，决定放弃，回到自己的车里。插进车钥匙准备发动引擎时，他忽然想到上次在哪里看过那只手镯。他在酒吧外看到内尔戴在手上。他们曾经短暂交谈，他看着她走向磨坊居。但在那之前，在她离开之前，她边和他说话，边把玩手腕上的某个东西，那东西就在校长室里。他循原路回到海伦的办公室，拉开抽屉，拿出手镯放进口袋。拿走手镯时他就知道，如果有人问起，他是没法为自己解释的。

他想，拿走手镯，就像沉入水中时拼命想抓住个东西，无论什么都好，用来拯救自己。拿走手镯就像抓住了救生圈，而不是拼命握住无用的杂草。

{ 艾琳 }

我们到达时，那个叫乔希的男孩像个站岗的士兵站在屋外，脸色苍白，神情警觉。他有礼貌地和探长打招呼，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双手把玩着一把瑞士刀，拉开又收起刀片时，手指紧张地滑过刀刃。

“你妈妈在吗，乔希？”肖恩问道，孩子点点头。

“为什么还要找我们？”他问话时，高昂的音调刺耳尖锐。乔希清清喉咙。

“只是想确认几件事，”肖恩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那天晚上她在睡觉，”乔希的目光来回看着肖恩和我的脸，说道，“妈妈在睡觉，我们都在睡觉。”

“哪天晚上？”我问，“你说的是哪天晚上，乔希？”

他脸红了，视线落回双手，继续玩小刀。小男孩还没学会怎么说谎。

孩子的母亲拉开他身后的门，看看我和肖恩，叹口气后用指头揉揉眉毛。她的脸色像冲淡的茶水，在她转身和小男孩说话时，我注意到她驼了背，像个老女人。她招手要孩子到她身边，低声和他说话。

“可是如果他们也要找我说话呢？”我听到他问母亲。

她双手坚定地扶着孩子的肩膀。“他们不会找你的，宝贝，”她说，“你去吧。”

乔希收起小刀放进牛仔裤口袋，边收还边盯着我的双眼。我一微笑，他就转头快步走向步道。露易丝让我们进屋，关上门时，乔希回头看了一眼。

我跟着露易丝和肖恩走进明亮的大起居室，这个空间通往造型方正的现代温室，仿佛无缝接轨地和花园相连。我看到外头的草坪上有座木棚，黑色、白色和金色的漂亮母鸡四处啄食。露易丝请我们坐沙发，自己则坐在对面的安乐椅上，动作缓慢又谨慎，像是大病初愈，怕一不小心造成更多伤害。

“怎么样，”她稍微抬起下巴看着肖恩，说，“有什么结果要告诉我？”

肖恩说明新做的血检结果和上次相同：凯蒂体内没有任何药物反应。

露易丝边听边摇头，显然无法相信。“可是你们还不知道，对吧，不知道那种药物会在体内停留多久？或是服用后多久才有效果，以及药效多久以后会消失？你不能排除这个，肖恩——”

“我们什么都不会排除，露易丝，”他平和地说，“我只是把结果告诉你。”

“那是一定的……呃，无论如何，提供非法药物给未成年人，一定是犯法行为，对不对？我知道……”她咬住自己的下唇。“我知道现在已来不及惩罚她，但至少要公之于世，你们不觉得吗？把她做的事公开出来，让大家知道。”

肖恩没说话。我清了清喉咙，在露易丝怒目注视下，我开口说话。

“惠特克太太，我们调查发现，就时间点而言，内尔不可能购买那些药品。虽然用的是她的信用卡，可是……”

“你想说什么？”因为愤怒，她的声音提高了。“你们现在是想说凯蒂偷了她的信用卡？”

“不，不是，”我说，“我们没那么说……”

她的表情因为顿悟而起了变化。“莉娜，”她往后靠向椅背，嘴角浮现一抹冷冷的屈从，说，“是莉娜做的好事。”

“我们也还不能确定，”肖恩解释，“但是我们一定会问她，事实上，莉娜下午就会到警局。”他问露易丝有没有在凯蒂的遗物里发现其他重要物品。露易丝毫不掩饰，完全不理会他的问题。

“这不就结了吗？”她往前靠，说，“你们还看不出来？把这些连在一起想想：那些药、那个地方，加上凯蒂在阿博特家待了那么久，周围全是那些照片和故事……”她没把话讲完。就连她也没法完全信服自己说的故事。因为，即使她没错，就算那些减肥药真的让她女儿情绪低落，这都不能改变事实：也就是她这个做母亲的完全没有察觉异样。

我当然没说出口，因为我要问的话已经够困难了。露易丝勉强站了起来，暗示这次的会谈结束，要我们离开，于是我只好阻止她。

“我们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教你。”我说。

“什么事？”她仍然站着，双臂环抱在胸前。

“我们想知道，你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取指纹——”

我还来不及解释，她便打断我的话。“要做什么？为什么？”

肖恩坐在沙发上，困窘地调整姿势。“露易丝，你交给我的药瓶上的指纹，和内尔·阿博特相机上的指纹相符，我们必须找出原因。仅此而已。”

露意丝退回椅子边坐下。“嗯，指纹说不定是内尔自己的，”她说，“你们不这么想吗？”

“不是内尔的指纹，”我回答，“也不是你女儿的，我们查证过了。”

听到我的话，她瑟缩了一下。“当然不会是凯蒂的指纹。凯蒂和那台相机有什么关系？”她撇着嘴，伸手摸脖子上的链子，把玩小小的青鸟链坠。接着，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嗯，是我的指纹，那当然了，”她说，“是我。”

据她说，事情发生在她女儿过世三天后。“我到内尔·阿博特家。我当时……你们大概没办法想象我当时的状况，但我尽量说明。我用力拍打她家大门，但她不愿意出来。我不肯放弃，拼命捶门，大声喊她。”她把垂落脸上的头发往后拨，继续说，“最后莉娜终于来开门。她又哭又叫，近乎歇斯底里，当时场面很难看。”她想微笑，但没有成功。“我对她说了一些话，现在想想，我大概说得很残酷，可是……”

“你说了什么？”我问道。

“我……细节我不记得了。”她的自持镇定逐渐溃散，呼吸越来越急促，双手紧握椅子的扶手，原本橄榄色的指节开始泛黄。“内尔一定是听到我说的话，所以才出来要我别去打扰她们母女。她说，”露易丝短促地笑了一声，“她说，我女儿过世她很难过。但那不干她的事，也和她女儿无关。我记得莉娜倒在地上，发出像……像动物的声音。像受伤的动物。”她停下来喘口气，接着才说，“内尔和我吵了起来，吵得相当激烈。”她半带着微笑看肖恩。“你惊讶吗？你不知道这件事

吗？我以为内尔会告诉你，要不然，至少莉娜也会。没错，我……我没打她，但我朝她扑过去，被她挡了下来。我要求看她相机里的影像，我要……我不想看，但我最想要的是她别去……我无法忍受……”

露易丝崩溃了。

亲眼看着一个人受到赤裸裸的哀恸折磨，是件可怕的事；光是看，就会让你觉得残暴、侵犯隐私。但是我们必须看，不得不看。无论用什么方式，你都要学着去适应。肖恩的方式是低下头，一动也不动，而我则是想办法让自己分心，看着窗外草坪上的鸡啄食。我看着书柜，目光扫过书架上知名的现代小说和军史书籍；接着继续看壁炉上方裱了框的照片。有婚纱照、家族照片和一个婴儿的照片。只有一个婴儿，穿蓝色衣服的小男婴。凯蒂的照片呢？我试着去想象，拿下展示的子女照片收进抽屉里，会是什么感觉？我看向肖恩时，发现他不再低着头，而是瞪着我。那时我才注意到起居室里有个敲打的声音，而且声音来自我。我拿笔敲着笔记本。我不是故意的，而是在发抖。

过了很久，露易丝才再次开口。“我不能承受的，是得知内尔是最后一个看到我女儿的人。她说她没录下影像，因为相机已经出故障了，而且就算相机没坏，也是钉在悬崖上，所以不可能……不可能捕捉到她。”她深深地叹息，整个身体都在发抖，从双肩到双膝。“我不相信她。我不能冒险。如果相机真的拍到什么，然后被她拿去用怎么办？如果她让全世界的人看到我女儿孤单害怕又……”她停下来，深吸了一口气。“我告诉她……这莉娜一定告诉过你们了吧？我告诉她，除非我亲眼看到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否则不会善罢甘休。说完我才离开。我到悬崖上想拿出相机的储存卡，却打不开相机。我想把相机从脚架上拆下来，结果把指甲弄断了。”她伸出左手，食指的指甲不但短，而且还变形。“我又踢又拿石头砸，最后才回家。”

{ 艾琳 }

我们离开时，乔希坐在他家对面的人行道上。他看着我们走向车子，在我们走到大约五十米外以后，才迅速过马路，跑进屋里消失了踪影。沉溺在自己小世界里的汤森警探好像没发现。

“除非她亲眼看到内尔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否则不会善罢甘休。”走到车边，我重复刚刚的话。“你不觉得听起来像是威胁？”

肖恩看着我，脸上露出一片我所熟悉的空白，又是他那套心不在焉的标准表情。他什么也没说。

“莉娜连提都没提，你不觉得奇怪吗？还有乔希也是，说什么他们一家都在睡觉？这明显是谎话……”

他缓慢地点个头。“对，应该是。不过，我不会太重视伤心小孩的说辞。”他静静地说，“我们不可能知道他有什么感受，或者他怎么想象，觉得自己该或不该说什么话。他晓得我们知道他母亲怨恨内尔，我可以想象他一定担心我们认为他母亲该负责，要把露易丝从他身边带走。你必须想想他已经遭受了多么巨大的伤害。”他顿了顿，“至于莉娜，如果她真的像露易丝说的那样歇斯底里，她可能连那件事都记不清楚，除了自己的痛苦之外，其他都很模糊。”

至于我呢，我很难把露易丝那天口中描述的像号哭的受伤野兽的莉娜和我们见过的那个特立独行、偶尔恶毒的莉娜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奇怪的，是她对朋友的死有那么极端的反应，而且真心真意，但对母亲的过世却极为克制。会不会是露易丝的哀伤和怪罪严重影响了莉娜，以致莉娜跟着相信内尔该为凯蒂的死扛起责任？我的皮肤突然一

阵刺痛。尽管可能性不大，但如果莉娜和露易丝一样，认为内尔该为凯蒂的死负责呢？如果她决定为这件事出面？

{ 莉娜 }

大人为什么老是问些错的问题？那些药丸。他们现在研究的，就是他妈的愚蠢减肥药。我都忘了自己买过那些东西，太久以前了。结果呢，他们现在的最新结论是：药丸是一切的解答，搞得我只好和我的成年陪同人朱莉娅一起上警局。笑死我了。她根本是最不合适陪同出席这种场合的成年人。

他们把我带到警局最里面的房间。那地方和电视上演的不一样，只是个普通办公室而已。我们围着桌子坐，摩根警探负责提问。主要是她，肖恩也会发问，但大多是她开口。

我只管说实话。我用妈妈的信用卡买减肥药，因为凯蒂要我帮她买，而且我们两个都不晓得那东西有副作用。反正我是不知道，如果凯蒂知道，也没事先告诉我。

摩根警探说："你好像不是特别担心那些药的副作用，不担心会不会对凯蒂在最后那段时日的心智状态产生负面影响。"

我拼命忍耐，忍到差点咬穿自己的舌头。"不，"我告诉她，"我不会担心那种事。凯蒂不是因为任何药物才那么做。"

"那她为什么那么做？"

我早该料到她会抓我的语病，于是我继续说。"她又没吃太多。几颗而已，可能不超过四五颗。数数看，"我告诉肖恩，"我确定当时订了三十五颗。去数数看就知道。"

“我们会去数。”他说，接着又问，“你有没有把药给其他什么人？”我摇头，但他不肯罢休。“这很重要，莉娜。”

“我知道很重要，”我告诉他，“我只买过一次，当时也是帮朋友忙，就这样。我说真的。”

他往后靠向椅背。“好吧，”他说，“我一直想弄懂的是，凯蒂怎么会想吃那种东西？”他看着我，又看着朱莉娅，好像她会知道答案似的。“她又没有超重。”

“嗯，可是她不瘦。”我说。朱莉娅的鼻子奇怪地扭了一下，像是想打喷嚏又像是想笑，但是在我看着她时，她回看我的样子，却像是恨我。

“有人对她说过那种话吗？”摩根警探问我，“比方在学校里，有没有人对她的体重做什么评论？”

“天哪！”要不发脾气还真难。“没有。凯蒂没受到霸凌。知道吗？她以前老是叫我飞机场，老是爱笑我，因为……”我开始尴尬了，因为肖恩直视着我，但我既然开了头就得继续说，“因为我平胸。所以她叫我飞机场，有时我会回敬她胖母牛，可是我们两个都没那个意思。”

他们听不懂，永远不可能懂。可我也没办法好好解释。有时候，连我都不了解自己，因为她虽然不瘦，可是好像也没真的在意。她不会用其他人那种方式谈胖瘦问题。我自己从来没减肥，但是艾米、埃莉和塔尼娅会，不是低糖饮食就是断食、催吐那些稀奇古怪的方法。但凯蒂不介意，她喜欢大胸脯。她喜欢自己的曲线，她以前一直都很喜欢。然后——我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好像是校园网上有个蠢评论，也许是学校哪个没开化的原始人说了什么，结果她才变得怪怪的。她就是在那个时候要我帮她买减肥药的。但等我买到手，她好像又不在乎了，而且她说那药根本没有用。

我以为问话结束了，以为我清楚表达了意见，没想到摩根警探跳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问起了凯蒂死后，露易丝到家里来的事。废话，我怎么可能忘记那天。那天可以排进我这辈子最糟的日子当中，我光是想就难过。

“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情景，”我告诉他们，“像露易丝那天的样子。”

她点点头，真诚又关切地问：“听到露易丝对你母亲说，除非‘亲眼看到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否则不会善罢甘休’，你有什么反应？你觉得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整个人就在那时候爆发了。“她什么意思都没有，你他妈的白痴。”

“莉娜。”肖恩瞪着我，“说话请小心。”

“好吧，我道歉，可是请你也注意一下好吗？露易丝才刚死了女儿，她连自己在说什么都不知道。她疯了。”

我都要走了，肖恩又要我留下来。“我不必留下来吧？我又没有被逮捕？”

“没有，莉娜，当然没有。”他说。

我愿意和他说话，因为他懂。“听着，露易丝讲那些话不是真心的。她完全歇斯底里，脑袋不清楚了。你记得她当时是什么样子吧？她什么话都说得出来，我们都一样，凯蒂死了以后，我们大概都有点疯了。可是，天哪，露易丝没有伤害妈妈。老实说，如果她那天手上有枪有刀，也许她真的会。可是她没有。”

我想把真相全盘说出来，我真的想。不是告诉那个女警探，甚至不是朱莉娅，真的，我想告诉肖恩。但是我不能。那会变成背叛，况且，在我做了那些事之后，现在更不能背叛凯蒂。所以我只说了能说的话。“露易丝没对我妈妈做任何事，好吗？她没有。是妈妈自己决定的。”

我站起来要走，但摩根警探还没问完。她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好像不相信我说的任何一个字，接着她说：“你知道我觉得最奇怪的是什么吗，莉娜？对于凯蒂为什么那么做，你母亲又为什么那么做，你好像一点也不好奇。当有人以这种方式过世，每个人都会问为什么，问他们为何那么做？人生这么丰富，他们为什么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你没有。我能想到的原因，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你早就知道了。”

我还来不及说话，肖恩便握住我的手臂，带我走出去。

{ 莉娜 }

朱莉娅想开车带我回家，但我告诉她我想要走路。那是假的，因为第一，我不想和她单独坐在车里；第二，我看到乔希骑着自行车在马路对面绕圈子，我知道他在等我。

“怎么啦，乔希？”看到他骑车过来，我问道。他大约九岁或十岁时，开始用“怎么啦”取代“你好”来和人打招呼，凯蒂和我从来没让他忘了这件事。他通常会大笑，但这次例外。他显得很害怕。“有什么不对吗，乔希？出了什么事？”

“他们找你问什么？”他的声音很轻。

“没什么，别担心。他们找到凯蒂吃的药，以为那些药可能和……那件事有关。他们显然搞错了。别担心。”我抱抱他，但他抽开身子。乔希从来不曾这样。通常他会找尽借口讨拥抱，或握我的手。

“他们有没有问到我妈？”他说。

“没有。嗯，大概算有，问了一点点。怎么了？”

“我不知道。”他说，但不愿正眼看我。

“乔希，你为什么要问？”

“我觉得我们应该说出来。”他说。

一滴温热的雨水落到我的手臂，我抬头看天空。天色突然暗了，暴风雨马上要来。“不行，乔希，”我说，“不行。我们不能说。”

“莉娜，我们必须说出来。”

“不行！”我又说了一次，紧握他手臂的力量比我想象的更大，他像只被踩了尾巴的小狗，哀叫了一声。“我们都答应了。你答应过。”他摇头，于是我用力把指甲掐进他的手臂。

他哭了出来。“但事到如今又有什么用？”

我放开他的手臂，双手搭着他肩膀，强迫他看着我。“答应了就要遵守，乔希，我是认真的。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就某方面而言，他是对的，我们什么忙都没帮上，对任何人都没起作用。但就算如此，我还是不能背叛她。如果他们知道了凯蒂的事，就会问起后续细节，而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妈和我做的事。我们做过，以及没做的事。

我不想就这样抛下乔希，反正我也不想回家，于是我伸手环着他，安慰地搂搂他，拉起他的手说：“好了，跟我来。我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事，我们可以做件让自己好过一点的事。”他的脸涨得通红，我忍不住大笑。“不是那种事，龌龊的小鬼头！”他听了也跟着笑，然后抹去脸上的眼泪。

我们静静走向小镇南端，乔希推着自行车跟在我身边。这附近没人，雨势越来越大，我能感觉到乔希乘机偷瞄我，因为我的T恤已经完全透明，而且没穿胸罩。我交抱双手遮住胸部，他又脸红了。我光是微笑没说话。事实上，我们一直走到马克家那条路上，乔希才说：“我们来这里做什么？”我咧着嘴对他笑。

到了马克家门口，他又问了：“莉娜，我们来这里做什么？”他又露出害怕的表情，但其中夹杂着兴奋，至于我，我感觉肾上腺素狂飙，开始头昏又反胃。

“做这个。”我说。我捡起树丛下的石头，用尽全身力气朝房子正面的大窗丢过去，结果石头穿过玻璃，只打出个小洞。

“莉娜！”乔希大喊，焦急地左顾右盼，想知道有没有人看到。没有。我又笑着看他，拿起另一颗石头再丢一次，这回震动了整扇窗，整片玻璃破碎垮了下来。“来！”我说着递给他一块石头，接着我们两个沿着房子绕了一整圈。我们就像吃了兴奋剂，又笑又叫，用想得出来的所有脏话臭骂那个浑蛋。

｛《恶水潭》_凯蒂，二○一五年｝

到河边的一路上，她不时停下脚步，捡起石头或砖块，放进身上的背包。这时温度还很低，天还没全亮，若她曾经转身看往大海的方向，就会看到地平线上方的一抹灰影。然而她没有回头，一次都没有。

起初她走得很快，下坡朝镇中心去，拉开自己和家的距离。她并不是直接走到河边，她想最后一次穿过她成长的地方，经过小学（但不敢往里看，免得重现的童年往事让她无法继续走），经过镇上小店（夜间的活动遮板还没拉开），以及父亲在上面教她玩英式板球、但终究没有成功的那片草地。走着走着，她路过好几个朋友的家门。

苏厄德路上有户特定的人家可以拜访，但她就是没法踏上那条路，所以她选了另外一条。随着背上负担逐渐加重，路面往较高处的老城上坡而去，攀附玫瑰藤的石砌老屋间通道越来越窄，她的脚步也慢了下来。

她继续走自己的路，往北经过教堂，来到向右转弯的路。女孩过河时，在拱桥上停了一会儿，低头看油亮的河水快速流动，覆盖过石头。她看得到老磨坊居的轮廓，但也许是出自想象，笨重腐朽的水车有半个世纪没转动了。她想到睡在磨坊居里的女孩，于是把冻得发青的手放在桥边，阻止双手发抖。

她踏着陡峭的石阶往下走到河岸步道的路面。沿着这条路，如果她有心，可以一直走到苏格兰。去年夏天她就走过。她们六个人带着帐篷和睡袋，总共花了三天时间。夜里，她们在河边露营，在月光下喝违法买来的葡萄酒，说着这条河的故事，聊莉比、安妮和其他女

人。当时她怎么可能想象，有一天自己也会踏上她们走过的路，她的脸会和她们的面孔交叠。

来到拱桥往恶水潭这不到一公里的路上，她走得更慢了，她的背包沉重，凸起的尖角戳着脊背。她还是哭了。无论怎么努力，她依然忍不住想着自己的母亲，那是最糟、最糟的事。

经过河边枝叶茂盛的山毛榉树林，光线暗到她几乎看不见自己的前脚，这让她有些安慰。她想，也许可以小坐一下，拿下背包休息。但是她知道不可以，因为一旦这么做，等太阳升起，一切就太迟了。况且没有任何事会改变，另外一天还是会到来，她又必须在黎明前起身，离开沉睡的家。所以，她必须一步一步往前走。

一步接着一步，女孩来到树林的边缘；一步一步地，她偏离步道，在河岸绊了一下；随后一步又一步，她走进了水中。

{ 朱尔斯 }

你在编故事，在重写历史，用偏颇的角度重述自己版本的真相。

（傲慢自大，内尔。你那该死的傲慢自大。）

你不知道莉比·西顿有什么遭遇，你更不晓得凯蒂过世时，脑子里在想什么。你的笔记写得很清楚。

夏至那天晚上，凯蒂·惠特克走进了恶水潭。有人在河岸南端发现了她的脚印。她身穿绿色棉质连衣裙，戴了一条简单的项链，青鸟链坠上刻着“爱”，背包里装满砖块和石头。验尸报告显示，她体内没有酒精也没有毒品残留。

凯蒂没有精神方面的病史，也不曾自残。她是优秀学生，不但漂亮，人缘也好。无论在真实生活或网络世界，警方都没有找到她曾受霸凌的证据。

凯蒂出身良好，备受关爱。

我盘腿坐在你书房的地上，就着傍晚将至的微光翻阅你的文件，想寻找答案。寻找一些线索。你的笔记杂乱无序，页缘空白处的字迹难以辨识，有些字下方有红笔画线，有的被黑笔涂掉。除了笔记，还有照片。我在一个廉价牛皮纸档案夹找到一些复印的影像。凯蒂和莉娜，两个小女孩对着镜头咧嘴笑，没有嘟嘴也没摆姿势，回到了许久以前，自拍尚未风行的年代。另一张是恶水潭，岸边排放着献礼，有玩具熊和小首饰，沙滩上还留着脚印。不是凯蒂的吧？不会是她留下的脚印吧？不，这一定是你的版本，重建过的现场。你跟着她的足迹

走，对不对？你踏着她走过的路，你就是抗拒不了，想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你就是这样。还年轻一点的时候，你对肉体、对骨头和内脏可承受的冲击充满兴趣，你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会痛吗？痛多久？从高处坠落撞击水面会是什么感觉？会感觉到自己的骨头断裂吗？我猜，你对其他部分没有多加思考；例如是什么原因驱使某人走到悬崖或河岸，是什么力量推动她们前进。

档案夹的最底下有个信封，上头潦草写着你的名字。有人以颤抖的手，在信封里的横条纸上写着：

> 我昨天对你说的话句句认真。我不要我女儿成为悲剧，成为你那恐怖“计划”的一部分。重点不仅是看到你从中得利，让人厌恶。我一再地告诉你，我深信你的行为极其不负责任，凯蒂的死足以作为证明。如果你还存有一丝怜悯，现在就该把计划喊停，承认你的写作、摄影、说辞和行为曾带来恶果。我不期待你会听我的劝，过去你从来不听。但如果你坚持走这条路，我绝不怀疑，总有一天，会有人强迫你听。

信没有署名，但无疑出自凯蒂的母亲之手。她警告过你，而且不止一次。在警局，我听到警探问莉娜有关凯蒂死后发生的事，说到她威胁你，要你付出代价。这就是你想告诉我的吗？你怕她吗？你是不是觉得她会对你动手？

她因为过度哀伤而精神狂乱，这个女人让我恐惧。我不想继续留在这里，置身在你的事物当中。我站起来，就在这时候，磨坊居好像在动，像艘歪斜的船。我感觉到河水冲击水车，迫使水车转动，水草犹如河流的同谋，让房子的缝隙越裂越大，河水借机渗了进来。

我一手扶着档案柜，上楼到起居室。我站了好一会儿，让双眼慢慢适应明亮的光线，在那一瞬间，我以为有人在窗边，就坐在我从前常坐的椅子上。但也就那么一瞬间，接着女人的身影消失，但我的心脏猛烈冲撞肋骨，头皮发麻。有人在这里，或者有人来过。又或者是：有人会来。

我的呼吸又快又浅，半走半跑地来到大门，看到门闩是拉上的，和我下楼前一样。但厨房里有种奇怪的味道，和原来的气味不同，比较甜，像是香水，而且厨房窗户大大地敞开。我不记得自己开了窗。

我走到冰箱前面，做了件我几乎从来不做的事：帮自己倒了杯冰凉黏腻的伏特加。我喝得很快，酒精沿着喉咙一路灼烧到腹部。我为自己倒了另一杯。

我头晕目眩，只能靠在厨房桌边稳住身子。我猜，我应该是在留意莉娜。她拒绝搭我的车回家，现在又消失无踪。我有些感激，原因是我不想和她共处同一个空间。我告诉自己，那是因为我生她的气，气她拿减肥药给另一个女孩吃，拿对方的体型做人身攻击。但其实我是在担心那名女警探的说法：莉娜之所以不好奇，是因为她早就知道。我又想起楼上那张照片中，莉娜那抹掠食者的微笑和锐利的牙齿。她究竟知道什么？

我又回到书房，坐在地上收拾我抽出来的笔记，想重新依序排列，试着在你的叙述中找出逻辑。这次，翻到凯蒂和莉娜的照片时，我停了下来。打印的照片上有一块墨水污渍，就在莉娜下巴的下方。我翻到背面，看到你手写了一行字。我大声读出来：有时候，让人烦恼的女人会照顾自己。

室内光线暗了下来。我抬起头，差点尖叫出声。我没听到她回家，没听到前门开关，也没听到她穿过起居室的脚步声。突然间，她就这么出现在我眼前，站在门口挡住光线。从我坐的位置看过去，那

个黑影的轮廓就像你。接着黑影向前走几步进到书房，我才看清楚是莉娜。她脸上沾了一抹泥巴，双手脏兮兮的，乱发纠结成一团。

“你在和谁说话？”她问道。她左右脚轮流跳行，看起来兴奋激动又狂躁。

“我没讲话，我在……”

“你有，”她咯咯笑，“我听到了。你和谁……”这时她突然住嘴，看到我手上的照片时，嘴角上扬的弧度瞬间消失。“你拿那个做什么？”

“我在读……我想要……”我还来不及把话说完，她就来到我面前俯视着我，我畏缩了。她冲过来，一把抢走我手上的照片。

“你拿这个做什么？”她在发抖，牙齿打战，气得满脸通红。我挣扎着站起来。“这和你没关系！”她转身背对我，把凯蒂的照片放在书桌上，用手掌压平。“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她问道，回头面对我，声音仍然颤抖。“凭什么碰她的东西？谁允许你这么做？”

她朝我走近，踢翻了地上的杯子，伏特加泼溅到墙上。她跪下来，动手收拾我摊开准备整理的笔记。“你不该碰这些东西！”她愤怒到几乎像在呵斥。“这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莉娜，”我说，“别这样。”

她突然向后退，痛得抽了一口气。她的手碰到碎玻璃，开始流血。女孩抓起一把笔记贴向胸口。

“过来，”我想拿开她手上的纸，“你在流血。”

“离我远一点！”她把纸张叠到桌上，纸上的血迹吸引了我的视线，我看到血迹下方有醒目的字：序曲，接着是：我十七岁时，救起

了溺水的妹妹。

我感觉体内涌起一阵歇斯底里的笑声，莉娜听我放声大笑，竟然惊讶地跳了起来。她讶异地看着我。看到愤怒占据她美丽的脸庞，看鲜血从她指头往下滴，我笑得更大声了。我笑到眼泪流下来，笑到眼前模糊成一片，直到我灭顶。

{ 一九九三年八月，朱尔斯 }

罗比把我留在窗前的椅子上，我喝下最后一些伏特加。我过去不曾喝醉，不知道由欢欣到绝望，由起到落的逆转出现得多快。希望转瞬消逝，世界成了荒芜一片。我没办法理性思考，但感觉上，我的思绪似乎又自有条理。那条河是我的出口，跟着河流去吧。

我摇摇晃晃地离开小路，往下走到河岸，踏上了河边步道，但当时我并不晓得自己想做什么。我茫然地走，夜色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暗，天上没有月亮，四周渺无声息。甚至连河流都静了下来，宛如蛇一样，滑溜无阻地在我身边流动。我不害怕。我有什么感觉呢？受辱、羞愧、罪恶感。我盯着他看，看他和你在一起，而他看见了我。

从磨坊居到恶水潭大概有两三公里路，我应该花了不少时间。这段路在天气好时就不好走，何况是夜里，我一定走得更慢。所以我猜你不是跟踪我。但你终究还是到了。

你到的时候，我已经走进了河里。我记得冰凉的河水包围着我的脚踝，没到膝盖，接着我缓缓沉入黑暗中。这时我不再觉得冰冷，反而全身刺痛，炽热的感觉来到脖子却没有出口，没有人看得到我。我躲避着，消失了，不再占去太多空间，根本什么空间都没用到。

灼热的刺痛嗡嗡穿透我全身，热度退去后，冰冷的感觉又回头了，但冷的不是我的皮肤，而是侵入我的血肉，像铅一样重重地来到我的骨头。我累了，河岸似乎好远，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回得去。我跳向水潭，往下潜但是碰不到底，于是我想，也许可以趁没人看见，平静地漂浮一下。

我漂呀漂，河水盖过我的脸，像是女人头发的东西从我身边刷过。我的胸腔受到压迫，于是我喘了一口气，喝下一大口水。我听到远处有女人的尖叫声。是莉比，你说过的，你听得到她的声音，有时在夜里，你会听到她的哀求。我开始挣扎，但肋骨受到挤压，我感觉到她拉住我的头发，这动作来得突然又剧烈，她把我拉向深处。只有女巫才会浮起来。

当然了，对着我叫喊的不是莉比而是你。你抓着我的头，将我往下压，而我拼命挣扎就是想摆脱你。你是想把我往水底压，还是要将我拉出水面？你抓着我的衣服，扒我的皮肤，你留在我脖子和手臂上的伤痕，和罗比留在我腿上的相同。

最后，我们终于来到河岸，我跪着喘气，你高高地站在我面前对我吼叫。“你这个笨蛋，傻瓜，你干了什么好事？你打算干什么？”你突然跪下，用双手抱住我，但闻到了我身上的酒精味又开始大吼。“朱莉娅，你才十三岁！你不能喝酒，你不能……你做什么啊你？”你细瘦的手指抠住我手臂上的肉，用力摇晃我。“你干吗做这种事？为什么？故意要整我是吗？要让爸妈生我的气？天哪，朱莉娅，难道我对你做过什么事？”

你带我回家，拉我上楼，放了洗澡水。我不想进浴缸，但你架住我，硬是脱掉我的衣服推我进去。水虽然热，但我仍然抖个不停。我不愿躺下只肯坐，而且驼着背，整圈肚子又绷紧又不舒服，你用双手捞水淋在我身上。“天哪，朱莉娅，你还是个小女孩。你不应该……不该……”你似乎找不到合适的字眼。你拿布擦我的脸，对我微笑，努力表达善意。“没事了，朱莉娅。好了，都过去了。对不起，我不该对你大吼大叫。他伤了你我也很抱歉，真的。可是你还想怎么样，朱莉娅？你究竟想怎么样？”

我让你帮我洗澡，这时，你的双手比在水潭里温柔多了。我不懂你为什么可以如此镇定，我本以为你会更生气。不只是气我，还要为

我生气。我大概反应过度了，要不然，就是你不想让我回想。

你要我发誓不能把经过告诉爸妈。“答应我，朱莉娅。答应我你不会把这件事告诉爸妈，好吗？永远不能说。我们不能谈这件事，懂吗？因为……因为那是自讨苦吃。好吗？不要谈就对了。如果我们不说，事情就像没发生过。什么都没发生，好吗？什么都没有。答应我。朱莉娅，答应我你永远不会提起这件事。”

我遵守我的承诺，但你没有。

｛二○一五年，海伦｝

海伦开车要去超市时，乔希正好骑自行车经过。他全身湿透，衣服上沾了泥巴。她减速后放下车窗。

“你没事吧？”她大声问，乔希对她挥手，露出了牙齿，她猜，应该是勉强想挤出笑容吧。她放慢速度往前开，透过后视镜看着他。男孩在拖延时间，忽左忽右地转动车把，没隔多久就踩着踏板站起身子回头看。

他本来就是个古怪的小家伙，前阵子的悲剧让情况更糟。凯蒂死后，帕特里克带他去钓过几次鱼，算是帮露易丝和亚历克的忙，让他们能有点自己的时间。这一老一小在河边共度了不少时间，帕特里克说，那孩子几乎没说话。

“他们应该带他走，”帕特里克告诉她，“应该要离开这个地方。”

“你就没那么做。”她轻柔地回答。老人点点头。

“当时不一样，”他说，“我必须留下来，我有工作要做。”

帕特里克退休后，因为她和肖恩而留了下来。不是为了他们，而是留在他们身边，因为他只剩下儿子和儿媳妇。剩下他们、房子，和那条河流。但岁月不饶人。没有人开口说明白，这家人就是这样，但帕特里克的健康状况已经大不如前。

海伦听到他会在夜里咳嗽，断断续续地咳；到了早上，她看得出他走动时的痛苦。然而最糟的是她知道，这并非单纯的体能问题。

他大半辈子精明干练，到了现在却开始健忘甚至糊涂。他开她的车子出门但忘了停在哪里，有时车里还有一堆垃圾，前几天就是那样。那些垃圾、小首饰和战利品是打哪儿来的？她没问也不想知道。她只是担心他。

若老实承认，是的，她也担心自己。从前，她会审慎检视可能的选项，然后才行动。她公公说过，她是个左脑人。但最近她像变了个人。过去一年的事件让她心烦意乱，乱了脚步。如今，她发现自己会质疑自己的生活，审视过去她以为最不可能有疑问的婚姻和家庭生活，还会怀疑自己是否称职。

是肖恩起的头。一开始她只是怀疑，接着，通过帕特里克，她得到令人心碎的证实。去年秋天，她发现她可靠、坚定又忠实的丈夫并不完全是她想象的那种人。她感到迷惘，理智和果断离她而去。她该怎么做？离开？抛弃她的家庭和责任？她该发出最后通牒吗？还是该哭闹、撒泼？她要不要惩罚他？如果要，又该怎么做？剪破他最喜欢的衬衫，折断他的钓竿，还是把他的书搬到后院全部烧掉？

这些做法不是不切实际，就是鲁莽或荒谬，于是她去找帕特里克寻求建议。他说服她留下来，安抚她肖恩已经恢复理智，也对自己的不忠深感悔恨，他会努力争取谅解。“在这段时间，”他说，“如果你想睡这边的客房，他会懂的，我们两个都能理解。让你有自己的时间对你应该有好处，而且我相信这可以让他尝点苦头，看看失去你会是什么感觉。”将近一年了，她仍然在公公住处的客房度过大多数夜晚。

后来她才发现，肖恩犯的过错，原来只是个开始。海伦搬进帕特里克的住处后饱受失眠之苦，仿佛进入让人衰弱、引发焦虑又不能成眠的地狱。她发现公公同样置身其中。他一样睡不着，而且据他说，多年来都是如此。于是两人一起失眠，他们会熬夜读书，猜字谜，同坐在友善的寂静当中。

偶尔，如果帕特里克喝了点威士忌，就会想聊天，会谈起自己担任警探的日子，说说小镇从前的面貌。有时谈话的内容会让她心神不宁，例如那条河流的众多故事、古老的谣言，以及一些埋藏已久、但如今被内尔·阿博特挖出来当作真相的吓人传说；这些关于他们家族的故事给他们带来痛苦，而且想必都是谎言，是诽谤和诋毁，对吧？帕特里克说，这些尚且不能构成诽谤，上不了法庭。

“她的谎话不可能出版的，这我会处理。”他告诉她。

只不过那不是重点。问题的症结在于，内尔已经对肖恩和这个家族造成了伤害。

“听了她灌输在他脑袋里的那些故事，让他怀疑自己是谁又从哪里来之后，你真以为他还能和从前一样？亲爱的，你不觉得他变了吗？全是受了她的影响。”海伦担心帕特里克说得没错，一切不可能回到过去，但他担保他们可以。关于这点，他表示自己同样会负责处理。他紧握她的手，感谢儿媳妇听他说话，亲吻她的前额，说：“你真是个好女孩。”

有一阵子，情况的确好转。但接下来却是每况愈下。当海伦发现自己每段睡眠可以超过两个小时，发现自己会像从前那样对丈夫微笑、感觉一家人回到原有的平衡步调时，凯蒂·惠特克却死了。

凯蒂·惠特克是学校的风云学生，好学又有礼貌，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她的过世让人惊讶又不解。这是她的错。她辜负了凯蒂·惠特克。他们全都对不起她，包括那孩子的双亲、老师和整个小区。他们没注意到快乐的凯蒂需要帮忙，而且一点也不快乐。当海伦在一旁处理自己的家庭问题、痛苦的失眠问题、质疑自己的同时，她的罪状又多了一条。

海伦把车开到超市时，雨已经停了。太阳探出头，晒得柏油路面冒蒸气，也带起泥土的味道。海伦翻皮包找采购清单，她要买带骨牛肉当晚餐，还要买些蔬菜和豆子，家里需要橄榄油、咖啡和洗衣机用的清洁胶囊。

海伦在罐头食品区找她认为最美味的碎西红柿罐头，这时，她注意到有个女人朝她的方向走过来，看到来的是露易丝，她感到惊恐万分。

露易丝走得很慢，脸上一片茫然，巨大的手推车里几乎空无一物。海伦在惊慌之余，丢下自己的推车，匆匆跑到停车场躲进自己车里，一直躲到露易丝的车从她面前经过，开上马路。

海伦觉得既愚蠢又可耻，也知道这不像原本的自己。一年前，她不可能做出这么丢脸的行径。她会过去和露易丝说话，握握她的手，问候她的丈夫和儿子。她会表现出正大光明的态度。

海伦不再是原来的自己。否则，对于自己这阵子的想法和做法，她该怎么解释？愧疚和怀疑会腐蚀，而且正在改变她，扭曲她。她不再是过去那个女人。她感觉自己像是正在蜕皮似的浑身滑溜，而且她不喜欢蜕去外皮后的生涩，不喜欢那种味道。这让她觉得脆弱，让她恐惧。

{ 肖恩 }

我母亲过世后的几天之间，我没有说话。一个字都没说。这是我父亲告诉我的。我不太记得当时的事，但我记得父亲如何把我吓到打破沉默，他握着我的左手放到火焰上方，一直到我叫出声才放手。这虽然残忍但是奏效。事后，他让我留下打火机。（我保留了好几年，一直带在身边，但最近不晓得在哪里弄丢了。）

哀伤、震惊会以奇特的方式影响一个人。我看过有人听到坏消息会大笑以对，有的人看似漠不关心，也有人会愤怒、恐惧。葬礼后，朱尔斯在车里的吻与欲望无关，而是出自哀伤，她想要感觉——无论什么都好——悲伤以外的任何情绪。我儿时的缄默可能是惊吓受创的结果。失去姐妹，可能和失去父母不同，但是我知道乔希·惠特克和他姐姐很亲近，所以我不愿评判他，不愿意太过解读他的说辞、他做的事和表现。

艾琳打电话告诉我，小镇东南边上的一栋房子有点状况，有邻居打电话，说她回到家时看到那栋房子的窗户都破了，还看到一个男孩骑自行车离开现场。那栋房子的住户是本地学校的老师，而那个深色头发、穿黄T恤、骑着红色自行车的男孩呢，我相当确定是乔希。

要找他不难。他坐在拱桥的矮墙上，自行车靠在一边，全身衣服湿透，双腿沾了泥巴。看到我他没跑，而是和往常一样礼貌地和我打招呼，脸上的宽慰似乎胜过其他感情。“汤森先生，午安。”

我问他是否还好，指着他的湿衣服说：“你会着凉。”他浅浅地微笑。

“我没事。”他说。

“乔希，”我说，“你下午有没有骑车到苏厄德路？”他点头。“没刚好路过亨德森老师家吧？”

他咬着下唇，浅棕色的眼睛圆睁。“汤森先生，别告诉我妈妈，请你不要告诉我妈妈。她已经够烦了。”我的喉头突然哽住，还得勉强自己压下泪水。他还这么小，看起来这么脆弱无助。我跪在他身边。

“乔希！你到底去做什么？有没有人和你在一起？是不是年纪大一点的男生？”我满怀希望地问。

他摇摇头，但不愿直视我。“只有我一个。”

“真的吗？你确定？”他移开眼神。“因为稍早时，我看到你在警局外面和莉娜说话。这件事和她没有关系吧？”

“没有！”他喊了出来，尖锐的声音听起来羞耻又痛苦。“没有。只有我，就我一个。我拿石头砸他的窗户。砸那个……浑蛋家的窗户。”浑蛋这个词咬字谨慎，像是第一次从他口中吐出来。

“你为什么要做那种事？”

这时，他直视我的双眼，嘴唇发抖。“因为他活该，”他说，“因为我恨他。”

他哭了出来。

“来吧，”我扶起他的自行车，说，“我开车送你回家。”但是他紧紧抓住车把。

“不要！”他啜泣着说，“你不能送我回去，我不要妈妈听到这件事，也不要爸爸知道。他们不能知道，他们不能……”

“乔希。”我又蹲了下来，把手放在他自行车的踏板上。“没关系的，事情没那么糟。我们来想办法处理。真的，这又不是世界末日。”

听到这句话，他吼了出来。“你不懂，妈妈永远不会原谅我……”

“她当然会。”我压下想大笑的冲动。“我相信她会发脾气，但你又没做什么不能原谅的事，你没伤害任何人……”

他的双肩颤抖。“汤森先生，你不懂，你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事。”

最后我只好带他回警局。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他不让我开车载他回家，我又不能就那样留他在路边。我带他到里面的办公室，帮他准备一杯茶，要考利去买点饼干回来。

“你不能审讯他，长官，”考利警觉地说，“他没有监护人陪同。”

“我不是要审讯他，”我烦躁地说，“他很害怕，但又不想回家。”

这几个字勾起我的回忆：他很害怕，但又不想回家。我当年才六岁，比乔希小，一名女警握着我的手。我从来不知道哪个版本的记忆才正确，我听过太多当年的故事，来源都不同，记忆与传言变得太难区分。但是在这个版本中我害怕得发抖，一名壮硕的女警在我身边安慰我，将我搂向她腿边，其他男人则是高高在上地说话。“他很害怕，但又不想回家。”她说。

“能带他到你家吗，琼？”我父亲说，“能不能把他带在你身边？”这就对了。女警员琼·赛吉。

我的电话响了，我这才回过神。

“长官？”是艾琳，“住在另一头的邻居看到有个女孩往反方向跑。女孩十来岁，一头金色长发，穿牛仔短裤和白T恤。”

“是莉娜。果然。”

“是啊，听起来应该是。你要我去接她过来吗？”

“今天先不要，”我说，“她够累的了。你找到屋主亨德森了吗？”

“还没有。我一直打电话，但直接进入语音信箱。我稍早去找他，他提到在爱丁堡有个未婚妻，但我没她的号码。他们说不定已经在飞机上了。”

我把茶端给乔希。“听我说，”我告诉他，“我们必须和你爸妈联络。只是要让他们知道你在这里，而且没事，好吗？我不会把细节告诉他们，目前还不会，我只说你心情不好，我带你来局里聊聊天。这样可以吗？”他点点头。“然后，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沮丧，我们来想办法处理。”他又点头。“但你还是得说明那栋房子的事。”

乔希小口小口喝茶，打了几个嗝，还没从方才的崩溃中完全恢复过来。他的双手紧紧握住马克杯，一边思考该怎么解释他想告诉我的事，嘴角一边抽动。

最后，他终于抬头看着我。“无论我怎么做，”他说，“都会有人生我的气。”接着他又摇头。“不，那不对。如果我做正确的事，所有人都会生我的气，如果我做错误的决定，他们就不会。情况不该是那样，对不对？”

“不，”我说，“是不应该。但我不确定你的看法是否正确。如果你做正确的事，我实在想不出会有什么情况让大家都生你的气。也许会有一两个人吧，但如果那是对的，我们有些人一定看得出来，然后感谢你，对不对？”

他又咬咬嘴唇。“问题是，”他的声音又开始发抖，“伤害已经造成。太迟了，我现在做正确的事已经来不及了。”

他又哭了，但和上次不同，不是号啕大哭也没有惊慌失措。这次，他像个失去一切、失去希望的人那样哭。他很绝望，这让我无法承受。

“乔希，我一定得请你爸妈过来，一定要。”我说，但他拉住我的手臂。

“不要，汤森先生。”

“我想帮你，乔希，我真的想。告诉我，你怎么会这么难过。”

（我记得坐在温暖的厨房里吃夹芝士的面包，但我不是独自一人。琼也在，她坐在我身边。你要不要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宝贝？请告诉我。我没说，什么也没说。一个字都没说。）

但乔希已经准备好了。他擦干眼泪，擤擤鼻子，咳了一下然后坐直身子。“和亨德森老师有关，”他说，“是亨德森老师和凯蒂的事。”

｛八月二十日，星期四，莉娜｝

亨德森老师那件事起初只是个玩笑，是一场游戏。我们以前也对生物课的弗莱尔老师，还有游泳课的麦肯塔教练做过相同的事。纯粹只是要逗他们脸红。我们轮流上阵。两人当中派一个人先去试，如果不成功再换另一人。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地点也不设限。这个游戏唯一的规则是：另一个人要在场，否则没有人可以证实。我们从来不让其他人加入，这是我们，是凯蒂和我的游戏，我甚至不记得一开始是谁出的主意。

弗莱尔老师由我先上场，只花了三十秒。我到他桌前，咬着嘴唇对他微笑，听他解释有关人类生理的体内平衡时身子往前靠，让衬衫里的胸口露多一点，结果立刻轻松胜利。麦肯塔教练就得多花点工夫了，因为他看多了我们穿泳衣的样子，不会为了我们多露一点肌肤失神。但凯蒂还是办到了，我们知道他喜欢看功夫片，于是凯蒂和他聊功夫片时，故作甜美羞涩外加上一点尴尬。

然而马克·亨德森就完全不同了。凯蒂先上，因为她赢得麦肯塔教练那一回合。她一直等到了下课，而我则是放慢手脚整理书本，她走向讲台，靠在桌边对他微笑，稍微往前倾然后开始说话，但他突然推开椅子站起来，往后退了好几步。她继续说话，但火力已经弱了，我们离开时，他看着我们的表情似乎是愤怒。轮到我去试的时候，他打起了哈欠。我尽了全力，站在他身边微笑，拨头发摸脖子咬下唇，结果他竟然打哈欠，而且很明显。好像我让他觉得无聊。

我没法抹去脑中的那个影像，他视我如无物，好像我这个人一点意思也没有。我不想玩了。总之不找他，太没趣了。他的反应像个浑

蛋。凯蒂说："你这么想？"我说没错，她说，那就这样。事情就这样。

过了很久，大约是一个月后，我才发现她打破了规则。我完全不知道，所以，当乔希在情人节那天来找我，说出我听过最荒唐的故事，我立刻发短信给她，还加了爱心符号。我写：听说了，凯凯小马一生一世。五秒钟后我收到回复：删掉。不开玩笑，删掉。我回信：搞什么？她又回：立刻删，否则我发誓再也不和你说话。天哪，我心想，扫兴。

第二天早上进了教室，她不理我，连招呼都不打。出教室时我抓住她的手臂。

"凯蒂？出了什么事？"她连拉带拽把我带进厕所。"搞什么？"我说，"到底什么事？"

"没事，"她没好气地说，"我只是觉得那样好蠢。"她当时的表情像是大人在和小孩说话。"你怎么会发那种短信？"

我们站在厕所的最里面，就在窗边。"乔希来找我，"我告诉她，"他说看到你和亨德森老师在停车场里牵手……"我开始笑。

凯蒂没笑。她转身走开，站到洗手台前去看镜子。"什么？"她拿出袋子里的睫毛膏。"他到底是怎么说的？"她的声音很奇怪，不是生气也不是难过，反而像是害怕。

"他说他放学后在等你，看到你和亨德森老师在一起，还手牵手……"我又开始大笑。"天哪，又不是什么大事。他只是编故事，找借口来看我。那天是情人节嘛……"

凯蒂闭紧双眼。"老天，你还真自恋，"她静静地说，"你真的以为一切都围着你打转。"

我像是被打了一巴掌。“什么？”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说，这太不像她了。直到她手上的睫毛膏掉进水槽，攀住洗手台开始哭，我还想不出该说什么。

“凯蒂……”我搭着她的肩膀，她哭得更厉害了。我用双手抱住她。“哦，天哪，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你没注意到吗，”她吸着鼻子说，“事情不一样了，你都没发现吗，莉娜？”

我当然发现了。她变了，这阵子一直很疏远，而且总是在忙，不是有作业所以下课后不能在外面逗留，就是要和她妈妈去买东西所以不能一起去看电影，要不然，也可能是要在她爸妈外出时照顾乔希，所以不能到我家过夜。她在其他方面也不同了。在学校里比较安静，戒了烟，开始节食，聊天聊到一半会分神，像是我说的话让她厌烦，或有更有趣的事情可想。

我当然注意到了，而且感觉很受伤。但是我什么也不打算说出来。让人知道你受到伤害是最悲哀的做法，不是吗？我不想表现出脆弱或依赖，因为没有人想和那种人相处。

“我以为……我不知道，凯蒂，我以为你只是厌倦我。”那时她哭得更凶了，我紧紧搂住她。

“没有，”她说，“我才不是厌倦你。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她突然住嘴，挣脱我的双臂，走到厕所另一头，跪在地上朝我的方向爬过来，检查每个隔间的下方。

“凯蒂，你到底在做什么？”

一直到这时候，我才顿悟。没错，我真的一无所知。

“我的天，”她站起来时，我说，“你是……你是说……”我压低声音，用耳语的音量说话，“你们真的在交往？”她没说话，只是直视我的双眼，我立刻知道那是真的。“该死！你不会……你疯了。不可能。你不会的，凯蒂。你得喊停……免得事情真的发生。”

她看着我的眼神，好像把我当笨蛋，而她为我难过。“莉娜，事情已经发生了。”她擦擦眼泪，勉强挂上微笑。“十一月就开始了。”

我没把以上任何细节告诉警方，因为这和他们无关。

那天傍晚，朱莉娅和我在厨房吃晚餐时，他们来家里。我要更正：是我一个人在吃晚餐，她和以往一样，把盘子上的食物推来推去。妈妈说过，朱莉娅不喜欢在别人面前吃东西，这是她从前肥胖年代留下来的习惯。我们两个都没说话，自从我昨天回家看到她动妈妈的东西后，我们就不说话了，所以，听到门铃响，两人都松了一口气。

来的是肖恩和摩根警探，我们都已经花了那么久的时间在一起，现在该喊她艾琳了吧，我猜，他们是为了打破的窗户而来，我只是觉得他们两个一起来有点小题大做。我立刻高举双手。

“我会赔偿损失，”我说，“我现在付得起了，对吧？”朱莉娅撇着嘴巴，像是认为我让她失望。她站起来，虽然她什么都没吃，但还是开始清理杯盘。

肖恩把她的椅子拉过来，在我身边坐下。“我们晚一点再谈那件事，”他露出哀伤又严肃的表情，“但我们想先请你谈谈马克·亨德森。”

我整个心都凉了，肠胃开始翻搅，仿佛预料到坏事临头。他们知道了。我既震惊又觉得解脱，但仍然尽全力装无辜，让脸上毫无表

情。“是啊，”我说，“我知道。我砸了他家。”

“你为什么砸他家？”艾琳问道。

“因为我太无聊，因为他是浑球，因为……”

“够了，莉娜！”肖恩打断我的话。“别再胡扯了。”他看起来真的生气了。“你知道我们不是讲那件事，对吧？”我没说话，直直地看着窗户。“我们和乔希·惠特克谈过了。”他说。我的肠胃又是一阵翻搅。我想，我早就知道乔希不可能一辈子守住这件事，但我本来希望砸了亨德森老师的房子，可以让他稍觉得满足，至少可以维持一阵子。

“莉娜，你在听我说话吗？”肖恩坐在椅子上往前靠。我注意到他的双手有点发抖。“乔希对马克·亨德森做了严重的指控。他告诉我们，在凯蒂·惠特克过世前的几个月期间，马克·亨德森和她之间有关系，性关系。”

“胡扯！”我说，还努力挤出笑声。“完全是胡扯。”大家都看着我，而我无法阻止自己的脸变红。“胡说八道。”我又说了一次。

“他为什么要编这种故事，莉娜？”肖恩问我，“凯蒂的弟弟为何会想出这种故事？”

“我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但那不是真的。”我瞪着桌子，想找出原因，却只觉得越来越热。

“莉娜，”艾琳说，“你显然没说真话。我们更不懂的是，你为什么要对这种事说谎？为什么要保护一个占你朋友便宜的男人？”

“哦，去他的……”

“什么？”她问道，整个人凑到我面前，“去他的什么？”她有种特质，她就是能惹毛我，还有，看到她的表情，我就想赏她巴掌。

“他没有占她便宜。她又不是小孩！”

她看起来对自己满意得不得了，此时此刻我真的好想打她，而她自顾自地继续说：“如果他没有占她便宜，你为什么这么恨他？是嫉妒吗？”

“我想，这样就够了。”朱莉娅说话了，但没人理她。

艾琳还继续说，对我说个不停。“是因为你自己想要他吗？你是不是生气，因为你觉得自己比较漂亮，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关注？”

这时我爆发了。我知道，如果她再不闭嘴，我就会对她动手。于是我说：“我恨他，你这个蠢女人。我恨他，因为他从我手中抢走她。”

大家全静了下来，好一会儿没人说话。最后，肖恩终于说：“他从你手中抢走她？他怎么做的，莉娜？”

我没办法了。妈的，我真的累了，而且事到如今他们显然会发现，因为乔希这个大嘴巴。但更重要的是，我累得没办法说谎。所以，我坐在我家厨房里，出卖了凯蒂。

“我答应过她。在我们吵架过后，在她对我发誓他们会分手，她以后不会再和他见面之后，她要我发誓：无论如何，无论出了什么事，我都不能对任何人说出他们的事。那天，是隔了好久好久之后我们再次一起到恶水潭。坐在没人看得见的树下，她哭着握住我的手说‘我知道你不赞成，你觉得我不该和他在一起。我懂。但是我爱他，莉娜。到现在还爱他。他是我的一切。我不能看他受到伤害，我就是办不

到。我会承受不住。请你不要做任何会伤害他的事。我知道你恨他，但是为了我，请你答应'。"

我努力过了，真的。连妈妈到我房里告诉我，说他们在河里找到她；连露易丝伤心到几乎半疯狂地到我家，连那个浑蛋在本地报纸上说她是多优秀的学生，老师和同学有多喜欢她，多欣赏她，我都没说出来。他在我妈妈葬礼上来向我致哀时，我咬住舌头，什么都没说。

但这几个月来，我忍了又忍，如果我再继续，一定会咬断舌头，噎死自己。

于是，我告诉了他们。是的，凯蒂和马克·亨德森有关系。事情是去年秋天开始的，在今年三或四月结束。到了五月下旬，他们又在一起，但我觉得为时不久。是她结束了那段关系。我没有掌握任何证据。

"他们非常小心，"我告诉他们，"没有电子邮件，没有短信也没有电话，任何电子文档都没有。那是他们的规则，而且严格遵守。"

"是他们，还是只有他？"艾琳问。

我狠狠瞪着她。"我又没和他讨论过这些事，当然是她告诉我的：那是他们的规则。"

"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件事的，莉娜？"艾琳问道，"你必须从头开始讲。"

"不必，事实上，我认为她不必。"朱莉娅突然说话。她站在门边，我根本忘了她也在厨房。"我认为莉娜很累，现在应该要休息。我们可以明天到警局说明，或者你们也可以过来。但今天这样够了。"

我还真想拥抱她，因为，从我第一面见到朱莉娅到现在，这是我头一次觉得她站在我这边。艾琳想抗议，但肖恩说："对，你说得对。"他站起来，三个人一起离开厨房到走廊。我跟在后面。他们走到门口时，我说："你们知不知道，如果她父母知道这件事，会受到多大打击？"

艾琳转身面对我。"嗯，至少他们知道原因何在。"她说。

"不，他们不会懂，不会有原因，"我说，"她做的事根本没有原因。听着，你们就是证明。你们站在这里，就证明了她这么做完全没有原因。"

"这是什么意思，莉娜？"他们全站在门前看着我，充满期待。

"她会那么做，不是因为他让她心碎，或她觉得内疚什么的。她是为了保护他。她以为有人发现了他们的事。她以为事情会爆发出来，他会上报。她以为他会受审，会被定罪，然后以性侵罪名入狱。她以为他在监狱里会被打，被强暴，或遭遇到做了那种事的男人会碰到的一切。所以她才决定消灭证据。"说到这里我哭了起来，朱莉娅走到我面前，伸出双手抱着我，说："嘘，莉娜，没事了，嘘。"

怎么可能没事？"这就是她所做的，"我说，"你们还不懂吗？她要消灭证据。"

{ 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五，艾琳 }

我跑步时看见的那栋河边小屋即将成为我的新家。短时间来说是如此，至少一直到我们厘清亨德森这件事为止。这是肖恩的建议。因为肖恩正好听到我告诉警员考利，那天早上我太累，差点把车子开出车道。于是他说："我们不能让这种事发生。你应该留在镇上，可以住沃德家的小屋。房子在河的上游，没有人住。屋子不豪华，但不必花钱。我下午把钥匙交给你。"

他离开后，考利咧嘴对我笑。"沃德小屋是吧？小心疯安妮。"

"你说什么？"

"帕特里克·汤森把那地方拿来当钓鱼小屋，大家都叫那房子'沃德家的小屋'。安妮·沃德的故事你知道吧？她也是水底的女人之一。"她把声音压到耳语的音量，说："他们说，如果你仔细看，还看得到墙上的血迹。"我想必一脸茫然，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于是她带着微笑说："那就是个故事，古老的故事。贝克佛德的老故事之一。"之前，我没有太注意贝克佛德的百年老故事，我手边有最近的新故事要忙。

亨德森一直没接电话，于是我们决定先不找他，等他回来再说。如果凯蒂·惠特克的故事是真的，他可能永远不会回来。

等待期间，肖恩要我去找他的妻子问话。他妻子是校长，也就是亨德森的老板。"我相信她丝毫没怀疑过马克·亨德森，"他说，"而且对他评价很高。但是总要有人找她问话，那个人显然不可能是我。"他说汤森太太会在学校里等我。

若她真的在等我，那么她看来不是太喜欢这件事。我进了她办公室，看到她手脚着地趴在地上，脸颊贴着灰色地毯，伸长脖子在书架下找东西。我礼貌性地咳了一声，她警觉地抬起头。

“汤森太太吗？”我说，“我是摩根警探。艾琳。”

“哦，”她说，“是的。”她红着脸，一手放在脖子旁边。“我掉了一只耳环。”

“看来两只都掉了。”我说。

海伦发出奇特的哼声，示意我坐下。她把衬衫下摆塞进裤头，拉平灰色长裤后，自己才坐下。如果有人要我想象探长夫人的样子，我会想象一个相当不同的人：迷人、打扮得宜，应该很爱运动，说不定是马拉松爱好者，或是铁人三项健将。海伦本人的衣服更适合大她二十岁的人，而且她脸色苍白，四肢柔弱，像是极少出门，或很少看到太阳的人。

“你想找我谈马克·亨德森。”她说。她轻轻皱眉，看着面前一大沓文件。这么说，没有闲聊也不必暖场，讲话直接切入重点。也许探长就是喜欢她这一点。

“是的，”我说，“你应该听说过乔希·惠特克和莉娜·阿博特的指控了吧？”

她点点头，抿嘴时，薄薄的嘴唇跟着消失。“我先生昨天告诉我了。我向你保证，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我张开嘴巴想发言，但她继续说，“我两年前聘用了马克·亨德森。他资历杰出，目前为止的教学成果都很不错。”她翻翻面前的文件。“如果你想看，我这边有细目。”我摇摇头。同样的，她又在我发问前抢先开口。“凯蒂·惠特克勤勉认真，我这里有她的成绩单。不可否认，从去年春天开始，她的成

绩有点下滑，但那只是短期的表现，随后……在她……”她抬起手遮住眼睛，“在夏天时，又有了进步。”她的坐姿没那么端正了，身子稍微往下沉。

“所以你没有怀疑，没听说任河流言……”

她歪着头。“哦，我刚刚可没提到流言。摩……呃，摩根警探。中学里的流言蜚语多得吓人。”她嘴角抽动一下，说：“我相信，如果你试着想象，说不定能猜到他们对我和体育老师蜜雪儿写了、说了什么话，或是发了什么推文。”她停了一下。“你见过马克·亨德森吗？”

“见过。”

“那你一定懂。他年轻又好看，女学生对他——一向都是女生——什么都说得出来。各种各样的事都有。但是我们要学着别淹没在各种声浪中，我认为我当时做到了，而且现在仍然这么想。”我又想开口，她再次抢先一步。“我必须告诉你，”她拉高音调，“我极度怀疑这些指控的真实性。指控的来源和时间点让我极度怀疑。”

“我……”

“我知道率先做出这种指控的是乔希·惠特克，如果说是莉娜·阿博特在背后指使，我一点也不会惊讶。乔希很迷恋她。如果莉娜想转移自己身上的注意力，例如帮朋友买非法药物等等错事，我相信她有能力说服乔希编出这个故事。”

“汤森太太……”

“还有另一件事我必须说，”她不容我打断，继续说话，“莉娜·阿博特和马克·亨德森之间发生过一些事。”

“发生过一些事？”

“两件事。首先，是她偶尔会有不恰当的行为举止。”

“怎么说？”

“她会挑逗勾引，而且不只对马克。她不知从哪儿学来的，认为挑逗人就能轻易达成目的。很多女孩都会那么做，但就莉娜的个案而言，马克好像觉得她太过分了。她不光是嘴上说说，还摸他……”

“摸他？”

“摸他手臂，不是太失礼。她站得离他太近，让我不得不找她谈。”这个回忆似乎让她有点退缩，“她受到训诫，但当然了，她没认真看待。我记得她好像说了类似‘他求之不得’之类的话。”我听得笑了出来，她皱着眉头看我。“这真的不好笑，摩根警探。这种事有可能造成可怕的伤害。”

“对，对，当然了，我懂。对不起。”

“好。”她又抿起了嘴，端出百分之百的教师派头，“她母亲同样没有认真看待此事。这倒不令人惊讶。”她涨红了脸，脖子染上愤怒的色彩，音调也拉高了。“一点也不令人惊讶。那些调情的手段，眼睛眨个不停、拨头发、疲劳轰炸又无穷无尽的性暗示，你以为莉娜从哪里学来的？”她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来，把遮住眼睛的头发往后拨。“第二件事，”她现在镇定、自制一点了，“发生在春天。这次不是挑逗勾引，而是情绪性的攻击。马克不得不请莉娜离开教室，因为她挑衅叫骂，在讨论教材时用了不雅的语言。”她低头瞥了自己的笔记一眼。“当时的教材是《洛丽塔》。”

“嗯，这就……有意思了。”我说。

“的确。我甚至可以说，这本书可能是她那些指控的灵感来源。”海伦说。只不过我的想法完全不同。

那天傍晚，我开车到我的临时寓所。夜色下，小屋显得更孤单，房子后方的白桦树林看起来很狰狞，河水轻轻流动的声音与其说是轻快，不如说带着威胁。河岸和对面的山坡上都没有人影。没有人听得到你尖叫。上次来慢跑，我看到的是平静的田园诗篇，现在满脑子是上百部恐怖电影里的孤立小屋。

我打开门锁，迅速看了一圈，尽量不要去寻找墙壁上的血迹。屋子很干净，弥漫着清洁剂的柠檬气味，火炉已经扫过，旁边整齐堆放着砍好的木柴。小屋很简单，还不如农舍，只有一间带厨房的起居室和放了一张小双人床的卧室，我看到床垫上放着折好的干净床单和毯子。

我拉开窗户和门，驱散化学柠檬香，接着打开一瓶来时在路旁小商店买的啤酒。我拿着啤酒坐在前梯，看夕阳照着对面山坡，蕨丛的颜色先转成铜色再染成金色。万物的影子越拉越长，我觉得独处演变成寂寞。我拿出手机，但不确定要打给谁。这时我发现收不到信号。我站起来到处走，拿着手机在空中挥，没有，什么都没有，一直来到河边，才收到一两格信号。我在河边站了一会儿，河水涨到我脚趾高度，奔流的黑色河水又急又浅。我仿佛一直听到有人在笑，但那只是飞快刷过岩石的河水。

花了漫长的时间入睡后，我突然醒来，而且浑身发烫。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确定自己是被吵醒的，是声音吗？没错，咳嗽声。

要拿放在床头桌上的手机时，我不小心把手机拨到地上，东西掉下去的声响在寂静中显得特别响亮。我连忙去抓，却突然心生恐惧，确信若在这时开灯，一定会看到屋里站着一个人。我听到小屋后面的桦树林传来猫头鹰的叫声，接着，那声音又来了，又是咳嗽声。我的心跳太快，害怕到不敢拉开床边的窗帘，怕玻璃窗外有张脸孔看着我。

会是谁的脸？安妮·沃德？她丈夫？荒唐。我低声安抚自己，打开电灯后一把扯开窗帘。没有东西也没有人。本来就是。我滑下床，穿上运动裤和厚T恤到厨房。我考虑煮杯茶，但看到碗柜里有瓶半满的泰斯卡威士忌，立刻改变心意。我帮自己倒了一点，很快地喝掉，接着再穿上球鞋，把手机放到口袋里，拿着桌上的手电筒，打开前门走出去。

手电筒的电量一定不够，光束很弱，勉强照到我面前约两米外的距离，超过这个范围就什么也看不见。我斜拿着手电筒照亮脚前的路，走进黑夜中。

草地沾满了露珠，没走几步，球鞋和运动裤下摆就湿透了。我慢慢沿着小屋绕一圈，看着手电筒光束在桦树银白的树干上上下下跳动，宛如一群苍白的幽灵。空气轻柔又清凉，迎面而来的微风夹带着雨丝。我又听到猫头鹰叫声，河水低声流泻，一只蟾蜍规律地呱呱叫。顺着小屋绕一圈之后，我走向河岸。这时蟾蜍突然停止啯叫，我再次听到咳嗽声。那声音一点都不近，来自河对岸的山坡某处，而且这时听起来也没那么像咳嗽了，比较像是羊在咩咩叫。

我觉得自己简直和羊一样胆小，于是又回到小屋，帮自己倒了另一份威士忌，拿出放在我袋子里那份内尔的手稿，蜷起身子窝在起居室的扶手椅上，读了起来。

{ 《恶水潭》_安妮·沃德，一九二〇年 }

危险早就在屋里了。一直都在。外面没什么好怕，要担心的是家里。自从他回家后，危险便埋伏等待着，一直都等着。

然而对安妮而言，最后等着她的不是恐惧，而是罪过。危险来自知识，而知识和溪里捡来的卵石一样又冷又实在，而且是她心中所愿，当她生命中的真实梦魇太难承受，她会容许自己在夜里做那个梦。他是梦魇，他同床躺在她身边，他手拿酒杯，穿着靴子坐在火边。梦魇，是她发现他带着厌恶的表情看她，在他眼里，她仿佛是有了形体的憎恶。而且她知道，他憎恶的不只是她。是所有女人，所有儿童、老人，甚至那些没有参战的男人。然而，看到且感觉到他的恨意仍然让她伤心，他的厌恶之情比她这辈子任何感受都更强烈、更明显。

问题是，她不能说自己不是咎由自取，是吧?

梦魇是真的，一直都活生生地存在于她的家里，然而让她烦恼的是那个梦，那个她允许自己渴望的梦。在梦里，她一个人在家，时光回到一九一五年，那年他才刚离开。在梦里，时间是傍晚，光线才刚刚为河对岸的山头染上颜色，黑暗聚集在屋子的各个角落，这时外头有人敲门。一名身穿制服的男人等在门外，他递来一封电报，当下她就知道自己的丈夫永远不会回来。当她梦想这个情境时，并没有真正在意事情如何发生。她不在乎他是为了拯救同袍而光荣阵亡，或是面对敌军时怯懦逃跑。她不在乎，只要他死了就好。

如果是这样，她就轻松多了。这是事实，不是吗?他何必恨她?如果他战死沙场，她会悼念他，人们会为她、她的男人、她的那些朋

友、他的兄弟（假如他还有任何兄弟）难过。大家会帮助她，会团结起来，那么她便可以渡过难关。她会为了他而哀伤，时间虽然不会短，但终究会结束。到时候，她会过她的十九岁、二十岁、二十一岁，她的未来会等着她。

他恨她是对的。三年，他在战场度过将近三年。三年间，他在同袍——那些他点过烟的兄弟的鲜血屎尿中打滚，而如今她希望他不曾回家，她诅咒电报没来的每一天。

她十五岁就爱上了他，她甚至不记得在他出现以前，自己的生命是什么面貌。战争开始时，他十八岁，到了十九岁他赶赴沙场，回到家乡后，他不是随着分秒老去，而是一次老十年，老百年。

第一次回家时，他仍然是原来的自己。他在夜里哭泣，抖得像个发烧的人。他说他不能回去，他太害怕。在他预定回家那一晚，她在河边找到他，一路把他拖回家。（她根本不该那么做，当时就该让他走。）阻止他是因为她自私。如今看看她铸下的错误多严重。

他第二次回家后没有哭，而是默不出声，完全崩溃，除了从低垂的眼皮下斜眼偷瞄，他几乎不看她，在床上更是从来不看。他将她翻过身，即使她恳求或流血也从不停止。他当时就恨她，早就恨她了。起初，她没看出来，但是当她告诉他，说自己为人们如何对待监狱里那些女孩、那些基于道德或宗教信仰原因不肯服兵役的人而难过时，他掌掴她、啐她口水，辱骂她是叛国的妓女。

到了第三次回家时，他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

那时她知道，过去那个他再也不会回来了。过去那个男人已经踪影全无。她不能离开，她不能远走高飞去爱另一个人，因为他会永远在她身边，但他消失了……消失，却仍然穿着靴子坐在火边，端着酒，拿她当敌人看。她真希望他死了。

这算什么生活?

她希望有其他方式来过日子。她希望自己知道另外几个女人的秘密，但是莉比·西顿早就走了，而且把秘密一起带走。安妮当然也知道一点皮毛，村里多数女人都知道。她们知道哪些蘑菇该采哪些该留，知道俗称“美丽女士”的颠茄草碰不得。她知道森林中哪里找得到颠茄草，也知道那东西的效用，但她不希望他那样走。

他随时都处于恐惧当中。她知道。她每次偷看都发现他看着门，看着暮色，似乎还想看到树林的后方。他不只是害怕，还在等待。然而他从来没看对方向，因为敌人不在外面，而是早已进入家门，在他的家里，在他的炉边。

她不想让他害怕，不想让他看到影子落在他身上，于是一直等到他穿着靴子、坐在椅子上，空酒瓶放在脚边，昏昏入睡之后。她安静又迅速地动手。安妮把刀刃抵在他的后颈上用力一划，力道大到他甚至没醒过来就直接断气。

这样比较好。

可惜屋里搞得一团糟，那当然了，所以，她事后非得到河里洗净双手不可。

{ 八月二十三日，星期日，帕特里克 }

帕特里克梦见妻子的梦境永远相同。时间是夜晚，她在河里。他让肖恩留在岸边，自己潜入水中一直游，但不知何故，一旦他接近到能拉到她的距离，她便漂得更远。在他的梦里，恶水潭比实际来得大，不再是潭，而是湖，是海。他好像得一直游下去，但问题是他太累，而且他还晓得，等到终于碰到她、把她拉到身边后，自己也会沉入水中。他碰到她时，她的身体在水中慢慢旋转，脸孔转过来面对他，张开她破裂出血的嘴巴大笑。这个梦永远相同，只不过昨晚，当她在水中转过脸时，那张脸孔变成海伦。

他异常惊恐地醒过来，心脏几乎要跳出来。他在床上坐起身，手掌平贴胸前，不想对自己承认心里的恐惧，或承认梦里夹杂了深深的羞耻。他拉开窗帘，等天空由黑转灰，才到隔壁海伦的房间去。他安静地走进去，轻轻拿起梳妆台前的椅子，放到她床边。她的后脑对着他，就像刚刚的梦，他努力压抑冲动，免得伸手拉住她的肩膀摇醒她，确认她是不是满嘴血水和断牙。

她终于醒了，慢慢地翻身，看到他时吓了一跳，猛地把头往后仰，刚好撞到她床头的墙壁。

“帕特里克！出了什么事？是肖恩吗？”

他摇摇头。“没有。什么事都没有。”

“那……”

“我是不是……留了什么东西在你车里？”他问她，“向你借车的那天？我收拾了小屋里一些杂物，本来想拿去丢掉，但后来那只猫……我一分心，大概就把垃圾留在车里了，有吗？”

她吞咽一下，点点头，瞳孔把虹膜往外挤压成薄薄的浅棕色圆环，眼睛的颜色变得深沉。“对，我……小屋里的垃圾？那些东西是在小屋里拿的？”她皱着眉头，似乎在推敲什么。

“对，在小屋里拿的。你怎么处理那些东西？那个袋子放到哪里去了？”

她坐了起来。“我把东西扔了。不过就是垃圾，对吧？看起来像是垃圾。”

“对，就是垃圾。”

她的双眼先看向别处，才又直视他。“爸爸，你觉得事情又开始了吗？”她叹口气，“他和她。你觉得……”

帕特里克往前靠，拨开她额上的头发。“嗯，我不敢说。有可能吧。可能又开始了。但反正现在都结束了，对不对？”他想站起来，但发现双腿软弱无力，只好用手撑着床头柜才勉强起身。他知道她看着他，他觉得自己很丢脸。“你要不要喝杯茶？”他问她。

“我来煮。”她边说边推开被子。

“不，不必，你躺着就好，我去煮。”他走到门口又回头。“你都扔了吗？那些垃圾？”他又问了一次。海伦点点头。他迈开麻木的双腿，不理会胸口的压迫感，慢慢下楼走进厨房。他拿茶壶灌满水，然后坐在桌边，心脏重重地跳。他从来没见过海伦骗他，但他相当确定，刚刚在楼上，她的确说了谎。

也许他该生她的气，但他真正气的是肖恩。因为他犯错，他们才会变成这样。海伦根本不该在这里！她应该在她家，在她丈夫的床上。而且他也不该沦落到这种地步，不但要为儿子可耻的行为收拾善后，还要那么没有礼数地睡在儿媳妇隔壁的房间。帕特里克前臂绷带下的皮肤发痒，他不经心地抓了抓。

然而，他又凭什么批评自己的儿子？他记得年轻的感觉，当时他同样败在生物本能下。他为自己做了糟糕的选择，至今仍觉得可耻。他选了一个漂亮、软弱，几乎在各方面都缺乏自制的女人。一个贪得无厌的女人。她走上自我毁灭之路，而至今他唯一还讶异的是，她竟然能在那条路上走那么久。帕特里克知道劳伦从没明白的事：她有多少次差点送命。

他听到下楼的脚步声，转过身看。海伦站在门口，身上穿着睡衣，还赤着脚。

“爸爸，你还好吗？”他站起来，准备煮茶，但是她把手搭在他肩膀上。“坐着，我来就好。”

他曾经做错选择，但不会有第二次。海伦就是他选的，她是他同事的女儿，个性安静长相平凡工作认真。他第一眼就看出她会是个稳定、充满爱心又忠诚的人。接下来，只差说服肖恩。他受训时曾经爱上一个女人，但帕特里克知道那不可能持久，当那段恋爱的时间超过合理范围，他只好出面解决。如今看着海伦，他知道自己为儿子做了个好选择：她坦率、稳重又聪明，对多数女人迷恋的名流琐事和流言八卦毫无兴趣。她从不浪费时间看电视或读小说，认真工作又不抱怨。而且她好相处，脸上常有笑容。

“来。”她递来一杯茶，正在对他微笑。“哦，”她倒抽了一口气，“看起来不太妙。”她看着他的手臂，他刚刚抓痒时撕开了绷带，露出又红又肿的皮肤和深色伤口。她拿了热水、香皂、消炎药和干净

绷带过来，为他清理伤口后重新包扎。她处理好伤口后，他靠过来亲吻她的嘴唇。

“爸爸。”她轻轻推开他。

“对不起，”他说，“对不起。”羞耻感又回来了，这次来得澎湃，愤怒也跟着油然而生。

女人害他堕落。先是劳伦，接着是琼，然后还有一连串。但不是海伦。不可能是海伦吧？可是她那天早上竟然对他说谎。他从她脸上看出来了，那张耿直的脸不善欺瞒，这让他厌恶。他又想到那场梦，劳伦在水里打转，历史会重演，只不过女人一个比一个糟。

{ 妮基 }

琼说，时候到了，该要有人出面为这一切做点事。

“你说得容易，”妮基反驳，“而且你的态度也变了，不是吗？从前老是说我应该为自己着想，要管好嘴巴。现在你却要我把谨慎丢一边？”琼听她这么说，没再搭腔。“呃，反正我努力过了。你知道我试过。我一直在指引正确的方向。我不是给那个妹妹留了话吗？没人听不是我的错。哦，我讲得太抽象？太抽象！你要我到处去放话？看看你到处说的下场！”妮基和琼为这件事吵了一整夜。“那不是我的错！你不能怪我。我从没想过要让内尔·阿博特惹祸上身，只是把我知道的事告诉她而已，都是照你告诉我的做。我说不过你，没办法的。真不晓得当初我为何蹚浑水。”

琼就是不肯闭嘴，妮基真的恼了。最糟糕的，嗯，其实那不算最糟糕，最糟糕的应该是没办法睡觉，但次糟糕的是，琼可能说对了。

妮基一直都知道。那天早上坐在窗口时，她就已经感觉到了。又来一个，又有个女人要落水。她当时就那么想，甚至一度考虑找肖恩·汤森谈。但幸好忍着没说：她亲眼见证了肖恩听她提起他母亲时的暴怒，友善的面具瞬间脱落。再怎么说，他毕竟还是他父亲的儿子。

“那要找谁？我该找谁谈。别要我找那个女警探，想都别想。他们全都一样！她会直接向顶头上司报告。”

不能找那个女警探，那该找谁？内尔的妹妹？那个妹妹没有任何妮基能信得过的特质。但是那个女孩就不同了。琼说她只是个孩子，

但妮基回答："那又怎样？光是她一根小指头的魄力，就强过镇上半数人。"

没错，她要找那个女孩谈；只是还不确定自己该说什么。

内尔的文章还在妮基手上，那是她们一起写的文章。她可以拿给女孩看。虽然是打字而非手写，但莉娜一定认得她母亲的行文方式和语气吧？当然了，文章并没有照妮基的想法呈现，这是她们拆伙的一个原因。艺术见解不同。内尔气得指责妮基若不老实说，就是浪费她们的时间，但是说真的，她怎么知道什么是真相？她们都只是在说故事。

你还在这里？琼问道。我以为你要去找那个女孩谈。妮基回答："好啦，耐心一点。我会去找她，晚点再去。等我准备好就去。"

有时，她希望琼闭嘴，但有时又无比希望妹妹在身边，在屋里，和她一起坐在窗前看外面。她们应该一起变老，互找麻烦（但程度要合理），而不是像这样大声争吵。

妮基希望自己想起琼时，看到的不是她最后一次来这个公寓的模样。那是琼永远离开贝克佛德的几天之前，她受到太大惊吓而脸色苍白，还怕得发抖。她过来告诉内尔，说帕特里克·汤森找过她。

他说，如果她继续像从前那样乱讲话乱发问，想毁掉他的名声，他保证一定让她好看："不会是我下手，我才不会碰你。我会找别人处理。而且出面的不止一个人。我会确定一次多来几个，让每个人都尝到甜头。你知道我认识一些人，对吧，琼？你不怀疑我认识做得出那种事的人吧，甜心？"

琼当时就站在这个屋子里，逼妮基保证她不会多管闲事。"这已经超出我们能做的了。我不该告诉你任何事的。"

“但是……那个男孩，”妮基说，“那个男孩怎么办？”

琼擦掉眼泪。我知道，我知道，想到他我就难过，但是我们只能放手了。你记得什么都不能说。因为帕特里克能对我做出什么事，就会对你做什么事。他在这一带不是好惹的人物。

琼在几天后离开贝克佛德，再也不曾回来。

｛朱尔斯｝

老实告诉我，你心里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喜欢?

我醒来时，脑袋里还有你的声音。下午都过了一半，我晚上睡不着，这房子像船一样摇晃，水声震耳欲聋。但白天还不算太糟。总之，我一定是睡着了，因为我听到你的声音在我脑袋里问:

老实告诉我，你心里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喜欢?喜欢还是享受?或是想要?我不记得你当时怎么问，只记得我抽出被你握住的手，抬起来打你，还有，我也记得你脸上的表情:不解。

我拖拉着身子穿过走廊进入浴室，打开莲蓬头。我累到没力气脱衣服，就那么站着，浴室里的水蒸气越来越重。我关掉喷头，到洗手台边掬水泼脸，没想到一抬头，竟看到凝结水气的镜面上有两个字母，L与S。我吓了一跳，忍不住惊呼出声。

我听到莉娜打开门，迈着大步来到浴室门口。“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朱莉娅?”

我拉开门，愤怒地质问:“你在做什么?你究竟想对我怎么样?”我回头指着镜子。

“什么?”她显得很生气，“怎么啦?”

“你清楚得很，莉娜。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计划，可是——”

她转过身，背对我。“天哪，你真是怪物。”

我对着那两个字母看了一会儿。这不是想象，字母真的存在：L，S。你老是爱做这种事，在镜子上留下莫名其妙的信息，或是在我门后用红色指甲油画小小的红色五角星。你会留下这种东西来吓唬我。你喜欢吓我，而你一定告诉她了。一定是的，所以她才依样画葫芦。

为什么是LS？为什么是莉比·西顿？你为什么对她念念不忘？莉比是个年轻无邪的女孩，被厌女的男人推进水里，那些男人把自己的问题全怪在女人头上。但莉娜认为你是自己做的决定，所以，为什么要提莉比？为什么又是LS？

我围上毛巾，穿过走廊来到你的卧室。房间里很安静，但我闻到一种味道，带着甜味——不是你的香水，是另一种，有点腻，像是过度盛开的玫瑰。你床边的抽屉是关上的，我拉开看，里头的东西和原来一样，只有一个例外。打火机不见了，你刻了莉比姓名缩写的打火机。有人到过你房间，拿走了打火机。

我回到浴室，擦掉镜子上的字母，这时，我看到你站在我背后，脸上挂着一模一样的不解表情。我转过身，莉娜举起双手像是要自我防卫。“天哪，朱莉娅，冷静一下。你到底怎么了？”

我摇摇头。“我只是……只是……”

“你只是怎么样？”她翻了个白眼。

“我需要新鲜空气。”

但到了前梯，我差点又要尖叫，因为我看到围墙门外有两个女人，都穿着黑衣服而且弯着腰，像是缠在一起。其中一个看着我。是露易丝·惠特克，那个死去女孩的母亲。她努力想挣开另一个女人的纠缠，边扭边愤怒地说话。

“走开！你走开！别靠近我！”

另一个女人抬起一只手挥了挥，不知是对露易丝还是我，我不确定。接着她慢慢转身，蹒跚地沿着小路走开。

“可恶的疯子，”露易丝恶狠狠地说，朝房子走过来，“那个姓赛吉的女人是个威胁，我好心告诉你，别让她缠上你，别让她走进你家大门。她是骗子，是欺诈专家，一心只想要钱。”她停下来喘口气，皱着眉头看我。“看看你，你和我一样惨。”我张开嘴巴又闭上了。“你外甥女在吗？”

我带她到屋里。“我帮你叫她。”我说，但露易丝已经走到楼梯下大声喊莉娜，接着走进厨房，坐在桌边等。

没多久，莉娜下来了。她脸上惯有那种犹如你翻版一样的兼具傲慢与厌烦的表情不见了。她温顺地和露易丝打招呼，但我不确定露意丝有没有注意到，因为她的视线停留在外头的河流，或更远的地方。

莉娜到桌边坐下，双手把头发拉到颈后挽个结。她略扬下巴，似乎要为自己做好准备，来应付面试或审讯。厨房里也许没有人会注意到我，但我还是留下来。我站在一旁，不是为了放松，而是随时准备介入调解。

露易丝慢慢眨眼，目光终于回到莉娜身上，莉娜迎视了一秒钟，视线立刻垂到桌上。“对不起，惠特克太太，真的对不起。”

露易丝没说话，泪水沿着脸上的纹路和哀伤刻在嘴角的细纹往下滑。

“对不起。”莉娜又说了一次，这时也跟着哭了。她放下头发，像小女孩似的把头发绕在指间。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可能懂得，”露易丝终于说话了，“对自己子女一无所知，是什么样的感觉。”她颤巍巍地深吸一口气。“她所有东西我都留下来了，她的衣服、书和音乐，她珍藏的照片。我认识她的朋友，知道她崇拜哪些人、喜欢什么。但那不是她。因为我不知道她爱谁。她有我不了解的人生，一整个人生。我不知道她最重要的片段。”莉娜想说话，但露易丝继续说，“莉娜，其实你本来可以帮我的，你大可把那件事告诉我，你一知道就告诉我。你可以来找我，让我知道女儿把自己卷进了她无法控制的旋涡，而且你知道，哦，你一定知道的，那旋涡最后会害了她。”

“可是我不能……不能……”莉娜又试着说话，但露易丝同样不理会。

“就算你瞎了，傻了，或粗心到看不出她有多迷茫，你还是能帮我。在她死后，你可以来找我，说这不是因为我做了或没做什么，不是我的错，也不是我先生的错。你大可出面阻止，免除我们受到的折磨。但是你没有。你选择了闭嘴。这么久以来，你什么都没说。这段时间，你……做得更糟的，比没说出来更糟的，是你让他……”她的音调上扬后突然消失，像一阵烟。

“逃走了？”莉娜替露易丝把话说完。她已经停止哭泣，尽管音调拉高，仍然保持稳定，毫不软弱。“是的。我没说，而且这么做我同样很痛苦，痛苦得要命，但我是为了她。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凯蒂。”

“不准你在我面前提起她的名字，”露易丝凶狠地说，“你再试试看。”

“凯蒂，凯蒂，凯蒂！”莉娜半站了起来，整个人往前靠，脸孔距离露易丝的鼻子只有几厘米。“惠特克太太，”她瘫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我喜欢她。你知道我有多喜欢她。我这么做是遵照她的期望，这是她的要求。”

“莉娜，这么重大的事要不要瞒住我，不该由你来决定，我是她的母亲……”

“不，不是我的决定，是她！我知道你认为自己有权知道一切，但是你没有。她不是小孩，不是小女孩。”

“她是我的小女孩！”露易丝讲到这里已经近乎哀号。我发现自己紧抓着桌面。我也一样，眼泪马上要溃堤。

莉娜的音调柔和了些，像在恳求。“凯蒂做了选择，我尊重她的决定。”她接下来的语气更温柔，似乎知道自己要踏入险境。“而且我不是唯一一个，乔希也一样。”

露易丝把手往后抽，用足力气掴了莉娜一巴掌，这一掌的回音在四面墙之间回荡。我往前跳，一把抓住露易丝的手臂。“不！”我大喊，“够了！够了！”我想拉她站起来。“你该走了。”

“放开她！”莉娜大声说。她的左脸颊鲜红，但表情很冷静。“你别插手，朱莉娅。她想打我就让她打。她可以挖出我的眼珠、扯掉我的头发，她想做什么都行。事到如今，那还有什么关系？”

露易丝张着嘴，我闻得到她带着酸味的气息。我放开手。

“乔希没说出来是因为你，”她擦擦嘴角，说，“因为你要他什么都别说。”

“不是那样，惠特克太太。”莉娜用右手背轻抚脸颊，到了这种时候，她都还能保持平静的语气。“不是那样。乔希没说，起初是因为凯蒂的关系，因为她的要求。后来是为了你，为了你和他爸爸。他怕你们知道会太伤心，知道她和……”她摇摇头。“他还小，他以为……”

“我儿子怎么想不必你说，”露易丝说，“别说他想怎么做。就是不准。”她把手放到脖子边，那是反射动作。不，不是反射动作，她是要用拇指和食指抓住青鸟链坠。“这个，”这两个字不像说出来的，倒像由她嘴里吐出来，“不是你送的，对不对？”莉娜迟疑了一会儿，摇摇头。“是他送的吧？是他给她的礼物。”露易丝把椅子往后推，椅脚刮过地砖。她站起来用力扯掉脖子上的项链，甩到莉娜面前的桌上。“这东西是他送给她的，你竟然还让我挂在脖子上。”

莉娜闭着眼睛，又摇摇头。几分钟前顺服又带着歉意走进厨房的女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年龄稍大、和露易丝内心那个绝望又无法自制的小孩相对的成人。我立刻清楚回想起你，你当时比现在的莉娜小一点。学校有个老师指控我拿了别人的东西，我记得你怎么提醒她。你聪明而且冷静，告诉她不该做出没有证据的指控，你完全镇住了她。我记得我那时多么以你为傲，此时此刻我又有这种感觉，胸口也有相同的热度。

露易丝又开始说话了，声音很低。“那你说来听听。”她往后坐。“既然你知道这么多，了解这么深入，那你解释一下。如果凯蒂爱那个男人，而他也爱她，那为什么，为什么她要做那种事？他对她做了什么，才害她走上绝路？”

莉娜的目光落到我身上。她像是在害怕，我想，要不然就是无奈，我看不太懂她的表情。她看了我一眼，才闭上眼睛让泪水流下来。等她再次开口时，声音比刚才更高、更紧绷了。

“不是他逼的，不是他。”她叹口气。“凯蒂和我吵了一架，”她说，“我要她停止，要她别再和他见面。我觉得那样不对，她会惹上麻烦。我当时想……”她又摇头了。“我只是不希望她继续和他见面。”

露易丝的脸上闪过一个表情，她懂了，在那一刻，她和我一样，都懂了。

“你威胁她，”我说，“要把事情说出来。”

“对，”莉娜的声音几乎听不见，“我威胁她。”

露易丝一言不发地离开。莉娜动也不动，只是盯着窗外的河水看，没有流泪也不说话。我无话可说，没办法和她交心。我在她身上认出我曾经经历过、或许每个人在那个年纪都经历过的，那种旁人无法触及的情绪。我心想，多奇怪，父母总以为他们认识、了解自己的孩子。他们难道不记得自己在十八、十五或十一岁的心情？说不定有了小孩，会让人忘了自己也曾经是小孩。我记得你十七岁、我十三岁的模样，我确定父母完全摸不透我们。

“我骗她。”莉娜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她还是没动，仍然看着河水。

“骗谁？凯蒂吗？”她摇头。

“是露易丝？你骗她什么？”

“我没必要让她知道真相，”莉娜说，“到了现在，真相也没意义了。她可能还是会怪我。至少我还在她身边。她需要发泄怨气。”

“这话是什么意思，莉娜？你在说什么？”

她用冰冷的绿色眼眸看着我的眼睛，这时的莉娜显得比刚才更老，像是你从水里救起我隔天早上的样子。她变了，变得好疲惫。“我没威胁要说出去，我不可能对她做那种事。我喜欢她。你们好像没有人听得懂，好像你们没人知道什么是喜欢。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

“那么，如果不是你威胁她……”

她开口前，我就知道了答案。“是妈妈。”她说。

{ 朱尔斯 }

厨房里的温度似乎比刚才冷了些。如果我相信灵魂之说，我会认为你也加入了我们的对话。

“就像刚才讲的，我们的确吵了一架。我不希望凯蒂继续和他见面。她说，她不在乎我怎么想，那不重要。她还说我幼稚，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关系。我骂她贱人，她骂我处女。反正就是那种互相伤害的吵法，愚蠢又伤人。凯蒂走了以后，我才知道妈妈就在隔壁，在她卧室里，我本来以为她出去了。结果她刚好听到整件事。妈妈说她必须找露易丝讲这件事。我求她别去，我说，那样会毁了凯蒂一辈子。她说那最好的方法是去找海伦·汤森，因为马克做了错事，海伦是他的老板。她说，也许学校可以开除马克，但不要提及凯蒂的名字。我说那太蠢，她自己也知道。不可能只开除他，这种事一定有正式程序。警方也会介入，会上法庭，公之于世。就算凯蒂的名字不上报，她爸妈也会知道，学校每个人都会知道……这种事不可能有隐私。”她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来。“当时我就告诉妈妈了，我说，凯蒂宁可死，也不愿经历那一切。”

莉娜往前靠，打开厨房的窗户，在连帽T恤的口袋里找出一包香烟，点了一根，往窗外吐烟圈。“我拜托她。我是说真的，我真的求过她，但妈妈告诉我她一定得出面。她说，我必须说服凯蒂别再见他，因为他滥用自己的权力，整件事完全错误。她答应我，给我时间说服凯蒂，在那之前，她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她在窗台上捻熄没抽几口的烟，弹到河里。

“我相信她，信任她。”她这才转头看我。“但没过两天，我看到妈妈在学校停车场和亨德森老师说话。我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但他显

然不友善，我当下就觉得要告诉凯蒂，以防万一。她必须要知道，要有准备……”她的声音破碎，几乎说不下去。她咽了咽口水。“三天后，凯蒂就死了。”

莉娜吸吸鼻子，用手背抹了抹。“问题是，我们事后谈起时，妈妈发誓她没在亨德森面前提起凯蒂。她说他们是为了我起争执，吵的是我在课堂上碰到的问题。”

“这么说……莉娜，等一下，我不懂。你说，你妈妈没有威胁他们要把事情说出来？”

“我也不懂。她发誓什么也没说，但她很愧疚，我看得出来。我知道那是我的错，但她表现得像是她的错。她不再去河里游泳，而且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说实话’上，她不断地说害怕面对真相，怕让大家知道真相是错的，反正就是一直说……”

（我不知道莉娜的说法是毫无逻辑，还是前后完全一致：你不说实话，你从来就不说，你讲的不是事实，顶多是你片面的事实，你的日常。我知道。我这辈子的大半时间，都处在你口中真相的黑暗面。）

“但是她没有，对不对？她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在她写凯蒂的……故事里提到马克·亨德森，完全没提到他。”

莉娜摇头了。“没有，因为我不让她写。我们吵了又吵，我一直说，没错，我希望那浑蛋进牢里，但那样凯蒂会心碎。而且那么一来，她做的事等于没有意义。”她大口吸气。“我要说的是，我知道凯蒂做了傻事，他妈的毫无意义，但她是为了保护他。如果我们告诉警方，她不就白死了吗？但是妈妈一直念叨着要说实话，找出真相，说让实情就这么过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她……我不知道怎么说。”她抬

头看我，目光和刚刚看露易丝一样冰冷。她说，“如果你肯和她说话，朱莉娅，你也会懂的。”

“莉娜，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但我还是看不出为什么——”

“你知道我为什么晓得我妈是自杀吗？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确定？”我摇头。“因为她死的那天，我们吵了一架。起初没什么大不了，但接着变成为凯蒂吵架，任何事到最后都演变成那样。我对她大吼大叫，说她不是好母亲，如果她是称职的母亲，她就能帮助我们，帮助凯蒂，那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她说她试过帮助凯蒂，说有天晚了，她看到凯蒂走路回家，于是停车说要送凯蒂回去。她说凯蒂很难过但不肯说出原因，于是妈妈说：你不必独自承担这件事，我可以帮你。还有，你爸爸妈妈也能帮你。当时我问她为什么以前没告诉我，她又不肯说明原因。我问她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她说是夏至那天，六月二十一日。凯蒂就是在那天晚上到恶水潭去。我妈是出于无意，但不巧在那个时间点无形地推了她一把。所以，凯蒂也一样，把妈妈推落悬崖。”

一阵哀伤涌了上来，这波冲击太强烈，我以为自己会被打下椅子。是这样吗，内尔？经历过这些事之后，你果真跳了下去，而且是出于愧疚和绝望？你之所以绝望，是因为求助无门，你不能找你愤怒哀伤的女儿，当然更不能找我，因为你知道就算打电话给我，我也不会接。你真的绝望，内尔？你真的跳崖？

我知道莉娜看着我，我知道她看出了我的羞愧，知道我终于听懂，也明白了我一样该负责，但是她没有得意也并不满足，她看来只有疲倦。

“我没把这些话告诉警方，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大家已经够责怪她了，我不想让他们更有话说。她的出发点不是恨。而且她自己也够难过了，不是吗？她承受不该受的责难，因为那根本不是她的错。

不是她，也不是我。”她伤感地微笑。“不是你的错，不是露易丝，也不是乔希。都不是我们的错。”

我想拥抱她，但她推开了我。“别。”她说，“我只是……”她没把话说完。莉娜抬起下巴。“我得独处，一会儿就好。我要出去走走。”

我竟然让她离开了。

{ 妮基 }

妮基依琼的要求去找莉娜·阿博特。天凉了些，意味着秋季可能提早到来，于是她披上黑外套，把那篇文章放到内侧口袋，步行到磨坊居。到了磨坊居，她发现还有其他人也在附近，而她没心情和别人在一起，尤其在惠特克家那女人说了那些话之后，她更不想加入人群。那女人说妮基只在乎钱，只会利用别人的哀伤，这太不公平了。那从来不是她的意图，只可惜没人愿意聆听。她站在门外看了一会儿，但双腿太酸，脑袋里又有太多噪声，所以她转头走回家。有些日子她感觉还算年轻，但有些日子，她觉得自己像是已步入她母亲的年纪。

她自觉没有勇气度过那天，或面对眼前的战斗。回到家，她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醒来时觉得自己似乎看到莉娜走向恶水潭，不过那也可能是梦，或是征兆。然而稍晚，应该说许久之后，在黑暗中，她确信自己真的看到那女孩像鬼魂般，飞快穿过广场，而且是个有决心的鬼魂。她经过时，妮基能感觉到空气分成两半，莉娜散发出能量，妮基在自己漆黑的小房间都能感觉到嗡嗡作响的能量，而且大为振奋，似乎回到了过去。那个女孩在出任务，她腹中有把火，是个危险人物；是最好别招惹的对象。

看到那副样子的莉娜，妮基回想起当年的自己，让她想站起来跳舞，想对着月亮呼喊。嗯，她跳舞的岁月可能早已过去，但无论脚痛不痛，今晚她都要到河边去。她想近距离去感觉所有难缠、危险且致命的女人和女孩。她要去感受她们的灵魂，浸润在其中。

她吞了四颗阿司匹林，拄着拐杖，小心翼翼地慢慢下楼梯，从后门走到商店后方的小路，蹒跚地穿过广场，朝拱桥走过去。

走这段路似乎花了好长的时间；这些日子，做任何事都花她太多时间。年轻时，不会有人警告你日后的行动会有多迟缓，或你的迟缓会让自己多厌烦。她觉得自己早该预知这种情形，于是她在黑夜中大声笑自己。

妮基还记得，自己曾是个脚步飞快的女孩。她年轻时曾和妹妹在河边赛跑，一路往上游去。两个女孩把裙子塞进衬裤里狂奔，穿着薄底布鞋的脚感受到地上每一颗石头和每一道裂缝。这对姐妹势不可当。许久许久之后，她们老了些也慢了些，两姐妹会约好在某个地点碰面，一同散步，她们有时可以连走好几公里，通常都不交谈。

某次散步中，她们瞥见劳伦，她坐在安妮·沃德小屋的前梯上，手拿着烟，背靠着门。琼出声喊她，劳伦抬头时，她们看到她一边脸颊的颜色和日落一样。“他是个恶魔，她那个丈夫。”琼说道。

大家常讲，说鬼鬼到。妮基站在桥上回想妹妹，手肘撑着拱桥冷冷的石头，下巴靠在双手上，双眼凝视河水，这时，她感觉到了他。在看到他以前，她早一步感觉到了那个男人。她没有说出他的名字，但这个小镇的恶魔也许受到了琼的耳语召唤。妮基一转头，就看到他从桥的东侧朝她走过来，一手拄着拐杖，另一手夹着烟。妮基和往常一样朝地上啐口水，念几句咒语。

通常她只做到这个地步，但今晚，谁晓得呢，也许她感应了莉娜，或莉比、安妮和琼的能量，她大声说：“不会太久了。”

帕特里克停下脚步，抬头看到她时似乎很惊讶。“什么？”他大声喝道，“你说什么？”

“我说，不会太久了。”

帕特里克朝她走了一步，她再度感觉到那股奇特的能量，热腾腾的怒气从她的胃蹿上胸腔来到口中。“她们最近一直和我说话。”

帕特里克挥手打发她，嘴里说了些她听不到的话。他继续走他的路，但那股能量就是不愿安静下来。“我妹妹！你太太！还有内尔·阿博特。她们全都在和我说话。而且她抓到你的把柄，对不对？我说的是内尔·阿博特！”

“闭嘴，你这蠢老太婆。”帕特里克恶狠狠地说。他作势朝她走去，妮基吓了一跳。他放声大笑，再次转过身去。“下次跟她说话的时候，”他回头喊，“记得帮我向你妹妹问好。”

{ 朱尔斯 }

我在厨房等莉娜回家，之前，我打了她的手机也留了语音消息。我烦恼至极，脑子里听到你的斥责，怪我没跟在她后头，没像你从前对我那样。你和我，我们的故事版本不同。我知道，因为我看过你的文字。我十七岁时，救起了溺水的妹妹。你的故事里有你英勇的行为，但没有前后脉络。你没写出我为何会走到那个地步，没提那场足球游戏，没有经血也没有罗比。

同样的，没有恶水潭。你写着：我十七岁时，救起了溺水的妹妹。内尔，那是你的选择性回忆！我仍然能感觉你托着我后颈的手，记得我奋力想推开你，记得我吸不到空气即将衰竭的肺部和冰冷的慌乱。在愚蠢无望的醉酒恍惚中，我仍知道自己会溺水。内尔，是你把我定格在那一刻。

但那一刻不长。你改变了我的心意。你勾住我的脖子，把我拖向河岸，但我知道，你并非全心全意想救我，你有那么一丝犹豫，想把我留在水中。

你要我永远不能说，你要我承诺，于是我这么解释：那是为了妈妈好。我想，我一直认为有朝一日，在很久以后的未来，当我们都老了，当你有所改变而且懂得道歉时，我们会回头检视那件事。我们会谈及事情的经过、你我做的事、你说的话，以及到了最后，我们为什么彼此憎恨。但是你从来没表示歉意，从来没解释你为何用那种态度对待我，对你的妹妹。你一直没变，你只是离开了，死了，而我觉得我的心像是被人从胸膛里刨了出来。

我多么想再见到你。

我一直等，直到筋疲力尽才上床睡觉。自从我回到这个地方，便夜夜难以入眠，但到了这时，睡意追了上来。我昏睡过去，穿梭在不同的梦境当中，最后，我终于听到楼下大门的声音和莉娜上楼的脚步声。我听到她走进她房间，打开音乐，音量大到足以让我听到女人的歌声。

> That blue-eyed girl, she said“no more”.
>
> That blue-eyed girl, became blue-eyed whore.(注)
>
> Little fish, big fish, swimming in the water.
>
> Come back here, man, give me my daughter.

我又缓缓入睡。当我再次醒来，莉娜还在听音乐，仍然是同一首曲子，但音量更大了。我迫切地想叫她别再听了，但发现自己爬不起来。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醒了，因为，若我真的醒了，那么压在我胸口上、几乎压扁我的是什么东西？我不能呼吸，不能动弹，却依然听得到女人在唱歌。

胸口的压力突然消失，我愤怒地起床，摇摇晃晃来到走廊，大喊着要莉娜把音乐关小声。我冲过去握住她房间的门把，用力拉开门。房里没人。灯亮着，窗户开着，烟灰缸里有烟屁股，没人睡的床旁边有个空杯子。音乐似乎越来越大声，我的头剧烈抽痛，下巴也难受，尽管房里没人，我仍然不停地喊。我找到音箱基座，把它从墙上扯下来，终于，我终于只听到自己的呼吸和耳边的脉动。

我回房间打电话给莉娜，她仍然没接；我试着拨打肖恩·汤森的号码，直接转入了语音信箱。楼下的门是锁着的，所有灯都亮了。我到每个房间把灯全关掉，脚步踉跄得像是喝醉酒或嗑了药。我躺在从前常和妈妈坐着看书的窗前椅子上，二十二年前，你的男朋友在这张椅子上强暴了我。我又睡了过去。

我梦到河水上涨，我在楼上，在爸妈房间里。我躺在床上，罗比就在我身边。外头大雨滂沱，河水持续上涨，不知怎么着，我就是知道楼下淹水。水势一开始来得慢，缓缓由门缝渗进来，但随后越来越快，一举冲开了门窗，灌进屋里的脏水冲刷着楼梯。不知为何，我竟能看到起居室泡在泥泞的绿水中。河流要收回这栋房子，水一路淹到那幅画上"溺犬"的脖子上，只不过溺犬不再是画里的动物，而有了真实的形体。它圆睁的白眼中写满惊慌，为了求生而拼命挣扎。我想站起来到楼下去救它，但罗比扯住我的头发不让我走。

我惊醒过来，慌忙挣脱梦魇。看看手机，时间已过凌晨三点。我听到一个声音，有人在屋里走动。莉娜在家。谢天谢地。我听到她下楼时，夹脚拖鞋拍打在石头上。她停下脚步，站在门口不动，背后的光线照出了她的身形。

她朝我走来对我说话，但我听不到。我看到她穿的根本不是夹脚拖，而是参加葬礼的那双高跟鞋，搭配了同一件黑色礼服，衣服湿得滴出水。她的头发黏在脸上，皮肤灰白，嘴唇变成蓝色。她死了。

我喘着醒来，心脏敲着胸腔，身下的坐垫一片汗湿。我困惑地坐直身子，看到正前方的图画似乎在移动，我心想：我还在睡觉，我不能醒，我不能醒。我用尽全力掐自己，指甲陷进了前臂的肌肤，我看得到印记，感觉到疼痛。屋里漆黑又安静，唯一的声音是河流的低语。我高喊莉娜的名字。

我跑步上楼，跑过走廊；莉娜的房门半开，灯光仍然亮着，房间和我几小时前离开时一模一样，水杯、没整理的床和烟灰缸保持原貌。莉娜不在家。她刚刚没回来。她走了。

---

1. 此处的两句英文歌词，以及后文的两句均出自英国创作歌手P.J.哈维的《沉入水下》，歌词大意为：那个蓝眼女孩说"不要再这样"。那个蓝眼女孩成了蓝眼荡妇。小鱼大鱼水中游。回来这里吧，老兄，还我女儿来。——译者注



PART 3 第三部

{ 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一，马克 }

他很晚才到家，时间刚过凌晨两点。先是从马拉加起飞的班机延误，接着他发现弄丢了停车场票券，又花了四十五分钟，才怒气冲冲地找到自己的车。

而现在，他却希望找车的时间更久，希望自己根本没找到车，不得不留在旅馆过夜。如果真是那样，他还能偷得一个夜晚。因为在夜色中，他发现家里所有窗户都被砸破，他知道无论是那一夜或日后的任何夜晚，自己都不可能入睡了。休息时间结束了，心灵的宁静毁于一旦。有人毁了他。

他还希望自己更强硬一点，把未婚妻一起带过来。那么，在他们来找他时，他就可以说："找我？我刚才从西班牙回来。我和未婚妻，我那迷人、专业、二十九岁的女友，在安达卢西亚待了四天。"

但那也改变不了什么吧？无论他怎么说，怎么做，怎么过日子，他们都能处决他。媒体、警方、学校和整个小区根本不会在乎他不是有案在身的变态男，专爱追年龄只有他一半的女孩。他们才不管他是不是付出了真爱，而对方也爱着他。他们彼此情投意合，但没有人会在意这一点。凯蒂成熟、认真、聪明，而且是自己做出选择，但这些都不重要了。他们只会看到他二十九而她才十五，他们会撕裂他的生命。

他站在草坪上瞪着钉了木板的窗户，开始啜泣。如果家里还有东西可砸，他会亲自动手。他站在草坪诅咒她，诅咒他看上她的那天，她比她那个愚蠢、自信的朋友漂亮多了。他诅咒那天；她慢慢走向他的讲桌，轻摇着丰臀，唇边带着一抹微笑，问他："亨德森老师，我可

以请你帮忙吗？”然后靠向他，距离近到他能闻到她干净、没喷香水的皮肤。一开始他又惊又怒，以为她在玩弄他、挑逗他。难道不是她先开始的吗？那么，为什么会是他一个人被丢下来面对后果？他站在草坪上，眼眶含着泪，惊慌浮上喉头，他恨凯蒂，恨自己，恨他让自己陷入找不到出路的困境。

怎么办？进屋去收拾剩下的东西，离开这个地方？他思绪紊乱，要去哪里，怎么去？他们已经开始监视他了吗？肯定的。如果他去提款，他们会知道吗？如果他想再出国，会不会被拦下？他想象那个场面，移民局官员看了他护照上的相片一眼，拿起电话通报，制服警员将他从乘客队伍中拉出来，其他乘客好奇地看。他们看着他时，会知道他是哪种人吗？不是毒贩也不是恐怖分子，不，他是另一种人。更恶劣的人。他凝视钉在窗户上的木板，想象他们在里面等他，他们早已看过他所有的物品，他的书、他的数据，巨细靡遗地检查过他的家当，寻找证据证明他的所作所为。

他们什么都找不到。他看到一丝希望。屋里没东西可找。没有情书，电脑里没有照片，没有任何足以证实她曾经踏入这屋里的证据（床单早就扔了，屋里清扫得一干二净，甚至消毒过，抹除了她留下的所有痕迹）。除了少女的幻想，他们还有什么证据？那个怀恨在心的少女也曾想赢得他的欢心，却遭到他严词拒绝。没人知道，没有人真正知道他和凯蒂之间有什么交流，没有人有必要知道。内尔·阿博特已经烧成了灰，她女儿的说辞也没有任何价值。

他咬着牙，在口袋里找出钥匙，绕过房子打开后门。

他还来不及开灯，她已经扑了上来，她几乎没有形体，而是有牙齿有指甲的黑影。他打退了她，但她又冲过来。他还有什么选择？她留给他什么选择？

这下子地板上有血迹，而他没时间清理。天要亮了，他得离开。

{ 朱尔斯 }

顿悟来得突然。前一秒我还惊慌失措，下一秒立刻恢复，因为我知道了。不是知道莉娜在哪里，而是知道她是谁。有了这个认知，我才能开始找她。

我头晕目眩地站在厨房里。警察离开了，回河边继续搜索。他们要我别乱跑，以防万一。说不定莉娜会回来。继续打电话，他们说，让你的手机随时开机。好吗，朱莉娅？手机随时开机。他们把我当成孩子似的和我说话。

我大概不能怪他们吧，因为他们一直坐在这里问些我无法回答的问题。我知道我最后什么时候看到莉娜，却无法指出她最后待在屋里的时间。我不知道她穿什么衣服离开，也不记得上次看到莉娜时她的穿戴。

我分不清梦境和现实，是真有音乐，还是出自我的幻想？是谁锁上门，又是谁打开灯？那些警探猜疑又失望地看着我：如果露易丝·惠特克来访让她那么难过，我为什么还要让她离开？我怎么可能没追上去，没去安慰她？我看到他们相互交换的眼神中带着没说出口的评断。这女人是个什么样的监护人？

你在我的脑子里告诫我：你为什么没像我跟着你那样追上去？你为什么不像我救你那样救她？我十七岁时，救起了溺水的妹妹。内尔，你逼得我走进河里，还把我往下压。（这是唇枪舌剑的老调了，你说，我说，你说，我说。我已经厌烦了，再也不想为这种事情争辩。）

这就是我的状况。筋疲力尽，因为恐惧而毛骨悚然，我看出某件事，瞄到某件事。那种感觉就像有个东西在移动，而影子正好落在我的视线范围内。真的是我吗？你问过我，真的是我逼你下水？是你，还是罗比？或是两者的某种结合？

地板似乎开始倾斜，我抓着厨房桌台稳住自己。两者的某种结合。我吸不到空气，胸腔压缩得好紧，恐慌症似乎就要发作。我等着世界褪成白色，但没有发生。我仍然站着，仍在呼吸。某种结合。我跑到楼梯口，三步并作两步地冲进你的房间，就在那里！你抱着莉娜的那张照片，当时她露出掠食者的微笑，那不是你，不是你的笑容。是他的。是罗比·坎南的笑容。我现在看出来了，是他在你身上，把你的肩膀压进沙地时对我露出来的笑容。那就是莉娜的身份。她是你们两个人的结合。莉娜是你的，也是他的。莉娜是罗比·坎南的女儿。

{ 朱尔斯 }

我拿着相框坐在床上。照片上的你和莉娜对着我笑，我温热的泪水再次决堤，在你葬礼上我该哭没哭，现在终于为你落泪。我想到那天他凝视莉娜的样子——我彻底误解了那个目光。那不是看着猎物的目光，而是宣示所有权。他没把她当成勾引对象，而是要拥有。她已经属于他了，所以，也许他会来找她，争取他的权利?

要找他不难。他父亲过去在东北地区经营汽车连锁经销卖场，卖场的派头不小，公司就叫坎南汽车。那公司现在已经不存在，几年前破产了，只在盖茨黑德留下一间小规模的廉价车厂。他们公司的网站设计欠佳，我在首页找到一张他的照片，应该是几年前拍的，他没现在臃肿，脸上仍然看得出过去的英俊和冷酷。

我没有打电话通知警察，因为我相信他们不会听我的话，于是我拿了车钥匙就走。开车离开贝克佛德时，我对自己的表现几乎称得上满意：结论是我推理出来的，由我来主导。我离小镇越远，就觉得自己越坚强，原本笼罩的疲惫褪去，我的肢体逐渐放松。我感觉到肚子饿，非常饥饿，而我也享受这种感受，我咬着脸颊内侧，几乎尝到铁的味道。我一度拥有的愤怒和无惧浮了上来，我想象自己怒斥他，出手攻击他。我把自己想象成亚马逊女战士，将他撕成碎片。

* * *

车厂位于城里一处破败的地区，就在铁轨拱桥下，像个险恶之地。我开着车来到这里时，勇气已经消失；换挡或切换方向灯时双手会颤抖，嘴里的味道由血腥味变成苦涩的胆汁。我想把注意力放在眼前正在进行的任务上，也就是寻找莉娜，确保她安全；但我所有的精

力，全耗在推开那段超过半辈子未曾浮现的记忆上，现在，那段记忆就像浮到水面上的漂流木。

我把车停在卖场对面的路边。有个男人站在卖场外抽烟，这男人年轻一点，不是坎南。我下车，迈开发抖的双腿过马路找他说话。

“我想找罗伯特·坎南。”我说。

“那是你的车吧？”他指着我背后，“你可以直接把车开进来……”

“不，不是车子的事。我想和他说话……他在吗？”

“不是为了车子？他在办公室，”年轻男人歪头朝自己背后指个方向，“你可以进去找他。”

我盯着像洞穴般又暗又深的空间，胃部一阵抽搐。“不，”我尽力以坚定的语气说，“我想在外头跟他谈。”

他咬着牙吸了一口气，把抽了一半的烟弹到马路上。“随便。”他说着走了进去。

我伸手进口袋，发现手机放在此刻仍躺在副驾驶座的皮包里。我转头想去拿，但我知道若真的回头就不会再过来。如果我安全地坐进驾驶座，一定会完全失去勇气，直接发动引擎开车就走。

“我能为您效劳吗？”我僵住了。“需要什么吗，宝贝？”

我一转头就看到他。他比葬礼那天更丑，表情呆滞又一副卑躬屈膝的态度，除了红糟鼻，爬着蓝色血管的脸颊就像河流出海口。他走路的姿势倒是和以往一样，像艘大船般左摇右晃地前进。他看着我，问道：“我认识你吗？”

“你是罗柏特·坎南？”我问道。

“是啊，”他说，“我是罗比。”

那一瞬间我还真为他难过。因为他还用昵称来介绍自己。罗比是孩子用的名字，是在花园里奔跑、会爬树的小男孩；不是某个体重过重的废物，或是在破败城区经营可疑车厂的破产男人。他走向我，我闻到他带动的空气：体臭和酒气，我的身体回想起他如何压得我无法呼吸，所有的怜悯立刻蒸发。

“听着，宝贝，我很忙。”他说。

我双手捏紧了拳头。“她在这里吗？”我问道。

“谁在这里？”他先皱起眉头，接着翻个白眼，伸手到牛仔裤口袋里找香烟。“啊，妈的，你该不会是雪莉的朋友吧？我已经告诉过她老头，我好几周没看到那个贱女人了，所以如果是为了那件事，你现在就可以滚了，好吗？”

“莉娜·阿博特，”我的声音只比嘘声大一点，“她在这里吗？”

他点起香烟。那双浑浊的棕色双眼深处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你是在找……你刚刚说是谁？内尔·阿博特的女儿？你是谁？”他作势环顾四周。“你为什么觉得内尔的女儿会在这里？”

他不是装的。他笨到不懂得装，这我看得出来。他不知道莉娜在哪里，也不知道她是谁。我转身要走。我逗留越久他越狐疑，我透露的就越多。

他说：“等一下。”他一只手搭在我肩上，我转身甩开他。

“放轻松！”他抬起双手四处看，像是要找帮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是……”他眯着眼睛看我。“我见过你，你也参加了葬礼。”他终

于懂了。“朱莉娅？”他露出笑容。“朱莉娅！真该死了。我刚刚没认出你……”他从头到脚打量我。“朱莉娅，你怎么不说说话？”

他问我要不要喝杯茶。我听了大笑，而且一笑不可收拾，笑到眼泪像止不住的泉水往下流，他站在原地，起初还觉得好笑，到了最后，犹豫的欢乐逐渐消失，他迟钝又不解地站着看我。

“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恼怒地问。

我用手背擦擦双眼。“莉娜跑了，”我说，“我到处找人，想到也许……”

“呃，她不在这里。你为什么以为她会在这里？我不认识那女孩，我第一次看到她是在葬礼那天。老实说，看到她我还吓了一跳。她好像内尔。”他调整表情，挤出类似关心的模样。“出了那种事我很难过，真的很难过，朱莉娅。”他又想碰我，但我抽开身子。他朝我走近一步。“我只是……我简直不相信你是朱莉娅！你不一样了。”他脸上展开一个丑陋的笑容。“真不知道我怎么会忘记，”他用低沉的嗓音轻声说，“是我帮你破处的吧，小樱桃？”他笑了，“好久以前的事了。”

破处。破！这声音听起来很愉悦，像是气球和生日派对。而樱桃甜美多汁，和他满是唾液的舌头与推入我身体的肮脏手指相差了何止十万八千里。我以为我会窒息。

“不，罗比，”我说，听到口中发出清晰、响亮且稳定的声音，连我自己都讶异，“你不是破处，你强暴了我。”

那抹微笑从他早已毁坏的脸孔滑落。他回头看了一眼，才又朝我接近。肾上腺素已经冲进我的脑子，我呼吸加速，握紧双拳，坚持我的立场。“我什么？”他大声呵斥，“他妈的我什么？我从来没有……我没强暴你。”

他用耳语的音量说出强暴两个字，好像怕别人听到。

“我当时才十三岁，”我说，“我要你住手，眼睛都哭肿了，我……”我不得不停下来，因为我感觉到泪水已经来到我的喉咙，淹没我的声音，而我完全不想在这浑蛋面前哭出来。

“你哭了，因为那是你的第一次，”他压低声音，又想哄骗我，“因为那有点痛。你从来没说你不想要，没拒绝。”他又开始笑了。“我要什么都能到手，你不记得了吗？贝克佛德有一半的女孩湿着内裤追我。我有你姐姐，她是附近最辣的女孩。你真以为我有必要强暴你这种胖妹？”

他相信自己是对的。我看得出他相信自己讲的每一个字，在那一刻，我被打败了。这么久以来，他不曾感觉自己有错，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恨，因为他自认当初做的事不是强暴。长久以来，他仍然坚信自己是帮了某个胖妹一个忙。

我转身离开。我听到他在我背后压低声音骂道：“你一直是个疯婆子，对不对？一直都是。我真不敢相信你会跑来这里胡说八道，说……”

离车子几步远时，我突然停下脚步。你心里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喜欢？不对。如果罗比不认为他强暴我，你怎么可能会有那种念头？内尔，你指的是什么？你问我什么？我心里是不是有一点喜欢什么？

我又转头。罗比站在我背后，垂在身边的双手仿佛两块肉，嘴巴微张。“她知道吗？”我问他。

“什么？”

“你有没有告诉内尔？”我对他大吼。

他嘴角上扬。“内尔知道什么？知道我和你上床？你开玩笑吧？如果我说我才刚上过她，就立刻跑去干她妹妹，你觉得她会怎么说？”他大声笑。“我把一开始的状况告诉她，说你挑逗我，喝醉酒又邋里邋遢的，黏在我身上，抬起胖脸求我。你和小狗一样，老是跟前跟后的，只要我和她在一起你就偷看，我们上床你都在看，对不对？你以为我们没发现吗？”他又大笑。“我们早就知道，还开玩笑说你是个小变态，可怜的胖妹，从来没人碰过，没接吻过，就喜欢看你火辣的姐姐享受。”他摇摇头。“强暴？别逗我笑了。内尔享受的你也想要，你表现得很清楚。”

我想着自己坐在树下、站在卧室外偷看。他没说错，我的确看过他们，但我不是心怀欲望或妒忌，或可怕的迷恋。我就像孩子那样看，因为我当时确实是孩子。我是个小女孩，不想看见姐姐的遭遇（因为事情看来就是如此，看来就像是外力加诸你身上），却又无法转开视线。

“我说你想勾引我，但听我回绝就哭着跑掉了，然后她跑出去找你。”

我脑海里的影像突然乱成一片：你说话的声音，你愤怒的热气，你双手的温度——当时你把我往水里压，又抓着我的头发将我拖上岸。

你这个笨蛋，傻瓜，你干了什么好事？你打算干什么？

或者是：你这个笨蛋，你刚才想做什么？

接着又是：我知道他伤了你，可是你还想怎么样？

我终于走到车边，用颤抖的双手摸索钥匙。罗比还在我背后说话：“跑啊，你这说谎的贱人。你本来就知道那女孩不在这里，对吧？

那只是借口，对不对？你是来找我的。还想再来一次是吧？”我听到他走开时的笑声，接着他从对街说出临别前的恶言：“没机会的，宝贝，你这次就别想了。你是瘦了一点没错，但还是个丑女人。”

我发动引擎，车子开动后又熄火。我边骂边重新发动，歪歪斜斜地上路后用力踩下油门，尽可能拉长他和我，以及刚刚的对话和我之间的距离。我知道我该担心莉娜但无法去想，因为我心里只有：你不知情。

你不知道他强暴了我。

当你说“他伤了你我也很抱歉”时，你难过的是我遭到他拒绝。你说，“可是你还想怎么样”指的是他当然会拒绝我，我只是个小女孩。你问我“你心里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喜欢？”你问的不是性，而是河水。

我这才恍然大悟。我盲目了这么久，而且戴着眼罩看一切。你不知情。

我把车开到路边，开始啜泣，这个惊恐骇人的认知折磨着我：你不知情。

内尔，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你当作邪恶残忍的人，可是你做过什么让我如此对待？做了什么换得这种待遇？这么多年来，我不愿意听，也从来不听你说话。如今看来，我怎么可能没看见也没听懂你的问题？你心里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喜欢？你说的是那条河流，说的是在河里的那晚。你想知道把自己送入水中是什么感觉。

我停止哭泣。你在我脑袋里嘀咕：你没时间想这些，朱莉娅，于是我微笑了。“我知道，”我大声说：“我知道。”我不在乎罗比怎么想，不在乎他是否花了一辈子时间向自己确认没做过错事，他这种男人就是那样。何况，他怎么想又如何？他在我心里什么也不是。重要

的是你，你知道或不知道什么，你这辈子为了没做的事而受我惩罚。重点是，我没办法向你道歉。

回到贝克佛德，我把车停在桥上，下车后顺着长了青苔的阶梯走到河边步道。刚过中午不久，气温逐渐转凉，微风刚起，不是游泳的完美时机，但我等了太久，而且我想在水中，和你在一起。这是我唯一能接近你的方式，仅存的方式。

我脱下鞋子，穿着牛仔裤和T恤站在河岸，慢慢往前走，一脚一脚踏出去。我闭上双眼，在双脚陷进冰冷的泥巴时倒抽了一口气，但是我没停。我继续走，在水淹到头时，我在恐惧中理解到：感觉真好。真好。

{ 马克 }

血水浸透马克手上的绷带往外渗。他在匆忙之间包上的绷带没扎好，而且他虽然尽了力，却还是没办法阻止自己紧紧握住方向盘。他下巴痛，眼睛后方痛得更尖锐。又来了，钳子夹住他的两鬓；他感觉到鲜血从头部的血管挤出来，几乎能听到头骨开始碎裂。他两度在路边停车，下车呕吐。

该往哪里逃？他最初想北上回爱丁堡，但半路改变了心意。他们会不会猜出他打算北上？进城会不会遇到拦检？他们会不会拿手电筒照他的脸，粗暴地拉他下车，低声告诉他更惨的还在后头？真的很惨。于是他回头，开上另一条路。头痛成这样他没法思考，必须停下来呼吸。他把车子驶离干道，往海边去。

他恐惧多时的一切即将发生，未来的一切在眼前展开。他在脑子里重复播放：警方来到门口，拿毯子盖住他的头将他拉出屋外带上车，记者对他高声大喊各种问题。窗户修好只为了再次被砸毁，墙上涂满了恶意咒骂，有人把秽物塞进他的信箱。审判。哦天哪，审判。莉娜提出指控时他父母脸上的表情，法庭上会提的问题：什么时候？哪里？几次？羞辱、定罪、服刑；还有他警告过凯蒂的每一件事，以及他说他得面对的一切。他撑不过的。他告诉过她，他不可能撑过去。

六月的那个星期五傍晚，他没想到她会出现。她本来要去参加生日派对，她永远躲不掉那种邀约。他记得自己拉开门，还来不及定睛看她的脸，就先感觉到每次见到她都会涌起的喜悦。但他在她脸上看到了焦急与怀疑。那天下午，他在学校停车场和内尔·阿博特说过话。他们说了什么？他究竟对内尔说了什么？

“有人看到我？是谁？”他觉得有趣，以为她是嫉妒。

凯蒂转过头，抬起手揉后颈，每次她紧张或不自在时，就会做这个动作。“凯？怎么了？”

“她知道。”凯蒂小声地说，没抬头看他。地面裂开，将他投入虚无当中。他抓住她的手，扭着她面对他。“我觉得内尔·阿博特知道。”

接着一发不可收拾，她所有的谎言，她瞒着他的一切全部出笼。莉娜几个月前就知道了，凯蒂的弟弟也是。

“老天爷！老天爷，凯蒂，你怎么能不告诉我？你怎么可以……天哪！”他不曾对她大吼，他看得出她有多害怕，害怕又难过，但他就是忍不住。“你知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我？你知不知道性侵犯进监狱会遭受什么待遇？”

“你不是！”她哭喊着。

他再次抓住她（即使到了现在，当时那么做的羞耻仍会让他发热）。“但我就是！我偏偏就是。而且是你造成的。”

他要她离开，但她拒绝。她恳求他，哀求他，发誓莉娜绝对不会说出去。莉娜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莉娜爱我，她不可能伤害我。她已经说服乔希，说事情已经结束，还说他们之间没发生任何事，要弟弟不必担心，若他提起任何事，只会让他们的父母心碎。但是内尔呢？

“我甚至不确定她知不知道，”凯蒂告诉他，“莉娜说她可能听到了什么……”她话没说完，但从她的眼神中，他看出她在说谎。他没办法相信她，不相信她的任何一句话。这个曾经让他欢喜、曾经蛊惑他的漂亮女孩不能信任。

结束了，他告诉她。看她皱着脸，他自己却舒展开来，她伸出双臂想拥抱他，但他推开她，一开始温和，接着更坚定。“不，听好，听我说！我再也不能和你见面了，不能这样见面。永远不行，你听懂了吗？事情结束了。而且从来没发生过。我们之间现在什么都没有，过去也绝对没有。”

“求你别说这种话，马克，求你。”她哭得太厉害，几乎不能呼吸，他心碎了。“求你别那么说，我爱你……”

他知道自己心软了，他让她抱住他、亲吻他，他的决心跟着消失。她紧紧贴住他，突然，他脑海中出现其他身体贴住他的画面，而且不止一具身体，是许多男人的身子贴在他疲惫破碎且遭到侵害的身子上。这让他凶狠地推开了她。

“不！不行！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你毁了我的人生，你知道吗？这件事一旦传出去，只要那婊子告诉警方，她一定会告诉警方，我的人生就毁了。你知道他们在监狱会怎么对待我这种男人吗？你知道对不对？你觉得我撑得过去？不可能。我这辈子完了。”他看到她露出恐惧和受伤的表情，但仍然说，“而且全是你的错。”

当他们从水中拉出她的尸体，马克惩罚了自己。他连着好几天几乎没下床，但他仍得面对世界，得去学校，得看着她空下的椅子，面对她朋友和父母的哀伤，但自己不能透露分毫。身为最爱她的人，他没得到允许，不能以她应得的方式哀悼她，也不准以他应有的方式表达哀悼。他虽然为自己在盛怒下对她说的话惩罚自己，但也知道错其实不在他。一切都不是他的错，怎么可能是他的错？有谁能控制自己会爱上哪个人？

马克听到一声撞击差点跳起来，连忙把车子转回路中间，但角度修正过大，又滑到铺了碎石的斜边。他看看后视镜，以为自己撞到什么东西，但后面什么也没有，只有空荡荡的柏油路。他深吸了一口

气，再次抓紧方向盘，却压到手上伤口，忍不住瑟缩。他打开收音机，把音量调整到最大。

他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置莉娜。起初他打算北上爱丁堡，把车放在停车场，然后搭渡船到欧洲大陆。他们很快就会找到她，呃，总有一天会找到她。他心里当然会不好受，但他会一再提醒自己：这不是他的错。是她自己来找他，不是相反。况且，在他反击或者说自卫时，她一再攻击，张牙舞爪又吼又叫。他跌了一跤，倒在厨房地板上，随身行李沿着瓷砖滑出去，仿佛受到有病态幽默感的女神指引，那只手镯从里头掉了出来。自从他在海伦·汤森的办公桌抽屉拿来那只手镯后，就一直随身携带。他还没弄懂这东西的魔力该怎么使用，它就已经滑到两人之间的地上。

莉娜看着手镯，就像那东西来自外星似的。从她脸上的表情看来，手镯仿佛是绿光闪闪的氪星石。接着困惑褪去，她又扑过来，但这次她拿着厨房剪刀朝他的脸、脖子用力挥舞，像是决心要伤害他。他举起双手自卫却遭她划伤。伤口正在愤怒地抽痛，和他越跳越快的心跳同步。

砰，砰，砰。他又看看后视镜，后面没人，他重重踩下刹车。她撞到金属时发出让人反胃又满意的碰撞声，一切又静了下来。

他又把车开到路边了，但这次不是要下车吐，而是要哭。为了自己，为了被毁的生命而哭；为了挫折、绝望而痛哭。他一次又一次用右手敲方向盘，一直到右手和左手一样痛才停下来。

他们第一次上床时，凯蒂十五岁零两个月。再过十个月，她就到达法定年龄了，到时候没有人能指责他们，总之，不能合法地处罚他们。到时候，他必须离开这份工作，也许可能还会有些人对他扔石头，用脏话辱骂他，但这些他都能接受。他们可以承受。妈的，就十个月！他们应该要等待。他应该坚持两人等待的。急的是凯蒂，抛不

下的是凯蒂，要的是凯蒂，她想确确实实成为他的人。结果这下子她走了，留下他一个人付出代价。

这段关系的不公平之处开始化脓，像强酸似的灼烧他的皮肤，他脑子里的钳子越收越紧，他向上帝祈求，让钳子夹碎他、压爆他的头，那么他就可以和凯蒂一样，了结这件事。

{ 莉娜 }

我醒来时吓得要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什么都看不见，这地方一片漆黑。但是从噪声、移动方式和汽油味判断，我应该是在车里。我的头痛得不得了，嘴巴也是，这个空间除了闷热，还有东西，很硬的东西，不停戳我的后背。我把手扭到背后想去抓，但那东西是固定的。

太可惜了，因为我真正需要的就是武器。

我很害怕，但我知道不能让恐惧主宰我。我必须清楚思考。清楚而且迅速，因为车子迟早会停下来，到时不是他死就是我死，而他绝对不可能为了凯蒂、妈妈和我而死。绝不可能。我必须相信，必须不断告诉自己：这件事的结局会是我活他死。

凯蒂死后那几个星期，我想出了不少方法，要让马克·亨德森为他做的事付出代价。但我可从没想过谋杀。我想的是其他方式，例如在他家墙上喷漆，砸破窗户（这两件已经完成）；打电话给他女友，把凯蒂告诉我的一切全说出来：包括次数、时间和地点。我还要告诉她，他喜欢称凯蒂为“老师的宠物”。我也想过找几个高年级家伙毒打他，想切下他的命根子喂他吃；可是我没想过要杀他。不过那是今天以前的事。

我怎么会到车里来？我不相信自己笨到让他占了上风。我知道他假期结束的时间，因为我听到肖恩和艾琳讲到日期。然后，听了露易丝说的一切，又和朱莉娅谈过那不是我或妈妈的错，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时候到了。我只想站到他面前，要他分担一部分罪责。我要他亲

口承认，承认他做了什么事，而且是错事。所以我到他家，既然我已经砸破后门的玻璃，要进门不是难事。

房子闻起来很脏，像是出门前没倒垃圾的味道。我在厨房站了一下，用手机的手电筒四处看，但后来我决定打开电灯，反正从外面也看不见厨房，而且就算邻居看见，也会以为是他回家了。

屋子闻起来很脏，是因为屋里确实脏。事实上是恶心，水槽里堆着待洗的碗盘，快餐餐包的纸盒还粘着食物碎屑，所有设备的表面都蒙着一层油垢，回收箱里的空葡萄酒瓶堆积如山。这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在学校永远穿着整齐，剪短的指甲干干净净，从那样子看，我还以为他有洁癖。

我走到起居室，再次用手机四处检查。我没开起居室的灯，怕路人可能看见。起居室平凡得不得了，廉价家具，一堆书和CD，墙上没挂照片。他家既平凡又肮脏又凄惨。

楼上更糟。卧室乱得一塌糊涂，睡过的床没整理，衣橱门开着，而且味道很重，这味道和楼下不同，带着汗酸，像生病的动物。我先拉上窗帘才打开床头灯。这里比楼下还惨，像是老人才会住的地方，丑陋的黄色墙壁，棕色窗帘，衣服报纸随地乱丢。我打开抽屉，看到里面有耳塞和指甲剪。最下层抽屉有安全套、润滑液和绒毛手铐。

好反胃。我坐在床上，注意到床尾的床单掀开一角，露出床垫上的褐色污渍。我真的要吐了。想到凯蒂和他在这里，在这栋恶心房子的恐怖房间里我就难过，连身体都跟着难过。

我打算离开。反正毫无计划来到这里本来就蠢。我关掉电灯回楼下，快走到后门，忽然听到外头有个声音：有人走在小路上。这时门拉了开来，他回来了。他好丑，涨红了脸，眼睛充满血丝，嘴巴也没

闭上。我直接扑过去。我想把那张丑脸上的眼珠子挖下来，想听他尖叫。

我不晓得接下来出了什么状况。我想，应该是他跌倒了，而我跪在地上，地板上有个东西朝我滚过来。圆形的东西。是个银环，上面有黑玛瑙扣头。我拿在手上，听到厨房的钟大声嘀嗒响，也听到了马克的呼吸声。

“莉娜。”他说。我抬头正好直视他的眼睛，看出他的恐惧。我站起来。他又喊：“莉娜。”然后朝我走过来。我知道自己在笑，因为我眼角瞄到一个锐利的银色工具，我清楚知道自己要拿它做什么。我要先深呼吸站稳脚步，等他再次喊我的名字，我就会冲过去拿起厨房桌上的剪刀，直接插进他该死的脖子。

“莉娜。”他说，朝我伸过手来，之后，一切无比快速地展开。我抓起剪刀朝他冲去，但他比我高，而且举起了双手，我一定错过目标了，对不对？因为他不但没死还在开车，而我脑袋肿了个包，躺在后车厢。

我开始喊叫，真是蠢到家了，有谁会听到我的声音？我分辨出车速很快，但还是放声大叫。放我出来，放我出来，你这浑蛋狗东西！我用拳头敲上方的金属盖，尽可能大声呼救，突然间砰的一声！车子急刹，我撞到后车厢侧边，这时我才让自己哭出来。

原因不只是痛而已。不知怎么的，我一直想到乔希和我打破的窗户，想到凯蒂看了会多难过。她绝对会恨这些事，恨所有的一切：她会恨她弟弟撒了几个月的谎之后说出真相，恨我这样受伤，但她最恨的会是破窗户，她最怕破窗户。破窗户、墙上涂的“恋童癖”、信箱里的秽物、站在人行道上的记者、挤来挤去到处乱吐痰的人。

我因为痛而哭，因为替凯蒂难过，因为这会害她心碎而哭。但你知道吗，凯？我发现自己像个疯女人，像朱莉娅在黑暗中自言自语那样和凯蒂说话。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因为他不该有这样的报应。我现在能说了，因为你走了，而我嘴巴流血脑袋破了一个洞躺在他的后车厢，我要直截了当地说：马克·亨德森不该被追捕或挨打。他应该得到更糟的报应。我知道你爱他，但他不只毁了你的人生，也连带毁了我的。他杀了我母亲。

{ 艾琳 }

电话打进来时，我和肖恩正在里头的办公室。一名苍白的年轻女警探头进来，似乎受到了严重打击。“长官，又来了一个。有人在桥上看到她。有人在水里，是个年轻女人。”肖恩看来就要吐了。

“不可能，”我说，“那地方都是制服警察，怎么可能又来一个？”

我们抵达时，桥上已经站了一群人，制服警察尽可能让大家留在桥上。肖恩拔腿就跑，我紧跟在后，我们沿着树林边缘狂奔。我想慢下脚步，想停下来。我最不想看到的，是他们从水里拉出那个女孩。

但那不是她，而是朱尔斯。我们到时，她已经在岸上。空中有个诡异的声音，像是喜鹊在斥责。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发现声音来自她，来自朱尔斯。她的牙齿在打战，全身都在发抖，湿透的衣服贴在瘦得可怜的骨架上。她抱住自己，像是坍倒的躺椅。我喊她的名字，她抬头看着我，双眼充满血丝，目光仿佛穿透我，似乎不能聚焦，好像认不得我是谁。肖恩脱下自己的夹克，围在她肩上。

她昏迷似的轻声嘀咕，但不肯和我们说话，仿佛根本没注意到我们在场，光是坐着发抖，怒视黑色的水面。她就和那天看到她姐姐躺在金属床上一样，嘴巴开开合合，无声但坚定地说话，像是和某个看不见的对手争辩。

然而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只持续几分钟，下一场危机又出现了。去迎接马克·亨德森度假返家的制服警察发现他家没人。不只没人，还留下血迹：厨房里有打斗痕迹，地板和门把都沾了血，亨德森的车子不见踪影。

“哦，老天，”肖恩说，“莉娜。”

“不。”我大喊，想说服自己也想说服肖恩。我想到在亨德森离家度假前那个早上和他的对话。他有些脆弱、受过伤的特质。没有比那样子更危险的人了。“不。制服警察在他家等他，他不可能——”

但肖恩摇头。“没有，他们不在那里。昨晚A68道路有严重的车祸意外，所有人都过去支援了，是调度中心的决定。直到今天早上才有人去亨德森家。”

“该死，真该死。”

“的确。他一定是回家看到窗户全被砸破，立刻推想出正确的结论：莉娜·阿博特告诉了我们某些事。”

“然后怎么样呢……他到她家带走她，把她带回自己家？”

“我怎么知道？”肖恩没好气地说，“这是我们的错，我们应该要看着那栋房子，应该要看好她……她失踪是我们的过错。”

{ 朱尔斯 }

我以前没见过那名警察，他想和我一起进屋来。他很年轻，大概二十五岁，但圆嘟嘟的光滑脸颊让他看起来更年轻。他很客气，但我也很客气地坚持请他离开。我不想和一个男人单独待在屋子里，无论他看起来多么没有杀伤力。

我上楼帮自己放洗澡水。水，到处都是水。我一点也不想再次浸泡在水里，但我想不出其他方法能驱散冷到骨子里的寒意。我坐在浴缸边缘，咬着嘴唇阻止牙齿打战，手机就握在手中。我不断拨打莉娜的号码，一次又一次，却只听到相同的留言。她声音明亮，我从来没听过她这么和我说话。

浴缸放满水，我坐了进去，咬紧牙抵御惊慌。身子坐得越低，心跳就越快。没事了，好了，都过去了。你说过。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在浴室，你用热水冲我的皮肤安慰我。没事了，你说，没事了，朱莉娅。好了，都过去了。当然有事，但你不知道。你以为我只是度过了糟糕的一天，遭到取笑、羞辱，被我喜欢的男孩拒绝，最后还上演最夸张的剧目，到恶水潭跳了下去。

你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你认为我那么做是为了伤害你，给你找麻烦，好让妈妈比从前更爱我，而且要让她讨厌你。一切会是你的错，对不对？你霸凌我，何况你本来应该要照顾我，而一切就在你的照顾之下发生。

我用脚趾关掉水龙头，身子躺得更低，让肩颈和头泡在里。屋子的声响经过水的扭曲、模糊，变得像来自外星的声音。砰！突来的声响吓得我猛然跳进冷空气中。我侧耳听，没声音。是我的想象。

但当我再次滑进水中，我确定听到有人踏上楼梯的嘎吱作响，接着是缓慢规律的脚步沿着走廊前进。我连忙坐直身子，握住浴缸边缘。又是嘎吱声，接着是门把转动的声音。

“莉娜？”我喊道，声音像孩子一样又细又尖。“莉娜，是你吗？”

无声的回答敲在我耳里，在死寂当中，我幻想自己真的听到声音。

你的声音。又是你打来的电话，是第一通。在母亲守灵夜的争吵后，在那晚你问了最可怕的问题后，你第一打电话给我。事发后不久，大约一两个星期后，你深夜打来，留下语音消息，语带哽咽，口齿不清，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你说要回贝克佛德，去见一个老朋友。你必须找个人谈，但我没帮上忙。当时我没想到，也不在乎。

到了现在我才明白。水很温暖，但我忍不住哆嗦。这么久以来，我一直责怪你，事实上应该反过来才对。你回贝克佛德找老朋友。当时你在寻求慰藉，因为我拒绝你，不愿意和你说话。于是你去找他。我辜负了你，而且一再让你失望。我又坐起来，用双臂紧紧抱住膝盖，哀伤像浪头不断涌上来：我辜负了你，伤害了你，最折磨我的，是你一直不知道原因。你花了一辈子来了解我为什么如此恨你，而我只要开口说出来就好了，只要接你的电话就好。如今一切都太迟了。

我又听到另一个更响的声音，这个嘎吱声不是我的想象。真的有人在房子里。我离开浴缸，尽可能小声地穿上衣服。是莉娜，我告诉自己，没错，是莉娜。我轻手轻脚地检查楼上几个房间，没看到人，只有我害怕的脸孔在每面镜子里嘲笑我。不是莉娜，不是莉娜。

一定是她，但她会在哪里？在厨房吧，她饿了，我只要下楼，就会看到她探头在冰箱找东西吃。我踮着脚下楼，穿过走廊，经过起居

室的门。我眼角余光瞄到了，在那里。一个影子，是人影。有人坐在窗前的椅子上。

{ 艾琳 }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你听到蹄声会找马，但来的也可能是斑马。一切在掌控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肖恩带考利去查看亨德森住处时，我会被派去找露易丝·惠特克，谈莉娜失踪前她们那场“对质”。

我到惠特克家，乔希来开门，这工作似乎一向由他负责。他看到我很警觉，这似乎也是他向来的反应。“怎么了？”他问，“你们找到莉娜了吗？”

我摇头。“还没有，可是别担心……”

他转过头，垂下双肩。我跟在他身后走了进去。到了楼梯口，他转头看着我。“是因为妈妈说了那些话，她才离家的吗？”他问道，双颊出现红晕。

“你为何这么问，乔希？”

“妈妈让她难过，”他酸溜溜地说，“现在莉娜的妈妈不在了，她把所有罪过都推到莉娜身上。这太蠢了。这件事情我也有错，责任和莉娜不相上下，但妈妈只怪她。结果现在莉娜走了，”他音调拉高了，“她走了。”

“你在和谁说话，乔希？”露易丝在楼上问。她儿子没理她，我只好回答：“惠特克太太，是我，摩根警探。我能上楼吗？”

露易丝穿着灰色运动衣，这身衣服从前应该好看一点。她的头发往后梳，脸色苍白。

“他在生我的气，”她用这句话和我打招呼，“他怪我害莉娜跑掉。他认为是我的错。”我跟着她来到楼梯平台。“他怪我，我怪内尔和莉娜，大家兜着圈，互相怪来怪去。”我在卧室门口停步。这间卧室全清空了，床单撤了，衣橱空无一物，浅紫色的墙上有仓促间没清除干净的黏土。露易丝疲倦地微笑。“你可以进来，我快整理好了。”她跪下来继续刚被我打断的工作，把书放进纸箱里。

我在她身边蹲下准备帮忙，但还来不及拿书，她便坚定地把手搭在我的手臂上。“不必了，谢谢你。我宁愿自己来。”我站起来。“我不是故意要这么粗鲁，”她说，“只是不想让别人碰她的东西。这很傻，对吧？”她抬头看我，双眼闪闪发亮。“可是，我就是想让这些东西只有她一个人碰过，想让她留点东西下来，留在书套、床具和梳子上……”她停了下来，深吸了一口气。“看来我好像没多大进步。往前看，放下，往前走……”

“没有人那样期待你，”我柔声说，“还不到……”

“还不到时候？这表示到了某个节骨眼，我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大家好像都不了解，我并不想失去这种感觉。我怎么可能不再有这种感觉呢？哀痛是那么恰当，重量刚好，压得我正好；愤怒很单纯，可以支持我。唉……”她叹了一口气。“只不过，现在我儿子认为我该为莉娜的失踪负责。有时候，我还真怀疑他会不会以为是我把内尔·阿博特推下悬崖。”她吸吸鼻子。“反正啊，这下子莉娜孤单一个人，没有母亲。而乔希认为我是罪魁祸首。”

我站在房间中央，双手谨慎地抱在胸前，尽量不去碰任何东西，像是置身于犯罪现场，不想污染任何物件。

“她是没了母亲，”我说，“但也没有父亲吗？你真的相信莉娜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就你所知，她和凯蒂是否讨论过这件事？”

露易丝摇头。“我很确定她不知情。内尔一向都这么讲。我觉得很怪。就像内尔在教养上的许多选择一样，不只是怪，而且不负责任。如果有某些遗传问题，疾病什么的，那该怎么办？总之对莉娜不公平，完全不给那孩子机会去认识她父亲。在我们关系比现在好的时候，我真的曾经施压追问过她，她会说只是一夜情，说对方是她刚搬到纽约时认识的人，还说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我在想，那一定是谎话，因为我看过内尔搬进布鲁克林第一间公寓的照片，她的T恤紧紧裹着孕肚。”

露易丝停手不再收拾书了。她又摇摇头。“所以乔希那样讲也没错，她的确是孤单一人，除了那个阿姨就没别的家人了。要不然，就是我没听说过的家人。至于男朋友嘛……”她露出遗憾的笑容。“内尔告诉过我，她只和结了婚的男人上床，因为他们行事谨慎又无所要求，还会让她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她的情史是隐私。毫无疑问，她一定有男人，但是不会公开。无论什么时候看到她，她都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就是带着女儿。”她叹气。“在我看过的人里，唯一能对莉娜稍微亲切一点的，只有肖恩。”说到肖恩的名字，她微微地脸红，转头不看我，似乎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肖恩·汤森？真的吗？”她没有回答。“露易丝？”她站起来拿下书架上的另一叠书。“露易丝，你在说什么？你是说……肖恩和莉娜之间有不寻常的关系？”

“天哪，不是。”她冷笑了一下。“不是莉娜。”

“不是莉娜？那么是……内尔？你是说他和内尔·阿博特有关系？”

露易丝撇着嘴转过头去，不让我看到她的表情。

“因为你也知道，那样很不恰当。调查中的可疑死亡案件主角和自己有染，那会……”

那会怎么样？不专业，不道德，是免职的好理由？他不可能。他不可能做那种事，不可能不告诉我。而且我一定能看出端倪，注意到蛛丝马迹，难道不是？接着，我想起自己第一次看到肖恩时他脸上的表情，他站在恶水潭边，内尔·阿博特躺在他脚下，而他低着头，像是在为她祈祷。他眼眶含泪，双手颤抖，表情哀伤。但那一定是因为他母亲的关系，对不对？

露易丝继续安静地把书收进纸箱。

“听我说，”我拉高音调，希望让她全神贯注听我说话，“如果你真的知道肖恩和内尔之间有某种关系，那么……”

“我没那么说，”她直视我的双眼，“我什么都没说。肖恩·汤森是个好人。”她站起来。“就这样了，警探，我有好多事要做。你该走了。”

{ 肖恩 }

鉴证人员说，他们抵达时后门没关。不是没锁，而是敞开的。我进门，立刻闻到一股浓烈的铁味。考利·巴肯已经在现场和犯罪鉴证人员谈话，她不知问了我什么，我没听进去，因为我在专心听另一个声音，像是动物的低声呜叫。

“嘘，”我说，“你听。”

“整栋屋子都搜过了，长官，”考利说，“屋里没人。”

“他有没有养狗？”我问她。她茫然看着我。“家里有没有狗或其他宠物？有没有养宠物的痕迹？”

“没有，长官，什么痕迹都没有。你为什么这样问？”

我又仔细听，但声音消失了，似曾相识的感觉油然而生：我从前看过这个场景，做过同样的事。我听到狗在呜叫，穿过布满血迹的厨房走进雨中。

只不过这天没下雨，屋里也没有狗。

考利瞪着我看。“长官，这里有个东西。”她指着地板上，一把厨房剪刀掉在血渍当中。“应该只是个小裂口吧？看起来不像刺破动脉，但伤势应该不轻。”

“查过医院了吗？”

“目前为止没有他们两人的行踪。”考利的手机响了，她到外面接听。

我动也不动地站在厨房，两名鉴证人员在一旁静静工作。我看着其中一人用镊子夹起一小束卡在桌边的金色长发。我突然有些反胃，唾液冒到了嘴里。这个感觉该归咎于什么原因？我见过许多比这还糟的现场，要惨烈多了，但也能无动于衷。我难道没进过比这里更血腥的厨房？

我用手掌压着手腕，发现考利还在和我说话，她在门口探头探脑地问：“长官，可以和你说句话吗？”我跟她走到外面，在我拆下包住鞋子的塑料套时，她报告了最新状况：“交警找到亨德森的车。不是找到，是摄影机两次拍到那辆红色沃克斯豪尔。”她低头看笔记。“让人有点不解的是，第一次的时间是今天凌晨刚过三点，他在A68往爱丁堡的方向北上，但几小时后，五点十五分，又由艾茅斯外围走A1南下。所以，他是不是去……放什么东西？”她要讲的是丢弃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或者，他想要迷惑我们？”

“或者改变心意，换个方向逃亡。”我说，“或说不定慌了。”

她点点头。“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

我不喜欢这个意象。我不希望他或任何人断了头，我希望他保持镇定。“能不能看到车上有没有别人，副驾驶座有没有人？”我问她。

她噘着嘴摇头。“不能。当然……”她没把话说完。当然，这不代表车上没别人，只能说车上没有坐直的乘客。

似曾相识的感觉再次浮现，那片段的记忆不像是我自己的体验。但怎么可能是别人呢？一定是故事的情节，来自陌生人口中的故事。有个女人瘫坐在汽车座椅上，那女人病了，浑身抽搐还口吐白沫。这

故事不精彩，我记不得其他情节，只知道一想到就胃痛。我将这故事推开。

“看来，纽卡索是最明显的目标，”考利说，“假如他要跑，纽卡索有飞机、火车和渡船，要什么有什么。但奇怪的是在他五点出现之后，交警再也没看到他停车或开上干道。他可能走小路，甚至走海岸道路……”

“他不是有个女朋友吗？”我打断她的思绪，“在爱丁堡的一名女性？”

“那个鼎鼎大名的未婚妻？”考利扬起眉毛。“嗯，长官，我们早就想到了。他未婚妻特蕾西·麦布莱德今天早上会过来，制服警察带她到贝克佛德谈话。可是我要先警告你，这位特蕾西小姐声称有好一阵子没和马克·亨德森见面了。事实上，几乎有一年了。”

“什么？我以为他们一起去度假？”

“那是亨德森告诉摩根警探的，但根据特蕾西的说法，打从他去年秋天取消婚约，她就再也没看到他了。她说他事先没有预兆，突然和她分手，说是爱上了别人。”特蕾西不认识那个女人，也不知道她做什么。“再说我也不想知道。”她坦白告诉我。一小时后，她坐在警局的办公室小口喝茶。

“我……老实说，我相当痛苦。前一分钟还在看婚纱，下一分钟他就说不能和我共度终生，因为他遇到生命中的至爱。”她难过地对我微笑，用手梳过剪短的深色头发。“之后，我就切断和他的所有联络，删除他的号码，解除朋友关系，断得一干二净。你能不能告诉我，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没有人愿意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摇摇头。“很抱歉，目前我没有太多信息可以告诉你。但我们认为他受了伤。我们必须找到他厘清一些事。你知道他可能会去哪里吗？如果他必须离开，有没有父母或朋友可以投靠？”

她皱着眉头。“这和那个死掉的女人无关吧？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两个星期前又有另一个女人出事。他不会……和他交往的不会是那个女人吧？”

“不，不是，完全无关。”

“那就好。”她似乎松了一口气。“她对他来说年纪太大了点吧？”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他喜欢年纪小的女人吗？”

特蕾西似乎糊涂了。“不是，你所谓年纪小是多小？那个女人大概四十岁，对不对？马克还不到三十，所以……”

“对。”

“你真的不能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吗？”她问。

“马克有没有对你动过粗、发过脾气之类的？”

“什么？天哪，没有，从来没有。”她往后靠向椅背，皱起了眉头。“有人做什么指控吗？因为他不是那种人。没错，他很自私，但他不是坏人，不是那样的人。”

我送她到车边，制服警察等着载她回去。我想知道的是，马克·亨德森究竟在哪方面品行不端？他是否成功说服自己，只要相爱便能得到赦免？

“你刚刚问到他可能去的地方，”我们走到车边，特蕾西说：“不知道前因后果很难说，但我想到一个地方。我和我父亲在海岸有个房

子，从前我和马克常去度周末。那地方相当偏僻，附近没别的住家。马克总说那里是完美的避世之地。”

“房子目前没人住吗？”

“那地方很少用，我们通常把钥匙放在后门的花盆下，但今年初，我们发现有人擅自借用，房里留下没洗的杯子或垃圾等等，后来就再也不把钥匙放花盆下了。”

“上次有外人没经过你们同意去用，是什么时候的事？”

她皱着眉头想。“哦，天哪，有好一阵子了。大概是四月吧？对，四月，复活节假期。”

“房子的确切地点在哪里？”

“豪威克，”她说，“很小的村子，没什么人。在喀拉斯特的海边。”

{ 莉娜 }

他打开后车厢放我出来，向我道歉。“对不起，莉娜，但你要我怎么办呢？”我开始大笑，但他要我闭嘴。看他双手握拳，我想他大概又要揍我，只好乖乖听话。

我们来到海边的一栋房子前面，旁边没有其他住户。这房子在悬崖边，有花园有围墙，还有一套户外酒吧的桌椅。房子门窗紧闭，附近没人。从我站的位置看出去，四周什么建筑也看不到，只有一条称不上正式道路的小径通过。同样的，我也没听到任何声音，没有车流或类似的噪音，只有海鸥和拍打岩石的海浪。

“尖叫也没用。”他说，大概是看出我在打什么主意。接着，他拉着我的手臂带我到桌边，递纸巾让我擦嘴巴。

“你不会有事的。”他说。

“真的吗？”我问道，但他转开了头。

我们并肩坐了很久，他仍然抓着我的前臂，在呼吸逐渐平缓时，手也慢慢放松。现在挣扎没有用，时间还没到。我很害怕，桌下的双腿狂抖，就是停不下来。事实上，有那种感觉还不错，像是有所帮助。我觉得自己很强壮，和当时他发现我在他家，接着开始打斗时一样。对，他是赢了没错，可那是因为我没有立刻动杀机，因为我不确定自己面对的是什么状况。那只是第一回合。如果他以为我这样就落败，那我们走着瞧。

如果他知道我有什么感觉，有什么体验，我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握着我的手臂。我觉得，他是为了保命才跑。

我用力咬着嘴唇，舌尖尝到血水味，我喜欢，这感觉很棒。我喜欢金属的味道，喜欢嘴里有血，好让我啐他。不过要等待正确时机。我有好多事要问他又不知从何开始，所以我说："你为什么留着那东西？"我努力保持稳定，不让声音破碎或颤抖，不想流露任何迹象，让他知道我害怕。

他没说话，于是我又问了："你为什么留着她的手镯？为什么不干脆丢掉？或是留在她手腕上？为什么要拿？"

他放开我的手臂。他没看我，而是凝视大海。"不知道，"他疲倦地说，"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拿。大概是当作保障吧，抓住最后的希望，拿来要挟别人……"

他突然不说话了，而且还闭上眼。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我有种感觉，像是开启了某种机会。我慢慢挪开身子，接着又挪了一点。他张开眼，但什么也没做，光是看着海，脸上毫无表情。他像是累坏了，筋疲力尽，榨干耗竭。我坐在长凳上往后缩。我可以跑。我不得不跑的时候速度很快。我瞥了屋子后面的小路一眼。如果直接穿越小路，跳过石墙穿过草地，我很有可能跑得掉。如果我那么做，他不可能开车追，那样一来，我的机会倍增。

但我没有。我知道那可能是我最后的机会，但依然按兵不动。我心想，如果要走到最后一步，我宁死也要搞清楚我妈的遭遇，而不愿充满疑问地活着，永远不知道真相。我受不了那样活着。

我站起来。他还是没动，只是看着我绕过桌子和他面对面坐，迫使他不得不直视我。

“你知道我以为她为什么离开我吗？我说的是我妈。他们来通知我找到她时，我以为那是她自己的选择。我以为她选择死亡，是因为凯蒂的事让她自责，或觉得羞愧之类……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河水的吸引力比我大。”

他没说话。

“我真的那么想！”我用尽力气大吼，他跳了起来。“我相信她抛弃我！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结果我现在知道她没有，她什么决定都没做。是你带走她，你把她从我身边带走，就像你带走凯蒂那样。”

他对着我微笑。我想起从前我们都觉得他英俊，这让我肠胃翻搅。“我没把凯蒂从你身边带走，”他说，“凯蒂不是你的，莉娜，她是我的。”

我想对他尖叫，想抓他的脸。她不是你的！不是！她不是！我用力让指甲抠进掌心，咬着嘴唇，又尝到血的味道。我听他为自己辩护。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会迷恋一个女孩。从来没想过。我觉得那种人很荒唐，是可悲的废物，找不到和自己年纪相当的对象。”

我笑了。“一点也没错，”我说，“你想得没错。”

“不，不，”他摇头，“不是那样，不对。看看我。对我来说，女人本来就很容易上手，她们会主动送上门来。我只要和她们握个手就看出来了。你自己也试过。”

“我才没有。”

“莉娜……”

“你真以为我要你？你上当了。那是游戏，是……”我停下来不说话了。要怎么向这种男人解释？要怎么解释一切与他无关，纯粹是因为自己觉得好玩？总之，对我来说是那样，是因为我和凯蒂可以一起做某件事。我们可以随时换对象，他们根本不重要。

“你知道从我的角度来看，事情是什么样子的吗？”我问他，“我知道你以为自己很抢手，但你不懂我有什么感觉。你知不知道我可以多么轻松地摆布别人，或让别人难堪？我只要用某种方式看着他们，或是站近一点，或是嘴巴含着手指吸，就能让他们脸红或勃起。我对你做的就是那种事，白痴。我在恶搞你，才不是想要你。”

他想嘲笑，但笑声缺乏说服力。“好吧，你说了算，莉娜。所以当你威胁要背叛我们，当你大吼大叫让你母亲听到的时候，你想要的是什么？”

“我要……我要……”

我不能告诉他，因为我想让一切回到原来的样子。我要回到凯蒂和我黏在一起的时光，每小时、每天都互相陪伴的时光，回到我们在河里游泳，没有别人在场，我们的身体还属于自己的时光。我想回到发明这个游戏以前的日子，回到我们发现自己能如何摆布他人之前的日子。但那是我一个人的念头，凯蒂并没有相同的想法。凯蒂享受他人的眼光。对她来说，这不只是游戏，背后有更大的意义。当我刚得知他们两人在一起，我们就讨论过了。

凯蒂告诉我：“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莉娜。你能想象吗？去让某个人想要你，甘心情愿为你铤而走险，赌上他的一切，他的所有。包括他的工作、人际关系和自由。你不懂那种感觉。”

我知道亨德森看着我，等我开口。我想找个方式表达，让他明白驱使凯蒂的不只是他，还有她能掌控他的滋味。我好想有那种能力告

诉他，好抹掉他脸上的表情。他那表情像是在说，了解凯蒂的人是他而不是我。事情不是那样。但我一时不知该如何解释，况且那也不是故事的全貌，因为没有人能否认她的确爱他。

我的眼窝一阵刺痛，我知道我又要哭了，于是低头看地面，不想让他看到我眼中的泪水。就在这时，我看到地上的东西。我双脚之间有个钉子。这钉子很长，至少将近十厘米。我轻轻移动一只脚，盖在钉子上，接着将一端往下压，让钉子一头翘起来。

“你就是嫉妒而已，莉娜，”亨德森说，“那就是真相，对不对？你一直在嫉妒。我觉得你嫉妒我们两个人，对吧？你嫉妒我，因为她选了我，嫉妒她是因为我选她。我们都不想要你，所以你向我们报复，你和你妈，你们……”

我让他继续说话，让他继续他的连篇屁话，我才不在乎他错得多离谱，因为我把全副注意力放在钉子的尖端，用脚慢慢移动钉子。我偷偷把手放到桌下，马克这时住嘴了。

“你从头到尾都不该和她在一起，”我说话时，故意看着他的背后，想让他分心，“你自己也知道。你一定知道的。”

“她爱我，而我也爱她，爱得彻底。”

“你是大人！”我说，仍然看着他的后方，我成功了，他往后看了一眼，我趁机把手放到双腿间，伸长指头抓住冰冷的金属。我挺直脊背，做好准备。“你真以为你对她的感情重要吗？你是她的老师，你的年纪是她的两倍，该做正确决定的人应该是你。”

“她爱我。”他又说了一遍，说得卑微又可怜。

“她对你来说太年轻了。”我紧紧握住钉子，“对你来说太美好了。”

我冲向他，可惜速度不够快。我跳起来时一只手卡在桌下，但就那么一秒钟而已。马克扑过来，抓住我的左手臂，用尽全力扯，差点把我拉到桌子对面。

“你在做什么？”他跳起来，抓着我的手臂从旁边一扭，压制在我背后。我痛得喊出来。“你在做什么？”他吼道，扭转的角度更大，还用手撬开我的拳头。他拿走我手中的钉子，将我推到桌上，扯住我的头发，整个人压住我。我能感觉到金属刺着我喉咙的皮肤，感觉到他的重量，他们在一起时，她一定也是这种感觉。呕吐物已经来到我的喉咙，我朝他吐出来，说：“对你来说太美好！对你来说太美好！”我一再地吼，直到他掐断我的呼吸才住嘴。

{ 朱尔斯 }

我听到咔嗒一声。咔嗒——嗞，咔嗒——嗞，然后：“喔，你来了。我自己进来了，希望你不介意。”

那个老女人染了紫色头发，涂黑眼线，声称自己是灵媒，拖着脚步在镇上走来走去，边吐口水边骂人，前一天我才看到她和露易丝在磨坊居前面争吵，此刻就坐在窗前的椅子上，前后荡着她肿胀的小腿。

“我当然介意！”我大声说，尽可能不让她看出我不但刚才胆怯，现在仍然既愚蠢又荒唐地怕她。“该死，我介意得要命。你在这里做什么？”咔嗒——嗞，咔嗒——嗞。她手上拿着那个打火机，刻着莉比姓名缩写的银色打火机。“那是……你在哪里拿的？那是内尔的打火机！”她摇头。“就是！打火机怎么会在你手上？你是不是进到这个房子拿东西？你有没有……”

她对我挥了挥戴满珠宝的胖手。“哦，冷静一点好吗？”她对我露出脏兮兮的笑容。“坐下，坐下，朱莉娅。”她指着她面前的扶手椅。“过来陪我。”

我太过讶异，竟乖乖听她的话坐下。我穿过起居室，坐在她对面，她调整自己的坐姿。“这张椅子不怎么舒服，对不对？加个垫子会好一点。可能会有人说我身上的携带式坐垫已经够厚了！”她为自己的笑话得意地大笑。

“不是内尔，不是内尔的，对不对？你看这里，”她指着刻在上头的缩写，“看到了吗？LS。”

“对，我知道。LS是莉比·西顿。但那不是莉比的东西吧？我不认为十七世纪的人就懂得制作打火机了。”

妮基咯咯地笑。“不是莉比的！你以为LS代表莉比？不，不对！这是劳伦·汤森的打火机。劳伦·汤森，劳伦娘家姓斯莱特。”

“劳伦·斯莱特？”

“没错！劳伦·斯莱特，也就是劳伦·汤森。你那个探长的老妈。”

“肖恩的母亲？”我想到的是爬上阶梯的男孩，那个在桥上的男孩。“故事里的劳伦是肖恩·汤森的母亲？”

“这就对了。你反应不是很快哦？还有，那不是故事好吗？不只是故事而已。劳伦·斯莱特嫁给帕特里克·汤森，有个她宠爱得不得了的儿子。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然后呢，那些警察要我们相信她跑到悬崖往下跳？”她往前倾，对我咧开嘴笑。“不太可能吧？当然了，我当时就那么讲了，但偏就没人要听。”

肖恩真的是那个孩子？那个站在阶梯上、看到或没看到母亲跌落悬崖（看你相信哪个说法而定）的那个男孩？那是真实事件，内尔，不是你编的故事？劳伦是那个有外遇、酗酒、淫荡的不及格母亲。她的故事是不是那样？你是不是在叙述劳伦的篇章里写下：贝克佛德不是自杀胜地。贝克佛德是处理棘手女人的好地方。你究竟想告诉我什么？

妮基还在说话。“懂吗？”她伸出指头指向我。“懂吗？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没人听我说话。现在你坐在那里，我就坐你面前，但你连听都不听！”

“我在听，真的。只是……我不懂。”

她哼了一声，显然不赞同我的说法。“嗯，如果你刚才好好听就会懂。这个打火机，”咔嗒——嗞，“是劳伦的东西，对不对？你问问自己，这东西怎么会和其他东西一起放在楼上你姐姐的抽屉里？”

“楼上？所以你果然进来过！真的是你拿的，你……是你吗？你还进了浴室？在镜子上写东西？”

“听我说话！”她勉强站了起来。“别管那个了，那不重要。”她朝我走来一步，倾着身又点燃了打火机，火焰在我们之间闪闪烁烁。她身上有烧焦的咖啡和玫瑰过度盛开的气味。我往后缩，远离这个老女人的气味。

“你知道他以前用这东西做什么吗？”她说。

“谁用这个做什么？肖恩吗？”

“不对，你这个白痴。”她对我翻个白眼，走回窗前的椅子坐下，椅子被她压得痛苦地嘎吱作响。“是帕特里克！是那个老家伙。他不是拿打火机来点烟。他太太死了以后，他把她所有的东西，包括衣服、画作和她的私人物品堆到后院烧掉。全都烧掉。这东西……”她最后一次点燃打火机，“……就是用来点火的。”

“好，”我逐渐失去耐心了，“但我还是不懂。这东西怎么会在内尔手上？你又为什么要拿走？”

“问个没完，”妮基带着微笑说，“嗯。至于我为什么拿，是因为我需要拿到她的物品，这样才能和她好好说话。以前我可以清楚听到她的声音，但是……你也知道。有时声音会变得很模糊，对吧？”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冷冷地说。

“哈，我抓到了！你不相信我？说得好像你从来没和死人说过话，可不是？”她了然地大笑，我的头皮发麻。“我要有东西才能召唤她。喏！”她把打火机递给我。“还你。我本来可以拿去卖的，不是吗？我大可拿一大堆东西去变卖，你姐姐有些值钱的东西对吧，例如珠宝什么的可是我没拿。”

“算你做得对。”

她又咧嘴笑。“接着讨论下一个问题：打火机怎么会在你姐姐手上？”

“你不是能和亡灵沟通吗？”我环顾四周。“她这会儿在这里吗？你何不直接问她？”“没那么简单好吗？”她显然觉得受伤，“我一直努力召唤她，但她就是不说话。”她想唬我。“你没必要摆出那么不屑的样子，我只是想帮忙，只是想告诉你……”

“那就快说啊！”我厉声打断她，“说来听听！”

“放轻松点。”她说。她的下唇往前顶，下巴抖了两下。“我就是在说啊，这也要你肯听。打火机是劳伦的东西，最后到了帕特里克手上。这就是重点。我不知道内尔怎么拿到的，但这是事实，懂吗？也许她是从他手上拿到的，也许是他给了她。总之，这很重要。重点在于劳伦。你家内尔的死和可怜的凯蒂·惠特克、那个傻蛋老师，或是凯蒂的老妈无关。重点在劳伦和帕特里克。”

我咬着嘴唇。“怎么会是他们？”

“嗯。”她又动了动。“她不是在写他们的故事吗？而她的消息来源是肖恩·汤森，因为，不管怎么说，他理当是证人，对吧？所以她认为他说的是实话，她怎么会怀疑他呢？”

“他为什么会不说实话？你是说，肖恩对他母亲的遭遇说谎？”

她撇着嘴。“你见过那老头子没有？他是恶魔，真的，而且我说的不是好的方面。”

“这么说，肖恩对他母亲的过世说谎，是因为他怕他父亲？”

妮基耸耸肩。“这我就不确定了。但我知道的是：内尔听到的故事，也就是第一个版本，劳伦在夜里跑了，她丈夫和儿子去追她，这不是真相。我把知道的全告诉她了。因为，你懂吗，我妹妹琼当时也在场。她在现场。那天晚上……”她突然伸手到外套里找东西，“我把我家琼的说法告诉了你家内尔，内尔把故事写下来。”她拿出一捆纸。我伸手要接，但妮基飞快地收回去。

“等一下，”她说，“你必须了解，这个……”她拿着那捆纸对着我摇晃，“……并不是完整的故事。因为即使我完完整整地告诉了她，她仍然没有全写下来。你姐姐真是个固执的女人。不过，这也是我喜欢她的部分原因。总之我们起了点小争执。”她往后靠坐，精神抖擞地摆动双腿。“我把琼的遭遇告诉她。劳伦死时，我家琼是警察。”她大声咳嗽。“琼不相信劳伦是在没人推的状况下落水，因为当年同时还发生了很多事，你懂吧。她知道劳伦家的老头是魔鬼，不但会殴打劳伦，还会编故事说她去安妮·沃德的小屋和帅哥幽会，但从来没人看过他口中的男人。那本来应该是她的死因，懂吗？那个和她不三不四的男人抛下她跑了，她伤心过度才会跳崖。”妮基朝我挥挥手。“根本胡说八道。她家里还有个六岁小孩，怎么可能做那种事？胡扯。”

“嗯，其实，”我说，“我觉得你应该知道抑郁症很复杂。”

“呸！”她又挥挥手要我安静。“根本没什么帅哥，这一带没人见过。你可以去问琼，只不过她现在死了。你知道是谁下的手吧？”

她终于住口后，我又在寂静中听到水流声。“你要说的是，帕特里克杀了他的妻子，然后内尔知情？你说她还写了下来？”

妮基不耐烦地啧了两声。“不对！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她写了一些事，但没写另一些事，我们因此起了争执，因为她光写下琼在世时告诉我的事就满意了，没写出琼死后告诉我的事。这根本不合理。”

“呃……”

“完全没道理。但是你必须听。如果你不听我说，”她一边说话，一边用力把那捆纸递过来，“你可以听你姐姐说。因为那些女人都是他下的手。手法都一样。帕特里克·汤森杀了劳伦，害死我家琼，如果我没搞错，你家内尔也是死在他手上。”

｛《恶水潭》_劳伦，续篇，一九八三年｝

劳伦走出安妮·沃德的小屋。这些日子，她越来越常到那地方去。小屋的平静，在贝克佛德任何一处都找不到。她觉得自己和可怜的安妮有种奇特的关联。她也一样，和一个无法忍受她的男人一起锁在没有爱情的婚姻里。劳伦在这里可以游泳、抽烟、阅读，没有别人打扰。至少通常如此。

一天早上，有两个女人出来散步。她认出她们是谁，一个是脸色红润的女警琼，另一个是她姐姐妮基——那个会和死人对话的女人。劳伦对妮基有几分喜欢，虽然妮基以花言巧语诈骗，但是为人风趣，似乎也很和善。

琼出声喊她，劳伦朝她们草率地挥挥手，希望她们离开。她通常会上前聊天，但今天她脸上有伤，也没心情解释。

她去游泳，知道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做这些事。最后一次散步、抽烟、亲吻儿子苍白的额头，最后一次泡在河水里（应该算倒数第二次）。她滑进水中，纳闷地想，不知道到时她会有什么感觉。她纳闷的是，不知自己的斗志都到哪里去了。

最早到河边的人是琼。电话打来时，她正好在局里观察暴风雨的威力。帕特里克·汤森慌慌张张，说起话来前后不连贯，只是冲着无线电话喊叫有关他妻子的事。他的妻子，还有恶水潭。琼赶到现场，看到男孩坐在树下，低垂的头埋在双腿之间。起初她以为他睡着了，但是他抬起头，圆睁的双眼颜色好深。

“肖恩。”她脱下自己的大衣，披在孩子身上。他脸色发青，浑身打战，身上的睡衣湿透了，泥巴在他赤裸的脚上结成泥块。“出了什么事？”

“妈咪在水里，”他说，“我应该要留在这里等他回来。”

“谁？你爸爸吗？你爸爸在哪里？”

肖恩从大衣里抽出一只细瘦的手臂，指向琼身后，琼转头看到帕特里克拖着脚步上岸，呼吸成了啜泣，表情因为哀痛而扭曲。

琼朝他走过去。“长官，我……救护车在路上了，预计四分钟后抵达……”

“来不及了，”帕特里克摇头，说，“太迟了，她走了。”

其他人也到了，医护人员、制服警察和局里另一名资深警探。肖恩站了起来，琼的大衣在他身上像是斗篷。孩子抱住了父亲。

“你能带他回家吗？”那位警探问她。

男孩开始哭了。“不要，我不要，我不要走。”

帕特里克说：“能带他到你家吗，琼？他很害怕，但又不想回家。”

帕特里克跪在泥巴上抱住儿子，轻摇孩子的头，低声在他耳边说话。他站起来后，孩子似乎镇定下来，而且很温顺。肖恩把手放到琼手中，迈开小步走在她身边，一路没有回头看。

琼回到公寓就替肖恩脱下湿衣服，用毯子包住他，帮他烤了面包，还加了片芝士。肖恩静静吃着，小心地往前靠向桌上的盘子，免得面包屑掉下来。吃完后，他问道：“妈咪不会有事吧？”

琼动手收拾碗盘，让自己有事忙。“你够暖和吗，肖恩？”她问道。

“我很好。”

琼倒了两杯茶，帮两人各加了两颗糖。“你想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吗，肖恩？”她问道，他摇摇头。“不要？你怎么下到河边去的？你全身都是泥巴。”

“我们开车去，但是我在路上跌倒了。”他说。

“好。是你爸爸开的车，还是妈妈？”

“我们一起去的。”肖恩说。

“你们三个人一起去？”

肖恩的脸皱了起来。“我醒来时外头狂风暴雨，好大声，然后厨房里有奇怪的声音。”

“什么奇怪的声音？”

“就像……像小狗难过时发出的声音。”

“像是呜呜吗？”

肖恩点头。“可是家里没狗，我不能养。爸爸说我没办法好好照顾，到时候又是他要管。”他小口喝茶，擦擦眼睛。“我不想一个人，因为风雨好大。所以爸爸把我抱进车里。”

“你妈妈呢？”

他苦着一张脸。“嗯，她在河里，我要在树下等。我不该讲这些事。”

“什么意思，肖恩？你说不该讲这些是什么意思？”

他摇摇头，耸耸肩，不肯继续说下去。

{肖恩}

豪威克，离喀拉斯特不远。除了和我的牵连，这地方本身没太多故事。豪威克就在贝克佛德附近，车程不超过一小时，但我从来没去过。我没去过那片海滩也没看过城堡，更没去过名闻遐迩的店里吃熏鱼。那是我母亲会做的事，是她的愿望。我父亲从来没带我去，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没去。

特蕾西说出房子的地点，告诉我该去哪里找时，我一方面觉得感动，一方面却也愧疚。每次想到母亲答应在她生日那天带我去，而我拒绝她，说我宁可去参观伦敦塔，我都会觉得愧疚。如果我不是那么不领情，如果我说要和她去海滩，去看城堡，那么她会不会留下来？事情会不会有所不同？

母亲死后，许多事占据了我的心思，那趟没有实现的旅行是其中一项，当时我忙着架构新世界，而在那个替代的现实中，她不必死去。如果我们真去了喀拉斯特，如果我听话整理房间，如果我没去河流下游游泳弄得书包沾满泥巴，如果我听父亲的话，不是那么经常违抗他的吩咐。或是，在我大了一点以后，我想的是，也许我不应该听我父亲的话，也许我应该经常违逆他，也许我该熬夜，而不是乖乖上床睡觉。也许那么一来，我才可能说服她，要她别走。

然而，这些替代情境没一个奏效，过了几年后，我终于明白自己当年真的无能为力。母亲的希望，就是要我什么也别做，需要或不需要改变的是别人，她希望她爱的男人，那个她私下幽会，那个让她背叛我父亲的男人不要离开。没有人看过那个男人，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他是鬼魂，是属于我们，属于我父亲和我的鬼魂。他提供我们原因，提供我们某种程度的慰藉：那件事不是我们的错。（错在他，或

是她，是他们：我声名狼藉的母亲和她的情人。我们不可能做得更好，因为她就是不够爱我们。）他给了我们力量，让我们早上能起床，让日子能过下去。

接着，内尔出现了。

她第一次到家里时，要找的是父亲，想和他谈母亲的死。那天他和我都不在，于是她和海伦说了话。海伦草草打发她。海伦说，帕特里克不但不会和你说话，而且你的打扰还会让他不高兴。肖恩一样，我们全都一样。海伦说，那是私事，而且已经过去。

内尔没理会她，还是去找父亲。他的反应反而激起她的好奇。他没有如她预期那样大发脾气，也没说因为太痛苦而不想谈，无法重述那段过去。他说的是，没什么好讲的。什么事都没有。他是这样告诉她的：什么事都没有。

所以她才会来找我。当时夏天刚过一半。我在贝克佛德的警局开会，会议结束后，我看到她靠在我车上。她身上的裙子长到几乎拖地，晒成古铜色的脚上穿着皮革凉鞋，脚趾涂的是浅蓝色指甲油。在那天之前，我在附近看过也注意过她，漂亮的女人当然引人注目。但直到那一刻，我才和她近距离接触。我从前没注意到她的双眼多么绿，让她显得多么与众不同，让她看似来自另一个世界，至少肯定不是来自这里。她太奇特。

她把我父亲说的话告诉我，“什么事都没有。”她问我，“你也这么觉得吗？”我说他没那个意思，不是真的要说什么事都没有。他只是要说我们不想谈这件事，事情已经过去。我们已经放下。

“嗯，你们当然放下了，”她对我微笑，说，“我了解，但是我手上有个计划，我要写一本书，说不定还要举办展览，而我……”

“不行，”我告诉她，“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我们不能参与。那是件丢脸的事。”

她稍微有些退缩，但脸上的笑容不变。“丢脸？这个说法多奇怪，有什么好丢脸？”

“对我们来说，”我说，“对他来说很丢脸。”（我忘了我当时说的是对他还是对我们。）

“哦。”她脸上的微笑滑落，露出为难、关心的表情。“不，不是的。其实不必觉得丢脸。现在应该不会还有人那么想吧？”

“他还是会。”

“拜托你，”她说，“你愿意和我谈谈吗？”

我大概是转身要离开吧，因为她伸手搭在我的手臂上。我低下头，看到她手上银色的戒指、手镯和不完美的蓝色指甲油。“拜托你，汤森先生。肖恩，我想找你谈这件事想了好久。”

她又微笑了。她称呼我的方式既直接又亲密，让我无法拒绝。我当时就知道自己惹祸了，知道她就是麻烦，是我成年后等了一辈子的麻烦。

我同意说出母亲过世那晚我所记得的事。我说可以到她家见面，到磨坊居，也请她不要说出去，免得让我父亲和太太难过。听到太太两个字，她有些瑟缩，但又露出微笑，在那一刻，我们都知道接下去会怎么发展。我第一次去找她时，我们什么也没谈。

所以我得再去找她。一次又一次地回去找她，然后继续什么也不谈。我每次在她身边留一两个小时，但离开时的感觉就像待了好几天。有时我会担心自己出神，失去时间概念。我偶尔会出神。我父亲

称之为灵魂出窍，说得好像我是故意，好像我能控制，但事实不然。我经常出神，打从孩提时代就开始了，前一秒我的神智还在，忽而就消失。我不是故意的。有时，我会知道自己出神，有时可以把自己拉回来。我很久以前就教自己怎么做：去摸手腕上的疤。通常有用，但不一定每次见效。

一开始，我没打算把故事告诉她。她很坚持，但我愉快地发现她很容易分心。我想象她爱上我，我们可以离开，她、莉娜和我，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离开这个小镇，离开这个国家。我想象海伦不会为我难过，她会往前走，很快会找到另一个男人，比我更适合稳定善良的她。我想象父亲会在睡梦中过世。

她哄我一点一滴说出故事。我很清楚她的失望，因为那不是她想听的故事。她要的是神话，是恐怖故事，她要的是目睹一切的男孩。到了那时候我才明白，她去找父亲只是引子，我才是重点。我是她计划的核心，因为那是她预想中的源头：先是莉比，接着是我。

她哄我说出我不想告诉她的事。我知道不该继续说，却办不到。我知道自己陷入了无力逃脱的旋涡。我知道自己行事越来越鲁莽。学校开始放假后，我们没办法继续在磨坊居相会，因为莉娜经常在家。于是我们转而到小屋去，我知道那是险棋，但我们不能在本地旅馆开房间，那么，还有什么地方可去？我从来没想过不再和她见面，当时，不见面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父亲通常会在凌晨散步，所以我不懂他那天下午为什么会到小屋去。但他去了，也看到我的车。他在树林里等内尔离开，然后对我动手。他打得我倒地不算，还接着踢我的胸口和肩膀。我用学来的方法缩着身子护住头。我没有还手，因为我知道等他打够、知道我受够了之后，自然会停。

事后，他拿了我的钥匙，开车载我回家。海伦气得发狂，起初是气父亲打我，在他说明原委之后，她的怒气全对我而发。我从没见过她发脾气，气成那个样子。我见识到她的愤怒之后泄气又害怕，并开始想象她可能会做什么事，会怎么报复。我想象她收拾行李离开家，我想象她辞去学校的工作，接着会是丑闻，以及父亲的怒火。在我想象中，那是她最可能采取的报复。但我的想象不正确。

{ 莉娜 }

我拼命喘气，大口大口吸气，用手肘戳他的肋骨。他痛得扭动身子，但仍然压制着我，温热的气息吹在我脸上，我忍不住破口大骂。

“对你来说太美好，”我不停地说，“她太好，太好所以你碰不得，太好所以你干不得……你害她赔上性命，你猪狗不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办到的，怎么还能每天起床，能去工作，怎么还能看着她母亲的双眼……”

他用力把钉子抵住我的脖子，我闭上双眼等待那一刻到来。“你根本不知道我多痛苦，”他说，“根本不知道。”他一把抓住我头发用力拉，但接着突然放手，让我的头撞到桌面。我忍不住，终于哭了出来。

马克放开我，站直身子。他后退几步，绕到桌子另一头以便好好打量我。他站着看我，我从来不曾那么强烈希望地表可以裂开，当场把我吞掉。任何事都好过让他看到我哭。我站了起来。这时我已经哭得像个掉了奶嘴的婴儿，他说：“够了！莉娜，停，别哭成那样，不要哭成那样。”这太奇怪了，因为他也哭了起来，一边还不停地说：“别哭了，莉娜，别哭了。”

我停了下来。我们彼此对望，两人脸上都是泪水和鼻涕，他手上还抓着那根钉子。他说：“不是我。我没做你以为我做的事，我没动你妈妈。我的确想过要对她下手，什么方法都想过，但是我没做。”

“你有，”我说，“她的手镯在你那里，你……”

“凯蒂死后，她来找过我，”他说，“她说，为了露易丝好，我必须坦白说出来。”他大笑。“说得好像她真的在乎，好像她在乎过任何人。我知道她为什么希望我出面，因为她觉得愧疚，是她灌输凯蒂那些想法，因为愧疚，所以她想找人来承担过错，想把一切推到我头上，自私的臭婊子。”我看着他双手把玩钉子，想象自己该如何冲过去，抓起钉子就往他眼球刺。我口干舌燥，舔嘴唇时尝到了咸味。

他还说个不停。“我要她给我一些时间，我说，我会去找露易丝谈，但我需要想清楚该说些什么、要怎么解释。我说服了她。”他低头看手上的钉子，又看着我。“知道吗，莉娜，我根本不必对她动手。对付那种女人，你妈妈那种女人，不是通过暴力，而是要利用她们的虚荣心。我以前也见识过那种女人，年纪大一点的，超过三十五，美貌逐渐消失。她们要的是被人渴慕。十万八千里外就能闻到那种绝望的味道了。尽管一想到就让我毛骨悚然，但我知道该怎么做。我要让她站在我这边，要去哄她，引诱她。”他停了一下，用手背揉揉嘴巴。“我想，也许我可以偷拍几张她的照片，让她妥协，威胁要羞辱她。我想，也许那么一来，她就会放过我，让我好好去哀伤。”他稍稍抬起下巴。“那是我的计划。可是海伦·汤森介入了，所以我什么都不必做。”

他把钉子往旁边一丢，我看着钉子在草坪弹了两下，最后停在墙边。

“你说什么？”我说，“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会告诉你，我会的。只不过……”他叹口气。“你知道我不想伤害你，莉娜。我从没想过要伤害你。你在我家朝我扑过来，让我不得不出手，不然我能怎么办呢？但我再也不会伤害你了。除非你逼我不得不动手，懂吗？”我没说话。“我要请你这么做，我要你回贝克佛德告诉警方说你离家出走，搭便车或什么的随你编。我不在乎你怎么说，可是你必须说，关于我的事，你说的全是谎话，因为你嫉妒，因

为你难过到发疯，或因为你是个怀恨在心、想引起注意的小婊子，随便你说，懂吗？只要你承认说谎就好。”

我眯着眼睛看他。“你凭什么要我听你的？说真的？我干吗那么做？反正一切都太迟了，是乔希告诉警方的，不是我。”

“那就说乔希说谎。告诉他们是你要乔希说谎，叫乔希修正他的说法。我知道你办得到。而且我也觉得你会照做，因为如果你乖乖听话，我不但不会伤害你，而且……”他伸手从牛仔裤口袋掏出那个手镯，“我还会把你该知道的事告诉你。你帮我做这件事，我就把我知道的告诉你。”

我走到墙边，背对着他发抖，因为我知道他可以冲过来；如果他有心，他大可解决我。但我不认为他想杀我。我看得出他想逃。我用鞋尖轻推钉子。唯一真正的问题是，我要不要让他下手。

我转身面对他，后背抵着墙。我回想自己这一路上犯的愚蠢错误，而且不打算再犯。我要装害怕，装感激。“你保证？你会让我回贝克佛德？拜托你，马克，你可以保证吗？”我继续假装松了一口气，而且情急、忏悔。我要玩弄他。

他坐了下来，把手镯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中央。

“是我找到的。”听他说得直率，我开始大笑。

“你找到的？怎么找，在警察找了好几天的河里找到的吗？你帮帮忙好吗？”

他静静坐了几秒钟，然后看着我，那眼光像是要说，全世界没有比我更惹他讨厌的人。不过那可能是事实。“你到底要不要听？”

我往后靠在墙上。“我在听。”

“我去了海伦·汤森的办公室，”他说，“本来是要找……”他显得有些尴尬，“找她的东西，凯蒂的东西。我想要……留下一点东西，将来好……”

他想操控我，让我为他难过。

“然后呢？”他白费力气。

“我想找档案柜的钥匙，结果一打开海伦办公桌的抽屉，就看到了手镯。”

“你在汤森太太的办公桌找到我妈的手镯？”

他点点头。“别问我那东西是怎么进到海伦抽屉的。但如果内尔死的那天戴着手镯，那么……”

“汤森太太？”我傻傻地重复。

“我知道这不合理。”他说。

只不过这很合理，或是可以很合理。但要在特殊情况下。我无法想象她会做那种事。她是个紧张不安的老女人，这我知道，但我无法想象她会对任何人做出肢体上的伤害。

马克盯着我看。“有什么我没想通的事，对不对？她对海伦做过什么？你妈妈干了什么好事？”

我没说话，转头不看他。飘浮的云朵遮住了太阳，那天早上我在他屋里觉得好冷，现在又有相同的感觉，里外都冷，冷透了。我走到桌边拿起手镯，滑过指尖后套在手腕上。

“怎么样，”他说道，“我这不就告诉你了吗，我帮了你的忙，是不是？现在轮到你了。”

轮到我。我走回墙边，蹲下去捡起钉子，然后转头面对他。

“莉娜。”从他喊我的声音，从他急促的呼吸，我听得出他在害怕。“我帮了你的忙，我……”

“你以为凯蒂溺死自己是因为怕我背叛她，或是怕我母亲会背叛她，或是怕有人会背叛你们两个，搞得大家都知道，结果让她惹上一身麻烦，伤透了爸妈的心。但你晓得事实不是那样吧？”他垂着头，双手紧抓着桌边。“你知道那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她怕你有什么遭遇。”他还是瞪着桌子，一动也不动。“她是为了你，为了你自杀。看看你为她做过什么？”他的双肩开始发抖。“你做了哪些事？你一再说谎，完全否定她，好像她对你没有任何意义，在你心中没有地位。你不觉得自己配不上她？”

我拿着钉子走到桌边。我听到他在啜泣，哽咽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说，“原谅我，上帝原谅我。”

“太迟了点，”我说，“你不觉得吗？”

{ 肖恩 }

我大约到了半路就碰上大雨。毛毛雨丝突然转成倾盆大雨，能见度趋近于零，我不得不减慢到近似爬行的速度。一名派到豪威克那栋房子的制服警察打电话给我，我切换到免提接听。

“这里什么也没有。”他的声音通过充满杂音的线路传送过来。

“什么都没有？”

“没有人，倒是有一辆车，一辆红色沃克斯豪尔，但没看到他。”

“莉娜呢？”

“两个人都没看到。房子门窗紧闭。我们在找了，一直在找……”

车子在，但是人不在。这表示他们徒步离开，但他们为什么要步行？车子故障了吗？如果他到了以后发现进不去，没办法躲藏，何不强行闯入？那绝对比逃亡好吧？除非有人接应，是朋友吗？有人伸援手？也许有人会帮他脱离困境，但我们面对的是一名学校老师，不是惯犯，我很难想象他有什么朋友愿意涉入绑架案。

而且我不确定这究竟会让我舒坦一点，或觉得更糟。因为莉娜若没和他在一起，那我们更不晓得她在哪里。已经有将近二十四小时没人看到她了。光是想，就足以让我惊慌。我必须确保她安全无虞。毕竟我大大辜负了她的母亲。

父亲殴打我以后，我不再和内尔见面。事实上，在凯蒂·惠特克过世之前，我未曾和她单独相处，但后来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露易

丝的指控，因为内尔的女儿和凯蒂有关联，所以我不得不探访她。

我把她当作证人去找她问话。这当然一点也不专业，过去一年间，我做了太多有失专业的事，但在我和内尔有了关系后，不专业似乎无可避免。对此，我实在无计可施。

再次看到她，我几乎觉得难过，因为我立刻感觉到过去的内尔，那个直率地微笑，依赖着我、迷惑我的内尔不在了。她并非完全消失，而是退缩，缩进另一个我不认识的自我当中。而我过去毫无根据的想象——她带着莉娜和我展开新生活，坦然撇下海伦——幼稚得让人尴尬。那天为我开门的内尔是另外一个女人，怪异且无法捉摸。

访谈时，她的愧疚决堤而出，但她的罪恶感无以名状，没有特定对象。内尔的计划仍在进行，她坚称恶水潭计划和凯蒂的悲剧无关，整个人却散发严重的罪恶感，每个句子都以我早该、我们早该，或我没想到作为开头。至于什么才是她早该做、早该想到的事，却没有提及。如今我有了手中掌握的信息，终于可以想象她的罪恶感来自亨德森，她一定是知道或怀疑什么事，但是没有采取行动。

访谈过后，我离开磨坊居到小屋去。我在小屋等她，心里没抱着什么期待。午夜过后，她终于到了。她喝了点酒，并非完全清醒，而且泫然欲泣。事后，到了清晨，在终于满足之后，我们到河里游泳。

内尔情绪高昂，近乎狂躁。她狂热地谈及真相，说她受够了故事，她只想知道事实。我告诉她：“你明知不可能，对吧？”有时候，有些事是没有真相可寻的。

她摇摇头。“不是那件事，不只那样，不是的……”她左手握住我的手，右手在沙地画圈。“为什么，”她没看我，低声问，“为什么你父亲要留着这个地方？为什么他会用这种方式管理这个地方？”

“因为……”

“如果你母亲曾来到这里，如果这是她背叛他的地方，那么，肖恩，为什么？这不合理。”

“我不知道，”我说，“我也想过同样的问题，但我从来没问过他。我们不谈那件事的。”

“还有，这个男人，所谓的情人，为什么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为什么从来没有人看过他？”

“没有人？不能只因为我没看过他，内尔。”

“妮基·赛吉告诉过我，说没人知道这男人是谁。”

“妮基？”我哑然失笑。“你是说妮基？你真的相信妮基说的话？”

“为什么没有人认真看待她的话？”她怒气冲冲地对我说，“因为她是个老女人？因为她长得丑？”

“因为她是疯子。”

“对，”她自言自语，“女人都是疯子。”

“哦，拜托，内尔！她是骗子！她自称能和死者沟通。”

“对。”她的指头在地上画得更深更用力了。“对，她是骗子，但这不表示她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话。肖恩，如果你知道她说的有多真实，你一定会惊讶。”

“她靠观察来判读。至于对你，她连判读都不必。她知道你想从她身上得到什么，知道你想听什么。”

她静了下来，指头也不动了。接着，她突然低声说：“妮基怎么会以为我想听到你母亲遭人谋杀？”

{ 莉娜 }

我没闲工夫愧疚。所有的时空都被占据，塞满了解脱、哀伤，以及从梦魇中醒来，发现一切全是假象的轻松。但那不是真的，因为梦魇的确存在。我妈没有起死回生。但至少我知道死亡不是她自己的选择。有人带走了她，这就够了，因为这代表我有施力点，可以为她也为自己尽点力。我可以尽一切力量，确定海伦·汤森得到应有的报应。

我沿着海岸步道跑，把我妈的手镯紧扣在手腕上。我好怕手镯掉下去，顺着悬崖滑进大海。我想把手镯放进嘴巴里妥善保存，就像鳄鱼保护它们的宝宝那样。

在湿滑的海岸步道上跑步很危险，因为我可能滑倒，但这么做同时也很安全，你可以看到左右两侧的远处，因此我知道没人追着我。我后面当然不会有人。没有人会追上来。

没有人来找我、来接我或救我。问题是我没带手机，而且我毫无头绪，不知道手机是掉在马克家，还是他拿了后扔掉，但现在我又问不到他，对不对?

我没空愧疚。我必须专注。我可以找谁？谁会帮我?

我看到不远处有栋建筑，于是我跑得更快了，尽全力跑。我让自己想象屋子里会有人知道该怎么做，会有人握有所有答案。

｛肖恩｝

座位上的手机又响了，立刻把我拉回现在。

“长官，”这次是艾琳，“你在哪里？”

“去海岸的路上，你呢？露易丝有没有说什么？”

她停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没听到我问话。

“露易丝有没有说什么关于莉娜的事？”

“呃……没有。”她的声音听起来不太肯定。

“出了什么事？”

“听我说，我必须和你谈谈，但是我不想在电话里说。”

“什么？是莉娜吗？现在就告诉我，艾琳，别闹了。”

“不急，不是莉娜，是……”

“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如果不急，你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

“我必须在你一回贝克佛德就找你谈，”她的声音既冷又愤怒，“你听到了吗？”她挂断手机。

雨势减弱了。我加速往前开，车子在夹道的高大树篱间蜿蜒前进。我又开始头晕了，像是坐在过快的云霄飞车上，因为肾上腺素飙

高而头昏眼花。我通过狭窄的石砌拱门，先走险降坡，再顺着窄路爬上山崖，我看到了小小的港口，翻腾的海面带着渔船忽上忽下。

小镇很安静，这大概要归功于可怕的天气。那么，这里就是喀拉斯特了。车速慢了下来，我完全没注意到自己踩了刹车。

我停车时，有几名耐力十足的健行客披着帐篷似的厚夹克涉过水池。我跟在一对跑着避雨的男女身后来到一处咖啡馆，里头聚了一群捧着茶杯围在一起的退休人士。我拿出照片请他们辨认，但这些人表示没看到莉娜和马克。他们说，不到半小时前，才有个制服警察拿照片来询问。

我走回车子时，经过母亲答应要带我去的熏鱼店。我试着回想她的脸，我偶尔会这么做，但我从来没能想起她的长相。我猜，我可能想体验当年母亲听我说不想来的失望之情。我想感受那种痛苦，她当时的痛苦，我现在的痛苦。但是那段记忆太模糊。

我继续开了近一公里，来到豪威克。房子不难找，是那附近唯一的建筑，看似危险地盖在悬崖边，可以眺望大海。我果然看到一辆红色沃克斯豪尔停在外面，后车厢敞开着。

我勉强下了车，双脚因为恐惧而沉重，一名警察过来报告目前的进度：他们在这里什么也没找到，正在联络海岸巡防队。“海面情况相当不好，所以，若他们有任何一人出海，短时间就会被带得很远。”他说，“当然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何时来到这个地方，或是……”他带我到车边，让我检视后车厢。“看得出里头曾经有人。”他指着铺毯上的血印说。车后窗还有另一处血印，后车厢的锁头缠着一把金色头发，和马克家厨房里的一样。

他带我看了现场的其他部分：花园桌上和墙上都有血迹，还有一根生锈的钉子。我让她失望了，一如我辜负了我的母亲。不，是她的

母亲。我感觉到自己又开始失神，感觉到自己无法掌控局面，接着我听到："长官，我们接到一通电话。小镇外的海边有个店家打进来，说有个女孩在他店里，全身湿透，而且身上有伤。女孩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店家打电话报警。"

小店外头有张长椅，她就坐在上面，头往后仰，闭着双眼。她身上披着一件过大的深绿色夹克。听到车子开过来，她张开了眼睛。

"莉娜！"我跳下车，朝她跑过去。"莉娜！"她的脸白得像鬼，一侧脸颊有一抹鲜红。她没说话，却在长椅上往后缩，像是不认得我，仿佛不知道我是谁。"莉娜，是我。莉娜，没事了，是我。"

看她的表情没有变化，而且在我伸出手时还缩得更远，我知道出了问题。她不是处于惊吓状况，她看得到我，知道我是谁。她知道我是谁，而且怕我。

这让我猛然想起一件事，我在她母亲脸上看过相同的表情，当年女警琼带我回她家时，我也在她脸上看过。不只是害怕，还有其他情绪。害怕和不解，害怕和恐惧。这让我想起我不慎瞥见镜子里自己的双眼时，偶尔也会看到相同的情绪。

{ 朱尔斯 }

妮基离开后，我上楼到你的房间。你的床单已经拿了下来，于是我从衣橱拿出你的一件大衣。这件驼色的开司米羊毛大衣比我梦想拥有的任何衣物更柔软、更奢华。我披上大衣，但仍然觉得比浸在水中更冷。我在你床上躺了很久，全身僵硬到懒得移动。我好像在等骨头暖起来，让血液再次循环，重新启动心脏。我等着在脑里听你的声音，但是你没说话。

拜托，内尔，我心想，请和我说话。我说了我很抱歉。

我想象你会冰冷地反击：这么久以来，朱莉娅，我一直想和你说话。还有：你怎么可以把我想象成那种人？竟然以为我会不管你受到强暴，还拿来取笑你？

我不知道，内尔，对不起。

我还是听不到你的声音，于是我换个主题。那么，说说劳伦的事给我听吧。说说那些惹祸上身的女人。告诉我帕特里克·汤森是怎样的人。把之前你想说的全告诉我。但你一个字都不愿意说，我几乎能感觉到你的愠怒。

手机响了，浅蓝色的屏幕亮了起来。我看到摩根警探的名字，犹豫了一下，不敢接听。如果莉娜出事，我该怎么办？如果她也走了，我要怎么弥补自己的过错？我用颤抖的手按下接听。太好了！我的心脏又开始跳动，把温暖的血送到末梢。她没事！莉娜没事。他们找到她了，正要带她回家。

仿佛经过了一世纪，无数个小时后，我才听到外头传来关车门的声响，我终于唤醒自己，跳起来脱下你的大衣跑着下楼。艾琳已经在楼下，就站在楼梯口，看着肖恩搀扶着搭他车子回来的莉娜下车。

她披着一件男用夹克，脸色苍白还沾了灰尘。然而她毫发无损，她没事，她很好。只不过在她抬起头，和我目光相会时，我在她的眼底看到谎言。

她谨慎迈步，小心地一步一步走，我懂那种感觉。她的双手保护地抱住自己，在肖恩伸手想领她进屋时，她躲了一下。我想到带走她的男人，想到他的倾向。我胃部一阵翻搅，尝到伏特加橘子汁的甜味，感觉到灼热的气息冲向脸孔，清楚感觉到压在皮肤上的指头。

“莉娜。”我喊她。她朝我点点头。这时，我才发现刚刚把她脸上的血痕误认为灰尘了，她嘴角和下巴之间分布着片片血痕。我伸手要牵她，但她只是把自己抱得更紧，我只好跟着她上楼。我们在楼上的走廊面对面站着，她甩掉夹克，让衣服掉在地上。我弯腰去捡，但艾琳早我一步。她拿起衣服递给肖恩，两人交换了一个眼光，我读不出其中的含义，但看来像是愤怒。

“他在哪里？”我不满地问肖恩。莉娜弯腰就着水龙头喝水。“亨德森在哪里？”我有种单纯、原始的冲动，想让那个男人痛苦，他占了一个值得信赖的身份，却滥用自己的权力。我想抓住他撕扯，将那种男人应得的惩罚加诸他身上。

“我们还在找他，”他说，“已经派人去找了。”

“还在找他是什么意思？她不是和他在一起吗？”

“本来是，但是……”

莉娜仍然弯着腰站在洗手台前，大口大口地喝水。

“你们带她去过医院了吗？”我问肖恩。

他摇头。“还没有。莉娜说得很清楚，她不想去医院。”

他脸上有种我不喜欢的表情，像是要隐藏什么。

“可是……”

“我不需要去医院，”莉娜站直身子，擦擦嘴巴，说，“我没受伤，我好得很。”

她说谎。我很清楚她说的谎话，因为我用相同的谎言欺骗过自己。这是我第一次在她身上看到我，而不是你。她的表情夹杂着害怕和挑衅，我看得出她紧紧抓着秘密，拿来当成盾牌。大家都以为若是没看到，伤害会比较小，羞辱会比较轻。

肖恩托着我的手臂带我离开房间。他压低声音说：“她坚持要先回家。如果她不愿意，我们也不能强迫她去做检查。但你必须尽快带她去医院。”

“是，我当然会带她去。可是我还是不懂你们怎么没抓到他。他在哪里？亨德森在哪里？”

“他跑了。”莉娜突然来到我身边说话。她的手指擦过我的，温度之冰冷，和我上次碰到她母亲的手指一样。

“跑到哪里去？”我问，“跑了是什么意思？”

她不肯直视我。“反正就是跑了。”

汤森扬起眉毛。“我们已经派制服警员去找人了，他的车子还在，应该跑不远。”

“你觉得他会跑到哪里去，莉娜？”我问道。我想看她的眼睛，但她不断闪避。

肖恩摇摇头，显得很懊恼。“我试过了，”他温和地说，“她不想讲。我觉得她应该是累坏了。”

莉娜握住我的手，呼吸转变成深深的叹息。“我是累了没错，现在只想睡觉。我们能不能明天再说，肖恩？我真的好想睡觉。”

临走前，两名警探向我们保证他们还会再回来，到时候莉娜必须做正式陈述。我看着他们走向肖恩的车。艾琳坐进副驾驶座，砰一声摔上车门，玻璃没震碎还真是奇迹。

莉娜在厨房喊我。

“我饿死了，”她说，“你能不能帮我做上次那种意大利肉酱面？”她第一次用这种语气、这么柔和的音调和我说话，这和她刚才伸手拉我一样让我惊讶。

“当然好，”我说，“我现在就做。”

“谢谢。我先上楼一下，我得冲个澡。”

我拉着她的手臂。“莉娜，不行，你不能冲澡，你得先去医院。”

她摇头。“不必，真的不必，我没受伤。”

“莉娜。”我没办法直视她的双眼说话。“你必须先做检查才能洗澡。”

她似乎有些困惑，但随即垂下双肩，摇摇头，然后朝我走过来。我忍不住哭了出来。她张开双手环抱着我。“没事了，”她说，“好了，没事。”这和你在拉我起来那天讲的话一样。“他没对我做那种事。事

情不是那样的。你不懂，他不是那种，嗯，邪恶的性侵犯。他只是个可悲的老家伙。”

“哦，感谢上帝！”我说，“感谢上帝，莉娜！”我们就那么站着，互相拥抱，我哭了好一会儿才停止，但这时轮到她了。她哭得像个孩子，纤瘦的身子往下滑，从我的臂弯滑到地上。我在她身边蹲下，想握她的手，但她紧紧握着拳头。

“一切会好起来的，”我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转。我会照顾你。”

她无言地看着我，似乎没办法说话。但她伸出手，打开手掌让我看她紧握的宝藏——扣头镶嵌黑玛瑙的银色小手镯，接着，她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她没有跳崖，”她说话时双眼闪闪发光。我感觉到屋里的温度突然下降。“妈妈没有丢下我，她没有跳崖。”

{ 莉娜 }

我在莲蓬头下站了好久，将水温调到自己能承受的最高温。我想洗涤皮肤，想把过去的白天、夜晚、每星期和每个月从身上洗掉。我想把他洗掉，把他肮脏的房子、他的拳头、体臭、呼吸和血水洗得干干净净。

我回家时，朱莉娅对我很好。她没有假装，显然真心高兴看到我回家，而且真心担心我。她似乎以为马克攻击了我，可能把他视为见到少女就想上的变态。我要替他说句公道话，他有件事说得还真没错——大家不会了解他和小凯的事，永远不可能了解。

（我内心深处有个扭曲的小小想法，希望自己相信真有来世，希望他们两人能在来世相会，也许到了那时，他们不会碰到困难，而她可以幸福。尽管我恨他，我终究希望凯蒂能够幸福。）

把自己洗干净，或至少洗到最接近我所认定的干净标准后，我上楼到自己房间里坐到窗台上，选这个位置，是因为我最棒的点子都是坐在这里想出来的。我点了一根烟，思索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想问妈妈，好想好想问她，但是我不能那么想，否则又要开始哭，况且那对她有什么好处？我不知道是否该让朱莉娅知道马克告诉我的事。我在想，我是否可以信任她会做出正确的事。

也许吧。当我告诉朱莉娅妈妈没有跳崖时，我等着她训诫我，说我错了、疯了，或者其他什么。但她轻轻松松就接受，没提出任何问题，像是她早就知道一样。仿佛她一直都知道。

我甚至不晓得马克告诉我的是不是真话，说真的，去编造那种谎言也太奇怪。有那么多明显的对象可以责怪——例如露易丝，他何必挑汤森太太？但也许，在严重伤害了凯蒂的父母之后，他真心为他们难过。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谎言还是真相，但无论是真是假，我对他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都是他应得的。他的所有遭遇都是活该。

{ 朱尔斯 }

莉娜下楼来，脸和双手都洗得干干净净，她坐在厨房桌前大口大口地吃晚餐。吃饱后，她微笑向我道谢，我却打了个冷战，因为我既然已经看出来，就没办法视而不见。她的笑容和她父亲一样。

（我纳闷的是，他们还有什么相同点？）

“怎么了？”莉娜突然问我，“你瞪着我看做什么？”

“对不起，”我脸红了，“我只是……看到你回来太高兴，看你没事真好。”

“我也是。”

我犹豫了一会儿，才继续说话。“我知道你累了，可是莉娜，我不得不问今天发生的事，那只手镯的事。”

她原来看着我，这会儿转头看窗外。“对。我知道。”

“东西在马克手上？”她又点点头。“你从他那里拿来的？”

她叹口气。“他给我的。”

“他为什么给你？他一开始是怎么拿到的？”

“我不知道。”她转头面对我，半闭着双眼，不露出任何表情，“他告诉我是他找到的。”

“他找到的？在哪里找到的？”她没有回答。“莉娜，我们必须把这件事告诉警察。”

她站起来，拿起盘子走到水槽边，背对着我说：“我们谈好的。”

“谈好什么？”

“他把妈妈的手镯给我，让我回家，”她说，“条件是我得告诉警方，说我对他和凯蒂的事说谎。”她让自己忙着洗盘子，但说话的声音轻快得有些矛盾。

“然后他以为你真会那么做？”她耸起单薄的肩膀。“莉娜，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以为……是不是觉得马克·亨德森是杀害你妈妈的凶手？”

她转过来看着我。“我只是在说实话，还有，我不知道。他说手镯是在汤森太太办公室拿到的。”

“海伦·汤森？”莉娜点点头。“肖恩的太太？你学校的校长？但手镯怎么会在她那里？我不懂……”

“我也不懂，”她静静地说，“不太明白。”

我煮好茶，和她一起坐在厨房桌前静静地小口喝。我拿着内尔的手镯。莉娜瘫坐着，低下头，显得很疲惫。我伸出手，用指头抚摸她的指头。

“你累坏了，”我说，“上床睡觉吧。”

她点点头，抬起浮肿的双眼看着我。“可以请你和我一起上楼吗？我不想一个人。”

我跟她上楼，我们走进你的，而不是她自己的房间。她爬到你床上，头靠着你的枕头，然后拍拍她身边的位子。

“我们刚搬过来时，”她说，“我没办法自己睡。”

“因为房子的噪声太大？”我问道。我爬到她身边，用你的外套盖住我们俩。

她点头。“那些嘎吱声，和那些像是哀叹的声音……”

“再加上你妈妈讲的那些恐怖故事？”

“一点也没错。我会进来睡在她身边。”

我喉咙哽咽，像卡着一颗小圆石。我没办法吞咽。从前，我也会那样子来找母亲。

她睡着了。我留在她身边，低头看她的脸。莉娜睡得安详，那张脸和你一模一样。我好想触摸她，想摸她的头发，做些母亲会有的举动，但我不想吵醒她或吓到她，更不想做错事。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当母亲。我这辈子还没照顾过小孩。我希望你说说话，告诉我该怎么做，该有什么感觉。她躺在一旁，我的确感受到油然而生的温柔，但这个感觉是为你、为了我们的母亲。这时她那双绿色眼眸突然张开来直盯着我，我打了个寒战。

“你为什么老是那样看我？”她似笑非笑地低声说，“真的很怪。”

“对不起。”我说，翻个身躺正。

她的手滑过来，手指缠住我的指头，说：“没关系。怪没关系，怪也可以很好。”

我们并肩躺着，指头缠在一起。我听着她的呼吸，先是缓慢，加快后又慢了下来。

“你知道我不懂什么吗？”她轻声说，“不懂你为什么那么恨她。”

“我没有……”

“她也不懂。”

“我知道，”我说，“我知道她不懂。”

“你在哭。”她低语，伸手碰我的脸，擦掉我脸颊上的泪水。

我告诉了她。把我该告诉你的一切全告诉你女儿。我告诉她我怎么让你失望，如何只相信你最坏的一面，又怎么允许自己怪你。

“可是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她？为什么不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她？”

“太复杂了。”我说，同时感觉到莉娜僵住了身子。

“怎么个复杂法？能复杂到什么程度？”

“当时我们的母亲病危，父母状况很差了，我不想做任何可能让情况更糟的事。”

“可是……可是他强暴你，”她说，“他应该坐牢才对。”

“我当初没那么想。当时我太小，比你现在还小。尽管和年纪有关，但我说的不只是年纪而已。我太天真，完全没有经验，一无所知。再说，我们当年和现在的女孩不一样，不会谈到是不是同意的问题。我以为……”

“你以为他可以那么做？”

“不是。但我觉得我没看出事情的本质，真正的性质。我以为强暴是坏人才会做的事，就是那种三更半夜在巷弄里跳到你身上、拿刀抵住你脖子的人。我不觉得年轻男孩会做那种事。不会是罗比那样的男学生，不是好看的男孩，那种和镇上最漂亮女孩约会的人。我没想到他们会在你自己家里的起居室做出那种事，没想到事后还会和你说话，问你享不享受。我只觉得自己一定做错了什么，没让他清楚知道我不想要。”

莉娜安静好一会儿，但是再度开口时，音调高了些，显得更坚持。“好，也许你当时不想说什么，但事后呢？你为什么不向她解释？”

“因为我误会了她，”我说，“我完全误解她。我以为她知道那晚发生什么事。”

“你以为她知道，而且什么都不做？你怎么会当她是那种人？”

我该怎么解释？说我拼凑你的一些话，你在那天晚上和事后说的话：你心里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喜欢？我对自己说了一个关于你，但完全讲不通的故事，这个故事让我不必面对当晚的真相，继续安然地活下去。

“我以为她会选择保护他，”我轻轻地说，“我以为她会站在他那边而不是我。我无法责怪他，因为我甚至不能想到他。如果我怪他、想到他，就等于让那件事成真。所以我……我转而责怪内尔。”

莉娜的声音变得冰冷。“我不懂你，不懂像你这种人，你们总是选择责怪女人。如果有两个人做错事，其中一个是女人，错的一定是她，对不对？”

“不对，莉娜，不是那样，不是。”

“明明就是。就像男人出轨时，妻子为什么老是要恨另一个女人？为什么不恨自己的丈夫？他才是背叛她的人，才是发誓爱她、保护她的人。为什么被推下悬崖的不是他？”

｛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二，艾琳｝

我早早离开小屋，沿着河往上游跑。我想离开贝克佛德，让脑袋清醒一下，但尽管空气被雨水洗得很干净，天空展现出完美的浅蓝，我脑子里的雾却更重更阴暗。这地方没有一件事合乎逻辑。

昨天，肖恩和我离开磨坊居、离开朱尔斯和莉娜后，我郁积的情绪终于达到极限，而且因为实在太气，在车里当场爆发。“你和内尔·阿博特之间到底有什么事？”

他用力踩下刹车，他踏得太猛，我以为自己要冲破车窗飞出去。车停在路中间，但肖恩似乎不在乎。“你说什么？”

“你要把车开到路边吗？”我问道，一边看着后视镜，但是他没开动车子。我觉得刚才冲动质问实在白痴，没先迂回引话，完全没试水温。

“你这是质疑我的诚信吗？”他脸上有种我没看过的表情，像是我从未遭遇的冷硬。“怎么样，是不是？”

“有人这样示意，”我尽可能保持中立的声调，“暗示……”

“暗示？”他显然很怀疑。我们后面的车子按了声喇叭，肖恩踩下油门。“有人暗示什么，是吗？然后你以为这样质问我很恰当？”

“肖恩，我……”

我们来到教堂外的停车场。他把车停进去，越过我的身子打开副驾驶座车门。“你看过我的工作记录吗，艾琳？”他问，“因为我看过你

的。”

“长官，我无意冒犯，但是……”

“下车。”

我下车才关上车门，他立刻加速开走。

爬到小屋北边的山丘时，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我停在山丘顶端休息。时间还早，才七点不到，整个山谷都是我的。祥和平静，完完整整属于我一个人。我拉拉腿，准备下山。我觉得自己需要冲刺、飞翔，要耗尽自己。要找到清明不就该那样吗?

肖恩的反应就像有罪的人。或是，像受到冒犯的人。一个认为诚信在毫无证据下受到质疑的人。我开始跑。他诘问我，提起我们的个人工作记录时，他确实有理。他的毫无瑕疵，我却因为和年纪比我小的同事上床差点被开除。我开始冲刺，以危险的高速下山，双眼盯着路，两眼余光瞟到的金雀花一片模糊。他的破案记录让人折服，备受同事尊敬。如同露易丝说的，他是个好人。我右脚踩到路面的石头，飞扑了出去。我躺在地上拼命喘气，风吹走了我的清明。肖恩·汤森是好人。

关于好人的事不少。我过世的爸爸是好人，也是受人敬重的警官。但这无碍他发起脾气就会把我和我弟弟打个半死。他打断我小弟鼻梁时，我妈找他一个同事抱怨，结果对方说：“警界的正义有其界线，亲爱的，恐怕你就是不能跨越。”

我爬起来，拍掉身上的土。我可以什么话都不说。我可以留在界线正确的那一边，可以忽略露易丝的暗示和提醒，可以跳过肖恩和内尔·阿博特之间可能的私人关系。但我若是那么做，等于忽视其中有性关系，有动机。他有除掉内尔的动机，他的妻子也一样。我想起到学

校找她谈话时她脸上的表情，以及她说起内尔和莉娜的态度。海伦在鄙视什么？是内尔那些疲劳轰炸又无穷无尽的性暗示？

我来到山丘脚下，绕着金雀花丛跑。小屋就在几百米外，我看到有人在屋外。一个身穿深色外套，矮胖又驼背的身影。不是帕特里克也不是肖恩。我更靠近，才发现来的是那个哥特老信徒兼灵媒，疯疯癫癫的妮基·赛吉。

她靠在小屋的墙壁上，猪肝红的脸色看起来像是马上要心脏病发作。

“赛吉女士！”我喊，“你还好吗？”

她抬起眼睛看我，重重地呼吸，把盖住眉头的丝绒软帽往上推了一点。“好得很，”她说，“只是，我好久没走这么远了。”她上上下下地打量我。“你像是在地上打过滚。”

“哦，是啊，”我说，徒劳无功地拍着还留在身上的土，“稍微跌了一下。”她点点头。她站直身子时，我听到她的呼吸发出嗞咻声。“你想进来坐一下吗？”

“那里头？”她指向小屋。“不了。”她走了几步，远离前门。“你知不知道里头发生过什么事？晓不晓得安妮·沃德干了什么事？”

“她谋杀了她丈夫，”我回答，“然后在前面的河里自杀溺毙。”

妮基耸耸肩，摇摇晃晃地走向河岸。我跟了上去。“如果你问我，我会说啊，与其说谋杀，更像驱邪。她是要摆脱占据那男人的恶灵。恶灵离开了他，但是没离开这地方，是吧？你在那里头睡得着？”

“呃，我……”

“我一点也不意外。我大可早点告诉你，只是你不见得会听。这地方充满恶灵。要不然汤森干吗留着自己用，像自己的秘密基地那样打理？”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说，“我以为他当作钓鱼小屋。”

“钓鱼！”她大声嚷嚷，像是这辈子没听过这么荒谬的说法，“钓鱼！”

“嗯，我还真的见过他在前面钓鱼，所以……”

妮基不赞成地哼了一声，挥挥手打发这个说法。我们来到了河边。妮基慢慢把散布着斑点的肿胀双脚从鞋里抽出来。她用脚尖碰水，满意地咯咯笑。“上游的水很冰吧？很干净。”她站到水深及踝的位置，问道：“你见到他了吗？汤森，有没有问他太太的事？”

“你是说海伦？”

她转头轻蔑地看着我。“肖恩的太太，脸蛋长得像打肿屁股的海伦，她和这些事有什么关系？那个女人和雨天里没干的油漆一样有趣。答错了，你该关心的是帕特里克的老婆，劳伦。”

“劳伦？三十年前过世的劳伦？”

“对，死了三十年的劳伦！你以为死人就不重要吗？死了就不会说话？你真的该听听他们有多少话要讲。”她拖着脚往前走了一点，弯下腰，把双手泡进水里。“就是这里，安妮就是来这里洗手，这样洗，懂吧，只不过她继续往前走……”

我觉得无趣。“我得走了，妮基，我要去冲个澡，接着还有事要做。很高兴和你聊天。”我说完话，转身就回小屋。走到一半时，我听到她喊我。

“你以为死人不会说话？你应该听听看，可能会听到一些事。你该找的是劳伦，这一切是从她开始的！”

我把她留在河边。我计划早点去找肖恩，我想开车到他家接他去警局，如此一来，我至少可以掌控他十五分钟，他没办法下车也不能轰我下去。这比在局里和他正面相对来得好，局里人太多。

汤森家离小屋不远，顺着河过去大概只有五公里距离，但因为没有直通的马路，车必须先开进小镇再绕出来，所以，我直到过了早上八点才抵达他家。我来得太晚，院子里没有车，他出门了。最合情合理的做法，是掉个头回局里上班，但我脑子里有妮基还有露易丝的声音，于是我想，尽管机会不大，我还是可以看看海伦在不在家。

她不在。我敲了几次门，没有人响应。我本来都要走回车边了，又想到可以试试隔壁帕特里克·汤森的住处。同样没人应门。我从正面窗户看向屋内，可惜看不清楚，只看到阴暗又看似无人的厅室。我回到前门又敲了一次门。没人。但我一转门把，门就开了，这几乎等同邀请。

“有人在吗？”我喊道，“汤森先生？”没有回答。我走进起居室。这个俭朴的空间铺的是木地板，墙上没挂东西，对居家装饰唯一的让步，是炉台上几帧裱框照片。穿着制服的帕特里克·汤森，先是陆军，接着是警察制服，几张肖恩小时候和少年时期的照片，小男孩僵硬地对着镜头微笑，每张照片的姿势和表情都一样。另外，我还看到肖恩和海伦婚礼当天的照片，背景是贝克佛德教堂。肖恩看起来年轻、英俊而且不快乐。海伦的样子和现在差不多，只不过也许瘦一些。不过，她看起来比较快乐，身上的衣服丑归丑，但她仍然害羞地对镜头微笑。

窗前的餐具柜上是另一组相框，放着证书、奖状和执照，是这对父子的丰功伟业。就我眼前所见，这里并没有肖恩母亲的照片。

我离开起居室，继续喊：“汤森先生？”回音打在走廊上。这整个地方像是荒废了，但又干净到一尘不染，连踢脚板和栏杆上都看不到灰尘。我爬上楼梯，来到转弯平台。楼上有两间并排的房间，和楼下起居室一样没多少家具，但有人使用。从里头的东西看起来，两间都有人用。主卧室的大窗可以俯瞰山谷和河流，里头放的是帕特里克的东西：擦得发亮的鞋子放在墙边，西装都挂在衣橱里。隔壁房间收拾整齐的单人床边有张椅子，海伦的外套挂在上头，我认出这是我去学校找她那天她穿的外套。她其他的衣服放在衣橱里，毫无剪裁可言的黑、灰和深蓝色衣服。

我手机响了，声音在这栋和殡仪馆一样安静的屋子里特别刺耳。我有新留言，一通未接来电。是朱尔斯。“摩根警探，”她说话的音调很严肃，“我必须和你说话，很紧急，我过去找你。我……嗯……必须和你单独谈。我们在警局碰面。”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走进帕特里克房间迅速看一圈，检视书架上的书和床边抽屉。抽屉里有些老照片，有肖恩和海伦在小屋附近河边的合照；肖恩和海伦骄傲地靠在新车上合照；海伦站在学校前面，表情显得既高兴又尴尬；海伦抱着一只猫站在院子里。海伦，海伦，海伦。

我听到一个声音，咔嗒，有人拉动门锁，接着是木地板嘎吱作响。我连忙把照片放回去，关上抽屉，尽可能安静地走到楼梯的转弯平台处。接着，我愣住了。海伦站在下面的楼梯口，抬头看着我。她左手握着一把水果刀的刀刃，紧握到血水往地上滴。

｛海伦｝

海伦不知道艾琳·摩根凭什么把帕特里克家当成自己家，在里面到处走，但眼前她更关心的是地上的血。帕特里克喜欢房子干干净净的。她去厨房拿了一块布过来擦，手掌上深深的刀伤却溅出更多血。

“我正在切洋葱，”她像是在解释似的告诉警探，“你吓了我一跳。”

这不算百分百实话，因为她看到车子停过来时就不再切了。艾琳敲门时，她拿着刀，纹丝不动地站着，看着她走到帕特里克的住处。她知道他出门了，以为警探会离开。但随后又想起自己早上外出没锁上前门。于是她拿着刀子穿过院子来检查。

“伤口蛮深的，”艾琳说，“需要清理干净，用绷带包好。”艾琳已经下楼了，正站在海伦前面低头看她擦地板。她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站在帕特里克家里。

“他如果看到会大发脾气，”海伦说，“他喜欢干净的房子，向来如此。”

“你……帮他整理房子？”

海伦机警地看了艾琳一眼。“帮忙而已。大部分都是他自己来，但他老了。而且他喜欢维持整洁。”她抬头看着艾琳说：“他过世的妻子，套用他的话说，是个邋遢的女人。这个说法过时了，现在可不能说女人乱七八糟，对吧？那是政治不正确的说法。”

她站起来面对艾琳，把沾了血的抹布拿在面前。她手上的刀伤又辣又刺，痛得几乎像烫伤，而且有相同的灼热感。她不再确定自己该担心谁，或究竟该为谁感到愧疚，但她觉得应该把艾琳留在这里，弄清楚她为何而来。她希望能把艾琳留到帕特里克回来，因为她相信他会想和她说话。

海伦用抹布把刀子擦干净。“你想喝杯茶吗，警探？”她问道。

“太好了。”艾琳回答。但看到海伦先锁上前门，把钥匙放进口袋才走到厨房，她原本兴高采烈的笑容褪了下去。

“汤森太太……”艾琳开口要说话。

“要加糖吗？”海伦打断她的话。

处理这种状况的方法，是让另一个人无法使力。这是海伦多年来在职能部门工作的经验。别做对方想要你做的事，这么做就算没别的收获，至少也能让对手居于劣势，为自己争取一点时间。所以，她没为这个女人未经允许就进门大发脾气，而是保持礼貌。

“你们找到他了吗？”海伦把茶递给艾琳，问她，“马克·亨德森？他出现了没？”

“没有，”艾琳回答，“还没有。他的车停在悬崖上，但到处都找不到人。”

海伦叹了一口气：“自杀有可能等于坦承犯案，对不对？表面上看起来是。真是一团乱啊。”艾琳点点头。海伦看得出她很紧张，因为她一直看向前门，手也不经意地在口袋旁游移。“对学校、对我们的名声很不好。对这整个地方不好，名声更败坏了……”

“那是你这么不喜欢内尔·阿博特的原因吗？”艾琳问，“因为她的书会败坏贝克佛德的名声？”

海伦沉下脸。“嗯，那是其中一个理由。另外我也告诉过你，她是不称职的家长，不尊重我，也不尊重学校的传统和规矩。”

“她是乱七八糟的女人吗？”艾琳问道。

海伦惊讶地大笑。“你说什么？”

“我只是在想，如果用你刚刚提到的政治不正确说法，内尔·阿博特会不会是乱七八糟的女人？我听说她和镇上某个男人有染……”

“我没听说过。”海伦虽然这么说，但她的脸孔热了起来，而且觉得自己失了上风。她起身去拿水果刀，到水槽前清洗刀刃上的血。

“我不会公开说我知道内尔·阿博特私生活的任何细节。”她静静地说。她能感觉到警探看着她，看她的脸，她的手。她也能感觉到红晕来到脖子和胸口，身体背叛了她。她想保持轻快的语调。“但如果她私生活不检点，我一点也不会吃惊。她是个投机分子。”

她想结束这段对话，想要警探离开她家，想要肖恩和帕特里克在身边。她有股冲动，想把一切摊在桌上，承认自己的罪过并为他们辩白。无可否认，错误已经造成，但汤森家是好家庭，他们是好人，他们没必要害怕。她转头看着警探，微微抬起下巴，召唤出内心深处最高傲的表情。然而她的双手严重颤抖，让她以为刀子就要掉下来。

{朱尔斯}

早上，我让莉娜继续躺在她母亲床上睡觉，然后留了一张纸条，告诉她我十一点会在警局和她碰面，陪她做正式陈述。我有些事要先做，有些话最好由大人来说。现在，我必须从家长的角度来思考，要像个母亲。我必须保护她，避免她受到更多伤害。

我开车到警局，半路停下来拨电话给艾琳，让她知道我会到。我想确认能和艾琳说话，而且是两个人单独谈。

“为什么被推下悬崖的不是他？”昨晚，莉娜说到肖恩·汤森。她全盘说了出来，肖恩爱上内尔，内尔也有点爱他。这段恋情结束一阵子了，内尔说是“不了了之”，但莉娜不怎么相信。总之，海伦一定是发现了，一定采取了报复手段。接下来轮到我发火：在这之前，莉娜为何什么都没说？负责调查内尔死因的警探是他，这未免太不恰当了。

“他爱她，”莉娜说，“这么一来，他不就是好人吗？他会想查清她的遭遇？”

“可是莉娜，你难道看不出来……”

“他是好人，朱莉娅。我怎么可能说什么呢？那会让他惹祸上身，他不该那么倒霉的。他是好人。”

* * *

艾琳没接电话，我留言后直接开车到警局，在外面停车时又打了一次，但她仍然没接，于是我在外头等她。半小时过去了，我决定无

论如何都要进去。如果肖恩在，我可以找个借口，假装记错时间，以为莉娜约的是九点而不是十一点。反正总能想出理由。

结果他不在警局。他们两个都不在。柜台值班警察告诉我，汤森探长今天会在纽卡索，他虽然不确定摩根警探的行踪，但相信她随时会到。

我回到车上，从口袋拿出你的手镯。之前，我把手镯放进塑料袋保护，保护手镯上的所有信息。能在手镯的链节间找到指纹或DNA的机会不大，但仍然值得一试。机会不大也是机会，还是有可能找到答案。妮基说，你会死是因为发现了帕特里克·汤森的事；莉娜说，你会死是因为爱上了肖恩而他也爱你，导致海伦嫉妒，她复仇心强，不可能忍受丈夫外遇。无论如何，这件事都和汤森父子脱不了关系。

像是隐喻似的，我在后视镜里看到了妮基·赛吉庞大的身影。她拖拉着脚步穿过停车场，脚步十分缓慢，软塌的帽子下是一张红通通的脸。她走到我的车后靠在车上，沉重的呼吸声从敞开的窗户传进来。

“妮基，”我走到车外，“你还好吗？”她没有回答。“妮基？”靠近一看，我发现她可能只剩最后一口气。

“我需要搭便车，”她边喘边说，“我走了好几个小时。”

我扶她上车，汗水浸透了她的衣服。“天哪，你要去哪里，妮基？你刚刚在做什么？”

“走路啊，”她气喘吁吁地说，“上沃德家的小屋去了，去听河水的声音。”

“你该知道河水从你家门口经过吧？”

她摇摇头。“不是同一段河。你以为河流全都一样，可是河会改变，水中有不同的灵魂。有时候你必须走好长一段路去听河水的声音。”

我没过桥先转弯，把车子开到广场上。“这里，对吗？”她点点头，还在喘气。“下次如果你想长途跋涉，也许该找个人开车载你。”

她往后靠着椅背，闭上双眼。“你自愿当司机吗？我不觉得你会留下来。”

我们在车上坐了一会儿，才到她的公寓。我不忍心要她下车直接走上楼，只好坐着听她说我为什么该留在贝克佛德，为什么留在河边对莉娜比较好，为什么我离开这里就听不到我姐姐的声音。

“妮基，我不相信那种事。”我说。

“你当然相信。”她生气地反驳。

“好，”我不准备争辩，“所以，你刚刚去了沃德家的小屋？艾琳·摩根现在就住在那里，对不对？你没看到她吧？”

“我看到她了。她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又不知要跑到哪里去，八成是找错对象了吧。我明明告诉她该找的不是海伦，她偏要跑去敲海伦·汤森的门。没人听我说话。我说的是劳伦，不是海伦。但从来就没人要听。”

她把汤森家的地址给我，附带警告：“如果老家伙以为你知道了什么事，他会对你下手。你要机灵点。”我没把手镯的事告诉她，也没说找错对象的是她，不是艾琳。

{ 艾琳 }

海伦不断抬头看窗户，似乎在等人。

“你在等肖恩回来，是不是？”我问她。

她摇头。“不是。他怎么会回来？他去纽卡索找那些警官谈亨德森惹的乱子。你应该知道吧？”

“他没告诉我，”我说，“大概是忘了。”她扬起眉毛，露出不相信的表情。“他有些健忘，对吧？”我继续说话，她的眉毛抬得更高了。“倒不是那会影响他的工作或什么的，但有时……”

“请你别再说了。”她断然说。

要看穿她这个人不容易，她忽而礼貌忽而恼火，一会儿害羞一会儿好斗，前一分钟友善，下一分钟害怕。这令我很紧张。这个坐在我面前，怯懦又不引人注目的小女人让我害怕，因为我完全判断不出她的下一步，不知道她是要再请我喝茶，或是拿刀相对。

她突然推开椅子，椅脚刮过瓷砖嘎吱作响，她起身走到窗边。“他出去好久了。”她静静地说。

“谁？帕特里克吗？”

她没理会我。“他早上会去散步，但通常没这么久。他身体不太好，我……”

“你要我去找他吗？”我问，“如果你想去，我可以陪你。”

“他几乎每天都会去小屋。”她说话的样子像是把我当空气，似乎没听到我的提议。

“我不知道为什么。肖恩以前就是带她去小屋，是他们……哦，我不晓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连什么才是正确的做法都不知道。”她握紧右手，干净的绷带上染出血色花朵。

“内尔·阿博特死的时候我好高兴，”她说，“我们都很高兴，都松了一口气。但高兴的时间不长。真的不长。因为，我现在忍不住要想，她的死是不是招惹来更多是非？”她转过头，终于直视着我。“你为什么来这里？还有，请不要说谎，我今天没心情。”她抬起手擦拭嘴角，鲜血染红了她的嘴唇。

我伸手摸到口袋里的手机，掏了出来。“我该走了，”我慢慢站起来，说，“我来这里是想找肖恩说话，但既然他不在……”

“他不是心不在焉，你知道的，”她往左走了一步，挡住我和前门之间的通道，“他确实会失神，但那不一样。不是的，如果他没告诉你他要去纽卡索，那是因为他不信任你，如果他不信任你，我又为何要信你？我再问这么一次：你为什么过来？”

我点点头，刻意垂下肩膀，保持放松。“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来找肖恩说话。”

“说什么？”

“有关他行为不检的指控，”我说，“谈他和内尔·阿博特的关系。”

海伦朝我走过来，我的肾上腺素快速分泌，开始反胃。“这件事会有后果，对不对？”

她说话时，脸上挂着微笑。“我们怎么会以为不至于走到那一步？”

“海伦，”我说，“我只是要知道……”

我听到前门砰一声关上，立刻往后退，趁帕特里克进屋时，拉开双方的距离。

好一会儿，我们三人都没说话。他看着我，脱下夹克挂在椅背上，直视我的双眼，下巴抽动。接着他的注意力回到海伦身上，看到她手上的血，马上有了动作。

“出了什么事？她对你做了什么？亲爱的……”

海伦脸红了，我胃部深处开始翻搅。“没事，”她迅速地说，“没事，不是她。是我刚刚切洋葱手滑了一下……”

帕特里克看着她另一只手，看她还拿在手上的刀子，然后轻轻取下来。“她在这里做什么？”他问话的对象不是我。

海伦歪着头，来回看着她公公和我。“她问个没完。问内尔·阿博特的事。”她吞吞口水，“还问起肖恩，打听他的专业态度。”

“我只是要澄清一些事，这是程序，例行调查流程罢了。”

帕特里克看来没什么兴趣。他在厨房桌边坐下，看着我。

“你知道吗？”他告诉海伦，“她为什么调到北部来？我打听过，我当然还有些人脉。从前有个同事现在在伦敦，他告诉我，我们这位优秀警探之所以调离伦敦警局，是因为她勾引了年轻同事。那同事还是个女人！你能想象吗？”他干涩的笑声转为老烟枪的干咳。“她来这里追捕亨德森先生，自己却犯过一模一样的错，滥用职权以满足私欲。

但她还是保住了工作。”他点了一支烟。“结果竟然敢来这里说要谈我儿子的专业态度！”

他终于看着我。“你应该被踢出警界，但因为你是女人，所以才逃过这个惩罚。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平等。”他怒喝，“你能想象如果是男人会怎么样吗？如果肖恩被人发现和下属上床，绝对会立刻革职。”

我握起拳头，不让双手颤抖。“如果和肖恩上床的女人最后死了呢？”我问道，“你觉得他会有什么下场？”

对老人来说，他的动作算迅速。他站起来，椅子往后倒，仿佛才花不到一秒时间就单手掐住我的喉咙。“讲话小心，臭婊子。”他低声说话时，嘴里酸臭的烟味呼到我脸上。我铆足力气往他前胸一推，他放开了我。

他往后退，垂在身边的双手握拳。“我儿子没做错事，”他静静地说，“所以，如果你找他麻烦，姑娘，我也会找你麻烦。听懂了吗？我会要你加倍奉还。”

“爸爸，”海伦说，“好了，你吓到她了。”

他转过头，面带笑容对儿媳妇说：“我知道，亲爱的。我是故意的。”他回过头看着我，再次微笑。“有些女人就是要这样才听得懂。”

{ 朱尔斯 }

我把车停在通往汤森家的路边。其实没必要，他家院子的停车空间很大，但我觉得这样才对。这次任务应当要隐秘，我应该让他们措手不及。那天我勇敢面对强暴我的男人，当时剩余的勇气似乎又回来了。手镯仍在我口袋里，我抬头挺胸，坚定地走进阳光下的院子。我代表我姐姐而来，要为她讨公道。我有决心，一点也不害怕。

至少在帕特里克·汤森一脸怒意拿着刀来帮我开门之前，我都不害怕。

“你要做什么？”他问道。

我往后退两步，远离前门。“我……”眼看他就要当我的面摔上门，我怕得不敢说出该说的话。妮基告诉过我，他杀了妻子，也杀了你姐姐。“我要……”

“朱尔斯，”屋里有人喊我，“是你吗？”

屋里的场面惊人。海伦手上和脸上有血，艾琳也不好，失败地假装自己掌控着场面。她露出愉快的笑容和我打招呼。“你怎么过来了？我们应该在局里碰面。”

“对，我知道，我……”

“有话快说。”帕特里克嘟囔着。热气让我的皮肤起了鸡皮疙瘩，呼吸变得短促。“你们这些姓阿博特的！天哪，什么家庭！”他把刀子重重往厨房桌上一拍，音调也跟着拉高。“我记得你，你小时候很胖，对不对？”他转头对海伦说：“她从前胖得让人恶心。还有那对父母！

可悲啊。”他转头看我时，我的双手发抖。“那个母亲大概还有借口，因为她病得快死了，但当时应该要有人管教她们俩。你和你姐姐，你们学坏了对不对？看看你们现在成了什么样子！她精神不稳定，而你……嗯。你怎么样？头脑简单？”

“你说够了，汤森先生，”艾琳拉住我的手臂，说，“走，我带你到局里去。我们要帮莉娜做正式陈述。”

“还有，对，那个女孩。那女孩会和她母亲走上同一条路，她们一样脏，说话也脏，让人想赏巴掌……”

“你花了不少时间思考要对我的小外甥女做什么事，是吗？”我大声说，“你觉得那样恰当吗？”我的怒火又烧了起来，这是帕特里克没预料到的。“怎么样？你说呢？恶心的老头。”我转头对艾琳说：“我还不打算离开，但很高兴看到你也在这里，艾琳，我觉得这样最合适，因为我来不是为了要找他说话，”我朝帕特里克的方向扬个头，“我是来找她，汤森太太。”我用颤抖的双手拿出口袋里的手镯，放在桌上，就摆在刀子旁边。“我想问你，你什么时候从我姐姐手上拿走这只手镯？”

海伦瞪大了双眼，我知道她有罪。

“手镯哪来的，朱尔斯？”艾琳问道。

“莉娜给我的。她从亨德森手上拿来的，而他是在海伦那里拿的。从她脸上有罪的表情看来，她应该是杀害我姐姐之前拿到手的。”

帕特里克放声大笑，响亮、虚假的狂笑。“马克从海伦那里拿到手，交给莉娜后又到了朱尔斯那里，而海伦呢，是从一棵圣诞树上摘下来的！对不起，亲爱的，”他向海伦道歉，“请原谅我的用语，但那真是天大的笑话。”

“东西本来在你办公室，对吧，海伦？”我看着艾琳，“上面会有指纹，有DNA，不是吗？”

帕特里克又笑了，但海伦全身僵硬。“不是，我……”她终于开口了，目光在她公公和艾琳身上跳动。“东西是……不。”她深吸了一口气。“是我找到的。可是我不晓得……不晓得那是她的手镯。我只是……留着。我本来想交去失物招领。”

“你在哪里找到的，海伦？”艾琳问道，“在学校吗？”

她瞥了帕特里克一眼，又看着警探，像是在衡量谎话是否可能成立。“我想我……对，在学校。然后，呃，我不知道是谁的东西，所以……”

“我姐姐一向戴着这只手镯，”我说，“上面有我母亲的姓名缩写。我很难相信你不知道这东西是谁的，有什么重要性。”

“我是不知道。”海伦说，但她声音单薄，而且涨红了脸。

“她当然不知道！”帕特里克忽然吼了出来。“她当然不知道那是谁的，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他快步走到她身边，一手搭着她肩膀。“手镯会在海伦手上，是因为我把它留在她车上。我太粗心了。我本来要拿去扔，真的，只是……我越来越健忘了。亲爱的，我是不是变得很健忘？”海伦没说话，也没有移动。“我忘在车里。”他又说了一次。

“好，”艾琳说，“那你又是从哪里拿到的？”

回答艾琳时，他直视着我。“你觉得我是从哪里拿到的，白痴？在我把那婊子推下去之前，从她手上扯下来的。”

{ 帕特里克 }

许久以来他一直爱着她，但从来没像此刻，在她挺身护卫他的这一刻这么强烈。“事情不是那样！”海伦跳了起来。“不是……不要！你别想担责任，爸爸，事情不是那样。你没有……你甚至没有……”

帕特里克对她微笑，伸出一只手。她握住他的手，他将她拉到身边。比起肤浅的美貌，她温和但不软弱的个性、她的谦虚、她坦荡的平凡长相，都更能打动他。他深受感动，他感觉到衰老的心脏将血液送上全身。

没有人说话。阿博特家的妹妹静静哭泣，嘴巴在动可是听不到声音。警探看看他又看看海伦，脸上露出知悉的表情。

“你们……”她摇摇头，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汤森先生，我……”

“哦，拜托！”他突然开始烦躁，急着想摆脱那女人明显的悲痛。“看在老天爷分上，你是警探，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艾琳吸了一口气，朝他走过去。“帕特里克·汤森，我要以涉嫌谋杀丹妮尔·阿博特的罪名逮捕你，你可以保持沉默……”

“好，好，什么都好，”他疲惫地说，“我知道，我很清楚那一套。天哪，像你这种女人连什么时候该住嘴都不知道。”接着他转头看海伦。“可是你，亲爱的，你懂。你知道什么时候不该说话。你说了真话，我的好女孩。”

这时她哭了出来，他一心只想陪着她，留在楼下起居室里，在自己被带走前最后一次留在她身边。他亲吻她的前额，在跟着警探离开前，向她道再会。

帕特里克不相信神秘主义，没信过直觉或预感，但若要他老实说，他确实早已看出了这个结果，这个尾声。在他们从水中拖出内尔·阿博特冰冷的遗体时，他早已有了感觉，只不过他草草打发，把这感觉当成是老迈的症状。最近，他的心智一直在玩把戏，让古老记忆的色彩和声音更鲜活，让新的记忆边角模糊。他知道那不过是开始，漫长道别的开始，他会逐渐由内而外、由核心到外壳被啃噬精光。但至少他懂得感激，他还有时间收拾善后，全盘掌握状况。他现在才明白，尽管不见得每个人都躲得过，但这是唯一的方法，拯救他们架构起来的生活。

他们将他带进贝克佛德警察局的审讯室，最初他不觉得自己能够忍受那样的羞辱，但无论如何，他都熬了过去。他发现，随着解脱而来的放松，是最大的帮助。他想讲自己的故事。如果事情要爆发，那故事也得由他讲，而且要趁他还有时间，还能控制自己脑袋的时候。除了松一口气之外，他还有骄傲的感觉。这辈子，他一直想亲口说出劳伦过世那晚的经过，问题是他不能。为了对儿子的爱，他忍住没说。

他用简短的句子叙述，交代得很清楚。他说自己准备供认一九八三年劳伦·斯莱特和二〇一五年丹妮尔·阿博特两起谋杀案的全盘内容。

当然了，劳伦的案子说来简单一点，故事直截了当。他们在家里起了争执，她出手攻击他，而他纯粹自我防卫，结果她当下受了重伤，严重到无法救治。于是，为了不让儿子知道事实，而且也为了免除自己的牢狱之灾，他开车带她到河边，将已经断气的妻子抱到悬崖上，丢入恶水潭。

摩根警探礼貌地听，但到这里打断了他。“当时你儿子也在一起吗，汤森先生？”她问道。

“他什么也没看见，”帕特里克回答，“他年纪太小又太害怕，没办法了解事情的经过。他没看到母亲受伤，也没看到她摔下悬崖。”

“他没有亲眼看到你将她从悬崖扔下去？”

他花了身上所有的力气，才成功阻止自己扑向她。“他什么都没看见。当时我会带他上车，是因为不能在暴风雨夜把六岁小孩单独留在家里。如果你自己有小孩，你就会懂。他什么也没看见。他很困惑，所以我告诉他……另一个版本的真相，另一个让他能够理解的真相。他听得懂的真相。”

“另一个版本的真相？”

“我告诉他一个故事，遇到小孩无法理解的事，我们就会这么做。我告诉他一个他能接受的故事，这故事让他可以继续过日子。你还不懂吗？”他尽管努力，仍然难以压抑上扬的音调。“我不可能丢下他一个人，对吧？他母亲走了，如果我入监服刑，他会怎么样？他会过什么样的生活？他会被送到寄养家庭。我看过那种孩子长大后的样子，他们没有一个可以毫发无伤、正正常常地长大。我保护了他，”帕特里克心中充满了骄傲，“保护他一辈子。”

内尔·阿博特的故事必定难讲得多。当他发现内尔去找妮基·赛吉，而且严肃看待妮基对劳伦的说法时，他开始担心。倒也不是担心她报警，不是的。她对正义那类的事没兴趣，她要的，是让自己毫无价值的艺术计划引起轰动。她担心内尔可能会说出一些让肖恩难过的事。再一次地，他要保护儿子。“这是父亲的职责，”他指出重点，“只是你可能不懂。听说你父亲是个酒鬼。”他对着艾琳·摩根微笑，看着这句话的冲击让她缩了一下。“听说他脾气不小。”

他说，他约了内尔在深夜见面，谈谈对他的指控。

“然后她就到悬崖上和你见面？”摩根警探不相信。

帕特里克露出微笑。“你没见过她，不知道她虚荣到什么程度，有多么妄自尊大。只要说我要带她去体验劳伦和我的遭遇就行了。我说要带她到事发地点，让她身历其境，感受那一夜可怕的事件如何发生。我会说出从未说过的故事，她会是第一个听到的人。接着，一带她上了悬崖，事情就简单了。她之前喝了酒，脚步本来就不稳。”

“手镯要怎么解释？”

帕特里克调整坐姿，强迫自己直视摩根警探的双眼。“她小小挣扎了一下，想推开我，所以我抓住她的手臂。结果手镯就掉下来。”

“是你扯下来，那是你此前告诉我的，对不对？”她低头看笔记。“你‘从那婊子手腕上扯下来的’。”

帕特里克点头。“是的。我承认我很生气。我气她不放弃我儿子，威胁到他的婚姻。是她引诱他。再怎么有操守的男人，遇到那种自己送上门的女人，也会遭受控制……”

“用什么方式自己送上门？”

帕特里克磨了磨牙。“献上他在家里可能没有的纵欲性爱。我知道这很悲哀，但事情就是这样。我很生气。我儿子的婚姻非常稳固。”帕特里克看到摩根警探的眉毛往上扬，再次坚持自己的立场，“我很生气。我扯下她手上的手镯，推她下去。”

PART 4 第四部



{ 九月，莉娜 }

我本来以为自己不会想离开，但每天上学过桥时，我都没办法看着那条河流，我甚至不想再去河里游泳。反正现在天气也太冷。我们明天要去伦敦，行李也差不多收拾好了。

磨坊居会出租。我不想租给别人，不想让别人住进我们的房间，填补屋里的空间。但朱尔斯说，如果不租出去，可能会有人侵占入住，要不就是房子坏了会没人整理。这我也不喜欢。所以我只能同意。

房子仍然是我的。妈妈把房子留给我，等我满十八岁（或二十一岁），房子就会过到我的名下。之后，我会回来。我知道我会。等我不再那么难过，不再目光所及都是她的身影，我就会回来。

我怕去伦敦，但感觉已经比从前好些了。朱尔斯（不再是朱莉娅了）真的很怪，她永远都会是怪人，她没救了。但我自己也有点怪，也同样没救，所以，也许我们可以相安无事。她有些时候还挺让人喜欢的。她会下厨，会在我身边忙东忙西，要我戒烟，还要我告诉她我去哪里、什么时候回家。和别人的妈妈一样。

总之，我挺喜欢只有我们两人相处，她没有丈夫，我猜也没有男朋友之类的伴。而且，等我进了新学校以后，不会有人知道我是谁，或知道关于我的一切。朱尔斯告诉我：你可以重新塑造自己。我觉得她这话有点问题，因为本来的我哪有什么不对？但我懂她的意思。我剪了头发，看起来不同了，等我进了伦敦的新学校，我不再是那个没人喜欢的漂亮女孩，我会是个平凡人。

{ 乔希 }

莉娜过来告别。她头发剪了，虽然还是好看，但没从前那么漂亮。我说比较喜欢她长头发，她笑了，说头发还会再长。她说：等你下次看到我，我的头发就长了。我听她那么说，感觉好了一点，因为至少她认定我们会再见面。而我呢，我反而没那么确定，她要去伦敦，我们要搬到德文郡，两个地方说不上近。但她说也没那么远，车程只有五小时左右，而且再过几年她就可以考驾照，到时候她会来接我，看我们可以去惹什么是非。

我们在我房间里坐了一会儿。气氛有点尴尬，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问她有没有进一步消息，她一脸茫然；听我说起亨德森老师，她摇了摇头，似乎不想谈那件事。我听到不少闲言闲语，学校有人说她杀了他再将他推下海。我觉得那是胡扯，但就算是真的，我也不怪她。

我知道的是，如果亨德森老师出事，凯蒂真的会不高兴，但反正她不会知道，对吧？没有“来世”这种事。重要的是留下来的人，而且我觉得事情有进步。妈妈和爸爸不快乐，但他们也在好转当中，已经和从前不同了。可能觉得解脱吧，可以不必再怀疑凯蒂的死因。他们有了目标，可以说，看，那就是原因。有人说，那叫找到了寄托。我懂。但对于我来说，那些都没有任何意义。

｛露易丝｝

行李箱已经放到车上，箱子也贴了标记，中午前，他们就要交出钥匙，做最后的短暂巡礼，向大家道别，但露易丝留了下来。

有些日子就是比较好。

这里是她女儿住过的房子，是她唯一的家，露易丝留下来向房子道别。她要道别的不只是楼梯下那座柜子里的身高尺，还有花园里曾经让凯蒂跌跤划伤膝盖的石阶，那是露易丝第一次必须面对自己女儿不可能完美无瑕，身上会有伤疤的地方。她向凯蒂的卧室道别，从前她女儿吹干头发、涂口红，问稍晚去莉娜家是否可以在那里过夜时，母女俩会坐在房里聊天。她在想，其中有多少次是谎言？

（让她在夜里醒来的事不少，其中有一件，是那天在河边，马克·亨德森上前向她致哀时眼眶含泪，当时她大受感动。）

莉娜来道别时，把内尔的手稿、照片、笔记、随身碟和所有电子档案一起带来给她。“随你处置，”她说，“如果你想烧，就拿去烧掉。我再也不想看到里头任何一件东西。”看到莉娜过来，露易丝很高兴，但更让她高兴的是，她再也不必看到这个女孩。“你觉得你能原谅我吗？”莉娜问，“你会不会有原谅我的一天？”露易丝表示自己早已原谅了她。那是个善意的谎言。

她的人生新计划是释放善意。她希望，对灵魂而言，善意会好过愤怒。反正她早就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原谅莉娜，因为莉娜帮忙掩饰，为凯蒂保密；因为她女儿已经不在人世而莉娜却好端端地活着。

但她也不恨莉娜。原因是，在这次的惨剧中，如果有任何一件事毋庸置疑，那就是莉娜对凯蒂的爱。

{ 十二月，妮基 }

妮基打包好了。

小镇平静些了。到了冬天总是这样，但也有不少人选择往前走。帕特里克·汤森等着在牢里关到烂（哈！），他儿子为了要追求平静也跑了。祝他好运。磨坊居空了下来，莉娜·阿博特和她阿姨搬到伦敦。惠特克一家也离开了这个伤心地，他们家房子才刚开卖好像不到一星期，就有一对开着路虎揽胜的夫妻带着三个小孩和一只狗入住了。

妮基脑袋里的活动平静多了。琼说话没以前大声，现在如果她想说话，多半是闲聊，而不是长篇大论讲个不停。最近，妮基发现自己不像过去那样经常坐在窗边椅子上往外看，反而是躺在床上睡觉的时间变多。她觉得疲倦，双腿也越来越痛。

早上，她要出发去西班牙晒两个星期太阳。她需要的是休息和娱乐。那笔钱来得意外，内尔·阿博特留了一万英镑的遗产给住在贝克佛德镇马什街上的妮基·赛吉女士。谁料得到呢？但也许妮基不该惊讶，因为内尔是唯一真心听她说话的人。可怜的灵魂！这笔钱对她太有用了。

{ 艾琳 }

我在圣诞节前夕回去。说不上为什么，但我几乎每天都梦到那条河流，我觉得回贝克佛德一趟，可能有驱魔的效果。

我把车停在教堂停车场，到了恶水潭以后往北走，爬上悬崖，经过了几丛用塑料颜料染色的花，一路走到小屋。小屋已经倾圮，窗帘拉了下来，门上泼溅了红漆。我转动门把，但门上了锁，于是我转身，嘎吱嘎吱地踩过结霜的草地到河边，浅蓝色的河水很宁静，水汽笼罩在河面上宛如幽灵。我吐出的热气在眼前凝结成白霜，耳朵冻得发痛。我应该要戴帽子的。

我来到河边，因为没别的地方可去，也找不到人说话。我想找肖恩说话，却扑了个空。听说他搬到杜伦郡一处叫“怜悯我”的小地方，地名听起来像是杜撰，但真的存在。问题是小镇在，但他人不在。我拿到的地址是一处空屋，外头插着出租的广告牌。我甚至联络了法兰克兰监狱，也就是帕特里克要度过余生的地方，但他们说，老人入监后，连一名访客都没有。

我想找肖恩，想问出真相。我想，如今他离开了警局，说不定会愿意告诉我。他也许可以解释自己过去为什么会用那种方式生活，还有，在调查内尔的死亡原因时，他是否一直知道他父亲的事。其实没那么难。毕竟，他这辈子一直在保护自己的父亲。

河流没有给我任何答案。上个月，一名钓客穿着雨靴踩进泥浆，拔出雨靴时连带拉出一支手机。当时我满怀希望。但内尔·阿博特的手机没道出比通话记录更多的秘密。就算电话里有毁灭性的照片和影

像，足以解释我们至今不明白的一切，我们也无从得知，因为手机塞满淤泥，无法开机，泥沙和河水早已腐蚀了零件。

肖恩离开后，留下堆积如山的公文，所有问题都没有解答，肖恩知道什么、在什么时候得知，还有，该死的，整件事为何会处理得那么糟？而且不只是内尔的案子，亨德森也一样，他怎么可能在我们眼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至于我，我不停回想最后一次询问帕特里克时他讲的故事。他当时抓住内尔的手臂，扯下她的手镯。在帕特里克将她推下悬崖前，他们在悬崖上曾有过肢体冲突。但是内尔手臂上，也就是帕特里克声称自己握住她的位置，并没有任何瘀伤，手腕上也没有手镯扯落的印子，总之，没有任何挣扎迹象。况且手镯上的扣头也没有扯坏。

当初在审讯时，我曾经指出这些问题；但那期间发生了那么多事，再加上帕特里克自首、肖恩辞职，要摆平和收拾的烂摊子太多，没人有心情听。

我坐在河边，这阵子一直存在的感觉又浮了上来：这一切，内尔的故事，还有劳伦和凯蒂，这一切都不完整，都没有定论。我一直没有看到真正该看的重点。

{ 海伦 }

海伦有个阿姨住在“怜悯我”的郊外，就在杜伦郡北边。那位阿姨有座农场，海伦记得在某年夏天去农场玩，用切碎的胡萝卜喂驴子，还到灌木丛去摘黑莓。她的阿姨已经不在了，至于农场，海伦也不确定。小镇比她印象中更旧更穷，也没有驴子可看，但这个小地方默默无闻，也没有人会注意她。

她找了一个远低于自己能力的工作，租来的一楼小公寓后方有露台，午后可以照到太阳。他们刚到时租了一栋房子，但只住了几星期而已。某天早上她醒过来，发现肖恩离开了。于是她把钥匙还给房东，另寻住处。

海伦没打电话给他。她知道他不会回来。他们的家庭破碎，少了帕特里克，那个家终究没办法维系，老人像是胶，把他们黏在一起。

同样的，她的心也碎了，她完全不愿去思考自己的心是如何破碎的。海伦没去探望公公。她知道自己不该替他难过，毕竟他承认杀妻，还冷血谋害内尔·阿博特。

不，不能说是冷血。那么说不对。海伦知道帕特里克的眼中只有黑与白，他全心全意地相信内尔·阿博特威胁到他的家庭，妨碍家庭的完整。的确没错。所以他才会采取行动。他是为了肖恩，为了她才下手。这实在不能说是冷血，对吧?

然而她每晚都有相同的噩梦。她梦到帕特里克把她的小虎斑猫压进河里。在梦中，他紧闭着双眼，但猫咪的眼睛圆睁。当挣扎的小猫转头看着她时，猫眼变成明亮的绿色，和内尔·阿博特的眼睛一样。

她不但睡不好，还觉得孤单。几天前，她开车到十多公里外的园艺中心买来一丛迷迭香。当天稍晚，她开车到契斯特街上的动物收容所，去认养一只合适的猫。

｛一月，朱尔斯｝

每天吃早餐时，都和十五岁的你隔着桌子相对而坐，这真的古怪。她和你一样，餐桌礼仪很糟；而且只要说她，她就猛翻白眼，这也和你一样。她盘腿坐在椅子上，瘦到见骨的膝盖一个往左，一个往右，和你的坐姿一模一样。她沉迷在音乐中时，也会露出和你相同的梦幻表情。她从来不听人纠正，个性倔强又让人头痛，一天到晚哼着不成调的曲子，这点倒是承袭了我们的母亲。她每天早上上学前，都会亲吻我的脸颊。

我没办法补偿我做错的事，我拒绝听你说话，一心只想到你最差的一面，在你绝望时没有伸出援手，甚至没试着去爱你。既然不能再为你做任何事，如今我只能扮演母亲的角色，来做出补偿。扮演母亲的各种角色。我不能当你的妹妹，但是我会尽力当你女儿的母亲。

我整齐有序的小公寓位于斯多克纽因顿区，她住在这里，每天都会在家里大肆破坏，制造脏乱。我必须拼命自我克制，才不至于为这团混乱焦虑、惊慌。但我很努力。我记得，在我面对莉娜父亲的那天，我心中那个大无畏的自我浮了出来；我希望那个女人能够回来。我希望我体内的那个女人能够出头，希望能够拥有更多像你、像莉娜的力量。（肖恩·汤森在你葬礼那天送我回家时，曾经说我很像你，但是我否认，我说我是内尔的反面。从前我以此为傲，但现在不同了。）

我试着享受我和你女儿的生活，因为她是我唯一的家人，未来很可能也是如此。我喜欢她，而且因此感到宽慰。杀害你的人会死在牢里，而且那天不会太远。他为了加诸他妻子、儿子和你身上的事，正在付出代价。

{ 帕特里克 }

帕特里克不再梦到妻子。这些日子，他的梦境不同了，那天在家里的情景有了另一种版本。他没有向警探自首，而是从桌上拿起水果刀刺向她的心脏，杀了她后，他接着向内尔·阿博特的妹妹下手。兴奋逐渐蓄积，终于饱足，他拔出插在内尔妹妹胸口的刀，一抬头竟看到了海伦。儿媳妇看着他，泪水沿着脸颊流下来，双手的血往下滴。

“爸爸，别这样，”她说，“你吓到她了。”

帕特里克醒来后想到的总是海伦的脸，以及听到他向警方坦承犯案以后，她脸上受伤的表情。他一直很庆幸自己没亲眼看见肖恩的反应。那天傍晚，当他儿子回到贝克佛德时，帕特里克已经全盘招供。在他羁押候审期间，肖恩来探视过一次。他怀疑儿子日后不会再来，这伤透了老人的心，因为他所做的一切、所说的故事和他架构的生活，全都是为了肖恩。

｛肖恩｝

现在，我不是我想象中的我。

过去，我也不是我以为的那个人。

内尔说了些不该说的话，结果我看到裂缝开始出现，发现自己开始崩裂，为了使世界不至于四分五裂，我不停地重复：事情就是那样，一直没变。不可能是别的面貌。

我有自杀的母亲，正直的父亲。我小时候是自杀母亲和正直父亲的孩子，长大当了警察，我娶的女人可敬又负责，我们从此过着可敬又负责的生活。一切很单纯，很清楚。

这当中当然也有怀疑。父亲告诉过我，母亲死后，我足足三天没说话。但我有记忆——在我的想法中，那是记忆没错，我记得自己和温暖亲切的琼·赛吉说过话。那晚，她开车带我到她家，不是吗？我们是不是坐着吃夹了芝士的面包？我难道没告诉她，说我们一起开车到河边。一起？她问道。你们三个人一起？我想，最好是别再说话，因为我不想把事情搞砸。

我以为自己记得我们三人一起坐在车里，但父亲说那是个噩梦。

在噩梦里，我不是因为暴风雨才醒，吵醒我的，是父亲的叫骂。母亲也是，他们互骂难听的话。她说：废物、畜生。他说：下贱、妓女，没资格当母亲。我听到刺耳的声响，是巴掌声。接着是另一种声音。再接下来，什么都听不到了。

只有风雨声。

然后，我听到椅脚刮过地板和后门打开的声音。在噩梦里，我蹑手蹑脚下楼，憋住呼吸站在厨房外。我再次听到父亲的声音，这次比较低沉，像在嘀咕。除了他，我还听到别的：有只狗低声哀叫。但我们家没养狗。（在噩梦里，我怀疑父母吵架是因为母亲带流浪狗回家，她就是会做那种事。）

噩梦里，我发现家里只有我，于是我跑到屋外，看到爸妈都在外面，正准备上车。他们要离开我，要抛弃我。我慌了，哭叫着朝车子跑过去，手脚并用地爬上去。父亲把我拖出车外，对我又吼又骂，但我紧紧抓住车子门把，除了踢喊，还咬了父亲的手。

噩梦里，我们三人都在车上。父亲开车，我在后座，母亲在副驾驶座，她没好好坐直，还瘫软地靠着车门。我们绕过大转弯时她动了，头向右垂，所以我看到她的头上和脸颊都在流血。我看得出她想说话，但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说起话来很奇怪，很生硬，像是在讲我听不懂的语言。她的脸也很奇怪，歪到一边，不但嘴巴抽动还翻白眼，好像把眼珠都转到后脑去了。她的舌头和狗一样往外吐，粉红色泡沫从嘴角渗出来。在噩梦里，她伸手摸我的手，但我吓到了，往后缩在椅子上，抓紧门把，想尽可能远离她。

父亲说，你妈妈伸手要摸你是噩梦，肖恩。那不是真的。就像上次，你说你记得在喀拉斯特吃熏鱼，可是你当时才三个月大。你说你记得做熏鱼的店，但那是因为你看到了照片。这次也是一样。

他说得有道理。感觉不对，但至少合理。

十二岁时，我想起了另一件事。我想起那场暴风雨，想起自己跑进雨中，但这次，父亲并不是要上车，而是把母亲放进车里，让她在副驾驶座上坐好。这个回忆很清楚，不像是噩梦场景，而且这个片段很清晰。在梦里我很害怕，但这种恐惧不同，相较之下，上次梦到母

亲伸手摸我的梦似乎来自心底更深的位置。这段回忆令我困扰，于是我去问父亲。

他打得我撞到墙壁肩膀脱臼，但随后发生的事，才让我永远难忘。他说他得教训我，接着拿起一把片鱼刀，利落地横划我手腕一刀。

“这是为了让你记住，”他说，“永远不能忘记。如果你忘了，下次就不是这样了。我会换个方向划。”他拿刀尖抵住我右腕的掌根，再把刀尖往我手肘拉。“像这样。我再也不想谈这件事了，肖恩。你知道。我们谈够了。我们不要再提起你母亲。她做的事很丢脸。”

他说，自杀的人会落入第七层地狱，化作带刺的树丛，受鸟身女妖啄食。我问他，鸟妖是什么？他说，你妈妈就是。这不好懂，她是树丛还是鸟妖？我想着那个噩梦，想到她在车里朝我伸出手，带血的口水从张开的嘴角往下淌。我不想拿自己喂她。

腕伤痊愈后，我发现那道伤痕很敏感，很管用。只要我开始恍神，我就会触摸伤痕，大多数时候，这个动作都会让我恢复到原来的自己。

我内心一直有道断层，一边是我对当年事件的认知，以及我对于自己和父亲的认知；另一边是一种奇特、微妙的谬误感。就像《圣经》里没提过恐龙一样，没道理但必须合理。一定要合理，因为他们说这些都是真的，亚当、夏娃和雷龙都曾存在。这么多年来，岩层偶尔会移动，我能够感觉到断层上方的地表震动，但直到我遇见内尔，真正的地震才发生。

地震并非一开始就发生。最初，重点是她，是我们在一起。她虽然有些失望，但仍然接受了我的故事，我自己信以为真的说法。但凯蒂死后，内尔也变了。凯蒂过世让她起了转变。她开始频繁地找妮基·

赛吉说话，不再相信我的说法。妮基的故事远胜我的版本，更贴近内尔对恶水潭的观点，那是她召唤出来的地方，属于遭到处决的女人、圈外人和违背家规者，而我父亲正是这一切的化身。她告诉我，她认为我父亲杀了我母亲。于是断层越裂越宽，我的世界变动、移动得越厉害，我就想起越多诡异的片段，先是梦魇，随后回忆接踵而来。

她会拉低你的层次，当父亲发现我和内尔的事之后，他这么告诉我。事实上，她做的不只如此。她还原了我。如果我听她的话，相信她的故事，我就不是自杀母亲和正直男人的儿子，我是怪物的儿子。更甚、更糟的是，我是亲眼看着母亲死去，但什么也没说的男孩。在我是男孩、是少年、是成人时，我是那个保护杀母凶手、和杀母凶手同住，而且爱着他的人。

我发现，要当那个人很难。

她死的那晚，我们和往常一样在小屋碰面。我迷失了。她迫切地想要我看清真相，她说，那样一来，我可以解放真正的我，摆脱我不想要的生活。但她同时也想着自己，想到她发现的事，想到这一切对她，对她的作品、生活和她的恶水潭有什么意义。恶水潭的重要性胜过一切，她的恶水潭不再是自杀胜地，而是处理棘手女人的地点。

我们一起走回小镇。从前我们经常步行，自从父亲发现我们在小屋相会之后，我便不再把车停在小屋外，而是停在镇上。酒精、性爱和崭新的目标让她头晕目眩。她告诉我，你要记得。肖恩，你必须站到悬崖上俯瞰恶水潭，记住一切。记住事情的经过。现在就去。要夜里去。

我说，下雨了。她死时也在下雨，但天色不如今晚清亮。我们应该要等大雨。

她不想等。

我们站在悬崖上往下看。我说，内尔，我当时的位置不在这里，我在下面的树林里，什么也看不见。内尔站在悬崖边，背对着我。

她当时有没有呼救？她问我。她跌下去时，你有没有听到声音？

我闭上眼睛，看到她在车里向我伸出手，而我只想躲避。我缩起身子往后退，但她一直靠过来，我只能试着推开她。我伸出双手扶住内尔的后腰，推开了她。

致谢

书中这条特定河流的出处不好找，我要感谢莉齐·克雷默和哈丽雅特·穆尔提供了独特想法、强有力的意见和具有挑战性的书单，给我用之不竭的支持。

找到出处是一回事，顺着河流前进又是另外一回事。感谢我卓越的编辑萨拉·亚当斯和萨拉·麦格拉思协助我找到自己的路。同时，我也要感谢弗朗娅·格雷、凯特·萨马纳和丹娅·库克夫卡在编辑方面的协助。

感谢艾莉森·巴罗，没有你的友谊和建议，我可能无法度过过去这几个年头。

感谢西蒙·里普斯卡、拉里·芬利、杰夫·克洛斯克、克里斯廷·科克伦、埃米·布莱克、比尔·斯科特-克尔、莉兹·霍恩奈德、珍妮·马丁、特蕾西·特里夫、凯特·斯塔克、莉迪娅·希尔特和玛丽·斯通的支持、鼓励、阅读建议和精彩的见解。

感谢理查德·奥格尔、杰亚·米塞利和海伦·延图斯美得惊人的英文版书封设计。

感谢艾丽斯·豪、埃玛·贾米森、埃米莉·兰德尔、卡米拉·杜比尼和玛尔戈·维奥尔伦的努力，让这本书得以通过近四十种不同的语言面世。

感谢马库斯·杜尔、马德琳·麦金托什和汤姆·韦尔登。

感谢曾在大曼彻斯特地区警局服务的詹姆斯·埃尔森和任教于爱丁堡法学院的沙伦·考恩教授提供的专业洞见，任何法律或程序的错误，完全是我自己的责任。

感谢住在温莎路的鲁克姐妹给予我一生一世的友谊和灵感。

感谢里格斯比先生的建议和建设性批评。

感谢本·梅登让我脚踏实地。

感谢我的父母格林和托妮，以及我的兄弟理查德。

感谢每一位长年备受我折磨的朋友。

一切要感谢西蒙·戴维斯。